目　录

日意格1864年关于中国内战的日记
…… 夏春涛 译(1)
重校《天兄圣旨》、《天父圣旨》(下)
…… 王庆成 校订(50)
夜半钟声 …… 乔治忠 整理(114)
梅贻琦日记选(下) …… 黄延复 整理(124)
杨守敬与日本森立之笔谈稿
…… 张新民 整理(163)
善后大借款俄国外交文件选译(下)
…… 朱宗震 译(192)
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
《筹委会记录正本》暨中国国民党
革命委员会成立《记录本》
…… 尚明轩 整理(223)
抗日战争期间《大公报》
社评、星期论文篇目索引(一)
…… 刘丽 编(251)

日意格1864年关于中国内战的日记

夏春涛 译

说明：1862年5月30日（同治元年五月初三），太平军攻克湖州（今吴兴县）。至1864年3月，嘉兴、杭州相继失守，湖州遂成为太平军在浙江仅存的一个重要据点，由堵王黄文金、佑王李远继、辅王杨辅清等防守。不久，干王洪仁玕、幼主洪天贵福、扬王李明成、养王吉庆元、首王范汝增等又陆续避至湖州。太平天国后期的核心人物一时间几乎荟萃于此。湖州保卫战也成为天京沦陷后太平军所进行的最大的一次战役。浙江、江苏两省的清军（左宗棠、李鸿章所部）在中法混合军"常捷军"的配合下全力来攻。同年8月28日（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太平军在占据湖州822天后被迫弃城他走。浙江战场遂告沉寂。

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guel，1835—1886），法国海军军官，1856年来华。1861年任宁波海关税务司，后参与组织"常捷军"，屡与浙江太平军作战。作为这一史事的亲历者，其日记大大弥补了中文资料相对不足的缺陷，为我们研究湖州战役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此外，该日记对研究常捷军的历史、此间的中外关系以及浙江省农村社会的状况，也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日意格手书日记计107页，除最末一则日记写于1866年2月14日外，其余均写于1864年（自4月21日至10月19日）。该日记手稿最初由法国学者发现，后由美国学者莱博（Steven A. leibo）翻译、整理成英文，取名为《日意格1864年关于中国内战的日记》，1985年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赴美访学期间，我应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教授之邀往访耶鲁大学，经其介绍得见此书。鉴于国内迄今尚无其中译本问世，兹据英译本将之转译成中文。译文仍取原英译本标题，是年5月29日以前及1866年2月14日的日记略去未译，另删除

了一些诸如情景描写等无关紧要的字句，以删节号（……）标出（原文旧有之删节号标以“*”号，以示区别）。有关山水村镇的地名均已参据地方志逐一核定，个别无法确定者则以其译音标明。文中注释除注明“英译本原注”外，其余均为译者所加。

5月29日[1]

下午3时30分，我们停泊在香港。从西贡到香港的航行颇壮观瞻，我们的平均速度为每小时12英里。可怜的“奥里萨”(Orissa）号仅比我们早一个小时到达，而我们已在西贡耽搁了36个小时，我们的航程也更长些。

晚间，我上了岸。我所能讲述的是，该埠建筑物的数量已大幅度增加。

6月4日

午时抵达上海。如若不是昨天早晨遇上大雾，使得我们被迫抛锚，我们的航行本会缩短26个小时。同日，我首先拜访了上海税务司狄妥玛（Thomas Dick）[2] 先生，他告诉我赫德（Robert Hart）现在北京。随后，我又访晤了巴夏礼（Harry Parkes）先生和威妥玛（Thomas Wade）先生。

6月5日

再访巴夏礼处，我见到了先前统领“常胜军”的军官戈登(Charles Gordon）上校。他在发放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军饷后刚刚遣散了他的部队。江苏巡抚李鸿章留用了150名炮兵，其余400人则被改编为英租界的驻军。戈登以赞誉的口吻谈起李的部队，说他们在常州之役中表现得和他的部下同样的英勇。由于这一缘故，他开始着手遣散他的部队。

---

① 日意格此前一个多月的日记主要记述他自法国重返中国的海上旅行见闻。

② 狄妥玛（1837—1877），英国人，1862年进中国海关，历任江汉关、上海、宜昌、福州等地税务司。死于烟台。

戈登的这支部队耗费甚巨，其成员包括为数众多的前叛军的散兵游勇。最近，其军官们是如此的声名狼藉，以至于欧洲人的声望只会因为他们而大为受损。戈登曾向李鸿章建议随他一同去南京指挥攻城，但被对方拒绝。

已围攻南京很长时间的曾国藩执意要将占领南京的荣誉全然归于他一身。倘若其他人前来与他协同攻城，将会引起他的猜忌。这种敏感完全不顾国家利益，实在令人震惊。但是，难道我们不也一直在我们的文武官员中遇到这种情形吗？每一个人都想将所有的荣耀据为己有，并不得不为此而耗时费日地等待；而假如甘于与他人同享荣耀，他本会迅速取得对国家至关紧要的成就。眼下，李鸿章正准备去援助闽浙总督左宗棠在浙省的军事行动。左并不乐意他插手，但好象北京已发布了大意若此的旨令。据说在包括长兴和湖州在内的太湖环形地带屯聚着约15万名叛军，李将在长兴进袭他们的后方。[1]

6月6日

在巴夏礼先生处就餐。聚餐者计12人。下午，我在海关办事处见到了道员丁日昌。我将领事馆签发的护照递给他，让他在上面盖上他的官印。

我们闲聊了约一小时。在谈到叛乱这一话题时，他告诉我，安徽省的人口已锐减80%，昔日行人络绎不绝的道路现已杳无人迹，虎狼潜行；该地区广袤的乡村已经荒无人烟。在浙江和江苏，人口则减少了40%。该道员以悲天悯人的口吻指出，中国人口太多，故而不时需要适度的流血。当我问到大运河的情形时，他答称大运河的受损程度十分严重，以至于政府将毫无把握能将之修

---

[1] 是年春，左宗棠遣浙省清军分由德清、石门进攻湖州西南和东南部。5月初，李鸿章遣潘鼎新由平望西逼震泽、南浔，另遣郭松林等进攻长兴，李朝斌等水师由夹浦口会攻，从而形成围攻湖州之势。

复。我问他："大运河是否将会被铁路取代?"他回答说："不会，因为恭亲王已经拒绝让俄国人修筑一条通往北京的铁路，俄国人撤回了他们的请求。但是，倘若其他国家被授权建筑铁路，俄国人就会旧话重提。"铁路事业就这样被耽搁了好几年。这位道员看上去较年轻，而且很有才智。

6月7日

我拜访了刚从北京返回上海的舰队司令官饶勒斯（Jean—louis Jaures）[1]。在京城，他觉察到外国人所可能面临的最坏的态势。中国人正在轻率地考虑关闭该城的城门。原以为俄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三国公使现正驻在北京，但他们实际上仍滞留在天津，并被禁止离开。法国公使柏尔德密（Jures Francois Berthemy）对此事态十分担忧，预言战争将在几年内再度爆发；中外混合军也许会尽可能快地被遣散，因为北京朝廷并不能直接掌握这些部队，仅是通过外国公使才了解到他们的服役情况；中国海关存在的时限可能也不会超过二三年。因此，他已要求扩充在大沽的驻军，另调派150人到上海租界。此事现正着手进行。

英国公使普鲁斯（Frederick Bruce）和俄国人也抱有同样的忧虑。在我看来，所有这些仅证实了一件事，即眼下在北京的外国人中，没有任何人能够赢得中国人最起码的信任。赫德先生和威妥玛先生应当迅速改变他们那些邪恶的念头。

德克碑（Paul D'Aiguebelle）[2]因收复杭州所立下的战功，已被授予提督衔，并获得赏银一万两。

饶勒斯司令官对浙江——尤其是对宁波——怀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他要我回到宁波续任税务司一职，并向中方建议由他们接收我们在宁波营建的造船厂，在那里建造他们自己的炮艇。假

---

① 饶勒斯（1808—1870），时任法国东亚舰队司令。

② 德克碑（1831—1875），法国军官，1863年绍兴之役后继任"常捷军"统领。

如此间德克碑在常捷军被遣散之前返回法国，他允诺由我来统领这支部队。

6月8日

下午2时，我乘坐一条中国人的船只前往湖州。两名欧洲人乘坐另一条船偕我同行。天气十分糟糕，我们的船只呈Z字形逆风行驶。晚上，我们停泊在青浦。一艘从苏州返沪的汽轮与我们擦肩而过。

6月9日

我们于凌晨2时出发，中午时分到达一个位于河流岔口的税卡。河流在此分成两条支流，一条流向乍浦，另一条流向杭州和苏州。

龙王庙(loung Wang Miau)税卡的清军头领十分友好地接待了我。他的手下邀我观看如何斩处叛军。这些叛军是在乡村游荡和抢劫时被俘获的。两名年纪很轻的叛军被带了进来。头领扼要地审问了他们几句，然后就喝令他们退下。接着，另两名叛军又被带了上来。头领审讯后，当即宣布处死他们。

两名叛军被剥去了衣服，全身上下仅剩下条裤子，手则被捆绑在背后。一群士兵猛扑上来，将他们推搡到离税卡约200米处。一路上，这两名叛军大喊“冤枉”。士兵们用钝口的军刀砍下了他们的头颅，并向尸身开了几枪，然后嬉闹而归，向他们的头领复命。未几，两名年轻的叛军又被带了上来。头领发问道：“你们是否想求饶?”俩人回答说：“是的，随便你怎样发落我们。”他们又被带回了囚室。看起来，乡村因溃逃的叛军和被裁撤的兵勇转而开始抢掠而大受其扰。

8时，我们迎着强劲的逆风出发了。狂风将我们的船只呈Z字形挟带到一个与龙王庙相似的岔口，然后风力便渐渐减弱。忙乱中，我们将船只驶进了左边的一条支流。河面很快就变得越来越窄。夜幕降临了，我们听见了炮声。幸运的是，我们及时意识到

了自己的错误，故而并没有在歧途中走得太远。驶过一座宝塔后，我们便停泊了下来。

6月10日

凌晨4时30分出发。我们在一个湖泊的前方驶过。该湖的中央有一座小岛，岛上矗立着一座被树木簇拥着的迷人的宝塔。……8时驶至关王庙（Kwan Wang Miao）税卡。税卡人员向我提供了所需的信息，并告知昨晚的炮声来自巡警船，目的是为了吓退湖匪。

我们的船只从该税卡驶入了澱山湖（Tien—Shan Hu）。该湖直径约4英里，我们逆风驶过了湖面。湖水并不很深，仅有四五英尺深。该湖的一个出口将我们引到一个哨所，里面的清军极有礼貌地回答了我的询问。田野里满是正在浇灌稻田的农人，庄稼收获在即。一阵微风吹送着小船前行，令人十分惬意。叛乱的痕迹似乎在任何地方都已消失殆尽。

澱山湖的另一个岔口处有座宝塔，但已毁坍。在其上方，河流已被隔断，以堵住鱼的去路。我们穿过了另一条湖，晚上10时驶至华泾港（音译，Houa King Kang）税卡。该税卡实际上仅是一条大船，两名办事员正在结帐。我请求他们派一人领我到太湖。他们不敢拒绝，结结巴巴地嘀咕了几句后，便问他们的雇员是否有人愿作我们的向导。正如我预料的那样，这些人均表示拒绝。我们只好在此停泊下来，尽管柔和怡人的微风本可以一路吹送我们前行。税卡人员告诉我们说："你们离太湖仅有5里，不妨就在此过夜，明天再继续赶路。"

6月11日

我们于凌晨4时动身。该死的税卡人员并没有对我们讲实话，这里离太湖并不是5里，而是15里。我们直到8时30分才抵达太湖。宝贵的时间被浪费了，尽管船只一直有和风相送。太湖湖水并不很深，芦苇丛几乎升到水面，阻碍了船只的前进。许多渔

船正在为堵塞鱼的通道而设置的竹栅栏附近的水域捕鱼，另有一些船只在打捞用以肥田的水草。有几只船的上面满是鸬鹚，成双成对地栖息在船的侧翼。每只船上约有20只鸬鹚。

我们的麻烦几乎没完没了。当四周喊杀声骤起的时候，我们刚刚驶近一条名叫大津港（音译，Ta Tsin Kang）的河流。停靠在河岸的舢板船急速逃窜，并向西边开了一炮。这是叛军，他们离我们本应沿此河前往的卯港（Mao Kang）约5里。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得到消息，说卯港并无叛军骚扰，因为清军的兵营呈梯阵驻扎在那里。我们遂决定驶入这条河。

晚上，我们停泊在南浔（Nan—hsun）。清军告诫我们，说叛军早上曾在这一带出现过。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安然度过了这个夜晚。

6月12日

凌晨4时出发。我们与两只小汽轮擦肩而过。到达旧馆（Chiu—Kuan）[1]后，我遇见了前宁波道员张景渠，他十分热情地迎接了我。再往前行，我又意外地与实德棱（Shaedlin）[2]先生和他的600名士兵相遇。我把我的船只撇在后面，搭上了张道员拨给我的一只护航船。该船十分快捷，但当夜幕降临后，我们不得不在纵横交错的河网中辨识方向，故只好紧挨着一支清军水师船队停泊下来。

6月13日

临近子夜时分，我遇到了德克碑。他领我去见昔日叛军的一个王，即归王邓光明，现为清军的一名参将。早些时候，他手下的1800人被叛军分割得支离破碎，而如今他计统领4000人马。为了便于我们前往杭州，他将自己一只既漂亮又快捷的船借给了我

---

① 村名，乌程县境内，位于湖州城东36里处。

② 实德棱，法国人，常捷军的副统领，生平不详。

们。

6月14日

动身赴杭。上午8时，我们穿过了德清境内的一个村庄。越过一道水渠后，我们很快就来到了杭州近郊。城郊绵延约有5里，但是，哎，如今触目所及全是一些棚屋，没有一所房屋免于毁坍的厄运。9时30分，我们抵达德克碑的宅邸。当晚，我们请求谒见闽浙总督左宗棠和浙江布政使蒋益澧。

6月15日

拜谒总督左宗棠。他是湖南人，约50岁，留有黑色胡髭。他看上去富有才智，精力充沛，但过于唠叨。我代表饶勒斯司令官讲话，向他和盘托出了宁波造船厂一事，我们已在那里造出了4艘炮艇。他最初似乎感到满意，但当听说该造船厂迄今仅能制造船壳，螺旋推进器、引擎和大炮均不得不在法国购买后，他便一口回绝了。为了替自己辩解，他托称朝廷尚未就他制造炮艇的请求予以答复，接奉上谕需要等上好长一段时间，而在此期间，造船厂将被闲置，这会使舰队司令官感到不快。我认为，真正的原因是，鉴于浙省目前的财政状况，他不准备立即着手制造炮艇，担心一旦接手该造船厂，他将会因此而面临财政上的压力。

就我而论，他一直令人感到愉悦。他以十分溢美的言语例举了昔日我在宁波供职时的表现。当德克碑先生陈述他本人抱病在身，疲惫不堪，需要我助他一臂之力时，他当下吩咐我这么做。

左的衙门相当破旧，……。他的客厅一点也不比宁波道员的客厅体面。

布政使蒋益澧今天并没有接见我们，据称他已外出与一位友人聚餐。于是，我们便返回了寓所。

6月16日

拜访布政使蒋益澧。这位阁下所占据的衙门要比总督的衙门大得多，装饰也更为讲究。从他接待我们的大厅一眼望去，可看

到一个十分雅致的小庭院。该庭院按照习俗，布置有假山。他十分友好地接待了我，但没有总督那么热情。他是个年轻人，30岁上下。他的脸上并没有流露出任何使他得以占据现今这一高位的才干。

接着，我们又前往传教团。传教团所在的建筑以前是座宝塔，传教士们仅仅在不久前杭州收复后才使之得以归还。搭在塔外的戏台仍然座落在那里，其外表十分雅致，与在其前方伸展的小广场浑然一体，极为和谐。传教团驻地的内部是一连串中国式建筑，其中的一个建筑既长又高，位置极佳，故而被神父们看中，将它辟作小教堂。……

收回传教团驻地一事并非一帆风顺，有关谈判计持续了6年之久。该地原先主要被奉作天后宫，地方官员经常来此举行公共祭拜仪式。传教士们走运的是，在宝塔入口处嵌有一块石碑，上面写明该地原是基督教徒的教堂，后奉乾隆皇帝之命予以没收，改作宝塔。这样，传教士们对该建筑的所有权也就不容置疑了。

6月17日

午饭后，我和德克碑先生一同骑马到乡野，以重温那些使得杭城得以收复的军事行动。当时，德克碑的部队全部聚集在与杭州河平行伸展、约半里格（league）[1] 长的一列山脉之间，战斗就在约一公里内的山间打响。山上屯聚有众多的叛军，并筑有4座营垒。沿河一线也筑有5座叛军营垒。在提督高连升统领的5000名清军的援助下，除了最前沿的两座营垒外，叛军所有的营垒在5小时内俱被常捷军攻陷。在这支小规模部队凌厉的攻势下，叛军无法扼守住这些营垒。

拿下叛军盘据的山脉后，围城部队顿时发现自己已处在攻城的极佳位置——整个山谷与河流平行延伸。他们便从山顶俯冲而

---

① 旧时长度单位，约为3英里、5公里或3海里。

下，插入杭城堤状防御土墙的左右两侧，并顺理成章地就地建起攻城炮台。他们发起了两次攻击，但均未得手。尽管如此，叛军已经看出一旦包围圈缩紧，他们迟早会成为俘虏。于是，他们便弃城而去。这是他们早就应作出的最明智的选择。

……杭州废墟的面积比其它任何城市都要大。白色的墙壁凄然朝天而立，仿佛要讨回已失去的屋顶。满城已被夷为平地，居民俱遭杀戮，仅有40人侥幸逃脱，得以生还。尽管如此，其人口目前正在逐渐回升。据估计，杭城如今约有30万人，而昔日该城居民多达150万。城内各主要街道满是以最低成本建成的小店铺。该城官员已作了最值得称道的努力，以招徕回居民。他们借钱给那些小商贩，使得他们得以迅速重建其店铺。总督还向第一户重建房屋的居民颁发了赏金。他们即使在欧洲也不可能做得比这更好。

6月18日

上午11时离开杭州。这是一个可怕的夜晚，蚊虫使我一刻也未能安宁。

6月19日

早上到达兵营。据云福建的叛军已连下三府。此外，叛军一直在不断地突袭菱湖（Ling—hu）[1]，该地由倒戈的前叛军的一个王防守。

当天，我拜访了和我们同属一个军团的高连升提督。他是位吸食鸦片者，瘦削，言语不多。德克碑兴致甚高地谈起他作战时的英勇。他已不止一次地以类似的口吻赞誉过他。

紧挨着高连升的是归王邓光明的兵营。邓是前叛军的一个王，湖南人。他是只狡诈的老狐狸，及时归降输诚，以保住他在作为太平军的一个主要将领期间所搜刮来的30万两白银。藩司蒋益澧

---

① 镇名，归安县境内，位于湖州城南40里处，因产菱而得名，丝业尤甲一邑。

也来自湖南，与邓的家族相识，故而十分轻易地宽宥了他，甚至委任他官职，让其在军中效力，使得他得以官授参将(brigade general）之衔，位居三品。他手下的4000名士兵均为前太平军。他声称已对中国感到厌倦，说他很想到国外去旅游。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他善于见风使舵。不幸的是，他那放荡的外表和写在他脸上的吸食鸦片的恶习丝毫也激不起人们对他的同情。

营房的位置甚佳，建在被一条30米宽的河流分割开的环形山谷间，地势较高，故而可以不断地承受到凉风的吹拂。士兵们的士气十分高涨，军官们的状态更佳。……

6月20日

离开兵营前往罗汉寺（Lo—han Ssu)，以视察由实德棱副将统领的600人的分遣队。近来，实德棱摆出一副另立旗帜的势头，必须加以制止。因已得到该省最高当局的支持，这将是一个再轻易不过的任务。

在一个山脚下经过。该山顶部有一座塔，故而被称作宝塔山(Pao—t'a Shan)。山顶筑有一座堡垒。河岸原先布满了防御工事，后被激流冲垮。清军现今就在防御工事的中央搭起了一座桥。再往前行，河流在一座小宝塔处改变了方向。我们顺流而下，来到了菱湖。地方官给我们派了一名向导，领我们前往罗汉寺，并告诉我们叛军前天在该镇5里的地段内出现过，后被清军逐走。

经过一个座落有三座桥的地方，该地因此而被称作三条口(音译，San—tiao Kiao)。相距不远处有一座用来封锁桥的通道的营垒，以前一直被叛军占据。我们本应在左侧过桥，然后取道右侧一百米外的那条小溪。但我们并没有这么做，故而漫无目标地在河网中折腾了很长一段时间。

下午5时，我们抵达罗汉寺。我不得不履行的使命在一小时内就完事了，使我十分欣慰。我从那里前去看望前道员张景渠，他目前仍在旧馆。我和他闲聊了整整一晚上。我本想挨着他的兵营

睡觉，结果却成了中国军队之军人作风的牺牲品。炮声、锣声，尤其是嗡嗡作响的长号声彻夜不停，搅得我片刻不得安宁。

6月21日

凌晨4时起身。老张让我匆匆喝下一碗汤，然后观看他部队的一个小型阅兵式。这些士兵看上去实在不怎么样。接着，他又领我到实德棱先生处。我们于7时与张分手，沿着昨晚走过的路线返回。在走近一个名叫东泊（Tung－P'o）的地方时，我们听到附近有一阵密集的炮声。这是从与敌军炮艇交战的前叛军的炮艇上发出的。附近一座山的山脊的首尾两端布满了帐篷和炮台，成群的叛军每天正是从那里呼啸而下，进攻他们昔日的同伴——我想他的名字叫蔡元吉①。几天前，实德棱先生派300人去增援他。统领这支人马的军官愚蠢透顶，居然听任清军一名刘姓总兵② 盲目指挥，冒然攻打叛军的一座炮台。该炮台四周有一道壕沟，仅有吊桥可供通过。叛军一看见我方前来进攻，便立即拉起了吊桥，并猛烈开火，很快就撂倒了许多清兵。花勇③ 也有18人负伤。幸运的是，我们顺利地开抵了菱湖。在一座桥前的哨所上悬挂有两颗人头，一是一名愚笨之至因而被俘的叛军头领的首级，另一个是名湖匪的首级。

下午5时抵达军营。从身后吹来的微风大大缩短了这段航程通常所需的时间。与几位官员一同进餐：提督高连升，邓“大老爷”和他的儿子，湖州知府④。他们毫无怨言地品尝着招待他们的

---

① 原名蔡元隆，忠王之婿，湖南岳州人，1863年被封为会王，次年2月4日在浙江海宁降清并改成现名，官授通判，所部编为元字八营，时年约26岁。

② 即清军总兵刘树元。当时，蔡元吉部在湖州东南长生桥一带被太平军辅王杨辅清部围困。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全2册），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078页。

③ 常捷军士兵俱头扎彩巾，故又被称作“花勇”或“花头勇”。

④ 湖州知府时为李邦达。

所有欧洲风味的菜肴。

6 月 22 日

昨夜我在我的舢板船上睡得很香。今天早上，我到高连升提督处，在那里见到了湖州知府和归王邓光明。我获悉左宗棠总督已派一名黄姓将领去攻打位于长兴南部的安吉县城，而李鸿章巡抚目前也正在攻打长兴县城。倘若这两座县城被攻下时叛军仍未逃遁，那么，他们此后将不得不作困兽之斗，因为他们的退路已经被切断。

如前所述，兵营座落在被一条主要河道和几条支流分割开的一个山谷间。山麓恰好位于一列更高的山脉的前方。我爬上了其中的一个山麓，发现在山麓和群山之间还有一条山谷。清军在山谷中安营扎寨的方法在中国是可行的，因为中国的大炮微不足道。但这在欧洲是完全行不通的。

上午，由前叛军的一个王——比王[1]统领的 1000 人被调去增援蔡元吉的部队。

我们在近期内十有八九不会被调走，因为江西巡抚沈葆桢已致函左宗棠总督，说叛军正准备攻打杭州。

6 月 23 日

上午，我拜访了归王邓光明，和他讨论太平天国的宗教。使我大为惊讶地是，邓坚信这场叛乱的倡导者洪秀全曾经升天达 40 日，并在那里接受了开始他的使命所必需的指示。邓将这些奉为不容置疑的真理。他还十分天真地信奉他昔日的主人的教义，即天朝系由天父、天兄和天王组成。他还说他从前所信奉的宗教和我们的宗教完全相同。这位干练的军人眼下不得不极其平静地容

---

① 即钱桂仁。钱系忠王部属，1864 年初被封为比王（代伍贵文），同年 3 月 31 日在杭州降清。1864 年 1 月 10 日，以都司衔在广东嘉应州被康王汪海洋部击毙。

忍作为一名叛教者所处的位置。为了使自己麻木，他竟然一天抽上12烟斗的鸦片。照这种情形，他甚至会变得更为成功——他将会失去所有的感觉。

他非常勇敢。他将留在他身上的20余处伤痕袒露给我看，以作为证据。这些创伤中的绝大部分是枪伤，其中一粒子弹射中了他的臂膀；另一粒子弹穿过了他的身体，钻进其右乳头的下部。

晚上5时，我骑着马前往群山方向。你可以在山顶上俯瞰到山谷的全图，其风景当然很值得一看。简而言之，它是山脉的一条抛物线，其中的一条轴线渐隐在湖州方向，向东的另一条轴线掩映在一片广袤的淡绿色原野中，原野上点缀有河流、开着花的树木和环抱着小村庄的草地。这一景致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在我们爬上的山脉的山脚处，有一个水质甚优的小山泉。今晚，德克碑将军将带着他的两艘炮艇、一队士兵和10艘清军炮艇开往长超山(Ch'ang－Ch'ao Shan)①。实德棱先生已来信告知，他将试图攻占该山山麓处的两座叛军营垒。

6月24日

下午5时，在四名军官的陪伴下，我骑马作了一次远足。我们首先来到太桐（音译，Tae－t'oun）村。该村以前人口甚多，并有一个面积较大的集市。叛军象他们通常所做的那样，劫掠了这个地方。一条与一般中国道路相比较为宽敞的道路从村中蜿蜒伸出，紧挨着山中的峡谷伸向湖州的西门。……

很显然，叛军正是在这一地区实施突袭，掳走军火或清军士兵。前些时候，正是在离这些峡谷入口处20里格远的地方，他们一举击败了其昔日的同伴归王邓光明。

当我们在一座桥上停下来时，我们几乎还没有走出一公里。该

① 归安县境内，位于湖州城东南25里处，是太平军扼守湖州的一道重要屏障，驻有重兵。参见下文。

桥覆有小型顶部，里面以前一定雕有菩萨的神像。离桥不远处有一人神情警觉，我便盘问了他。他自称是名清兵，负责在此等候从湖州逃出来的叛军，然后领他们到兵营。他声称上午已有13名叛军到达。回来后，我问起此事。因为这名冒牌的兵勇完全是在撒谎，我不得不断定他是个叛军的探子。

夜间，发生了一次假警戒。每个人都操起了武器，附近的所有兵营也都被惊起。究竟因何而引起？没有一个人知晓。无疑，一定是有位士兵在睡梦中梦见了叛军，遂惊呼："叛军来了！"仅此也就足够了。我们兵营中的一些人表现得相当失态，未及想起自己的武器就赶紧躲藏在屋后。尽管如此，大部分人的反应尚还不错。

6月25日

闷热而又潮湿的一天。天气以前从未变得如此令人难受。下午，昔日的归王前来拜访我。……

6月26日

晚上，我和归王及9名军官共进晚餐。饭后，归王将他在坐镇杭州时搜刮的3匹漂亮的绸缎作为礼物送给了我。

晚上10时，我收到高连升提督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诉我，他打算明天凌晨4时向叛军推进，问我是否愿意带上我的一些人马与他一同行动。我遂挑选了700人，外加40名菲律宾籍士兵和一门榴弹炮。

6月27日

凌晨4时开拔。提督的人马在前面开路，归王的手下尾随在我们的后面。在整个行军途中，我们连续不断地穿行在山中的峡谷中，就这样走了约40里。直到中途，峡谷始终十分狭窄。峡谷中茂密的植物在我们的头上构成了伞状。道路铺设得很好，故而部队可以沿着它以较快的速度行进。在两旁山顶上构成两片绚丽的幕状物的葱绿的草木，山谷中茂密的灌丛，壮观的竹林，开着

花的树木，以及到处叮咚作响的清澈新鲜的泉水和溪流，所有这一切均使沿途所经过的乡野充满了无限的生气。途中不时有供行人憩息的场所，这是一种令人愉悦的周到的考虑。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中发现这一点，多少令人感到惊讶。

沿途有几个村庄，虽然已部分被毁，但人们仍然可以估价出它们昔日的重要性。其中的一个村庄是这条道路中途的标志。山脉自此开始向外大幅度地伸展，使得山谷在其山脚下变得开阔起来。整个地区都是水稻田。同各地的情形相似，其道路由在某些地方已经消失的一英尺宽的小径构成。

我的大炮几乎无法向前移动。将炮扛在肩膀上的炮兵们因疲惫不堪而发出呻吟声。这种状况持续了约一里格长的路程，然后，道路又继续在山脚下伸展，重新变得铺设得很好。接着，道路延伸到一个村庄。从这个地点开始，我们看到的仅仅是尸体，显然有2000多具，全都已经腐烂过半，散发着令人恶心的臭气。他们是归王手下的尸体，在叛军发起的一次重大出击中被杀。再往前行便是一名王姓总兵[1]部下的尸体。当时他负责据守位于归王前方的一个阵地，结果也被叛军击败，所部士兵大部被杀。

清军将领在一个大山谷处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我也跟着让部队停了下来。不过，这一地点实在欠佳，恰好位于稻田的中央，故而闷热不堪。高提督在前方离我有很长一段距离，已经继续前行。我遂策马疾驰，以便能赶上他。他站在一座山的山顶，身边有一名副官。处在这一有利位置上，湖州城的全景尽收眼底。山脉至此戛然而止，前方伸展着一片平坦空荡的大平原，湖州的城墙在其中央延伸。

---

① 应即指总兵王月亮。是年5月26日（阴历四月二十一日），太平军在湖州城南击败清总兵王月亮、知府李邦达及邓光明等部（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第1071—1072页）。

右侧的一列山脉比我们所处的左侧的山脉约略向前延伸了一点。运河[1] 继续向前流去，直至消失在峡谷之中。我们没有看见任何叛军。看起来他们已从距我们扎营处很远的纵深地带全行撤离，或去援救正在被李巡抚围攻的长兴，或已屯结在湖州的东门外，从那里威胁着菱湖镇以及张景渠、实德棱和蔡元吉的营地。

我向高提督建议，我们就扎营在目前所处的位置，明晨从山后杀出，进攻东部叛军的背后，逼迫他们向城内退却。高提督断然拒绝，说这一计划将会迫使叛军向菱湖推进。费了几分钟的口舌后，我意识到试图说服他是徒劳无益之举。于是，我便让部队再休息了一小时，然后下令掉头开拔。士兵们毫无怨言地服从了命令，但当折回到该路最坏的路段时，他们行走得十分艰难。因此，部队必须不时地停下来休息。

当我们再次行抵该路的主要路段时，我下令停止前进3小时。部队感到十分的舒适。此处有大面积的阴凉地，无数的山泉使得水源也很充足。事实证明这一预防措施十分得当，因为第二天没有一名士兵病倒。

6月28日

观看一些村童钓黄鳝。他们的钓具仅是一根铁线，其末端有一丁点诱饵。他们将之抛入水中，在水面轻轻地摇晃。一旦黄鳝出现，他们便提起铁线，攫住黄鳝。他们显得很精于此道。

6月29日

四名叛军逃兵被带到我处。他们在招供其他一些事情时告诉我，一个月以前，叛军已将给养和辎重运出了湖州，准备向江西退却。就在这时，著名的王爷——干王洪仁玕——从南京来到湖

---

① 即官河，在城东，漕船经此。其源有二，一自岘山漾分流至定安门外绕城而东，一自城内霅溪分流出迎春门，至二里桥南合流，东流至南浔入江苏震泽县界（参见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一第8页）。

州，命令他们留守该城。因此，他们便着手自卫。眼下，他们的退路受到了威胁，故而准备死守到最后一刻。

我接到德克碑的一封信，内称他曾试图攻打升山（Sheng—Shan）[1] 上面的叛军营垒，但是，或是由于误会，或是被邪念所驱使，实德棱先生居然按兵不动。结果，约有 50 名清兵白白地丢了性命。

6 月 30 日

……逐一视察各个营房，最终十分满意地离去。士兵们将武器保护得很好，本身整洁得无可挑剔，兵营也显得井然有序。这些士兵唯一尚待改进的一件事是，他们应当具有帝国军人的果敢的外表，而不是看上去活像一群愚蠢的农夫。不过，人是不可能完美无缺的。

7 月 1 日

我们接到消息，长兴已被李巡抚的部队攻占。叛军可能仅进行了微弱的抵抗，然后便向江西方向逃窜。[2] 那么，清军一定已驻扎在通往泗安的道路上，从而切断叛军的一条逃路。无疑，他们眼下就驻扎在那里。

直到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们将会调往他处。事实上，蒋藩司建议我们尽可能地加固营地。

晚上，归王来此就餐。他的士兵最终将被发给军饷。归王对此一定尤感欣慰，因为迄今为止，他一直被迫自行支付其部下的饷银和食物。

他说，他昔日所统领的人马多达 7 万之众——正是他从华尔手中收复了青浦，也正是他在太仓击败了英国人。他参加了攻克

---

① 乌程县境内，湖州城东 13 里处。

② 李鸿章辖下郭松林、李朝斌等部于 6 月 27 日（阴历五月二十四）攻陷长兴，太平军守将襄王刘官芳走泗安。

杭州的战役，稍后便派委派统辖石门地区。当他率部降清时，他就在石门城内。他的一些将领和属下外表看上去既勇敢又凶残。

7 月 2 日

整整一天我几乎都是在高连升提督处打发的。当我到他那里时，他正在赌博。那是他主要的消遣方式。这群伙计们正在玩纸牌。

归王——早上我曾见过他——在那里和我相遇。我们在一起共进晚餐。一名从长兴逃出来的顽童告诉我，在长兴将被包围之前，叛军已主动放弃了该城。一艘炮艇从容地开了火。然而，尽管该城已被攻占，蒋藩司却更加坚持我们应呆在目前所处的位置。高提督处有一套《搢绅录》。

7 月 3 日

全天大雨下个不停。邮件送抵营地。

7 月 4 日

在高提督处吃晚饭。他一个劲儿地向我们灌香槟，试图让我们打起精神。晚餐十分丰盛，有燕窝、鱼翅之类。

昨夜，我们的一名手下被归王的一些士兵——昔日的叛军，眼下卑劣的邻伴——痛殴至残。当时，这个可怜人正随身携带 18 比塞塔 (Piaster)[1] 到一位朋友处。这钱当然已被抢走。他身旁的两名农夫也遭殴打，结果伤重而死。

7 月 5 日

晚上，德克碑先生征战归来。他牢骚满腹，而且远非无名之火。在为逐退叛军并摧毁其堡垒而采取的几次行动中，实德棱先生消极敷衍，配合不力，导致他屡屡受挫。然而，这次出征正是为了设法逼迫叛军撤离菱湖的乡村，退回到城里去。

7 月 6 日

---

① 西班牙货币单位。

整日忙于处理信件。高提督告诉我们，李巡抚的部队目前已推进到湖州城北5里处。无疑，这将迫使叛军不得不撤离该城。他还告知，叛军的旗帜前天曾在距离我们营地不远处出现过。

7月7日

我接到了好消息。尽管我不在他身边，但前宁波道员张景渠并没有忘记我。他在蒋藩司面前对我大力举荐，说我是拯救宁波及其周围地区的功臣之一。当此消息上报到北京后，皇帝便奖给我二等功牌和无数的礼品。张道员是在我今天收到的一份公文中告诉我这一消息的。

7月8日

在知府处吃晚饭。天气闷热得几乎令人窒息，因此，就餐时提不起什么胃口。更糟糕的是，厨子的手艺并不高明，食物半生不熟，如同未煮过一般。知府扬言要责打此人200大板。我希望这一恐吓并不会真的付诸行动。

我因获赏而受到人们极高的赞誉。叛军方面没有新的动向，除了他们已开始将大批人马从湖州撤往位于浙皖两省交界处的广德城。他们说，叛军在撤离湖州一事上已刻不容缓。

上午，知府来访，就我获赏一事正式道贺。稍后，高提督和一名总兵接踵而至。晚上，归王也没有错过这一向我说几句恭维话的机会。

7月10日，星期天

逐一回访昨天来访的客人。下午，我骑马前去视察一个村庄。〔缺字〕曾经告诉我，该村有不少蚕圃。这个村庄位于离营地约3公里处，建在将它分作两部分的干涸的溪谷上。虽然叛军曾来此光顾过两次，但他们所造成的破坏已尽可能地被修复如初。每个房屋都是间作坊，按照中国的习俗，其工具各式各样，极为简单。……村中的男子和女人均从事蚕丝这项工作。

今天，叛军冒险在我们的营地附近刺探情报。在我访问那个

村庄的同时，他们正在5里外纵火。他们甚至就近掳走了村民的30只帆船。

7月11、12日

昨晚在归王处就餐。他的一位朋友——被称作比王的前叛军的一个王——也在那里。我以前未见过他，因为当我开抵此地增援菱湖的驻军时，他已于数日前离去。晚餐净是些家常便饭。比王，如今叫做钱嘉仁（Ch'ien Chia—jen），看上去象是名地道的军人，但胸无点墨。他对太平王宗教的最基本的教义居然一无所知。为此，他遭到了同伴的奚落。

经过长时间的查寻，我们终于成功地找到了新鲜的水源。我们在山上查勘到一个山泉，泉水甚凉。而且，我们还在营地四周挖了许多坑，将饮水放在里面，使其保持凉爽。这个方法十分奏效。

另一改进是，营地有了一个台球桌，它搁在与前哨站处在同一水平线上的一个临时掩蔽所内。倘若叛军前来进攻我们，他们将会对此奇异的装置感到惊讶不已。

7月13日

今天上午，叛军的骑兵潜抵离营地很近的地带，驻足在几天前我外出侦察时所偶然遇见的第一个村庄。他们击伤了我们的一名手下和几个清兵。夜晚十分可怕，雷鸣、闪电和倾盆大雨交接而至，使得我们片刻也不能合眼。掩蔽所被水浸透，帐篷也是如此。如果我的帐篷没有加厚，并且搭得很好，那么，我将不得不搬出去。

7月14日

这里记述的是昨天上午发生的事情。约有800名叛军摸到了我们营地附近，其中的13人同作为密探的4名骑兵、3名步兵居先而行。他们最终突袭了一些清军和我们营地中正在外面伐薪的士兵。

他们首先擒住了两名携枪的清军，并杀死了他们。第三个士兵被马刀砍倒，但没有人知道他是否被杀或仅仅不省人事。我们的6名弟兄也在那里。有两人被掳走；第三人被刀背击倒，遂佯装已死，从而保住了性命；另外3人逃脱。叛军仅仅进抵山谷的入口处，然后就掉头而去。……

下午，我们在营地为我的军旗授还归我统辖的部队举行了仪式。迄今为止，这支队伍一直打着德克碑先生的旗号，因为没有人知道我名字的第一个音节。[1]我的部属排列在队伍中，然后正式换旗。德克碑先生和我分别用法语和华语先后作了演讲。鸣放了三响礼炮。演讲谈及方方面面的问题。此间拍下的一张照片再现了这一场景。

刚刚收到右翼攻击部队的一封信，据云菱湖和双林（Shuang—lin）[2]一直受到叛军的威胁，但在蔡元吉部侧翼的大胆推进终于迫使他们退却。

7月15日

下午在归王处呆了2小时。归王已外出，但我同他10年前收容的一名18岁的年轻人进行了交谈。这位年轻人如今是一个兵营的指挥官（一个兵营约有500人）。另一位杨姓兵营指挥官也在场，他以前在叛军中的官衔仅低于王，现在他每月的饷银为55比塞塔。

二三名清朝官员的僚属参加了我们的讨论。“就你而言，最好的时光是什么时候？是在当叛军时还是现在？”归王的一个部下就此回答说：“现在更好些。因为我们不再是流离失所的儿童，我们如今能拥有一个家。”至于逍遥自在，他们当叛军时的日子一直不坏——“当我们有钱时，我们就大把的花；当我们没钱时，我们

① 日意格此处的意思含糊不清。——英译本原注

② 镇名，归安县境内，位于湖州城东南60里处，与菱湖互为犄角。

就尽可能地对付着过，但我们从不抱怨。贫困的日子紧随着富有的日子而来，我们认为这十分正常。正是这一点才使得我们优于清军。当他们安营时，他们需要大动干戈。他们不得不修造工事、搭建帐篷，等等。而我们直管朝前走。如果有房屋，我们就住在里面；倘若没有，我们就餐风露宿。”

我提到江苏的士兵们仗打得很好。他说，许多士兵都是倒戈过来的从前的叛军，清军打仗绝不可能打得这么好。每一个人似乎都对忠王极为爱戴。据他们说，忠王是个开明之士，对待被征服地区的民众较为宽厚。他们还说，欧洲人总是受到忠王很好的接待。这一点确是事实。好象围攻南京的部队最近已挖了一条通往城墙的坑道，撕开了一个二三百英尺宽的口子。叛军诸王和重要将领一身戎装，亲自到缺口处指挥防守。我问道：“如果南京被攻克，天王将会怎样？”“他将会自杀，但是，不要设想他会落到那种地步。南京至今已有两次被围，但两次都化险为夷。至于离开南京，天王不会这么做。正是在南京，他才拥有自己的王位，才是一位君主。离开了南京，他就和一名单个的叛军没有什么区别。”按照这种说法，攻占南京对这场叛乱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杨姓将领所戴的一块宝石是一种被称作“陪葬”的黑白相间的玉石。它似乎是一种被佩戴者视作护身符的古老的玉石。因此，军官们十分热衷于佩戴由这种玉石做成的宝石。他们死后随之一同下葬，故而该宝石又名“陪葬”。

我还听说，满洲的官员当位居二品时，必须向皇帝呈递他们女儿的名册。她们13岁时进宫，被教习在皇帝作为礼品赏赐的诸如折扇、荷包之类的东西上刺绣。皇帝正是从这些年轻女子当中挑选自己的妃嫔。其他落选者20岁时离宫，许配人家。

高提督统领的1000名士兵本来将会和叛军发生遭遇战。他本打算进攻那些正在等候他的叛军，但当暴风雨袭来时，叛军又退回了湖州。干王——天王的一个亲戚——目前负责湖州的防务。叛

军将在他们的兵力全部损耗掉后才会放弃该城。

7月16日

从菱湖和蔡元吉那里传来了坏消息，两处都已被叛军包围。高提督和归王均袖手旁观，因为他们说蔡是个狂妄之徒，一直宣称自己能够在无需外援的情况下扼守住他所占领的前沿阵地。他甚至不屑起用在不同时候派来援助他的部队。

当晚，我巡视了弗兰克（Frank）上校的军营。谣传我们的营地中有叛军的密探。

7月17日

归王和他的部队被派往菱湖，留守营地的人马仅有高提督手下的2500人和我们自己的1300人。下午，我们和高提督一同审拟了万一叛军来犯时防守营地的方法。

一名欧洲人——我们一只炮艇上的副指挥官——死于霍乱。……*连日来，他一直腹泻不止，身体极度虚弱。我们让他喝了白兰地，并服下樟脑。这起初减缓了他痉挛的症状，但为时已晚。就在我们认为他已经好转的时候，他死了。他的尸体几乎转眼间就变成了黑色。我们立即掩埋了他。

7月18日

军营中的木匠，一位名副其实的赫拉克勒斯（Hercules）[①]，也患上霍乱病倒。他发作时的情景十分可怕。我们请来了一名中医。他毫不退缩地使用了针灸，即首先在患者的腹部扎了一根银针，接着又在前额、鼻子、嘴唇、脚关节和手指甲缝里扎了针。其功效几乎是立竿见影，病人停止了痉挛。医生给病人一些小药丸，后者便入睡了。

下午5时拜访了高提督。同往常一样，他正在玩纸牌。在那

---

① 一译海格立斯，宙斯和阿尔克墨涅之子，罗马神话中称作赫丘利。传说他力大无穷，计完成12项英雄业绩。

里逗留时，我听到有关中国习俗的一种说法。据说一个人不能在他自己的家族内通婚，不仅是他的近亲，还包括所有与他同姓的宗族。

晚上，我们逮捕了一个正在我们营地周围转悠的人。他说他是归王的旧部，当这位倒霉的首领的部队在妙喜(Miao—hsi)[1]不幸战败时被俘。他讲到，约有4000名叛军集结在邻近妙喜、控制湖州平原的高地的山脚处。在逃亡时，他遇到了一些在田间干活的农夫。这否定了有关叛军在最近几天向我们方向运动的说法。妙喜的守敌由叛军被称作乐王的一个王指挥。

几天前在上海印发的中文报纸报道了天王的死讯和南京城里的巨变[2]。

7月19日

木匠感觉好多了，尽管仍很虚弱。另一名欧洲人，两只炮艇中其中一只的船长，也依次病倒了。这只炮艇两天前从晟舍(Sinn She)[3]开来，它是被送到那里修理的。这三名不幸的人正是在那里染上了霍乱，该病显然正在当地的中国居民中迅速蔓延。昨夜，腹泻一直折腾着患者，使他片刻不得安宁。我们尝试着给他针灸，但效果不大，因为他已元气大伤。他每隔半小时就发作一次。下午，他的眼睛耷拉着，开始变得呆滞。那位中医看上去有些气馁。然而，晚上6时30分，他停止了发作，安然入睡，脉搏也跳动得更加有力。夜间，同一只炮艇上的一名中国水手也染上霍乱病倒，他那歇斯底里的叫喊声令人不寒而栗。借着月光，在我们的一个前沿哨所值班的一位军官看见在山麓周围有数名中国人，他们的举止使他相信他们是叛军的密探。他们当中有4人骑着马。他便

① 村名，乌程县境内，位于湖州城西南40里处。

② 原文作“revolution”。

③ 村名，乌程县境内，位于湖州城东30里处，介于升山和旧馆之间，位置险要。

严阵以待，指望他们能走近些，但最终还是徒劳。

7月20日

可以肯定，炮艇是在晟舍接触了病气后开到这里的。一名负责在一段距离外给炮艇导航以便吹走其病气的欧洲籍军官也染上了病，但他仅仅痉挛了几次便没事了。昨天的患者大有好转，但仍很虚弱。

我们已经获悉，部队将要进行大规模的调动，中国当局终于打算采取行动。由一位刘姓总兵指挥的3500人将从我们这边抽调出去。另一支同样数目的人马将被派往菱湖。藩司蒋益澧终于将于明天离开杭州，亲自前来指挥作战。

此外，据说营地将要向前推移。归王和叛军之间今天发生了一场战斗，但毫无斩获。蔡元吉部仍然被围。

7月21日

夜间，假警报。部队的应变能力并不令人乐观。如果军官们没有赶紧堵在营地的出口处，那么，许多士兵早就已逃之夭夭。总之，人们可以看出，士兵们需要经受实战的锻炼。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是新兵，至今还未和敌人照过面。

7月22日

晚上，高提督过来告知，蒋藩司已抵达菱湖，他已见过他。他手下的700人已被指派参加援救蔡元吉的军事行动。他要求我们派出300人参战，但被我们断然拒绝。究竟是什么造就了我们非凡的声誉，并使得我们有能力以较少的兵力对叛军占据优势？是我们部队的整体。正是我们的大炮，菲律宾人，欧洲人，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才给我们带来了声望。这支部队中最少量的部分不但无济于事，相反，只会昭示自己的失败，从而减弱已经激起的敌军对我们的畏惧。这位可怜的指挥官看上去十分烦躁。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与他一同征战，迄今他迭获胜利，从未失手过。倘若独立作战，他能否依旧保持这份战绩呢？

7月23日

前往菱湖拜见蒋藩司。这座小镇已变得极有生气。士兵们急匆匆地穿行于街道，船只则快速地行驶在河面上。从杭州河驶来的大小不一的炮艇、客轮和船只布满了河道的两端，邮轮也挤夹在其中。

藩司是随与广州的二等画舫相像的大船抵达的。在接见我之前，他让我等了好久，但派人送来了少量饭菜，以帮我打发时间。我发觉他十分诚恳。他完全理解昨天我们拒绝向他调拨300人的缘由。然而，他的宽宏大量却使我破费不少。我送给他一只昂贵的手表，价值500法郎。为了亲眼目睹明天的战斗，今晚我便留在了菱湖。

7月24日

凌晨2点，我启锚动身。藩司已乘坐两只邮船离去。原先我以为他将率领大量的随从，但恰恰相反，重要的官员每逢出征，总是小心翼翼地设法让人无从知晓他们确切的行踪。尽管如此，我仍为看到一些要员亲赴前线而感到欣慰。

我沿着一条狭窄的河道越过了菱湖，向思溪（Ssu—Ch'i）[1]方向驶去。部队昨夜正是沿此路线行进的。一群搬运食物和给养的苦力沿着河岸排成纵队行走着。我们行抵思溪的一座桥，归王的部队近日一直扎营在这里。双福桥（Shuang—fu chiao）——进攻的主要目标——离此约15英里。由于不知道我的船只是否能够在这条水道行驶，我便步行前往。此时已是上午6时，道路很快就变得令人厌烦起来。植被是如此的茂密，以至于行人连前方100米外的景物都看不清楚。桥前3里处，战斗已经打响。我甚至连看一眼桥的心思也没有，便只好掉头而去。

---

① 村名，归安县境内，有市廛十数家，位于湖州城东南35里处，与双福桥（村名）相邻。蔡元吉部被太平军围困于此达月余，8月14日始逃逸。

左侧身后仅5里处，归王的部队也正在战斗。我想去查核一下他的作战情形，但由于如若这么做，我就必须接近他，而他又有许多伤员，于是，我又转身而去。总之，我什么也没有看到。我折回到菱湖的那座桥，试图站在桥的最高处看看情况，但纯属徒劳。整个乡野覆盖着矮树，其枝丫紧紧地缠绕在一起，就象黑人头上的头发一样。

7月25日

下午，响起猛烈的炮击声。这是士兵们在给友邻部队作射击示范。他们表演得不坏。

7月26日

今天，我们接到了作战的消息。昨天上午，清军和叛军的炮艇之间进行了一场战斗。清军打得很糟糕，对其地面部队一点忙也帮不上。后者被压在桥的正面，无法向前推进。

归王在进攻中的表现也在伯仲之间，他手下有不少人负伤。人们在谈论征调我们参战，或许最终会有可能获胜。这将是一个很好的步骤，因为蔡元吉仍然被围，而且粮食已所剩无几。

7月28日

传来的消息互相牴牾，出入很大。在我们面前驶过的一只邮船说，蔡元吉已被解围。稍后，我们派去的人从高提督的手下那里打听到消息，又否定了这种说法。德克碑今晚将带着他的两只炮艇和100名士兵动身，表面上是去看藩司，但实际上是想哄诱清军对叛军实施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以搭救他十分赏识的将领蔡元吉。

7月29日

上午8时，警报。出现了六七百名叛军。士兵们并没有被吓唬住，而是一跃而起操起了武器，士气十分高涨。叛军撤离。

中午时分，正式下达了拔营的命令，部队首先开往菱湖，然后赴双福桥参加营救蔡元吉的总军事行动。藩司从杭州给我们调

来 60 艘漂亮的船只。搭载工作从下午 4 时开始，到 6 时 30 分结束。船只刚装载完毕，就立即启程出发了。

7 月 30 日

行抵双福桥。负责护送的船只大部分于上午 10 时抵达，但约有 20 艘船只姗姗来迟，以长短不一的间隔距离陆续驶至。我们的位置如下：一个大湖泊注入四条主要的河流，两条向东流去，一条向北，第四条流向南北方向。我们的营地座落在最后一条水道附近。北方的那条河汇入东泊湖，与两个湖泊的堤岸一同构成一条总体上呈环形的弧线。叛军的据点就建在这条弧线上，它们由无数个棱堡构成，其中最坚固的一座棱堡负责拱卫双福桥。叛军据点的最末端处便是蔡元吉的营地，后者因而发觉自己已陷入无数叛军据点的围困之中——从南部和西部，以及东泊湖的对岸。

到目前为止，清军一直在尝试越过主桥，但未能得手。眼下的计划是在叛军防线的一个薄弱环节处搭起一座浮桥，使部队穿插到叛军一边，从而打开一条通往蔡元吉的通道。我们扎营地点的风景十分别致。从我们搭设帐篷的高地上放眼望去，湖泊、桥梁和叛军的防线均历历在目。该桥有三个拱洞，外观和所有的中国桥梁十分相像。叛军在桥的四周布满了汽轮。他们对我们一点也不予理会，甚至连清军炮艇不时对准他们开火也没有进行还击。

我们打算尽可能地向叛军表现出我们的礼貌和谦恭，吹起床号和降旗号给他们听。士兵们状态极佳，已作好临战前的准备。晚上，我们继续沿着叛军的整个防线进行侦察。

7 月 31 日

在没有惊动叛军的情形下，部队做好了晚间行军的准备工作。在正常的时间里点名。夜幕降临时分，部队出发，集结在离高提督预计已搭好浮桥的地点不远处。为了这次行动，他已安置了三个用以屯结材料、工匠和守护士兵的营地。不幸的是，浮桥并未铺设完毕。但提督不应当受到责备，因为河流太宽，接近 200 英

尺。除了留下300人守卫清军营地外，其他的士兵又被遣回军营。

8月1日

上午，我去察看叛军防线。清军已沿着河岸筑起了一道防御性土墙。从该墙的制高点，他们可以俯射已开始重新集结的敌军。每一名上岗的叛军都将不得不穿过我们来福枪的火网。一旦我们的大炮处在适当的位置，情形又将会如何？在左边，邻近高提督的士兵所构筑的棱堡处，一道河谷与河流垂直相交，其末端有一座被毁坏的桥梁。桥的左侧正是我们起初决定铺设浮桥的地点。叛军对那些暴露在火力下面的我方士兵进行了猛烈的射击。

白天举行了战时会议。进攻又被推迟了一天，因为清军想在我刚刚描述的那座小桥——即我们最初决定架设浮桥的地方——的另一侧搭建一个营地。

我从自罗汉寺归来的道员那里获悉，一万名从江苏开来的士兵已经抵达，并占据了罗汉寺。明天上午，他们将进攻一个村落和一座名叫升山的山地。他们配备有数门32公分口径的英式大炮，两艘汽艇，百余只装有铜炮的炮艇。无疑，在所有这些军事行动实施后，攻取湖州将会成为旦夕之事。

8月2日

江苏部队在左翼发起了非常猛烈的攻势，其进攻目标是升山的一个村庄。晚上，我们得知行动已告失败。当大雾弥漫而来时，我方部队的余部离开了营地，进入了高提督构筑的棱堡内。大炮一并安装完毕。架设浮桥所需的材料也已到位，随时备用。

8月3日

拂晓时分，大炮和来福枪开始在全线响成一片。大风吹向叛军一边，给他们遮上了一层烟幕。这对我们的军事行动十分有利。但是，唉，士兵本身并没有象情形所庇护的那样做好准备。第一批试图架设浮桥的士兵被杀死了。其他士兵拒绝前进。炮艇为援助地面部队行动一个劲地向前猛冲，已有许多人被击中，故而被

迫折回。他们的舰队指挥官负了重伤，所有的炮艇均撤出了战斗。整个白天就这么荒废了，令人遗憾不已。因为叛军本已被我们大炮和滑膛枪的火力所压倒，纷纷逃离战壕躲藏起来。蒋藩司不禁潸然泪下。为了稍许安慰他，我们许诺将尽力突破叛军的防线。

位于河谷入口处的一座宝塔已被我们的炮艇打得满是窟窿。一名炮手告诉我们，他曾潜行到宝塔底下，发现几乎所有的叛军都已撤离。于是，我们便让500名士兵和一些清军登上炮艇出发了。不幸的是，炮艇并没有让士兵们在宝塔下登岸，而是在200米外就把他们抛下了。这样，他们不得不冒着敌人的火力穿过这段距离。负责指挥的军官饮弹身亡。士兵们惊恐不已，尽管他们并没有遭到叛军的进攻。他们折回到炮艇扔下他们的那段河谷，但炮艇早已离去，令人惊骇的场面便随之发生了。由于极度的恐惧，士兵们纷纷跳入水中，丢下他们的枪支和衣服逃遁。这是一种近似变态的恐惧，因为叛军并没有追击他们。我们不得不向炮艇开火，逼迫他们掉过头去援救这些倒霉的家伙。但营救工作已变得尤为困难，因为叛军已出现在河对岸，从他们掩身的灌木丛中向我方猛烈开火。尽管如此，我们仍设法将我们的人撤了回来、摆脱了这一困境。计有20人淹死，另丢失了70条来福枪。

8月4日、5日

我向藩司建议去找一条随江苏部队开来的汽轮，将它带回到这里。这样，他便可以突破叛军的封锁，将粮食运给蔡元吉。藩司表示同意。于是，我便去找江苏部队的首领——道员潘鼎新。他答应借给我汽轮，但为了使它逆流而上，所有的桥梁都将不得不被拆除。官员们为工程之浩大而感到踌躇，最终放弃了这一计划。

8月6日、7日

整个白天都在试图获得一只用螺旋桨发动的汽轮。该船停泊在南浔，船主为丝绸商，但对方拒绝出借。

8月8日、9日

我废弃了位于双福桥的营地，将我的手下运送到荻港（Ti—Kiang）[1]。这是一个美丽的村落，清军发觉叛军已将之舍弃，便随后占据了它。我一到荻港，便请求获准进攻威胁其外围的两座叛军堡垒，并得到了首肯。我在堡垒左侧手枪射程内安置了两门大炮。高提督正在准备在将我们同进攻目标分隔开的河谷上架设一座桥。一切都进展得十分顺利。晚上6时30分，炮台开火射击，桥梁也架设完毕。叛军撤离了左翼的堡垒，随即便被清军占据。接着，我指挥我的人马攻打右翼的堡垒。叛军坚守该堡垒达45分钟。弗兰克上校和数名菲律宾籍士兵最终成功地破门而入。叛军的前方仅是一条河，无路可逃。许多叛军被淹死，其他人则在逃离堡垒时被从侧翼包抄上来的我方士兵杀死。

8月10月—13日

最近4天来，我们一直在向前推进，不过是以中国人的方式行军，即每隔一二百米便安营扎寨。我们终于行抵将我们与叛军占领的名叫袁家汇（Yüan—Chia—hui）[2]的村庄分隔开的一个大湖泊的湖滨。我沿着湖泊安置了三个炮位。

8月14日

遵照藩司的命令，两艘炮艇和一门大炮向叛军开了火。它们一定已杀死了许多叛军，因为炮弹均命中了目标。但是，这又产生了什么好的效果呢？杀死敌人并不是唯一要做的事，而应向前推进，但中方官员并不同意这么做。其中的一只炮艇被叛军的炮弹击中，该船船长冒着炮火修复了它，然后重新组织进攻。[3]

……

---

① 镇名，归安县境内，位于湖州城南30里处，居民约三千余户（参见光绪《归安县志》卷六第2页）。日意格称之为村落，不确。

② 又名湖跌市，归安县境内，湖州城南26里处，有市廛数十家。

③ 该船即"海生"(Hyson)号，船长系戴维森(Davidson)。See A. E. Hake, Events in the Taeping Rebellion, London, 1891, P. 470.

8月16日

昨晚，高提督来函告知，藩司已经获悉叛军前天夜里打算弃守袁家汇，因此他拟向前推进。叛军弃守该地可理解为江苏部队攻陷位于湖州东部的名叫升山的村庄的结果。我对此表示怀疑，而事实证明我是对的。今天早上，潮涌般的叛军帐篷依旧同往常一样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

8月17日、18日

有关叛军打算弃守袁家汇的谣言仍在辗转流传，可能并非是空穴来风，因为江苏部队已进抵湖州西门，这样也就切断了叛军的退路。黄老虎[1] 已亲自前往西门坐镇。升山已被攻占，从而为江苏的其他部队打开了通往湖州东门的道路。

蔡元吉已经逃出重围，但残部最多不超过200人。他四千人马中的余众或饿死，或被俘，或阵亡。连日来，这位可怜的将领在我们的防线内漫步，但一直有意与我们避而不见。

8月19日

我们在距离袁家汇120米处安置了一个炮台。当我们正在构筑炮台时，约有10名叛军摸到炮台所处的河谷的边沿，试图杀死我们的几名士兵。我们回敬以炮火，叛军便赶紧逃遁了。

稍后，我向叛军的一些舢板船开火，但没有命中。炮火很有威力，数间房屋被摧毁。

8月20日

今天下午，一位住在炮台的军官在向胸墙外眺望时，看见一名身穿泳装的炮兵下士正在与河谷对面的一名女子说话。他便放下跳板，让她走了过来。她说她原是一名广州男子的仆人，后从其身边逃逸。据她讲，袁家汇仅有三四百名叛军，但另一方面，驻

---

① 黄文金绰号。黄系广西博白人，金田首义成员，1862年封为堵王，是指挥湖州防守的主帅，后护卫幼主败走江西，死于浙江昌化。

守长超山的叛军多达万余人，并有二位王爷。黄老虎仍留在西门。一些欧洲人伴其左右，来回奔波于湖州城和与我们相对的前沿阵地之间。[1]

8月21日

叛军已撤离位于我们炮台左侧的小营地。他们试图在我们炮台的对面也建起一座炮台，但被我们的葡萄弹所阻止。纷传千余名蔡元吉的旧部已重返他的旗下，内有一人刚从长超山逃出，我在藩司处遇见了他。他告诉我，该山防守严密，但经由其首领先前的营地接近它便可以将之攻占。

为了表示对我的敬意，藩司特地举行了一次颇具规模的阅兵式。当我身着营地服装——即穿得十分邋遢——去见他时，他的侍从竟要我从边门进去。他当即喝令他们打开正门，并把粗鲁的门卫责打了一番。

8月22日

德克碑从上海归来，但并未能带回汽轮。他仅找到两门大炮和一些弹药。

8月24日

巡视东泊。蔡元吉的兵营先前就安扎在这个小湖泊的周围。其中的一些兵营迄今一直无人占据。但是，叛军仍控制着一座拱卫通往长超山山麓的桥梁的兵营。那些位于山脉四周与湖泊毗连的兵营也被叛军占据着。

我们的营地一直在向前推移，目前已越过袁家汇的最边远处，不久将推进到一个名叫钱山漾（Ch'ien—shan Yang）[2] 的大湖泊的湖口。该湖距湖州仅有几里远。据提督讲，李巡抚的部队已被

---

[1] 当时堵王手下约有9名外籍军人，分别来自英、法、奥地利、希腊等国，为首者系英国人纳理斯（P. Nellis）。

[2] 归安县境内，位于湖州城南6里处，漾西为乌程界。

叛军击败，数艘炮艇易手，营地被攻陷，几百名士兵阵亡。提督说，如果我们向前推进，叛军将会转而进攻我们。

“但是，蠢才，果真如此则再好不过了，李巡抚身边的叛军就会骤减。这会使他更加易于切断叛军的退路，而眼下的态势仅是构成威胁，并不是封锁。”我一面听他陈述，一面自言自语道。看上去李巡抚约有 40 座兵营。

读到《北华捷报》上刊载的有关攻占南京的一篇非常有趣的报道。

8 月 25 日

从升山方面传来猛烈的炮击声。

8 月 26 日

上午，我拜访了高提督。我们建议从该排和两个连中抽调出 100 名菲律宾籍士兵，组成一支分遣队。该分遣队将插入与我们兵营所座落的湖泊相连的大湖泊的边缘。这就必须向前跨越数百米。一旦切入该湖，我们的炮艇和清军的炮艇便可以向前进击。这样，倘若叛军指望在某个时候撤退，我们至少可以切断他们的护航线。

但一切都无济于事。中方官员仅期待一件事——看着叛军离去。他们本拥有实实在在的机会来平息这场叛乱。听任叛乱蔓延到他省无异于无限期地让其永远存在下去，但他们对此又在乎什么呢？让别人去承受吧！天王的儿子眼下在广德州，这是一个面积很大的府城，位于浙江和江苏的交界处，靠近南京、苏州和杭州，交通十分便利。在我看来，该城似乎注定将成为叛乱的首府，这可能会推迟我们这支部队的遣散。

有些叛军已开始开小差。前来投降高提督的 70 名士兵证实了叛军准备自行突围的传言。叛军撤退的迹象可能很快就会随之而来，因为李巡抚的军队先前已推进到离城不到 9 里处，后被叛军击退到 40 里处。前者每败退一次，通往江苏的道路就会更加宽敞。事实证明黄老虎的确是一位老练的指挥官。

今天，升山附近有一场战斗，但我们尚不知道交战的结果。据投降高提督的叛军透露，黄老虎正在采取极为严密的防范措施来制止部下开小差。一旦三四个人被看见在一起窃窃私语，就会立刻被囚禁起来。

8月27日

12名叛军行抵我们的前沿炮台。他们是乘坐一只舢板船从袁家汇逃出来的，并称他们仍在等候另30名伙伴。他们都是十足的叛军，作为太平军已有近10年的历史。内有一人是个医生，看上去富有才智。

8月28日

上午10时，一名叛军自行出现在炮台的前面，称袁家汇已被弃守。炮台和邻近兵营的指挥官愚蠢透顶，居然派人来向我请示，而不是立即占领这个村庄。他本有办法在清军之前捷足先登，但却眼睁睁地让他们在我们面前开过。袁家汇已是荒芜不堪。清军将领继续向湖州推进，但和我们一样因缺少舢板船而受阻。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占领这个村庄，如此而已。我将一些女子带回到兵营。

8月29日

驱使部队向湖州推进。但是，由于气候恶劣，加上并没有接到藩司的命令，我便将部队留在沿路的一个村庄，自己带着40人继续率先向湖州进发。叛军实际上昨天就已撤离了该城。藩司统领的清军已离城追击叛军。该城所遭受的破坏比我们以往所经过的那些城市要轻，我想这是守城者人数甚众的缘故。由于敌军已将城里值钱的东西搬运一空，故而战利品寥寥无几。该城并不很大，但它近郊的面积一定不小，只是已全然被毁。流向该城并穿城而过的几条河流都很大，十分壮观。环抱该城的平原上满是水稻田。当初我曾说过，战争一开始就应在这里展开，而不是在河流的中段和桑树丛中进行，现在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德克碑在城中和我相遇。正当我们沿着街道散步时，来了一名信使，捎来藩司的一件公文。这是来自北京的一份备忘录。有人错误地禀报皇上，说天王的儿子已在焚毁南京宫殿的那场大火中丧生。事实上，这位叛军王位的继承人已经逃脱。我们从忠王李秀成处确悉了此事。忠王是在指挥其年轻的主子逃身时被俘的。为了根绝这场叛乱，他必须被捕获——其他各王也应一一擒住，尤其是堵王，他的存在将会成为国家连绵不断的祸患的根源。因此，清廷前已下令包围湖州。倘若叛军逃窜，我们将扑向广德州——这位年轻的亡命君主目前的避难地。凡能将之捕获者将会获得专门拨出的巨额赏金。上述部署十分得当，但为时太晚，而且无法由中方官员来实施。我已提到过，李巡抚的部队从离城9里处被逐退到40里处。在一连串的战斗中，他损失了2000多人和100艘炮艇。当叛军决定退却时，他们甚至没有设法进攻敌人的侧翼。

8月30日

我们实在是再倒霉不过了。在部署行动时，我们既没有船只来运送我们的部队，也没有向导领我们开往乡野，而且，我们还不得不在部队的后面拖曳我们的大炮。我们无法指望能行军很长的距离或有效地追击敌军。尽管如此，同地道的中国官员一样，我将让自己驻扎在敌军退却的道路上，摆出一副正在进击的架势。

德克碑终于永远地离开了部队。他已前往杭州处理他的帐目，行前将指挥权移交给了我。今晚，部队和护送队驻扎在湖州。我准备命令他们后天开往泗安。

8月31日，9月1日

今晚，我的命令被传达了下去。但是，这群痴愚的士兵并未能清醒地意识到，他们的使命已在湖州结束，无望再被派往别的地方。他们已在两个营中进行密谋。一位指挥官觉察到哗变已呈一触即发之势，便镇定地调来了所有的欧洲人，将其手下团团围住，并缴了他们的械。两名煽动闹事的士兵被枪决。该营又恢复

了秩序。但是，第二天，在必须开拔之际，其中的60名士兵并没有听从号令。以我的名字命名的营队计有50人不见了踪影，而该营仅有两个连队。一个排的编制已不足34人，而炮兵则不足50人。鉴于这一情形，我审慎处事，让部队在城外15里处暂停前进，驻扎在一个名叫杨家庄（Yang－Chia－Chuang）的古老的村落——如果人们连这堆废墟也可以叫作村庄的话。村中的房屋均已被毁，代之以稻草搭成的茅舍。

9月2日

当我获悉藩司随时都将会返回时，我正准备去见他。叛军已撤离广德州，显然是迫于浙江和江苏的联合部队所造成的压力。叛军的动作十分迅速。有人担心他们会取道余杭反扑杭州，但这种谣传很难成立，因为藩司很快就会折回杭州。

9月3日

昨天上午，我拜见了藩司。叛军确已撤离了广德州。他们似乎已分散成无数支小股部队。先前所推测的叛军对余杭的威胁已不复存在。这场叛乱如今已全然寿终正寝了，至少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团体而言是如此。我派人从上海搞来的“扎特尼”（Tsatlee）号汽轮能够一直逆流行驶到长超山，而且不必拆毁一座桥梁。显然，就我们这支部队的利益而言，湖州攻陷得太快了。

9月4日

藩司已关闭了湖州城水路的所有城门。地方名士和大小官员已陆续返回［以下缺字］。由于士兵太多，故而任何人都不敢冒险携带现金入城。

9月5日

藩司刚刚遣散了几乎所有在最近的一次战役中与清军并肩作战的昔日的叛军。他们领取了自己的饷银，然后就被抛向了街头。我们已为该省孵化了一块多么好的供罪犯滋生繁殖的土壤！迄今尚未谈及遣散我们这支部队的事宜。天气十分恶劣，但兵营中较

少闹病。

9月8日

我们接到了从杭州传来的坏消息。借德克碑先生动身前往法国之机，中方官员将我们这支部队削减了1000人。藩司一定对我有所抱怨，故而有意证实我并没有被授权指挥这支部队。尽管如此，我仍将指挥余下的部队。兵营中谣言四起。

9月9日

我拜访了藩司。他否认曾颁布过任何反对我的命令。部队将于后天开往杭州，并就地予以遣散。我希望遣散事宜能以一种更为体面的方式，在更为优惠的条件下进行，相对于倘若在湖州遣散所可能发生的情形而言。

湖州城迄今尚未重新有人聚居。另一方面，从叛军那里逃出来的成群的农夫不断地从我们的眼前经过。……

9月10日

晚上，我在藩司处就餐。此前他曾因未能将叛军围困在杭州而引起北京廷臣不悦，故而不知道朝廷是否会因攻陷湖州一事而晋升他。倘若他能被擢升，他表示将给我一些好处，包括向朝中大臣陈情，请其向皇上详述我们这支部队的战功。实德棱先生也参加了晚宴。他被当即告知，在返回杭州的途中，他归我指挥。

9月11日

部队分成两个纵队开拔。我们选定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太桐，但实德梭先生决定走另一条路线。

9月11日至22日

一路上未发生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情。我在太桐与分遣队相遇。这个村庄已完全被遗弃，仅有的几间开着门的房屋属于十分简陋的小吃店。

在德清，我睡在一个城门的门廊下。蚊虫肆虐，大雨滂沱。

13日，我行抵一个名叫大果树（音译，Ta Kwasu）的大镇。该镇的中心距杭州的城墙约2里格远，整个沿线如今——或更确切地说，以前就是如此——布满了房屋。

实德棱先生的分遣队于14日抵达。这位精明的军官并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来使他的手下避雨，只是在磨车（音译，Simm—che）强占了约40只舢板船，这才将他的分遣队送抵目的地。当然，他的士兵们一上岸，一群船夫就叫嚷着走来，向我抱怨个不停。

第二支分遣队也于14日抵达。相反，他们处理得十分妥当。我除了予以褒扬外无话可说。15日，道员胡光墉[1]——该省的巨富，颇受左宗棠总督的宠信——前来见我，宣布士兵们将被遣散，一部分在杭州，另一部分在宁波，视他们所属的地点而定。

17日，德克碑与军官们告别。我们向他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同一天，我遣散了430名士兵。他们似乎皆大欢喜地离去了。稍后我听说，许多士兵在离开部队时流了泪……*

19日，我们扛着我们的军旗来到杭州的主教座堂。德拉普拉斯（Louis Gabriel Delaplace）[2]先生一直走到门廊处来接受军旗。我简短地讲了几句。德拉普拉斯先生就此作答。他先举行了弥撒仪式，然后作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其中，他毫不隐讳地讲到我们这支部队为他的传教工作所作的诸多贡献，尤其是在上虞。当天，戈登先生前来看望我。他正在浙江旅行，并在沿途的每一个地点测绘该省的地图。同一天，我遣散了一些菲律宾籍士兵。他们在一间屋子里大声吵闹，试图强奸一些妇女。

---

① 胡光墉（1823—1885），字雪岩，安徽绩溪人。商人出身，初在杭州设银号，后为左宗棠的湘军办理后勤，以“熟谙洋务”著称，官至按察使衔福建补用道。

② 德拉普拉斯（1820—1884），法国遣使会教士，1843年来澳门，1846年赴河南传教，1852年任江西教区主教，两年后调至浙江。1863年清军攻宁波，他是协助镇压太平军最为卖力的外国人之一。1870年调往北京直至死去。

20 日，在我的住处举行晚宴。出席者有德拉普拉斯先生，数名传教士，戈登先生，以及与他同行的一名军官。上午，我曾将军官们引见给戈登先生。他于当天前往上海。

21 日，我率部向指派给我们的北门外的营地进发。我们行抵位于一个城门脚下的防洪大闸门。该闸门既高又陡，我们花了两天时间才得以通过。

9 月 23 日

我们在邻近杭州湾的一个十分美丽的高地上扎下了营。这个地带相当安全。天气十分怡人，但正逐渐变冷。

9 月 24 日

我将 450 名士兵派往宁波，他们将在那里被遣散。实德棱离去。

9 月 25 日

组建新营队。

9 月 26 日

来自［以下缺字］的道员死去。次日，全营官兵参加了他的葬礼。

9 月 27 日

我在一份英文报纸上获悉，麦当劳（MacDonald）先生与英国领事就在华修筑铁路一事举行了换文仪式。

9 月 29 日

将军旗授予新组建的营队。下午 4 时，举行了总视察仪式，鸣放了礼炮，发表了演讲。设大型晚宴招待各级军官。

10 月 2 日

到西湖远足。我们穿行于城南山脉中的通道，……美丽的宝塔的遗迹仍然依稀可见，但一切都尚未重建。

新的活力的唯一征兆在公墓中。这是由城里的名士们修建的，以掩埋那些死于叛军占领期间的人们的尸骨。他们说，这些尸骨

重达5万磅。安葬时，尸骨先被扔进斜形的墓坑，然后再在上面覆盖以酷似伊斯兰教清真寺小穹顶的小型建筑物。……

10月3日

拜访杭州城里的官员。督粮道和总署在藩司的的衙门里办公。督粮道身穿全套盛装接待了我，但在他准备装束的时候，我不得不呆在轿子里等了足足15分钟。我们的谈话没有任何结果，因为他显然害怕连累到自己。

随后，我又前往盐运使处。盐运使也身穿全套冠服接待了我。他十分健谈，并招待我少量饭菜。他以前曾在上海见过外国人。至少就我所见到的而言，其住宅布置得再简单不过了。接着，我又拜访了两名地方官以及织造使。这位可怜的织造使当天刚从北京赶到。尽管如此，他仍然身穿正式服装接待了我。整个旅程计花费了他一个多月的时间。

满州将军住在同一条街上。显然，他是个不带兵的武官，因为他的官邸十分破旧，他本人也并没有穿十分气派的制服。然而，他在交谈时态度非常友好。他是唯一一位没有身穿全套官服接待我的官员。

我差点忘记提到按察使。他的住宅称得上是最好的。从他的客厅可以眺望到一个点缀有假山和池塘的小花园。樟属树在空气中散发着幽香。大体说来，杭州城内到处弥漫的正是这种香味。按察使也身穿全套盛装。他身材高大，体格壮实，显得极富智慧，举止也十分直率。

昨晚，我们在仓库里举行了晚宴，数名传道士及道员胡光墉出席。

10月4日

拜访杭州知府。他也身穿全套官服接待了我。他的客厅面积很大，十分整洁，并可眺望到一个漂亮的庭院。离开其宅邸后，我又去拜会钱塘江的水师统领。和所有的武官一样，他或许在炮火

下十分英勇，但谈起话来却不免显得愚蠢和平泛。同一天，他过来回访，我只好耐着性子与他泡了两个小时，回答他有关欧洲的询问。

10月5日

陪同德拉普拉斯主教往访天主教公墓。我们从北门出城，沿着一条伸向西北方向的道路行进。这条路过去曾是条游人络绎不绝的交通要道，而如今仅偶而才能遇到另一位行人。被植被遮掩住的房屋的遗迹仍可辨识。此处映入人们眼帘的仅仅是植物，但在过去显然有为数极多的人曾经居住在这里。第一座公墓在城外3公里处，如今已和其它公墓一样成了一片荒野。主教徒然地在墓地中寻找以前所立的墓石，结果连一块也没有找到。

离城1里格处是昔日一个很大的村落的遗址。官员们将会徒劳无益，因为废墟的面积太大，以至于无法很快地修复。……

殡仪馆唯一幸存的东西是它当年所座落的那块高地，其底部有三个小墓穴，神父们就葬在里面。叛军对装有神父们尸骨的骨灰缸一直以礼相待，并未加以毁坏。其中的一个墓穴葬有10名神父，与之相邻的另一个墓穴葬有两个同胞弟兄。这些墓穴庄重地记载着教会在浙江传教的历史。打下传教基础的神父们是些非凡的耶稣会士，他们在现今王朝第一位皇帝在位期间所进行的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中的一位神父通过科举考试博取了功名，成为中国人中间的一名学者，身后留下了许多用中文撰写的不同寻常的著作。相传在他死后曾有奇迹发生。

神父们均在耄耋之年死去，这是杭州气候极好的一个例证。两个弟兄其中的一人是位出色的技工。记述这些著名死者各自生平的墓碑仅有两块保存下来，其余已荡然无存。凯旋门建筑仍然矗立在公墓的入口处，它是中国皇帝敬重这些来华教士的见证。公墓所在地原属于一名将军的土地，这位信奉基督教的满州将军后来将之作为礼物赠给了杭州的传教团。它所处的位置极佳，位于

一列高山的脚下，旁边有一条水源清澈的小溪。此地叫作孔井山(K'ung—Ching Shan)，因有一口闻名遐迩水质极佳的方形大井而得名。在正对公墓的道路的另一边，我们打算建造一个纪念碑，以纪念这支在浙江服役的部队中已经死去的军官。

我们用随身携带的食物与公墓的守墓人共进午餐。在基督教徒受到迫害，传教士们被迫离开该省的时候，这块墓地被划归一个基督徒家庭的名下。当传教士们重新获得对其财产的所有权时，这户人家又将墓地归还给了教会。

我们沿着山径向回走去。我们爬得越高，风景便变得越来越壮丽。穿过山径，我们可以眺望到在我们面前延伸的广袤的乡野。山顶上有一座小观景楼，可以远眺到宏伟的景观。脚下无垠的空间令人精神为之一振。隔着这么远的距离，废墟已无法辨识，映入眼帘的只是城墙、房屋、湖泊和更远处分作两条大河道的钱塘江等连贯的壮丽全景。惟有乡野的景色显得有些单调，所能见到的净是些灌木丛。

朝着西湖走下来时，我们与一群可怜兮兮的正从城里往回赶的妇女擦肩而过。城里的赈济署给了她们少量的粮食。为了得到这点粮食，她们每次不得不往返 30 余里。在山脚下延伸的小径将我们引到一个非常奇特的坟墓。……①

继续沿着湖泊跋涉，我们看见了一座坟墓，其入口处的雕像与先前那座坟墓十分相似。该墓建于明朝，以凭吊明朝兵部尚书于谦。我沿着前几天走过的那条路线返回了城里。

按察使、织造使、盐运使、督粮道和杭州知府全都前来回访。

我从将舰队司令的两门大炮运到上海的军官们那里获悉，由于商业萧条，数百名欧洲人呆在法国租界里，没有了工作或面包。

---

① 此段文字简述了秦桧构陷岳飞的历史以及岳飞墓的布局，兹从略。

10月7日

拜访传教团。

10月9日

上午举行了大型阅兵式。午饭后，我带着一名文秘一同察看堵塞河流并且阻碍船只通行的沙滩。我们牵着马匹登上了一只渡船，向河对岸驶去。沿途我一直在测量水深。河中央水很深，但邻近河岸约200米范围内的水域则不到2英尺深。平底并且两端很高的渡船仍免不了搁浅。杭州的上层人士请我看看可否对这些由沙土造成的堵塞作些补救。我的第一个念头便是在浅滩的外围扩建一道堤坝，这样就可以避免帆船搁浅。他们解释说困难并不在这里，而是不得不设法阻止沙滩的移动。一次潮水过后，在某个地点形成沙滩；下次退潮时，泥沙又淤积在别的地方。杭州湾水位的涨落明显地不同寻常，潮水有时候高达20英尺。……这是由扬子江的落潮而引起的，杭州湾的河口与扬子江的河口相连。我刚才已经提到，这些纷扰导致了河床的变更。此外，它还势必使河流逐日变窄。一里格半长的河滩在很高的潮水袭来时被淹没。在其它时候，其沙土呈白色，沙粒微细。河中央已形成了一些小岛。有谁知道河口最终是否不会被完全堵塞，就象北方黄河的入海口所发生的那样？

一条2英尺高的堤道始于河滩，末端直到一个名叫西兴（Hsi—hsing）的面积很大的集市。当附近的田野俱被潮水淹没时（现在这已很少发生），该堤道仍然高出水面。在这个国家，20英尺宽的很好的道路十分罕见。铁路线毋需耗资太多就能建成，而且十分适宜在这片绵延不绝的尚未开垦的土地上铺设。它将取代并且有利于减轻许多苦力或牛拉车的劳作——这是目前绍兴和杭州之间要道上的唯一运输手段。

从沿着这条重要的通道所看到的［以下缺字］的遗迹中，人们可以想象出它昔日的光景。一条堤岸由高墙防护起来的美丽的

河流发源于西兴。其中的一段堤岸伸展着一条漂亮的石子路，中国人在此处向游人展示着他们的纪念碑。在法国，这条路将被称作“寡妇路”，因为这些一长排一长排的牌坊是奉朝廷的旨意，为那些终其一生坚守贞操，以缅怀其所爱的亡夫的女子而建造的。人们一定可以设想，倘若牌坊是为此而立，那么，这种德行在寡妇中一定较为罕见。顶端雕有龙头的垂直碑石无疑意味着这些女子是具有美德的龙的化身。碑石由四到六根饰有雕刻的花冈岩圆柱支撑着的小巧雅致的顶状物遮蔽着。其中的一座牌坊是新建的，表面极富光泽。其余的牌坊则是普通的凯旋门式建筑。

对我而言，在远离城里的废墟和杭州平原的灌木丛后，沿着河道徒步旅行是一种真正的快乐。……

这条路通往萧山。在其中的一座山上，该城的城墙十分奇特地蜿蜒伸展着。而城市本身则较为谦恭，静静地躺在这些近来并未能很好地庇护其安宁的巍峨群山的脚下。这是一座曾经十分富庶并且充满生气的城市，如今已面目全非。四座奇特的楼塔——内有两座缀有小铃铛——耸立在叛军的来王所建宫殿的地点。地方官显然因叛军的过境而大受其益：他的衙门面积很大，金碧辉煌，当然不是地方官应有的规格。我前去见他。他身穿全套官服彬彬有礼地接待了我。

10 月 14 日

在一个赈济署里与道员和胡光墉共进晚餐。这是我在中国所曾吃过的最好的晚宴之一。令人沮丧的是，胡告诉了我一些坏消息。我将被迫回到宁波海关述职，这支部队也将被遣散。

晚饭后，我们一道去察看西兴的堤岸。河滩的水位比我上次巡视时略涨了一些。一辆由两头水牛牵引的牛车在离水边百余米处将我们接了上去。我所能看到的治理河沙的唯一补救措施是道扩建的堤坝。但他们告诉我，大潮袭来时十分迅疾有力，任何堤坝都无法阻挡住它们，而且，沿岸附近的泥沙会在潮水袭来时被

裹胁而走，使得堤岸附近的河床又重新变深。尽管如此，我仍然很难相信工程师会对此问题束手无策。

10月16日

拜访左宗棠总督。他身穿礼服接待了我，甚至走到里面门厅的入口处来迎接我。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为了催促我回宁波，他让我看一只由一个中国人自行建造的小汽船。该船的轮廓与宁波的船只相仿，一前一后共装载两人。总的来讲，它拥有了引擎发动机的所有细节，足以示范汽船究竟是如何运行的，但也仅此而已。前几天，总督曾在西湖对该船进行试航。他向我展示了用作设计的两件工具，说这是一名60岁的中国人制造的。我回答说："棒极了，这证明中国人非常聪颖。"

我向总督提出了两个要求，他均一一应允。第一个要求是，我将告假15天，以便到宁波税务司任上述职；其次，驻扎在宁波的库克[1]的部队在我们部队之前遣散。由于我们这支部队在接受遣散时有一定困难，我希望有关谈判能够一直拖延到11月，这样军官们便可以多拿一个月的饷银。他均表示同意。

10月17日

昨天，我送了一张名片给总督，告诉他我将动身赴宁波。他的侍从相告他想见我。于是，我便来到他的衙门。总督向我提议变更一下计划。他担心在我走后，部队将不再象到目前为止那样平安无事，故要我答应不离开部队。以下便是他提议的内容：11月1日，他将向我们和库克的部队同时发布总遣散令。这样，我就可以脱身，从而尽快地赶赴宁波。我就此作答，表示部队可以按照他的意愿随时予以遣散，但坚持我以前所提的请求，即库克

---

[1] 库克（J. E. Cooke，一译葛格），英国人，原为"常胜军"统领华尔的侍卫长，后任驻守宁波的中英混合军"常安军"及"定胜军"的统领。所部约一千人，因头裹绿巾，故又名"绿头勇"或"绿勇"。

的部队在我们之前遣散。他对此未置可否。[1]

总督还向我提及另一件事。三名欧洲人——两名英国人，一名法国人——因在叛军中服役而被俘，他要我将他们引渡到上海。我接受了这一任务。

我们营地所处的杭州近郊眼下正呈现出一个十分奇特的景观。浙省的部队已从各地陆续开回，在我们旁边扎下了兵营。山脉的顶峰先前在叛军占据时期已布满了堡垒，现在又覆盖着插有大小旗帜的清军营房。太阳继续照射着。这对我们而言是件好事，但对老百姓来说却正好相反，他们的稻田因为缺水已严重受损。

10月19日

率领全体官兵去迎接蒋益澧藩司——我们在湖州的总指挥官。全城所有的大小官员，除了总督、满州将军和织造使外，全都穿着华丽无比的服装，来到藩司将要抵达的上岸地点。我在这里见到了店铺里所无从寻觅的最为华丽和古怪的丝织品。约2000名士兵排成了长列，每隔10人便有一面旗帜，故而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画面。我们这支中法混合部队事先已作了一番修饰，自然不是这一生动的画面中最为逊色的部分。11时，伴随着滑膛枪的一阵齐射，这位大人到达了目的地。他身穿收复杭州后皇帝赐给他的黄马褂。

在向下级官员微笑致意后，藩司一一问候他的上级官员，并

---

① 在是年十月致总理衙门的一份公牍中，左宗棠称“日意格欣然乐从，已于九月十五日将此项勇丁全行撤遣”（《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七第10页）。学术界据此持常捷军遣散于1864年10月15日说。考诸日意格日记，此说实诬。在同年九月十九日（阳历10月19日）致宁绍台道史致谔的手札中，左氏亦云：“其花、绿头一项，自应及时遣散，昨已面谕日意格遵办。”足见前说系敷衍之词。左氏又云：“惟‘花头’与‘绿头’事均一律，而洋将洋兵彼此各不相下，若‘花头’先撤而‘绿头’从缓，未免藉为口实，想高明亦能见及。除另由公牍行知外，希即照办。至彼族利心颇重，可以将就者，随宜了之亦可耳”（《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第250—251页）。

同他们寒喧了片刻。武官们站在一个小官邸的外面，所有的文职官员则鱼贯而入。武官们和部队中的将领们一起站在门口。显而易见，中国仍未准备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军事大国。随后，藩司钻进了他的轿子，由铜锣、旌旗和两名马夫牵着他的马在前面开路。当走到我们部队面前时，他下了轿，向我和军官们一一致意。

各店铺均为藩司的仪仗队伍燃起了蜡烛。这是一种真正的凯旋，但这一仪式所欢迎的对象，即藩司本人，却是个粗俗奸诈之辈。中国在这一方面是个多么奇特的国家！藩司的父亲是个卑劣的坏家伙，并最终丢了脑袋。倘若不是四处蔓延的叛乱使他得以跻身于统治集团的最上层，那么，他将永远成为公众所歧视的对象。而左宗棠总督的父亲则是位贫困潦倒很不走运的绅士，他唯一遗赠给自己儿子的是充满理性的良好的教育。朝廷最近颁布的一道敕令赞誉左是中国最有才干的人。

我一回到兵营，就接到一份来自藩司的公文，它使我大为失望。藩司命令我率领部队即刻开往宁波，到达后立即予以解散。而就在几天前，他还说要等到 11 月 1 日才发布这道命令。我便去找他的侍从，表示我十分诧异，并告知按照总督与我们部队之间所达成的协议，军官们的饷银应发到下一个月，即 11 月 19 日。

重校《天兄圣旨》、《天父圣旨》（下）

王 庆 成 校订

天兄下凡圣旨卷之二[1]

庚戌年七月初五日

天兄劳心下凡，时在平山。

天兄因 韦正欲见

天王后宫，准其迎接来家暂住，爰谕 韦正曰："韦正，尔识得尔 星嫂么？" 韦正奏曰："识得，但未曾见面也。小弟想十六、七同妹夫到贵县去见

星兄、星嫂，迎接 星兄、星嫂到小弟家也。"

天兄曰："尔家有空房么？" 韦正奏曰："有。"

天兄曰："既然有，尔同妹夫打算也。"

庚戌年七月十六日

天兄劳心下凡，时在平山。

天兄于是晚思及迎接 天王、后宫，须要小心护卫，爰谕韦正曰："韦正，尔几人去接尔

星兄、星嫂也？" 韦正奏曰："小弟同妹夫与蒙得恩三人也。"

---

① 这是原刻本《天兄圣旨》卷二之首叶首行，衍"下凡"二字，书口仍作"天兄圣旨"不误。

天兄曰："放草，朕回天矣。"

庚戌年七月十八日

天兄劳心下凡，时在祝多堂[1]。

天兄谕

天王曰："秀全，尔还去珠堂[2] 么?"

天王奏曰："他们十分礼重，小弟永不敢回踪矣。"

庚戌年七月十九日

天兄劳心下凡，时在祝多堂。

天兄因珠堂人多为妖惑，欲

天王等起马仍回金田，爰降

圣旨谕

天王曰："秀全，尔几人斟酌，那样起程也?"

天王奏曰："小弟们与众小弟斟酌，明天起程，过贵平[3] 各坐轿不下。

天兄以为可否?"

天兄曰："要先使一人行先，预备船只，一到就开，则可也。但要预备来从何处、去到何处，方不怕临时被人盘驳也。"

天王奏曰："遵

天兄命。"

---

① 村名，在桂平县厚禄里，秦日纲之故乡。

② 此处及七月十九日，七月二十九日、八月二十日都有"珠堂"字样。除七月十九日一处外，其它"珠堂"都加有双竖地名号，则"珠堂"或应是一地名。吴良祚同志根据对避讳的研究，以为"珠吉双苦难儿"就是黄为政、吉能胜二人被拘在狱事，"珠堂"就是"黄堂"，也就是贵县赐谷村"王家"。"珠堂"事反映了王家与杨、萧争相拥戴洪秀全的情况。

③ 贵平，应是桂平。

天兄曰："秀全，踌躇打算得着，朕不下来矣。"

天兄曰："秀全，云山，韦正，各放草，朕回天矣。"

庚戌年七月二十一日

天兄劳心下凡，时在金田。

天兄欲

天王避吉，暂停谭宗曾家，爰降

圣旨谕

天王曰："秀全，当前在祝多堂，朕既说明矣，尔还记得朕话么？"

天王奏曰："那时小弟不听得十分明白。"

天兄曰："朕就是讲强盗拦阻这一事也。"

天王奏曰："若不是

天父

天兄看顾扶持，险些就难矣。"

天兄曰："秀全，韦正在南木[1]顾小不顾大。使一二人顾小就得，所为何事？理应打他三百。尔转谕他，第二回不好如此也。"

天王奏曰："遵

天兄命。"

天王曰："那时小弟见各人如此，小弟发性烈怒大骂。

天兄莫怪小弟也。"

天兄曰："不怪得尔发性也。"

天兄曰："秀全，今天使蒙得恩回洪化山，直路到胡以晃家，唤胡以晃到来也。又使一人到平在山，唤秀清到来也。"

天王奏曰："遵

① 南木，村名，在桂平思盘江侧。

天兄命。”

天王问曰：

“天兄，谭宗曾家停得么？”

天兄曰：“双木即在此，停三五天亦得也。”

天兄转谕谭宗曾曰：“谭小，尔星兄在尔家停得么？”宗曾奏曰：“停得。”

天兄曰：“秀全放草，朕回天矣。”

庚戌年七月二十二日

天兄劳心下凡，时在金田。

天兄因高州兄弟为外小串妖扰害，欲众等科炭往救，于焉降临。

天王问曰：

“天兄，今高州叶芸停同林大儒到来，说燕古村凌标锦在六月初六日既被外小邱贤参拿捉解送，并劫去家财尽空。七月初一日，又透串妖差捉欧品庄在邱贤参家。后吊兄弟抢回，殴伤妖差二三人。七月十三日，又捉白鸡村陈容一人。十四早，又捉西洞村李玉锦一人。在十三日，外小协同团练妖兵差等到燕古村，各处把围，约本月不日，定要交战一回。今二人到来，听

天父

天兄主断。”

天兄曰：“手指甲事都要朕

天兄分断么？四处靠尔，要尔灵变处治。设秀清、朝贵不在身边，尔又将何以分发兄弟也？”

天王奏曰：“小弟当前上高天时，

天父

天兄教了许多。今

天父

天兄下凡，又教了许多。至今还未曾十分灵变，算是无用。望天父

天兄加赐聪明智识胆略也。”

天兄曰：“话是无用，亦算有用。今高州些事，总是妖魔作怪，踊动外小来侵害。现忍耐先，让人三尺。万事天排定，谁人受磨受练（鍊），都是天排。谁人救得出，谁人就尚大天堂。嘱他们各不好怨。现回去科炭流连，救被捉数人莫致饥饿先。总要真草坚耐到底也。”

天兄曰：“秀全，尔将朕话转谕他们回去也。”

天王奏曰：“遵

天兄命。”

天兄曰：“放草，朕回天矣。”

庚戌年七月二十四日

天兄劳心下凡，时在金田。

天兄因胡以晃来迎

天王，爰降

圣旨谕胡以晃曰：“以晃，尔到来么？”以晃奏曰：“小弟到来迎接

星兄到小弟家也。”

天兄曰：“算尔有草，今晚就好起马也。”

天王对曰：“遵

天兄命。”

天兄曰：“灵变放草，朕回天矣。”

庚戌年七月二十六日

天兄劳心下凡，时在金田。

天兄因妖魔作怪，欲

天王起马避吉，爰谕

天王曰："秀全，今晚好起马矣。"

天王奏曰："遵

天兄命。"

天王问曰：

"天兄，今妖魔十分作怪，望

天父

天兄大作主张也。"

天兄曰："秀全，妖魔左来想弄尔江山，右来想败尔江山，若不是朕

天父

天兄下来大作主张，尔诚难矣。"

天王奏曰："小弟知得

天父

天兄劳心大恩典矣。"

天兄曰："秀全，即尔由贵县下一事，尔看几多人飞打飞跳，都被人拿去。这回若不是朕

天父

天兄差发几多天兵天将，一路护送扶持，有这等安福乎？"

天王奏曰："小弟深知得

天父

天兄看顾扶持之恩矣。"

天兄曰："秀全，朝贵到贵县二次，有何功？"

天王奏曰：

"天兄，这两回，小弟固托赖

天父

天兄救我，亦要妹夫行走。此便是妹夫莫大之功劳也。"

天王又问曰：

天兄，我妻姓赖，赖培英[1] 等又姓赖。小弟同他认亲，着么?"

天兄曰："本分。"时赖培英、赖育英、吉长妹亦在面前。

天兄转谕吉长妹曰："尔小弟吉能才讲好多过当话，同朕高天人打斗。叫他们打醒精辰[2] 也。"吉长妹奏曰："望

天兄施恩赦他罪也。"

天兄曰："秀全，那样人都有错，看大事小事也。"

天王奏曰："是也。"

天兄转谕赖培英曰："培英，尔呼秀全为何乎?"培英奏曰："是妹夫。"

天兄曰："认亲，就要认得真真来。尔赖家果一心扶尔妹夫，到金龙殿做王舅，尔知么?"培英奏曰："知得。望

天父

天兄照看。"世英亦到。

天兄曰："尔在朕面前讲过么?"世英奏曰："小弟既在

天父

天兄面前讲过矣。"

天兄曰："尔顾性命，要鍊得好好也。"世英奏曰："遵命。"

天兄曰："培英，尔赖家要鍊得好好，鍊成天堂子女样。中央牵连团团转，有几多人牵，有几多人连，又有几多人反。尔赖家总不好照人反草样也。反一个，完一个。他想威风，任他一面飞先，总走不得朕

天父

天兄手下过、米筛眼过、罗斗眼过也。"培英奏曰："知得。"

天兄曰："放草，放草，朕回天矣。"

---

① 庚申十年，赖培英以"平在山勋旧"升封义爵。

② "辰"，即"神"。

庚戌年七月二十九日

天兄劳心下凡，时在洪山。

天兄欲遣林大居住象州调取李妖，并欲　南王、韦正及众等
　　顶　天扶　主，于焉降临。

　天王问曰：

“天兄，众小弟斟酌，未知

天兄主张朝贵妹夫、韦正二人到白塘、八洞等处教导兄弟否也?”

天兄曰：“明晚朝贵、韦正二人到大居家，先差人去吊几个远方
　　兄弟到来。”

　天王同众等各不明其故。

　天王问曰：“求

天兄讲明。”

天兄曰：“尔现有两个军师在此，待朕回天后，尔问朝贵也。”

救世主天兄回天后，

　天王将

天兄说话问　西王。　西王曰：“此必定是说吊象州这个妖魔降
　　托李某也。”

　天王同众等各点头称是。下午，

救世主天兄下凡。

　天王问曰：

“天兄，当前所说吊几个远方兄弟到来，是说象州这个妖魔降
　　托李某否也?”

天兄曰：“是也。唤大居来。”林大居到前。

天兄曰：“尔识得某人识象州李某，就去吩咐他明天即往象州也。
　　尔吩咐他到去说：尔　二兄到洪化水，叫他到来相见也。”
　　大居奏曰：“遵

命。”

天兄转又谕曰："不可说尔　二兄到洪化水，且说
天父
天兄极欢喜，说有帮手，叫他到来相见也。"大居奏曰："遵
命。"
天兄转谕　南王曰："云山，尔要放醒来，周时肚内打稿，真草
扶尔
二兄也。"南王奏曰："遵
天兄命。"
天兄又转谕　南王、韦正曰："云山，韦正，肚内灵变，扶尔　二
兄，不是小事，天下万郭这样大事也。象州这事，现
今最紧。尔两人计不及他。八洞、白塘，可宽可紧。尔两人
自今踌躇。难道手指甲些事都要朕下来吩咐么？"　南
王、韦正奏曰："小弟自今晓得矣。"
天兄转谕韦正曰："韦正，尔同朝贵照旧路回，切不可到罗得吉
能才家也。"韦正奏曰："遵
命。"
天兄转谕赖培英曰："培英，尔足踏在那边去矣。他想落地狱。
不讲他是尔舅爷，就是尔爷子，亦不可跟他去也。"培英
奏曰："小弟知罪矣。望
天兄赦小弟。"
天兄曰："秀全，当前朕话谁人想出？"
天王奏曰："是朝贵妹夫想出也。"
天兄曰："是他想出，他都做得事。"
天王奏曰："天下万郭都靠秀清、朝贵二人，岂有不做得事！"
天兄曰："他二人又不识得多字墨，云山、韦正方扶得尔也。况
天下万郭又有几多帮手，又有珠堂扶得尔也。"
天王奏曰："这边帮手不是十分帮手，秀清、朝贵乃真十分帮
手。至珠堂，有好多人未醒，何能帮得手也！"

天兄叹曰："秀全，朕

天父

天兄若不是差秀清、朝贵二人下来扶尔，尔实难矣。"

天王奏曰："小弟知得

天父

天兄看顾扶持之恩矣。"

天兄曰："秀全，尔在此处静些，放草，不妨。"

天王奏曰："遵

天兄命。"

天兄转谕胡以晃曰："胡以晃，尔　二兄在尔家，放草灵变也。"

以晃奏曰："遵

命。"

天兄曰："秀全，朝贵有大过么?"

天王奏曰："无也。秀清、朝贵，

天父

天兄降在他二人身，他二人分外晓得道理。朕从前曾对兄弟说曰：他人是学成、鍊成，秀清、朝贵是天生自然也。"

天兄曰："朕怕他有大条大胆，或行到路中辛苦，对尔面前称功道劳，就要打一百也。"

天王奏曰："朝贵妹夫，瞒不得

天兄，确是好人。

天父亦曾称赞他曰：秀全，尔看尔妹夫这个样子，都知得他是好也。"

天兄曰："为人总不好太过。众小弟放草、宽草，朕回天矣。"

庚戌年八月初一日

天兄劳心下凡，时在洪山。

天兄因妖作怪，欲遣　西王战妖，爰降

圣旨谕

天王曰："秀全，朝贵去得兄弟家完要么?"

天王奏曰："朝贵妹夫现有疮毒，他为

天父

天兄事，不辞劳苦也。"

天兄曰："秀全，妖魔又作怪，要差秀清、朝贵二人战妖也。"

天王奏曰："一听

天兄主张也。"

天兄曰："放草，朕回天矣。"有顷，

救世主天兄差　西王战妖。　西王大骂妖魔曰："尔是乜人，称相扶得太平？我乃不得食，尔想来董散，弄我江山。红须尔识么?"大喊："拿出午朝门外斩首，先斩后奏，明朝五更同秀清哥、韦正哥到金龙殿奏本焉。"西王又吩咐　东王曰："四哥，尔回去先。小弟现停几日，制服这处妖魔先，然后归也。"下午，

救世主天兄晓谕众等，言语多未听明白。韦正说曰："天兄，是言众小弟一草对

二兄否也?"

天兄曰："是也。还有一半。"韦正奏曰："是说众小弟要识得秀清兄、朝贵妹夫二人否也?"

天兄曰："这是松事。"

天兄转谕胡以晃，言语多未听得明白。又转谕　南王，言语亦多未听得明白。

天兄曰："放草，放草，朕回天矣。"

庚戌年八月初五日

天兄劳心下凡，时在洪山。

天兄降旨与

天王，并欲韦正教导兄弟，于初更时降临。韦正及众等遵安后，

天兄命韦正取纸笔来，写几字与

天王。

天兄谕曰："星、云二弟，胡金沈放容吉也。"唱谕后，又后这团方有人不守天条，该杖几百。又谕韦正，时见兄弟，要同他在

天父

天兄面前讲过句，使他同一条心肠，鍊正到底。

庚戌年八月初六日

天兄劳心下凡，时在洪山。

天兄因有奸徒，罪在犯条，不容宽宥，爰降临。将头晚说团方那不守天条之人怒骂，一笔勾消。犯小者，则可重责宥恕；犯这失了天伦，他脚底生坭，无可恕也。后嘱各小弟鍊正、鍊好，谨口为先，失去难收也。这不守 天条者，勾去[1] 三人矣。枉他前修，不算了，这个难容矣。

庚戌年八月初七日

天兄劳心下凡，时在洪山。

天兄欲拿李妖亲讯，断服其不准再行乱讲，爰降临。先差天兵天将擒住李来得妖，降在床。

天兄命韦正取云中雪来拿他，妖魔伏在

天兄面前。

天兄大发天威，令众小弟擒这妖魔伏地，奉 天诏命，放势打。

天兄严令大责一番，断服妖魔，不准他讲。午后，

---

① 一笔勾消、勾去，均意为处死。

天兄回天。是日，

救世主天兄又下凡，大发威怒，连发威令，重打妖三次。头一次，妖自说曰：

“天父差小弟来跟哥子。”

天兄曰：“不要尔。打、打。”后妖以手抚床。

天兄又大喝曰：“打、打。”打毕，

天兄曰：“尔识得

天父么?”妖对曰：“识得。”

天兄曰：“尔识得

天兄么?”妖奏曰：“识得。众兄弟小弟都识得。”

天兄大发威恕［怒］曰：“星兄不识得么?”遂发令拿去过云中雪。韦正等奉令拿去。将到冲，妖痛哭哀求。

天兄乃发令带回，仍喝问曰：“尔识得星兄么?”妖奏曰：“今识得矣。”

天兄曰：“自今不准尔讲。”妖奏曰：“今不敢讲矣。”

天兄一一断服这妖，乃回天焉。是晚，

救世主天兄又下凡，仍重责妖降李来得一百，严断他曰：“自今不准尔再讲。若敢仍讲，定过云中雪也。”李来得奏曰：“自今不敢讲矣。”

天兄转谕众等曰：“这团方有人变生妖魔该砍，尔各人打醒精辰也。”众奏曰：“遵

天兄命。”

天兄曰：“放草，朕回天矣。”

庚戌年八月初八日

天兄劳心下凡，时在洪山。

天兄因

天王在胡以晃家避吉，要晓谕以晃并调象州李妖及众小再讯，

冀其改过自新，爰降

圣旨谕胡以晃曰："胡以晃，尔星兄在尔家避吉，尔回去转说他不可大声，不可外完要，又不可令兄弟入见也。"以晃奏曰："遵

命。"是夜二更时，

救世主天兄又下凡。先吊象州众小 到前，怒骂那些人都不是重

老也。象州众小求

天兄开恩看顾。

天兄骂曰："尔们若晓得先来遵命，今日还有这烦难日子乎？"张凡宗又求：

"天兄赦罪，大作主张。不然，小弟实难矣。"

天兄曰："有甚么主张？朕不知道。张凡宗，尔吩咐他们回去就是了。"又吊李来得到前。

天兄一一断服，骂他："打醒精辰，尔回去再乱讲，断不容情，云中雪飞。"来得伏地说："不敢了。小弟认服

天父

天兄，求

天兄看顾。"

天兄问韦正："几时回去？"韦正奏曰："遵

天兄命。妹夫脚疮还有些痛。"

天兄曰："尔妹夫脚好，就好起程。宽草，朕回天矣。"

庚戌年八月初九日

天兄劳心下凡，时在洪山。

天兄因范世光辩言乱真，欲严行戒责，爰降临。骂范世光口多，即命传范世光到前。范世光无礼，又出言不顺。

天兄发怒，重责一百七十板。初更时，又吊范世光到前。

天兄问他："尔周时有咁多话讲，尔在朕面前讲这天文地理朕听。"此时，范世光无言可对。

天兄喝世光快讲来。世光又出言不顺。

天兄大怒，发令重责一百，骂他以后不得多言。

庚戌年八月初十日

天兄劳心下凡，时在洪山。

天兄欲韦正与 西王起程回平山，又因林大立治家不严，欲亲行掌责，爰谕韦正曰："韦正，尔同妹夫是晚好起程也。"韦正奏曰："遵

天兄命。"又谕胡以晃曰："以晃，尔回去转述

天兄谕云：星、山二弟，宽容放草。"又谕以晃："尔回去，内房不准人进也。"以晃奏曰："遵

命。"

天兄曰："韦正、以晃放草，朕回天矣。"晡时，

救世主天兄又下凡，责骂林大立曰："林小，日头过光，月亮过光？"林大立奏曰："日头过光。"

天兄曰："天过阔，地过阔？"林大立奏曰："天过阔。"

天兄曰："父过大，子过大？"林大立奏曰："父过大。"

天兄曰："兄过高，弟过高？"林大立奏曰："兄过高。"

天兄曰："林小，尔娶〔妻〕子是尔银要来，还是他银娶来？"林大立奏曰："是小弟银娶来。"

天兄曰："缘何尔不管尔妻子？尔想登天，还想落地？"林大立奏曰："想登天。"

天兄曰："尔想登天？恐尔脚底有坭矣。尔既想登天，要打五百。"林大立遵

命伏凳。韦正同以晃更番打五百。

天兄乃准赦他罪，不算他妻子也。

庚戌年八月十三日

天兄劳心下凡，时在平山。闻白沙[1] 林凤祥家被妖扰害，爰降临。先吊林大儒、张维坤问曰："为何事来？"二人奏曰："为白沙林凤祥被外贼侵害之事来。"

天兄又问："在此床内坐是谁人？"众小奏曰："是何以桂。"

天兄即问何以桂曰："为何事来？几多人来？"众小奏曰："为白沙事来。同罗能安来。到罗鹿洞，又同符仁炳一应三人来遵

天父

天兄令。"

天兄问罗能安白沙之事如何来历。众小奏曰："其时，因李得胜寄有耕牛在林凤祥家牧草。时岭尾[2] 村外贼要勒索李得胜之银钱，李得胜不允。贼即有二人往林凤祥处牵伊之牛。林凤祥即夺回牛只，并无打伤其贼。不料贼次日即有四五十人到林凤祥屋面前，声称叫打。小八人在台食饭，瞥见贼用大炮打来。小五人执军器跳出赶逐。贼既散，小获得籐牌二面、红粉一箱、大炮五把。至二场，贼又起有二百余人来交战。小五十八人与他对敌。此场贼又散，随各纷走无踪。小获得籐牌三面、红粉一箱，独炭炮二把、猫尾炮一把。至今小起有一百八十余兄弟，在白沙处。"

天兄问罗能安，如何得咁多粮草食？小奏曰："李得胜之吴表亲出粮谷二千石。"

天兄问罗能安，谁人章程吊马？小奏曰："是秦日纲章程。"

---

① 白沙墟，在桂平县西七十里。

② 岭尾墟，在桂平县西八十里。

天兄一一问明，即吩咐罗能安回去，暂班师，留十余人在此就得。

天兄又吩咐曰："回去，放草，万事有朕

高老

高兄差使天兵天将扶持。今小十人能打破贼一千，外贼如果再来者，然后吊马与他交战不迟。"

天兄又吩咐："回去各要灵通，切不可作过当事。好了，朕回天矣。"

庚戌年八月十九日

天兄劳心下凡，时在平山。

天兄因有象州人前来听令，欲教导他一番，爰降

圣旨谕韦正曰："妹夫家有何人在此？"韦正奏曰："有象州人在此。"

天兄曰："他来何事？"韦正奏曰："他被外人侵害，来听

天兄吩咐。"

天兄曰："吊他来。"象州何连川到前。

天兄问曰："尔来何事？"连川奏曰："来听

天父

天兄令。"

天兄问何连川曰："这仝讲话是谁人？"连川奏曰："不知。"

天兄就发令喝打，命韦正用板打一百。

天兄曰："高人尔都未认得。尔讲敬天，尔胆包天。尔去听张加胜、傅学贤[1]，他二人有主张打救尔就是了。"后又吊杨六到前。

---

[1] 傅学贤后任东殿尚书，在杨秀清府理事。天京内讧，于战乱中被杀。庚申十年以"有殉难之忠"，追封为"天朝九门御林开朝王宗杏天义"。

天兄命杨六念天条。念到第八天条，

天兄曰："尔们识得天条，明知故犯。"喝令用大板打一百。打后，

天兄大骂一番："尔去听张加胜、傅学贤，他有主张去救得尔就是也。"

庚戌年八月二十日

天兄劳心下凡，时在平山。

天兄欲韦正等宽草，不准　东王往金田安福，并恐贵县兄弟为珠堂人诱惑，爰降临，问韦正、培英、维昆曰："尔来何事？"韦正与赖培英、张维昆奏曰："奉

星兄令，来求

天兄开恩看顾。秀清兄今年身体十分苦楚，

星兄着小弟来求

天兄，准　清兄去同

星兄安福。"

天兄曰："不去得。"韦正又求

天兄差清兄去金田安福，又求入蓝厂安福。

天兄曰："总不去得。尔们各小弟放草，有朕

高老

高兄看顾，总不妨。"韦正求

天兄说，他们各造罪各担当，开恩与清兄安福。

天兄曰："人人要面，木木要皮。还有好多说话未讲在。漫［慢］来先。尔清兄不妨，有　高看顾，开恩是定矣。迟早也。"韦正又求

天兄化醒清兄，心内灵通，使他能知识，闻小弟们说话也。

天兄曰："容易，自然灵通也。"又命韦正具本与

天王，话

天兄说这事不妨，将

天兄说话奏知尔　星兄，宽草宽草宽草，不用罣虑。尔清兄有天父

天兄，不妨。凡有各处事情，不用挂草。有

天兄作主，一面放草也。又谕赖培英、张维昆曰："贵地[1]有三位兄弟在此，尔同他到尔那些各处完开下。"培英、维昆对曰："遵

命。"

天兄曰："尔清兄事情，尔们各小弟宽草、放草是也。朕回天矣。"

庚戌年八月二十二日

天兄劳心下凡，时在平山。

天兄欲韦正扶实

天王，和顺兄弟，爰降

圣旨谕韦正曰："韦正，千祈要扶实尔　三星兄江山。朕今在高天，要理天下万郭事。这今各处团方也，有事情，尔要时时灵变，肚里要翻翻转。每事总要遵条命做事，切不可过当人家。每事理道总要高张过人。自然　高天有天眼看顾得到，总不妨。

高做事，高担当。尔要和顺兄弟，倘有不遵条命者，他不能飞走得朕　高人手脚下过。朕这今倘或三两月下一回也不定。有事尔同尔妹夫商量理酌，切不好畀人看小尔　三星兄江山。朕所吩咐说话，尔切要记紧。有朕在　高天看顾，总不妨。"韦正奏曰："遵

天兄命。"

天兄曰："宽草、放草，朕回天矣。"

---

[1] "贵地"似应作"贵县"。

庚戌年九月初十日

天兄于是夜三更劳心下凡，时在洪山。有妖作怪，

天兄欲韦正等关顾

天王，要灵变谨言，勿中妖计，爰降

圣旨谕韦正曰："八面烧起，起不复息。要打叠。"韦正奏曰："遵

命。"又谕李世光[1]曰："世光，尔　星兄在内处，各要小心关顾，不好乱讲，心内要灵变。自今以后，除清、正、贵到，或他着人带信到之外，不论远近兄弟，不好畀知，不准进内房。尔知得尔　星嫂住止，不好讲一个人知。草内要灵变，顾尔性命，遵我

天兄令。高州事情，现目妖魔作怪，架住一条桥，倘有人踏过，就中他奸计。叫兄弟不好散开，先看他如何。"李世光奏曰："遵

命。"

天兄又谕曰："世光，尔对尔　星兄讲，叫他目下量度放宽些。倘各有差错些，不好怪执他，后来自有高低也。"李世光奏曰："遵

命。"

天兄曰："宽草、放草，朕回天矣。"

庚戌年九月十五日

天兄劳心下凡，时在洪山。

天兄欲令刘子机转嘱兄弟等放胆诛妖，爰降

---

① 李世光，建国后任侍卫，至永安州病故。庚申十年以金田起义前的功绩，被追封为天朝九门御林匀天义，并以其子袭爵。

圣诏谕刘子机曰："子机，尔吩咐百人千人万人共条心，总不妨。朕自有铺派也。"子机又问曰：

"天兄，还要吊远方兄弟否？"

天兄曰："现吊近处预防，不用远吊。若果外小来侵害尔，千祈转嘱各兄弟，不可临阵退缩，不妨同他厮杀也。"刘子机奏曰："遵

命。"

天兄曰："宽草、宽草，朕回天矣。"

庚戌年九月二十五日

天兄劳心下凡，时在洪山。

天兄欲令赖金英转嘱

天王等作事慎密，有　天作主，爰降

圣旨谕赖金英曰："金英，尔说　星兄　山兄放草，万事有

天父主张

天兄担当也。尔说　星兄，千祈秘密，不可出名先，现不可扯旗，恐好多兄弟不得团圆矣。近处团方，现匝住马。密谕远方兄弟，预备多买红粉。声信一到，就好团圆也。"金英奏曰："遵

命。"

天兄曰："宽草、放草，朕回天矣。"

庚戌年十一月初旬

天兄劳心下凡，时在金田。

天兄因

天父命兄弟食粥，以试其心，不料有随大头妖[1]反草者，爰降临。

---

① 即大头羊张钊。

命众小到前，谕曰："今日之事，当思
天父圣旨有所谓不好怨、不好怨者。众小各宜真草、坚心、耐心。
今日做事，有朕
天父主张，朕
天兄担当。尔有欲与大头妖同群者，即是入鬼路也。尔众小知
得朕
天父
天兄有无所不能之权能么？"时韦正与众小跪聆
天兄圣旨，乃即率众小，跪求
天兄赦众小初犯之罪，化醒众小嫩心肠，兹今不敢前去，求
天兄开恩教导。
天兄又曰："尔众小既知有错，自今以后，总要遵尔
主天王暨尔　东王命令，即是遵
天父命令也。"韦正率众小跪奏曰："遵
天兄圣旨。"
天兄又发
圣旨曰："尔众小果能修好鍊正，食粥由天，不食粥亦由天。顺
天者必昌。时时以大头妖为戒，
天父定有大大荣光畀尔等也。"斯时
天兄诏毕，即回天矣。

辛开元年正月二十七日

天兄劳心下凡，时在武宣三里[1]。
天兄恐各娘娘有怠慢
天王之处，爰降
圣旨问韦正曰："韦正，各小婶有嫌朕胞弟么？"韦正奏曰：

① 据史事及《天父诗》考订，"武宣三里"系"石头脚"之误。

"无也。"

天兄又问韦正曰："各小婶有怠慢朕胞弟么？"韦正奏曰："无也。"

天兄曰："自今以后，各小婶有半点嫌朕胞弟，云中雪飞；有半点怠慢朕胞弟，云中雪飞。不拘那一个，凡有半点嫌朕胞弟及有半点怠慢朕胞弟者，尔一面奏明，不可隐也。"

韦正奏曰："遵

天兄命。"时

天兄欲　韦正扶紧

天王，又降

圣旨吩咐　韦正曰："韦正，尔要灵变斟酌。"韦正奏曰："遵天兄圣旨。"

辛开元年二月二十八日

天兄劳心下凡，时在三里。

天兄欲　南王及众官教导众小有不遵令者。后又下凡数次，欲化醒众小心，使各知

高天做事，但不好犯条，犯条者不留也。爰降临，吩咐　南王暨天官正丞相曰："云山，日纲，众小宽草、放草。今日做事，有

高老

高兄担戴。现今各小多有不遵草者，要教导他，要责罚他。尔转说尔　哥子宽草、放草，万样有

高老

高兄担当也。"

天兄又谕："各小放草理事，顶起

天父

天兄江山，尔

星兄江山，朕回天矣。"其时，

天兄复下凡谕曰："先将灯熄照　西王面，化　西王心。次将灯熄照　南王、日纲、玉书[1]同众小面，化　南王、日纲、玉书众小心。各各宽草、放草，尽草理　天事，不可顶颈。今日是　天做事，不是人做的。是人做就难了。

天父

天兄在高天自然照得到，做出多多恁据。不用忧，不用慌。从前朕

天兄一人都着顶，看尔凡间人多被妖魔迷害，救得一只，就得一只。何况今日有咁多众小，怕甚么？如有反草者，总走不得

天父

天兄手段过。爱尔生就生，爱尔死就死，不得走三日过也。各小各要认真一条路，鍊得好好，自然有享福之日也。各宽草，朕回天矣。"是日，

天兄复又下凡，谕曰："将　南王暨秦日纲、陈玉书、李世光、侯玲伯[2]秦日庆[3]、周锡宁、吉庆芸、罗郭麟、鍊得魁、鍊得祥、鍊得明、鍊得茂、陈名立、陈成立、陈水金、蒋大宾、朱传贤、朱石宝、黄榜超[4]、吴定规、陈成瑚[5]、林如珍各各灵动超升　天堂。"超毕，吩咐："各小放草，朕

---

① 玉书，据下文，即陈玉书，太平军初起时是仅次于秦日纲的重要领导人，但其后事迹不显。顾深《虎穴生还记》记辛酉十一年守浙江平湖者为"麻天安陈玉书"，"箍桶出身，不识字"，未知是否同一人。

② 建天京后封殿前丞相，总理鱼塘菜园地，辛酉十一年正月为"天朝九门御林殿前右八守朝门"。

③ 辛酉十一年正月为"天朝九门御林识天福"。

④ 建天京后曾任殿前检点水二总制，庚申十年九月封"天朝九门御林开朝王宗承天福"。

⑤ 建天京后曾任东殿五十四承宣，踞守芜湖。庚申十年封"天朝九门御林凝天安"。

回天矣。”当午，

天兄又下凡，吊前、左两军长，并后、右副军长，前、左先锋一齐到来，嘱咐曰：“各各要教导兄弟，各各要遵令。杀妖之时，要一齐向前，切不可三两个向前。若不遵军长、百长、营长令，便是不遵

天父

天兄

星兄令。营中有一不鍊好、不遵　天条者，军长、百长、营长也不便。”

天兄又叫食洋烟犯　天条李庚祥到来。

天兄问曰：“尔食洋烟食得饱么？”骂他一番，重打一千。打毕，又叫庚祥到来。庚祥不会讲话，叫声兄弟开恩。

天兄大怒，又将庚祥复打。又叫他来，又责骂一番。骂：“飞亦飞不去，走亦走不去，叫煲糯米饭畀他食，食完来过云中雪也。”众小奏曰：“遵

命。”

天兄叫其百长韦志显到来，骂他一番，重责一百。打毕，

天兄谕韦志显曰：“韦小弟，尔要打醒精辰。后尔营中有犯天条者，尔亦难矣。”后又吩咐各军：“自后有忤逆不遵令者，先斩后奏。多三几个不为多，少三几个不为少。天下万郭几多兄弟，留他都是害人的。候下先。朕回天矣。”

天兄复下凡，叫前军先锋长张玱进到前。

天兄问玱进曰：“玱进，尔带有几多兵将？”玱进奏曰：“有五百名。”

天兄又问玱进曰：“那人封尔作先锋长？”玱进奏曰：“天兄封小子的。”

天兄曰：“玱进，尔有咁大胆，敢做先锋长？”玱进奏曰：“有

天父

天兄看顾，怕甚么!”

天兄又吩咐玲进：“至杀妖时，切不可三两个先去，要一齐放胆向前，不可临阵退缩。

天父

天兄在高天差发天兵天将扶持尔等，众小弟切莫慌。尔今现带五百名兵将，时时要教导他，不可畀他放肆，不可畀他犯天条，各各要遵令听紧。尔前军、左军有些犯天条，后军、右军多有犯天条。各各要鍊好，各各要和傩。大有不着，小做着些；小有不着，大做着些。切不可见执，后来自有好日也。众小等各宽草、放草，理天事，有

天父

天兄，总不妨也。朕回天矣。”

辛开元年三月十八日

天兄劳心下凡，时在三里。

天兄因陈来犯条瞒天，当严治其罪，爰于未时降临。先叫南王吊陈来来。 南王奏曰：“遵

命。”即着人吊陈来。陈来未到，南王问

天兄曰：“现今四处妖魔欲来侵害，求

天兄作主。”

天兄曰：“无妨。”陈来到前。

天兄先问 南王、秦日纲、陈玉书、周锡宁等曰：“上有青天，下有地，尔们讲系甚么?” 南王奏曰：“天上系

天父

天兄，地下系 三星兄。”

天兄问陈来曰：“上有青天，下有地，尔讲系甚么？尔可速解明出来。”陈来奏曰：“小弟不晓得，求

天兄教导。”

天兄又问曰："陈来，尔读得诗书多，明白过朝贵。朝贵都识得解，尔到不识得解。看尔几十岁，都不识得几句说话。尔之过处，尔自己讲出来就罢了；倘要朝贵口讲出来，尔就有一身死罪，就有一千板起脚也。"陈来默而不言。

天兄又骂曰："现有

天父

天兄在高天，尔瞒得兄弟，瞒不得

天父

天兄也。尔飞亦飞不去，走亦走不去。尔众小弟宽草，朕回天矣。"

天兄又下凡，复吊陈来到前，谕曰："陈来，尔自己急急讲出来也。"陈来奏曰："小弟无甚么过失。惟系罗大纲去接兄弟，托小弟看顾他妻室，恐有不到也。但亦可以对得

天父

天兄，对得兄弟过也。一家大小都到来了，尚敢犯甚么大天条？"

天兄又问曰："陈来，尔有无过犯，尔自己不知么？"陈来不应。

天兄大怒曰："陈来，朕叫错尔来了么？"

天兄即吩咐　南王，命众小等拿板子来打　西王一千，叫陈来出去也。

天兄即而又骂陈来曰："尔有钱即买些食。尔走得手段过，朕就算尔飞。"

天兄又吩咐众小曰："众小弟，放草、宽草，朕回天矣。"

天兄又下凡，叫　南王、日纲、玉书等拿板子来打朝贵妹夫，十板都好。　南王、日纲与众小求

天兄曰：

"天兄要打朝贵妹夫，情愿打我们众小弟就是了。"

天兄不准，谓　南王曰："一人造事一人当。尔都无罪，打尔等，尔等岂不检得痛！"

天兄即叫天兵天将翻转朝贵妹夫身要打。若不打，朝贵睡到明天都不能起身矣，尔众小弟逆令，亦不用打江山矣。 南王与众小弟尽跪悲泪，哀求

天兄。

天兄都不准。众小弟无可如何，即将陈来推出大堂，乱打数百。打毕时，陈来之子陈得桂[1] 劝他直认。又到前代他求

天兄开恩。

天兄又吊陈来到前。陈来跪求。

天兄骂曰："尔都无罪，尔何必跪？尔众小弟何必打他？"时陈来见隐讳不得，不得不直认曰："昨日罗大纲之妻升天，小弟私自检起他金戒指一只、银牙签一副。自知有罪矣。"

天兄骂曰："尔起初何不直认？今认迟矣！尔眼睛大，只看人不起眼。当日罗大纲是何人叫他去的？尔咁大胆，尔敢看小他。尔看小他，是看小何人也？尔把

天父

天兄降托秀清、朝贵是假的么？"陈来奏曰："不是假也。"

天兄又骂曰："既然不假，何以秀清、朝贵几个人讲话都不准，尔陈来讲话正准么？既然尔正讲得话，尔正做得事，则秀清、朝贵、云山、韦正、达开、日纲并玉书一概都搬出小营，担谷挑水，待陈来搬行李入来理事，自己顶起江山。若不顶得起，尔莫怪朕诛灭尔也。"骂毕，叫他出。即吩咐众小弟曰："尔众小弟宽草、放草，万事有我

天父

天兄担当也。众小弟各各要修好鍊正就是矣。朕回天矣。"

天兄又下凡，又吊陈来到前。问曰："陈来，尔想如何？"陈来奏曰："小弟一身死罪。求

---

[1] 清人记载太平天国前期"贼伙"名单中有陈得桂，注称"杨逆舅子"。

天兄开恩，下次不敢再犯矣。”

天兄责曰：“尔想开恩，就拿云中雪来，同尔开恩来。”

天兄吩咐　南王，叫人煲糯米饭畀陈来食，食饱好落地狱也。

南王奏曰：“遵

命。”

天兄又谓　南王曰：“陈来杀否？”南王奏曰：“未曾有糯米饭，尚听

天兄主断也。”

天兄即时吊陈来到前，陈来俯伏求赦。

天兄曰：“尔要赦尔都得。现今朝贵有件龙袍，畀尔穿起来。尔可顶得

天父

天兄

星兄江山起，就赦尔；尔若顶不起，尔就莫怪也。”陈来奏曰：“天兄海底量。求

天兄赦罪，下次不敢犯矣。”

天兄骂曰：“天下万郭几多兄弟，多尔一个不为多，少尔一个不为少也。留尔在朝中，亦是作怪的。尔起初系自认出来，愿打一百、几十板，犹可赦。今要朕讲出来，尔正认，认都迟矣。”时陈得桂复到

天兄面前，代其父陈来求赦。

天兄慰得桂曰：“尔父亲落了地嶽［狱］，朕

高兄在高天，自然能携带得尔，尔莫慌也。”得桂悲泪苦求：“天兄赦小弟父亲之罪。”

天兄曰：“尔既不舍得尔父亲，尔就同尔父亲出大门口讲，凄凉一晚，明天好分离也。”言毕，吩咐：“众小弟宽草、放草，朕回天矣。”

天兄又下凡，先将灯熄照　西王面，化他心肠。后叫　南王、秦

日纲着人吊各军军长、百长、营长各带齐各营内兵将到来。陆续超升众小弟灵㓜登　天堂，即陆续教导众小弟："要守　天条，要遵命令，要和傩兄弟。大有不着，小做着些；小有不着，大做着些。切不可因一句话，就记尚书，执仇为恨也。要修好炼正，不得入村搜人家物。打仗不得临阵退缩。有银钱须要看得破，不可分尔我。更要同心合力，同打江山，认实　天堂路来跪［跑］。目下苦楚些，后来自有高封也。自教导之后，尔各人尚有犯　天条者，尚有不遵令者，尚有忤逆顶颈者，尚有临阵退缩者，尔莫怪朕

高兄发令诛尔也。"超升教导未毕，

天兄忽然叫　南王曰："拏云中雪来。"　南王递云中雪。

天兄大战妖魔。

天兄曰："左来左顶，右来右顶，随便来随便顶。"又曰："任尔妖魔一面飞，总不能走得朕天罗地网过也。"又曰："红眼睛，尔好汉就尚来！朕看尔尚变甚么怪！"战毕，

天兄又谓　南王日［曰］："尔明天回奏尔　主，天下已太平，阎罗妖已打落十八重地嶽［狱］，不能做怪矣！秀清、朝贵不要怕苦，好人多磨制也。尔众小弟回营先，明天继来听过。朝贵苦矣，朕回天矣。"

辛开元年三月十九日

天兄劳心下凡，时在三里。

天兄因各营兄弟未能一心，宜加之以恩，驭之以法，于是降临。叫传各营兄弟到前，逐营超升，逐营教导。一营到一营，每营教导，俱同一体。惟传到前军管下营长赖西成到前，因他应对不来，

天兄发令："杖一百，革去营长。"一直超升、教导至夜而后止。

天兄嘱咐各小弟："回衙食夜饭先，朕回天矣。"

辛开元年三月二十日早饭后

天兄劳心下凡。因陈来之子求恩，谕其往求
天父，并教导各营。后又于夜间，因
天王有疾，下凡谕众等宽心，乃先吊陈得桂到前。
天兄谕曰："得桂，尔父该有死罪了。"得桂悲泪，苦求
天兄开恩。
天兄曰："尔求得
天父下凡，托秀清口出讲准赦，朕就准也。照朕
高兄主意，尔父亲十死无一生矣。"吩咐毕，仍传各兄弟超升、教导。传到黄潮旺、魏仁发，因到得迟，
天兄发令各杖一百。内有陈庚，因应对太速，亦杖壹百。超升、教导毕，
天兄吩咐　南王回朝，安慰　三星禾王宽草、放草，并传知秀清、韦正、达开等，一面宽草，有
天父
天兄在高天，总不妨。尔众小弟亦宽草融融，朕回天矣。是夜，
天兄下凡教导各妇人，鍊好鍊正。　南王奏知
天兄曰：
"天兄，
二兄身体现有灾病。"
天兄安慰曰："无妨也。"
天兄谕众兄弟宽心，
天父有主张，
天兄有担当也。

辛开元年五月十二日

天兄劳心下凡，时在众［象］州中平。

天兄因兄弟有些怯敌，宜增以胆量，爰降谕另立一先锋长蓝茂青，并教导各军长、百长、营长："各各同心力，不得临阵退缩。

天做事，天担当。各各尽忠报国，得到小天堂，自有大大封赏。若不信实

天父

天兄，小胆薄心，难道尔还走得

天父

天兄米筛眼罗斗眼过么？"

天兄又谕　南王曰："云山，尔奏知尔　主宽心、宽心，不用操心也。"

辛开元年五月十六日

天兄劳心下凡，时在象州中平。

天兄欲差　西王灭妖，适

天王命　西王　韦正同往中平，教导兵将。方到，

天兄下凡，差　西王驸马战妖。战头场时，其动唱曰："　禾乃兄呀，妖不得作怪了！此回要杀绝他去，不容得了。"此刻，　韦正　翼王等跪求

天父

天兄大作主张，差发天兵天将扶持　西王驸马，大杀绝妖魔。求毕，此时　西王驸马连大战三场。战灭妖毕，　西王驸马灵动曰："韦正、达开等，尔各宽心。那姓尚之大妖头[1]

---

① 尚妖头，或指向荣，或指赛尚阿。

被　弟杀绝了，尚妖头之首与心胆，小弟俱皆取开了。尔们众等宽心。”又吩咐　韦正曰：“韦正，尔回朝安尔主心，安　秀兄及　山兄心。妖魔不得做怪了，要宽心、宽心。”吩咐毕，

天兄即下凡，诏　西王驸马灵动回身。

天兄吩咐　韦正　翼王曰：“朕差朝贵战灭妖魔，尔众等各要知得功劳。众小宽草、放草。”又吩咐　韦正曰：“韦正，尔回　朝安尔

主心，安尔　清兄心　山兄心。各安草、宽草，朕回天矣。”

辛开元年六月二十七日

天兄劳心，于昨日下凡，时在大宣莫村。　东王　西王　南王　翼王入朝奏曰：“昨者

天兄下凡，锁住李寿晖[1] 指出反草通妖曾显芳。有一晚，内姊妹在鸡母［母］潭[2] 约有一千，曾显芳通妖人黑夜来摩营。好得

天父

天兄权能大，来到半路，天降大两［雨］，妖人衣衫军装尽湿，乃退。”

天王曰：“曾显芳该砍有余，速即传斩示众。”标插其头曰：“天兄基督指出反草通妖人曾显芳”。

辛开元年七月十三日午时

天兄劳心下凡。命不用抄录，不用详奏，待　西王回朝，自有酌夺。

---

① 建天京后曾任殿右六检点，理东府事。

② 鸡母潭，村名，在金田村东。

辛开元年八月初一日[1]

天兄劳心于是早下凡，时在永安。大战妖魔，灭妖魔毕，吩咐
　　韦正曰："要放胆，不慌。
天做事，天担当。无慌。"　韦正奏曰："小弟无慌。有
天父
天兄主张，今又得
天兄下凡，大战了妖魔，小弟更无慌。"
天兄吩咐曰："放胆、宽草，朕回天矣。"是夜，
天兄复又下凡，教导　韦正曰："韦正，尔要灵变。今日之事，
　　有朕
天父
天兄主张担当。每事是　天排，尔要去教导众小。"　韦正奏曰：
　　"今日事情，实赖
天父
天兄权能恩德功劳。小弟遵
天兄令。"
天兄又吊江元拔到前教导，问曰："尔身居何职？"江元拔奏曰：
　　"蒙得
天父
天兄恩，今随姊夫身边作牌刀手。"
天兄又问曰："尔有哥子，今日为何事，尔知么？"江元拔奏曰：
　　"知得。他转跟
天父
天兄享福也。"
天兄又问曰："今日是何人做事？"江元拔奏曰："是

---

① "八月初一日"应为"又八月初一日"。

天父

天兄做事。”

天兄曰：“是朕

天父

天兄做事，如何又有转　大天堂跟朕享福？”江元拔奏曰：“此是好事。小子们拜

上帝者，亦是求得跟

天父

天兄享福也。”

天兄吩咐江元拔曰：“尔既认得真，就要宽草。尔福是定矣。放胆理天事也。”江元拔奏曰：“求

天父

天兄看顾。”

天兄吩咐众小曰：“尔众小要宽草，放胆理天事也。朕回天矣。”

辛开元年十月十八日

天兄劳心下凡，时在永安。

天兄因　西王诛妖，受些小伤，不甚要紧，欲安

天王及众等心，爰降

圣旨谕众小曰：“尔众小，安慰尔　二哥宽心安福。贵妹夫受些苦难，不妨也。”谕毕，　东王　南王　翼王同到

天兄前问曰：

“天兄下凡？”

天兄曰：“秀清弟、云山弟、达开弟到来？”　东王等仝奏曰：“实系得

天父

天兄如此劳心，爰顾教导小弟们，恩德甚大。”

天兄曰：“秀清弟，尔们登朝，安尔　主宽心安福。尔妹夫受些

苦难，不妨。朕

天父

天兄自有主张也。” 东王等奏曰：“遵

命。我们众小弟沾得

天兄从前代赎罪功劳甚大，今朝贵妹夫八千岁又代世人如此受

苦，小弟求

天父

天兄格外看顾早愈，同顶起

天父

天兄纲常也。”

天兄曰：“不妨。尔们宽心，朕自有主张也。”

天兄又谕 东王等曰：“尔们要吩咐合军众兵将，各自俱要宽心，

认实

天父

天兄。踊跃放胆向前，同心同力，杀灭妖魔，顶起

天父

天兄

天王纲常。”东王等奏曰：“遵

命。我们众小弟时沾

天父恩德，

天兄功劳，

天父

天兄爱顾我们众小甚大也。”

天兄曰：“众小弟宽心、放胆，朕回天矣。”

辛开元年十月二十日

天兄劳心下凡，时在永安。

天兄因 西王伤痕未尽痊可，欲令众等宽心，兼欲谕各王娘以

敬天道理，爰降临。

诏韦正到前。韦正曰：

“天兄下凡？如此劳心，爱顾我们小弟小妹。”

天兄问韦正曰：“昌辉弟，尔慌么？”韦正奏曰：

“天父

天兄做事，小弟无慌。求

天父

天兄格外看顾朝贵妹夫八千岁，不好重苦。今我们小弟齐知沾

天父

天兄大德，求保八千岁早愈，同顶

天父

天兄纲常。”

天兄曰：“不妨。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越受苦，越威风。尔放草、宽草。凡有那些妖魔，任他一面飞，一面变，总不能走得朕

天父

天兄手下过也。”

天兄又谕曰：“昌辉，尔奏知尔　主及尔　四兄　三兄等，各各宽草、放草、安草。”韦正奏曰：“遵

命。今托赖

天父

天兄权能恩德功劳，小弟无慌，宽草。”韦正又求

天兄曰：

“天兄在上，小弟肚肠浅，经鍊未深。恐事有错，求

天父

天兄开恩，又求赐　圣神风化心。”

天兄曰：“尔宽心。放胆理事，朕自有主张也。”

天兄开恩问韦正曰：“尔妻子有听教么？”韦正奏曰：“赖得

天父
天兄及
天王如此大恩，今有些肚肠浅，未曾多晓。恳求
天父
天兄化他心肠。”
天兄曰：“传他齐来。”韦正奏曰：“遵
命。”即令使人传韦正妻等，齐到
天兄前跪下，请问
天兄下凡？
天兄曰：“曹大妹，尔各姊妹有齐晓服事敬重尔丈夫么？”韦正妻奏曰：“有些未晓。求
天兄教导。”
天兄曰：“尔各位小婶，尔知尔丈夫是何样人？”韦正妻等奏曰：“知得。托赖
天父
天兄开恩，差作
天王军师。”
天兄曰：“尔各小婶知得　天恩咁大，尔知尔福大么？”韦正妻等奏曰：“知得
天恩。”
天兄教导曰：“尔知得，就要听朕
天兄教导。各各鍊好，晓得小心服事、敬重、孝顺尔丈夫，不好逆令。又要识得尔大姐，听尔大姐教导。”韦正妻等奏曰：“遵
令。蒙得
天兄开恩教导。”
天兄曰：“曹大妹，亦要识得尔丈夫品性。时常要教导尔小妹，尔小妹有不识，尔就要教导他。”

天兄曰："尔各小婶，自今朕教导过，就要鍊好成人，不好有福不知享。"韦正妻等奏曰："自今知得
天兄恩爱，自后遵令。"
天兄曰："昌辉，尔宽草。朕回天矣。"

壬子二年三月十五日

天兄劳心下凡，时在桂林。有妖作怪，
天兄恐众等畏缩，爰降
圣诏谕曰："各放胆、宽草。朕回天矣。"

天父圣旨卷之三

甲寅四年正月二十七日

是日，
天父开大恩。恐世人防妖太甚，毁尽古书，转无以为劝惩之助。且隐微之恶，自在人心，有书所不载、人所不知者，愈宜明明指出，以正其犯条犯令之罪，俾得悔改迷途，乃克悟
真道、享
真福也。爰于申刻
劳心下凡。其时，女师杨长妹及丞相、女承宣等官，即环跪榻前，齐声奏请曰："我
天父劳心降凡，是何
圣旨教导？想因众小子小女等，有甚过错，获罪良多，致烦
天父又劳心降凡发
圣旨也！"
天父诏曰："尔小女可即召正小、达小并速令侯相以及正职等官，

无论朝内、朝外，俱要齐集。朕自有圣旨吩咐。”女师杨长妹同女官跪奏曰：“谨遵

圣旨。请

天父宽心。”

天父又召内簿书伏善祥[1]，宣降

圣旨，命书曰：“千古英雄不得除，流传全仗笥中书。”书毕，善祥奏请曰：

“天父劳心教导。今已书完，恭候再降

圣旨。”

天父曰：“真的总要。善祥，尔识尔

天父之意么？”善祥跪奏曰：“小女愚昧，肚肠稚嫩，未能解得天父圣意。不敢妄解，求

天父赦罪教导。”

天父曰：“赦尔无罪，尔试解来。”祥始奏曰：“夫英雄之人，是蒙我

天父将一点真灵授之其身。故生而徇齐，长而敦敏。入则尽孝尽弟，出则真忠报国。至性不移，顶起纲常，维持风化。盖其生也有自来，其升也有所往。㓜归 天堂，名留人间，虽千古万年不能泯没。故我

天父鸿恩，命将千古流传之书，不可毁弃。又有

圣旨，凡系真心忠正的臣僚传述，总要留下也。小女愚昧妄解，未识有当

圣意否？求

天父赦罪教导。”

天父曰：“然。尔所解是也。此数语尔当谨记切记，细细参详，毋忽。”善祥跪伏奏曰：“谨遵

---

① 伏善祥，清方记载中多作傅善祥。

圣旨。求

天父宽心。”

天父又诏女师、女丞相曰：“尔可命女承宣官再速催侯相、诸正职官，早早齐集也。”诏毕，

天父回天。一更时，

天父复又劳心下凡，召女师、女丞相曰：“尔可禀奏尔　四兄，转奏尔

主天王。前曾贬一切古书为妖书。但四书十三经，其中阐发　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故尔

东王奏

旨，请留其余他书。凡有合于正道忠孝者留之，近乎绮靡怪诞者去之。至若历代史鉴，褒善贬恶，发潜阐幽，启孝子忠臣之志，诛乱臣贼子之心。劝惩分明，大有关于人心世道。再者，自朕造成天地以后，所遣降忠良俊杰，皆能顶起纲常，不纯是妖。所以名载简编，不与草木同腐，岂可将书毁弃，使之湮没不彰？今又差尔

主天王下凡治世，大整纲常，诛邪留正，正是英雄效命之秋。彼真忠顶天者，亦是欲图名垂万古，留为后人效法。尔众小当细详尔

天父意也。再，‘神’字无用讳，前所讳之字无用更讳。以后　天朝所画之龙，须要五爪，四爪便是妖蛇。丞相亦准用凤。”女官等跪聆

圣旨，一一凛遵。

天父诏毕转天。少刻，

天父又劳心下凡，诏女官曰：“可将尔　东王之便榻移出。”女官遵

旨，移榻至府二门外。

天父复询陈宗扬[1] 尚未曾到否？女官奏曰："诸官皆集，惟有陈丞相远在下关，刻尚未至。求
天父宽心赦罪。"
天父圣旨复谕各朝官，毋须伺候，皆令其回衙，各理 天事，惟留韦正、达开、侯相及三府各官，静候
圣旨。女官遵
旨传出，各朝官跪谢
天父恩旨，并请 东王宽心安福，俱各回衙。其时已至三更，陈宗扬始到 东府。
天父又劳心下凡，谕曰："今各官俱已到齐。尔女官传尔 韦正 翼王到来，负尔 东王出去。"女官遵
旨，即飞赴府二门，传知 韦正及 翼王。二人即遵
旨进内殿跪于金榻前，请问曰：
"天父又劳心下凡？小子敬请教导。"
天父曰："正小，尔接尔 四兄出去先。"两人奏曰："遵
天父圣旨。"即迎接 东王出府二门，安置金榻。众官皆跪下候
旨。
天父始降圣旨曰："众小来。尔等总要忠草、真草，听尔
天父讲。"更诏众小女齐集府二门内，同听教导。女传遵
旨，即命阖府女官齐跪府二门内。
天父发圣旨曰："众小女，亦各要真草、忠草，同听教导。"众女官跪奏曰："谨遵
圣旨。请
天父教导。"
天父圣旨谕曰："正小，达小，先锁起黄玉昆[2] 来。"两人奏曰：

---

① 陈宗扬时任冬官又正丞相，前在东王府任承宣。

② 建天京后黄玉昆曾任夏官正丞相，封卫国侯，后改卫天侯。丙辰六年夏阵亡。

“遵
旨。”
天父又曰：“锁起陈承瑢、蒙得恩来。”两人遵
旨，锁好覆　旨。
天父又曰：“再锁起卢贤拔[1]、陈宗扬来，手脚均须拷好。”两人奏
曰：“小子遵
旨。求
天父宽心。”
天父又曰：“命杨长妹将谢满妹、胡九妹锁起，手脚缚好。”女传
亦奏曰：“请求
天父宽心。小女谨遵
圣旨。”
天父曰：“正小，可将卢贤拔、陈宗扬带他出去先。切须令人看好。
再命黄玉昆、陈承瑢、蒙得恩近前些，听朕教导。”黄玉
昆等三人齐到
天父面前。
天父诏曰：“尔三人原本无罪。但尔
天父既授尔灵爵，使尔爵居诸王之下，位列群僚之首，便当一条
草对天，真草扶　主，治民治国，顶起
天父纲常。所谓大人者，正己而后正人，则下僚称尔为大人，方
为无愧。切莫学变妖变怪之人，枉费朕生养之功，遗尔
天父之羞，自玷声名。总要真草、耐草，始终不变。尔
天父自然晓得，切毋忘朕旨也。正小，可开他三人锁。”三人即感
谢
天父无边慈恩，劳心教导，小子等终身凛遵
圣旨，时刻铭心，不敢忘也。

---

① 卢贤拔是杨秀清表兄，建天京后曾任秋官又正丞相，封镇国侯。

天父又曰："正小，达小，可先调陈宗扬，问他与妻犯过　天条否？"
　　两人遵
旨讯问。宗扬瞒天，不肯实对，致劳
天父圣怒，大声问曰："陈宗扬，尔知黄以镇、周锡能二人，他曾
　　瞒得
天父过么？尔可据实招来。"陈宗扬实供曰："曾犯过四五次。求
天父念系夫妻，宽赦死罪。"
天父曰："尔与妻子私合，尚可赦宥。尔曾又有心想勾合别个姐妹
　　么？尔实招来。"陈宗扬仍瞒天奏曰："小子实未存此心。
　　求
天父赦罪。"
天父大怒曰："尔还不招，定要朕指出来么？"陈宗扬还不实招。
天父怒极，大声指曰："尔与妻私合，又想瞒人耳目，故夫妇相商，
　　欲将那清白之人拉下染缸，以塞其口，互相为奸，方不
　　至败露。幸亏那女官鍊正，是个贞洁之人，未遂奸谋。不
　　然，岂不又被尔陷一人于法网乎？尔自己变妖变怪，已
　　属可恼；尔尚欲坑害别人为之，不知尔是何肺肠？
天父指的尔着不着，尔且直招。"陈宗扬料难再隐，始直认曰：
　　"小子果起此心，犹未成事。只求
天父开恩，赦宥死罪。"
天父不复与语。便诏带过，调卢贤拔来问。卢贤拔本心自知难昧，
　　乃直奏曰："小子不肖，致劳我
天父降凡。实与妻犯过　天条三四次。今自知罪该万死，恳
天父开恩赦过。自今以后，当痛洗前愆，立功赎罪，永志不忘。"
天父曰："尔身居侯爵，当志在君民，奈何以身试法？姑念尔原有
　　真心，对
　　天事　主。且自知悔罪，直认不辞，自当赦尔死罪，准
　　尔所求也。正小、达小，陈宗扬夫妇屡犯天条，已经获

罪，又欲诱秽他人，罪无可赦，当一同斩首示众。至于卢贤拔身居显职，不知自检，竟致夫妇同违

天令，尔等当体尔

天父之意，恰［治］他至重之法可也。尔须禀奏尔　四兄，拟定奏　旨。”

天父判断毕，复诏曰：“众小子女听者！尔等既归　天堂，便是真人。彼妖魔与　天抗拒，尚肯抛妻弃室，尔等何反不如彼乎？切不好学此榜样，自取　天诛。但能时时鍊正，尔

天父自有荣施。当知尔等在人间，一举一动，虽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若好若丑，总瞒不得尔

天父过也。尔众小若知朕为天下大共之

父，便皆是我子女。既想作朕子女，便当鍊得正正，代

天父争过这口正气来，才好转朕天堂。尔等总要时时刻刻记朕之旨莫忘也。慎之，慎之。”众皆跪伏奏奏[1] 曰：“小子女等自后凛遵

天亚爷圣旨教导。我

天父劳心多矣，小子女终身紧记，不敢暂忘。求

天父宽心。”

天父又诏　韦正曰：“尔可禀奏尔　四兄，奏尔　二兄，令他保养身体。凡动热之物、动热之药，切记漫［慢］食先。”

韦正奏曰：“谨遵

圣旨。请

天父宽心。”奏毕，

天父回天。

---

① 衍一“奏”字。

甲寅四年二月十三日

天父因卢贤拔犯条获罪，　东王执法稍宽，恐他等效尤，思欲严教

东王，无为姑息稍宽也，爰下凡，

诏命众女官进殿，敬聆

圣旨。众女官一闻

天父下凡，不胜欢喜，当即跪谢

天恩，趋赴

天父面前，跪奏曰："今日

天父又劳心下凡，教导小子小女？"

天父曰："是也。尔众小齐来敬聆

圣旨。"女官奏曰："请

天父教导。"

天父圣旨曰："尔众小女，速拏板子来先。"众女官奏曰："遵

天父圣旨。"

天父又曰："朕且问尔等众女官，日前朕

天父下凡指出卢贤拔夫妻不遵　天诫一事，当命尔　东王奏请尔主天王，将卢贤拔革职，并治以最重之罪，以为藐法者戒。现下如何办法？尔等从实奏来。朕

天父无所不知，勿得丝毫隐匿，致触朕

天父义怒也。"女官即奏曰："前时我

天父下凡指出卢贤拔夫妻不守　天诫一案，我　东王当即遵奉

天父圣旨，命众官严拟以最重之罪，以昭炯戒。嗣据兴国侯[1] 暨众丞相等具有禀奏前来，禀奏　东王，据称卢贤拔前有微功，较与王丈杨英奇不守　天诫之案有间，自应分别

---

① 即陈承瑢。

办理，将卢贤拔革职，带罪立功，免其枷号游营。当经　东王恩准所请，奏请

天王，又蒙

旨准。如此情由，恳求

天父赦罪。”

天父怒曰：“尔　东王为天下万郭军师，大权尽归掌握。凡事自应秉乎大公办理，如何全听下僚禀奏，并不反复思之，殊有顺下之罪。即卢贤拔位膺侯爵，法应减等，亦不能办至咁轻。若办至咁轻，不惟不足以服朝官，尤恐不足以服天下，是连尔　东王都有罪矣。自应责罚，以示儆戒。”于是命女官即杖　东王五十板。女官等遵

天父圣旨，即杖　东王。杖毕，女官又代　东王跪谢

天父开恩教导，恳求

天父赦罪。

天父又曰：“尔众小要禀奏尔　东王，须知犯着法律，俱是同罪。凡有作奸犯科之案，禀奏前来，如何办法，自应立有定见，不得专听下僚之言，以致陨规枉法。尔小子小女各各要修好鍊正，始得成人，方不负朕

天父谆谆教导之至意也。”并谕众女官曰：“待尔　东王醒来，将朕

天父圣旨禀奏尔　东王知。朕回天矣。”

甲寅四年六月初一日

天父因凡间子女，或有轻视

圣旨，泥执约书[1]，故特诏约书有讹当改，并诏

圣旨有错，以试众心。爰劳心在东府燕殿下凡，召女官到前吩咐。女官闻

---

[1] 约书，指基督教圣经旧约、新约，亦即旧遗诏书、新遗诏书。

天父圣旨，忙趋殿前，跪问曰：

“天父劳心下凡？”

天父曰：“是也。尔速去传男官进来。”女官奏曰：“遵

天父圣旨。”登即赶出府头门，宣传理事男官。其时，傅学贤、吉成子[1]、彭永就等俱在府前理事。一闻女官宣传

天父下凡，即疾趋而进，跪　问曰：

“天父劳心下凡？小子等到来，求

天父教导。”

天父曰：“是也。朕今日下凡，非为别事。只因尔等将番邦存下的旧遗诏书、新遗诏书颁发，其旧遗、新遗诏书多有记讹。尔禀报　　韦正　翼王，禀奏　东王，启奏尔　主，此书不用出先。”傅学贤奏曰：“遵

天父圣旨。但小子肚肠浅嫩，不识写字。今各侯相衙皆附近，求

天父开恩，畀小子令人禀传他赴前恭听

天父教导，并禀报　韦正　翼王到来，同听

天父圣旨。”

天父曰：“可。”傅学贤即令人飞禀侯相，又禀报　韦正　翼王。顷刻，天官正丞相曾水源[2]即到府前，俯首趋进，跪问曰：

“天父劳心下凡？”

天父曰：“是也。”

天父曰：“曾水源，朕

天父圣旨书及尔

天兄圣旨书暨　天命诏旨书皆有差错。”曾水源奏曰：

“天父

天兄圣旨，无有错也。”

---

① 吉成子，曾任东殿户部一尚书，后封翊天侯，天京内讧中被杀。

② 曾水源，建天京后任检点、天官又正丞相，陈承瑢封侯后，接任天官正丞相。

天父复诏曰："且未成文成章，尔等拿去斟酌，改好成文成章来也。"
曾水源等又曰："小子不晓得，蒙
天父劳心教导。"
天父曰："尔等要将朕
圣旨禀奏尔　东王，转奏尔　主也。朕回天矣。"

甲寅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天父开恩，劳心下凡。　东王于梦寐之间，蒙
天父降圣旨云："秀清，尔好铺排尔一班小弟、小妹团聚成家。排得定定叠叠，我
天父自有分排也。但还有光的。尔要小心灵变，时时隄［提］防。然亦有朕
天父看顾扶持，谅亦无妨。"吩咐毕，
天父又差　东王灵动前往各处，大战妖魔，诛死妖魔无数。间有漏网未尽诛者，尽皆远遁他方。诛灭妖后，东王既醒，
天父回天。

甲寅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天父劳心下凡，降
圣旨诏　东王于梦中曰："燕、豫同如何不同？南一丈燕不杀先。三伯功深恩如海，尔为侄孝格理虔。"
天父降旨诏毕，　东王即醒，
天父回天。

乙荣五年二月十三日

天父上主皇上帝大开天恩。情因顶天燕秦日纲屡次失守之罪，锁押在牢，未经主断。爰于是夜五更，劳心下凡，降托梦　诏，恩降

圣旨，诏　东王曰："纲无桥过[1]，奴其三载。"东王瘪聆
圣旨之下，不胜欢欣。忽然醒悟，乃知
天父开恩，密降梦　诏。当跪谢　天恩，遵赦秦日纲矣。

乙荣五年三月十九日

是早五更时，
天父上主皇上帝恩怜世人，因典天舆官张文勋与卢贤拔夫妻不遵
天令，　　擅逆　　天诫，前经分别锁押，使其将功赎罪。今
元勋、功勋兄弟姊妹，俱皆团聚。
天父概念前功，不忍久使鳏守。并曾钊扬[2] 虽有过错，其亦有些
前功，不忍加戮。爰大沛殊恩，密降梦
诏圣旨于　东王曰："张小功肩头为路，卢小功未团贡珠。准其完
聚罪未除。曾扬错不杀为奴。"诏毕回天。

乙荣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天父上主皇上帝劳心下凡。因李得金、余世明二人反草对
天，　　变妖逃走二次，业经启奏
天王，旨准斩首。正当解出斩之时，乃蒙
天父大开天恩，格外垂怜，爰劳心下凡，特降梦　诏于　东王曰：
"木子逆天，事因妖缠。得金不杀，待改心田。"诏毕回
天。

乙荣五年六月初七日早

天父劳心下凡。因天官正丞相曾水源、匡天侯黄维江[3] 两人，前

---

① 吴良祚同志以为"桥过"即"矫过"，文过饰非之意。

② 曾钊扬为曾水源之侄，曾任天官又副丞相，总领删改六经事，以"怨望"获罪。

③ 黄维江，即黄维纲，杨秀清之姊夫，曾任总典圣粮、恩赏丞相、东殿承宣。

有过错。至曾水源，前蒙
天父叠次劳心下凡。头次命斩，复蒙
天父大开仁慈，命押禁先。今早又荷蒙
天父大开天恩，劳心降梦　诏于　东王，赦伊等死罪。
圣旨曰："双田江水小，为事过今饶。恩伊原功日，奴其两儿骄。"[1]
诏毕，
天父回天矣。

乙荣五年六月十七日

天父劳心下凡。因林来发等吸食洋烟，业经
东王暨　列王奏
旨，一并斩首。
天父爰开好生大恩，指出林来发系被人惑诱，非出本心，当赦其
死罪。爰降梦
诏于　东王。
圣旨云："林儿不肖，缠者魔妖。恩开发赦，奴落监牢。"诏毕
天父回天。

乙荣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夜

天父因
东王金体违和，　东府理事官黄仕珍等怠慢
东王，罪不容赦。爰劳心下凡，降
圣旨曰："锁起仆射黄仕珍、参护萧志胜来，并锁李寿春、曾水源
起来。"众小子遵
天父圣旨。锁毕，伊四人即跪在
天父面前听

---

[1] "双田"、"江"、"水"、"原"，都有单竖人名号，分别嵌曾水源、黄维江之名。

天父圣旨。

天父曰："尔仆射，尔今日食何饭？理何事？

东王今日

金体不安，皆因代世赎病，乃龚尔等世人，脱鬼转　天，以致如此辛苦，如此操劳。尔为仆射者，职司服事，职司奔走。乃尔

东王命尔传王宗，亲带灵丹到府，尔胆敢不去，重重贻误，实属罪该万死。"其时，仆射黄仕珍自知死罪有余，无可言答。

天父即命押仆射黄仕珍出府前，斩首示众。命锁李寿春、曾水源，命侯相押解东牢收禁。侯相跪奏曰："遵

天父圣旨。"众小子即扶

天父登　金殿。

天父曰："尔众小子，瞒天莫道天不知也。"及登　金殿，

天父又吊李寿春、曾水源、参护萧志胜三人至前。

天父曰："曾水源，尔前年曾犯过欺　禾[1]不禀之罪，尔知么？"曾水源奏曰："小子无用，肚肠浅嫩，触怒

东王。知过了，罪该万死。前蒙

天父大开天恩，赦小子死罪矣。"

天父曰："尔既知得前时之错，于今两次矣。"

天父又诏李寿春曰："尔为吏部一尚书，是尚书头子。尔敢如此怠慢

东王乎？"李寿春奏曰："小子瞒昧至极，不能善事

东王，以致触怒

东王，实有死罪。求

天父开恩赦罪。"

---

[1] "禾"，此指杨秀清。

天父曰："尔三人宽心在东牢，自有分断也。"
圣旨毕，
天父回天矣。未几，
天父又复下凡。即降
圣旨，传带三犯到
天父面前。三犯既到，
天父亲审问曰："曾水源，尔在府门，尔见女官如何仓卒，尔知么？女官又如何说话，尔曾听闻否？一一奏明。"曾水源奏曰："小子其时实见女官极为仓卒。只因小子瞒昧至极，见女官如此仓卒，心飞胆怯，因是束手无策。"
天父曰："女官曾讲过：
'东王若升天，尔们为官的都难了。'此句话尔听闻么？"曾水源奏曰："此句话，小子曾听闻女官讲过矣。"
天父曰："尔听闻此话，尔尚置若罔闻，尔罪无可辞矣。"
天父又审讯李寿春曰："李寿春，女官所说此话，尔曾听闻么？"李寿春奏曰："小子亦曾听闻此话矣。"
天父曰："尔亦听闻此话，尔罪亦无辞矣。"
天父曰："尔众小子看他二人之罪如何？"众小子奏曰："此二人如此欺
天欺
东王，实是死有余辜矣。"
天父曰："尔众小子既说他二人罪实当诛，即行押出斩首示众。"众小子奏曰："遵
天父圣旨。"
天父审毕，即回天矣。

乙荣五年六月三十日

缘昨日天父大开天恩，降临作主。因李寿春等奸草对

天，天所不容诛之。

天父爰劳心降凡，指出奸草欺　天欺　禾之李寿春、曾水源、黄
　　仕珍等三犯，立发一

圣旨斩首。于今早又开恩下凡，教导众小，降

圣旨儆戒众小子、小女等，俾个个永得成人，免受地狱之苦，永
　　享真福于世世也。

圣旨曰："此等逆

天又欺

　　禾，不知赎病是伊哥。敢在府门用眼看，诈聋奸草今如何。"

诏毕，

天父回天矣。

乙荣五年七月十九日夜三更时候

天父因朝官过出无心，在所宽宥；善政资乎内助，必取老成。爰
　　是

劳心下凡，即

诏女官前来。女官跪奏曰：

"天父劳心下凡？"

天父曰："是也。尔等小女可将尔

　　东王恭迎至

　　金龙大殿，听朕

教导。"众女官即将

　　东王迎至

　　金龙大殿。

天父诏曰："小女，尔速传出

圣旨，命尔

　　韦正

　　翼王及朝官来扶尔

东王登朝。朕有
圣旨诏
天王”。女官奏曰：“敬遵
天父圣旨。”于是，女官飞奔传出
天父圣旨。其时，
韦正
翼王及众朝官因
东王代世赎病，
金体欠安，皆在
九重天府府厅，候请
东王金安。忽闻
天父劳心下凡，命
东王登朝，飞集府门。俄而　府门大开，众官疾趋而入，跪
伏恭迎
天父圣驾。
天父复下凡，命
韦正
翼王及王宗众官人等，速速护卫
东王登朝。
韦正
翼王及众官恪遵
天父圣旨，登即扶
东王登舆，恭迎
东王登朝。王宗齐执军装步行，在舆左右护卫
东王。铺排毕，
天父回天。及至朝门，
天父复又下凡。
韦正

翼王登令典天炮官，放无数　圣炮。又发令典天锣、天鼓
官，金锣金鼓齐鸣。众小子皆跪在地下，恭迎
天父圣驾。其时，夜静更深，　朝门已闭。
天王在朝闻得，知是
东王登朝，
天父下凡，因命女官速开　朝门，恭迎
天父。又闻传奏进殿。其时，
天王心甚急迫，骤欲到
天父面前，跪聆
圣旨。奈因
天朝朝门紧闭数重，实难骤开。
天父大发义怒，
诏曰："咁久还不开朝门？真是该打！"其时，
天王刚到，见
天父大怒，跪奏曰："求
天父恩赦小子迟延之罪。"
天父曰："全，你既知错，可以宽恕。"
天父曰："朕
圣旨教导尔等众小。尔侍卫及　东殿尚书众小等，急将朕
天父圣驾迎进
金龙殿，恭听朕
天父教导。"于是众小谨遵
圣旨，将
东王金舆迎至
金龙殿前。
天父教导曰："尔众小子，尔宜听真。前有黄期陞，出言触怒尔
东王，得罪尔
东王，实是有罪。然朕

天父开海底大量，姑念其尚属无心，可将黄期陞革职示儆，仍令其小心勤理原事，以赎前愆。至邹煜新之罪，比之黄期陞之罪较重。可将邹煜新革职为奴，复理原事，带罪立功，以示薄惩。”教导毕，

天父诏曰：“尔众小，速速齐出

天朝门外，朕另有

圣旨教导也。”其时众官各各俱出朝门。

天父召正宫娘娘[1] 至前。

天父诏曰：“赖媳，到

天父面前来。”

天父称赞曰：“赖媳，算尔晓得时时虔敬

天父，晓得敬

夫主。其余众媳，当教则教，当打则打，不可枉打。如有奸草者，当奏则奏，放胆奏，亦不可枉奏。”

天父又吩咐曰：“全宫及清等内殿一切事宜，即俱要选老成淑女为娘娘、王娘，掌理内务，以为内助。尔们思之。

朕回

天矣。”

乙荣五年八月十七日

天父因秦日纲革职之后，尚知愧厉，亦既除却奴名，即可复还原职。惟林启容[2]、朱文光、曾添浩[3]、骆潮杰等，以及有私自过营之汪庚扬、胆敢留宿之张有珍，其罪均难赦宥。

---

① 指洪秀全妻赖后。

② 林启容，建天京后任检点，冬官副丞相，封贞天侯，守九江。戊午八年九江失守阵亡。

③ 曾添浩，建天京后任殿左二十七指挥，参与西征。

爰于是早降托梦

诏于

东王。

圣旨恩复秦日纲原职；黜林启容、朱文光、曾添浩、骆潮杰四名

为奴。又

圣旨曰："弓长暨汪者，非徒也，无草者，奴其也。"

诏毕，

天父回

天矣。

乙荣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东王罢政安福，

天父恩降梦

诏曰：

"天父要诏

天王。"以是鸣锣放号炮，韦正暨众官齐集，恭迎

东王登金舆。至半街，

天父下凡。斯时，众官不敢乘马，各徒步恭迎金舆至

天朝门，

天王出朝门，跪接

天父。

天王问曰：

"天父劳心下凡来?"

天父曰："是也。"

天父诏曰："朕有诏吩咐尔。"舆进。以是众臣扶

天王转朝内。众官抬金舆，入至

金龙殿前，放下金舆。众官扶

天父出金舆，登

金龙殿。

天父诏曰："不用登　殿，在舆内即可矣。"

天父在舆内

诏曰："秀全，尔前诏有错，尔知么？"

天王跪奏曰："小子肚肠嫩，求

天父教导。"

天父诏曰："昔尔在　高天，奉事父母甚孝敬。昔尔既知之矣。今朕差尔治天下，以孝道为先。宫内事不必拘执。媳来候母，孝敬之道也。尔

诏'天朝严肃地，带来速回'，何必如是过执乎？礼不可忽，孝尤为先。不观第五　天条乎？凡事尔若想不到，宜与尔清弟商酌为可。又如帽顶一事，亦是小事，如此亦可矣，不必过执也。"

天父又诏

韦正曰："韦正，尔前登朝，尔奏犹有未尽。"韦正跪奏曰："求

天父教导。"

天父又诏众官曰："众小，尔各遵第五　天条，孝顺父母也。听得未有？"众官跪奏曰："蒙

天父下凡教导

鸿恩。"

天父又诏曰："有一儿小何士贤削发，黜为奴。"韦正跪奏曰："遵天父圣旨。"诏毕，

天父诏曰："朕回天矣。"

乙荣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缘昨二十六日，荷蒙

天王恩降

诏旨，到　九重天府。刚值午时，

东王于内殿安福。寤寐之间，仰蒙

天父大开天恩，劳心下凡，恩降梦　诏，教导众小。

东王醒时，即命女官传男承宣官、传　韦正及顶天燕暨侯相等到府，敬将

天父圣旨录出。

圣旨云："今有无好耳，边大知瘟脱归灵，小小口曰光，众耳精，师由外出苦难清。"录毕，

东王即命　韦正及顶天燕暨侯相等细心详解。此时，伏读

圣旨，词意渊深，难明真意。强为解释，诸多含糊，均不能解，合天父圣旨本意。于至是晚戌刻，忽蒙

天父又开大恩，复行劳心下凡。斯时，　东嗣君暨王姑及众女官等跪而问曰：

"天父劳心下凡教导？"

天父曰："是也。"

天父降

圣旨曰："尔众小女，还算尔好。朕于今日间赐梦诏于尔东王。今尔等有人解出朕意否？"晚王姑率众跪奏曰："求天父开恩教导。众小子女等实是愚昧，不能解也。"

天父曰："难道尔四哥亦不能解乎？"王姑奏曰："四兄细思半日，实解不出天父圣意。"

天父曰："尔四兄亦不能解识朕意，何况天下子女乎？拿银链锁起来。"

其时，晚王姑及阖府女官等皆哭求

天父开恩赦罪。
天父大生义怒曰："尔等逆
旨乎？"众皆惶泣，跪求
天父开恩赦罪。惟　东嗣君放声大哭，匍匐至
天父前跪伏，哭曰：
"天阿公开恩，留　阿爷理
天事，小孙愿代　阿爷罪也。
天阿公开恩，
天阿公开恩。"正哭求之间，韦正亦入，跪泣奏曰：
"天阿爷开恩，赦我
　　四兄罪。小子等心地愚懞，屡多过错，以致劳我
阿爷圣心，屡次下降。今又
劳心，蒙
阿爷教导我　四兄，此皆小子昌辉不善体悟
爷
　哥之心，求
阿爷大开天恩，将我
　　四哥应有之罪，
开恩赐小子昌辉加倍受之，恳求
阿爷慈悲，恩怜
　　四哥，准小子所求也。"
天父良久不语。　韦正与　东嗣君暨众女官等求得甚切。
天父始息怒，恩加赦宥。并降
圣旨，指明前
诏曰："今有无好耳，是言尔
　二兄恩降
　诏旨，金锣金鼓齐鸣，送到　九重天府。尔正小与众小等俱
　　在府前，未曾迎接

诏旨。为何金锣金鼓如此响熄，尔正小与众小都听不到？此
就是不好耳也。边大者，是言朕
天父之恩广大无边也。知瘟脱归灵者，昨日尔韦正登　朝，回
至　九重天府时说，明日尔
二兄欲降赎罪赎病之　诏，是诏明尔　四兄代世人赎病，救
出天下瘟疫之人，脱归尔
四兄圣灵之身。尔等为何不鼓乐齐鸣，迎接尔
天王诏旨，以致停锣鼓也？小小，是众小，固有错矣。口曰
光者，是尔韦正之名，亦有错也。众耳精者，是言众耳
皆精精，闻得降
旨来到，不知接也。师游外出苦难清者，乃言朕
天父恩生尔
东王为劝慰师，名既外游四海，普天下皆知尔
天兄赎罪之功劳，尔
东王赎病之乃龚，如此代世人之苦难，就是尔
东王之名为清也。因何尔等不知恭迎接乎？”解毕，于是
天父回天矣。

乙荣五年九月初五日

兹蒙
天父劳心，恩怜众小，大沛　恩施于忠臣。因有忠臣之母妻家内，
稀少用事之人，家中诸事，未免艰难苦楚。兹蒙
天父开莫大之鸿恩，格外垂怜，使王宗嫂等帮助所有忠臣母妻一
切家事，或帮取柴薪，或帮助耕种。于今早五更，恩降
梦　诏于
东王。
圣旨曰：“禾之言者，耕之是也。宗嫂作者，同本份也。应帮作者
忠臣妻，要有者安之，无者苦之。”诏毕，

天父回天矣。

乙荣五年十一月初二日

天父劳心下凡。因世人有无意招尤者，当原其情，以使之悔改。有初犯可原者，亦当赦其死，以使之自新。施德以救群生，斯不得不降

旨以彰恩命也。爰托梦　诏于

东王，大开恩赦李俊良[1]无心之错，及大开恩赦祁万如、胡玲祥二名吸食洋烟之死罪。

圣旨曰："木俊良错非装，革伊职，任伊常。不万如食烟，因鬼入心缠。今黜伊为奴，改正可上天。古玲祥烟亦因鬼迷入肠，黜伊为奴，心醒悟，再加修鍊转天堂。"[2]

天父诏毕，回天矣。

丙辰六年三月初五日

天父劳心下凡。

圣旨曰："朕

天父乃天下人民大共之

亓爷。至联下凡。尔等既知要虔诚尊敬，不宜怠慢。又尔们响金锣金鼓放圣炮迎接朕者，是本份。但朕有时见更深夜静，风雪寒冷，恩怜子女，故免响圣炮，免其前来迎接也。虽朕

天父恩怜尔等，而尔等亦不得怠慢。无论在何方何处，务宜格外

---

① 李俊良即李俊昌，精医理，建天京后曾封补天侯，死于丙辰六年天京内乱。庚申十年追封为"天朝九门御林开朝王宗杰天义"。

② "木俊良"、"不万如"、"古玲祥"都有单竖人名号，系取李、祁、胡三字之半为姓以示贬。

一体虔诚，是尔等本份，为子女之心也。至尔等敬朕者，亦算如此。但有时朕下凡，恩怜尔等免响金锣鼓乐以及圣炮，故尔等有时不知朕下凡也。此非轻慢，但道理有些不合。不合者何？乃尔韦正之过。尔韦正过者何？伊虽尽子道，乃天情之理有些不明。不明者何？朕下凡，有时免响金锣鼓乐圣炮，伊则未出令传齐子女，宣明道理，报本酬恩。此伊不明，有些错也。今既错，则杖伊四十为戒，警伊之理不明也，至尔等未见凭据。即观未起义之初，朕

天父降尔

东王，诛尽死妖无数，故今日尔等得福有如此之易也。”诏毕，

天父回天。

丙辰六年六月初九日

天父劳心下凡。降

圣旨曰：“洪仁达、刘海珊锁押东牢。张有勋锁拿回京。杨长妹不和教导。黄亚有现今不杀。匡天侯复职。”

天父诏毕回天。

丙辰六年七月初九日早

天父劳心下凡。诏曰：“秦日纲帮妖，陈承瑢帮妖，放焼烧朕城了矣。未有救矣。”午时，

天王御驾至九重天府。

天父复劳心下凡，降

圣旨云：“朝内诸臣不得力，未齐敬拜

帝真神。”诏毕，

天父回天。

夜半钟声

乔治忠 整理

说明：《夜半钟声》一册，藏日本内阁文库（今称“国立公文书馆”），浅黄色封面，上贴紫色带花边纸签，签上写有“夜半钟声”四字书名，为极秀丽之楷书。全书为楷书字体的刻版印刷本，版面有单线边框，书口单鱼尾及印有篇页号码，书册尺寸23×13厘米。其内容由三部分文字组成，首为《戒拐贩人口出洋论》，是一篇时事论说之文；次为《并附见闻实录》，记述几名被拐卖华工冒死逃回中国的情形，特别记述了清同治十一年（1872）一只外国船只拐贩中国人口去秘鲁，途经日本而事发获救的事件；最后排列了预订刊印本书的人名单和刊印册数。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殖民主义者把从非洲贩运黑奴的伎俩施于中国，形成一个拐卖华人转运古巴、秘鲁等地为奴的狂潮，并将被贩卖的华人称为“猪仔”。被拐卖者在贩运途中受到非人的虐待，大量死亡而被抛入大海。据国外资料统计，贩运华人途中死亡率平均在14%以上，有的贩运船只华人死亡率竟高达39%。幸存者抵达目的地，便被卖给种植园或矿山做奴隶式的苦工，毫无人身权利，多有终生不得重见天日者。本书揭露和谴责这种野蛮行径，呼吁华人提高警惕，谨防欺诈拐骗，着重记述了挂秘鲁国旗的奴隶拐卖船马厘亚老士（Maria Luz）号事件的经过。此船于同治十一年满载被拐华工230多人从澳门驶往秘鲁，在日本附近遇风，桅杆受损，请求泊于横滨修理。滞留在横滨期间，被关押在船内的华工有人伺机跳水自杀，被驻日英国军舰救起，数日后又发生此类事件，引起英国驻日本代理公使的注意，遂联合美国驻日本代理公使与日本政府交涉，打出人道主义旗号欲行干预。当时，英、美已从法律上禁止国际间的人口贩运贸易（英国于1855年禁止贩运华工），而

西班牙、葡萄牙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尚允许拐贩华工，秘鲁、古巴等地贩卖华工的行为往往就是西班牙、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支持、操纵或直接经营，这与英、美等国存有矛盾。而日本在被迫打开国门之际，就与美、英等国订有不平等条约，美、英在日本享有驻军和领事裁判权等特权，在一定程度上对日本有所控制。英、美的意图对日本政府有较大影响力，日本外务省责成地方政府细致调查审理马厘亚老士号贩卖华工事件。经过艰苦复杂的法律程序，日本神奈川县法庭判决马厘亚老士号船长释放所有被拐华工，由专程来日本接收的中国官率领，乘船返回上海归国，除一人病死之外，229 人全部获救。

这次事件对日本近代的内政和外交均有较大影响，被认为直接导致了日本废止国内艺妓的人身买卖；在国际上首次赢得了西方的赞扬，给以后逐步废除外国的领事裁判权打开了道路（参见日本《史学杂志》1929 年第 40 编第 4 号有关论文）。但日本学术界至今尚未注意到这册《夜半钟声》的有关记述。《夜半钟声》中的记述虽较为简略，却可补日本现存档案中的一些不足和讹误，如关于第一次跳水自杀被救起的华工，日本文献有的记其姓名为“木庆”，有的则记作“穆宾”，而《夜半钟声》明确写为“莫应”，是日本文献仅据读音附会因而致误。再如代表被拐华工在法庭辩论的英国律师，日本文献称其为日本官方选任，而《夜半钟声》则记载为横滨的华人团体——中华会馆捐钱聘请英国律师。这册《夜半钟声》就是横滨中华会馆于事后集资刊刻的宣传读物，文中有“乃荷 同人，共敛蚨资，速命付梓，欲使贤愚共识，远近咸知”等语。笔者曾查阅日本许多大图书馆、大文库的汉籍目录，只在内阁文库发现存此一册，应是中华会馆向日本外务省表示谢意时赠送，故首页有“外务省图书记”朱文篆字方印。另一朱文篆字方印为“日本政府图书”，当是转存于内阁文库时加盖。

《夜半钟声》的书名取自唐朝张继《枫桥夜泊》中“夜半钟声到客船”诗句。张继的《枫桥夜泊》早已在日本广泛流传，深受喜爱，以此为书名可引人注目，便于宣传，其中也隐含着以钟声令华人醒悟，谨防拐骗的寓意。但内阁文库图书目录上却著录为“戒拐贩人口出洋论”，盖取书中首篇题目，大概是为了内容明显吧。本书作者题为“谭警迷子”，又查书中最后排列人名单中也有“警迷子谭禹”，是此作者乃姓谭名禹，

自号称“警迷子”。其人生平事迹不详，而其文笔流畅，语言生动，议论和记述中饱含对被拐卖同胞的深厚同情，应是一位有相当文化水准的旅日华侨。书中十分形象、具体地记述了外国殖民主义者及其帮凶以澳门为基地，诱拐华工的种种阴险手段，是颇有史料价值的文献，并且具有海外华人书写刊印的特殊性，也是研究横滨中华会馆活动的史料。今将其全文抄录、标点，个别疑难加“（?）”，事涉重要人名者稍依其他文献略作注释，以便读者查对和利用。

戒拐贩人口出洋论

盖闻天地以好生为德，圣贤以除害为怀。挺忍杀人，按律犹当严办，机谋陷众，于理实所难容。今有俗名猪仔头者，居心奸险，立志凶狠，惟知益己射利归囊，专以贩人出洋为业。乡隅竖子，既每受其樊笼；村市贫民，更多遭其蛊惑。恶经习积，罪已贯盈。迩因外国求沽，较诸曩时尤盛，多多益善，逐逐招寻，价值倍增，老幼不择，致使奸们图富，私与番客定谋，立券一年，交人数万。自是吴江楚水以及粤境闽邦，不拘各处童男，纷将拐诱，渐至良家妇女，竟欲搜求。鬼蜮猖狂，蝎蛇充溢。名开招工之馆，实为陷命之场。薄海痛心，于兹为甚，道途侧目，莫可如何。

溯其作俑之由，原以澳门为总，舟航繁集，买卖公行。每租公司馆以为居，且与西洋人而共事。棍徒作弄，装成巨贾富商，店户堂皇，摆设奇花异草，多方设饵，百计张罗。或称汲引以傭工，或托经商而请伴，或遇行人失路，认为素面之交；或逢远客同舟，投以知心之语；或眴前途寡侣，遽尔欺凌；或乘僻巷孤踪，猝然掳去。无穷诡局，曷可胜言，倘昧危机，即堕其术。初则甘言引入，推以食而给以衣；继则奇货是居，蕴于中而藏以椟。高墙数仞，恍居囹圄之牢，暗室重扃，如坐酆都之狱。使登天而无路，教入地以无门，斯时若不曲从，则强逼之笞敲立至，此心暂为俯允，

则后来之艰苦难堪。总之误入迷津，噬脐何及，自叹终沉孽海，抱恨谁怜！迨夫番舶开行，引赴议亭讯问，当官报号，悉皆以羊易牛，循例呼名，无非指鹿为马。衷情莫白，隐念难鸣。押送者眈目张张，起行者低头窜窜，鱼贯蚁队，概行带下乎舟中，犬伏蛇行，遂即拘囚于舱内。呼号对泣，涕泪交横，遍体之衣褐不完，果腹之饔飧莫继。饥寒屡受，苦病丛生，食无箸而卧无床，直等同槽之牛马，身羁而足以锁，真如入笠之豭豚。旦夕巡逻，夏楚之凶残已甚；晨昏监守，夜叉之惨酷弥深。发类蓬飞，面形菜色，纵使金刚怒目，空怜叫苦之悲，除是菩萨化身，方有再生之望。颠连殆尽，喘息微留，江水魂惊，云山梦断。涉波涛而累月，睹天日以何期！幸而生存，直同抵步，舟主遣其登岸，番奴挟以同途。初经胡地风尘，伤心惨目，及至彼都廛市，贴耳垂头。网内枯鱼，听彼随时贩卖，笼中病鸟，凭他任意施为。体若少强，买以开山锄垦；质如老弱，沽之作仆为奴。置身瘴疠之穷途，埋首强胡之绝域。虎豹不避，犬马何殊，穴土而居，藉茅而卧。胡笳隐隐，惊残愁旅之心，羌笛声声，吹碎离人之梦。春寒刺骨，秋雨断肠，时当白雪玄冰，朝勤暮苦，如值红尘赤日，力疲形焦，衣鹑韦以御寒暄，饥酷浆以充饥渴。异言异服，几经哀鸿万里之愁，半鬼半人，仅存蚁蝼一丝之命。生既若此，死复何言！嗟嗟，青鸟之片礼难通，黄鹤之一去不返，父母鞠育，徒劳罔报之恩，宗祖睽违，空望来生之报。言念及此，岂不寒心，伤也如斯，谁能忍泪！

窃思中华富贵之地，本称文明礼义之乡，荡荡天朝，堂堂大国，苍生无恙，使为鸡舌之奴，赤子何知，竟作犬戎之族，此神人之共愤，实今昔所未闻。余等历涉遐邦，遨游朔漠，心怜此事，目击其情，敢将一段真言，奉告四方善士。居勤处俭，莫贪邂逅之奇缘；业实操农，勿作希冀之妄想。力能奋用，天必无亏躬耕者，不失乎三时，自可家饶而户足。贸迁者运筹乎百越，何难橐满而箱盈。倘或负贩无资，姑向肩挑而觅食，如谓谋生乏术，尽

多手艺以棲迟。奚为鬻已作奴，忍耻而求两餐之哺啜，何以将人比畜，甘心而受半世之鞭驱，猥与犊豕同游，不顾泥涂自辱。天涯沦落，漠北流离，抛骨肉于重洋，与死无异，弃妻孥如敝屣，有生何为！试问一年装去若干，曾闻十载回来有几？前车已覆，后辙当惩，世路多歧，迷途易蹈。平日交游之侣，犹防笑里藏刀，当前熟识之朋，须虑腹中有剑。披星戴月，宜严出入之防，话雨谈云，务切叮咛之戒。夫奸徒之伎俩，诡异难知，而人生之命途，荣枯莫料。设使吹箫行市，岂不得遇之期，甚至托钵沿门，尚有嗟来之食。随缘度日，安份听天，与其欲行险以远图，孰若且居常而暂守。时时醒悟，在在见几，免因一念之偶迷，致抱百年之长憾。更愿仁人乐善，奋清流毒之源，以使行旅放心，均被康衢之译。谨抒下悃，敬达高明，伏祈俯鉴乎愚诚，用以布闻于遐迩。

顺邑狮江谭警迷子作

并附见闻实录

夫卖猪仔之说，其所由来也渐矣。向之纷拐去者，或因困屈无聊，而思其荐引；或贪口头小惠，而入其圈套。诡术既行，此风日炽，遂至兄赚弟者有之，叔骗侄者有之，愈出愈奇，难以枚举。兹就其耳目所真确者略而言之。曩者同治七年五月上浣，有桅船一艘，载就猪仔四百余名，方欲扬帆，而其监锁偶懈，忽于星夜逃出五人。中有陈元福者，南海人，向居穗城为傭。因事回家，遇其旧友梁某，诱至澳门，私将贩与番人，及至签字锁足，方知该友卖己。又冯亚锡者，番禺人也，为堂兄某时居澳门，常与棍党往来。忽日云有友托请伙头，于是荐锡，而锡以昆仲故，亦不之疑。迨至澳门，突被羁锁，呼号莫及，始识误中奸谋，然亦束手无策，频呼负负（?）而已。又陈村人区元良者，偶随中表潘某同往澳门，不知竟为其所卖。又黄三者，新宁人，因友荐其落

船作水手，初云每月工银八元，比至开行之日，遂将其足镣锁，愕然不解，将欲与争，而苦于言语不通，莫能置辩，亦无如之何。又张洪者，嘉应州人也，以修发为业。一日有人邀其剃头，入门未几，忽被羁留，次夜即带到番船，锁禁舱内，至是奋然赴海，亦在逃脱之中。盖五人者，既被拐掳之后，心怀愤闷，且遭番奴凌虐，饮恨难言，故于该船启行之际，因其守逻不备，乘机扑水，拼命图存。幸得天假之缘，藉以脱离苦网，谓非入于坎陷，绝处而逢生也哉！不然则恐珠海羊城，今生不可复睹矣。后逢亲朋，每述此事，俾知人心叵测，在在须防，故谨录之以为殷鉴。

又，同治十年（1871）仲秋之月，有二客由金山火船而回，道经横滨，自言前被拐作猪仔以去者，一为许有良，开平人；一为陈汝芳，新会人。为咸丰四年（1854年），乡间薪桂米珠，随友到澳门，肩挑食力。讵料奸徒视为奇货，多方鼓弄，诱至船上做工。不知其先与番人定卖立券，勒令签名羁锁，即时解缆开行，凡五阅月，方能抵埠。初登其岸，举目荒凉，问诸舟人，知为卑鲁国①。是船所载猪仔共三百余名，内有妇女五人。回忆在舟之时，身如缧绁，凄凉殆尽，艰苦备尝。其间有不堪惨虐中道而殂者二十余人。我等赖以存生，鬻于番人咕咛之家，每名价银五百元。主人种植开荒，竟作牛马驱使，日获两餐之馇粥，夜惟一叶之寒毡，忍冻受饥，登高涉险，冲冰冒雪，每嗟手足之如僵，沐雨栉风，曾无形躯之稍暇。勤劳已极，寝食难安，加以督令苛严，动辄鞭挞从事，如此者八年。限期虽满，而床头金尽，岁月虚延，翘首家乡，不觉泪下。念此身居数万里外，难免沟壑终填。由是两人互相劝勉，计不如奋身捱苦，转向别处求傭，或积盈余，以图返国。爰作某家耕仆，每月工银八元。溷处穷荒，艰难万状，连居九载，鬓发如丝，幸每人蓄得六百余金，遂浩然而有归志。束装潜遁，越

① 即秘鲁。

岭缘崖，历十余天，始抵金山大埠。回计舟车盘费，已破佩金五百有奇。由金山以至如斯，所剩贫囊无几。自思丁年以往，皓首而归，两手空空，实何颜以见父老。然而生还闾里，犹胜沉没天涯。余既悲其遭遇之穷，复悯其用心之苦，不忘故本，大有可风，于是乎秉笔而志焉。

又，是岁六月望后，有帆船名马厘亚老士[1]，由澳门而来，因风寄泊横滨。初云装货往金山，而人未之察也，不知实为贩卖人口，将以去卑鲁国者。船中备载猪仔客二百三十余人，内有山僧一名，男幼童二十余名，又小女子一名，足已裹缠，而年未及笈，闻是卖花生者之女，究未识其从何拐至。但其船主，惨酷异常，居心甚于豺狼，待人过于牛马，饥不与饱食，渴不得多饮，又用横铁锁人之足，每贯四人，共为一排，使坐不能安，寝不能寐，遇有呼号，即剪其辫发。似此狼狈殆极，夏楚频加，已有不堪其虐而投河自溺者三人。又有过于受伤，而因病寻卒者四人矣。不意猪仔中有莫应者，缘在澳门遇友荐作水手，开行之后既遭禁锢。复受苛残，自思忍苦而生，不如赴海而死，于是乘其不备，星夜投于江中。适当其时，有英国兵船名埃仁彫者[2]，相踰不远，见其浮沉逐浪扑水，救而出之，送交日本官宪。而官宪初未深诘，仍将发回原船。惟该船主竟不谅其苦衷，又即割其鬓毛，挞掠横施，倍于畴昔。后数日，又一猪仔姓邓名安，因日被煎熬，忿不可忍，欲仿三闾之故辙，以葬江鱼之腹中。不期兵船闻知，亦登时拯获。众欲集资代赎，而事闻于英国之驻扎日本署理钦差[3]，爰呼此人问讯，洞悉被拐情状。次日亲往该船查看，果见羁囚垒垒，不觉肺腑恻然，立委英国领事，报知日本官宪，协同提其船主到案。问

---

① 马厘亚老士，船名译音，西文为 Marialuz.

② 埃仁雕，英舰 Iron Duke 的译音。

③ 此指当时英国驻日本临时代理公使 R. G. Walsou.

舟中之人所得何罪，而遂惨虐至此？该船主初则语多强项，驳论支离，继见莫应等众恨填胸，自知理曲情真，莫能强辩。然为事关重大，殊难了结于片言，日本各宪，念此难民受苦，若不暂解倒悬，则旦夕凶残，伊于胡底，故饬将船上二百余名尽行押上差馆扣留，日给口粮以候复审。迨七月六日，复集工人，一概讯质。中有亚德供云：前在澳门，被一西洋人劝诱落船僱工，每月工银四元，先交两月工银于我，遂将合同强执吾手签名，后即用锁禁锢。日在船中，食不足用，而责有余，苦覆盆之下，惨不堪言。又有亚培所供略同，亚就所供亦大同小异。惟亚胡则云被叔所拐，亦经领两月之工银。船主命我管工，打责虽不若他辈之多，无如船中食用，时形缺乏。或渴甚思饮，与其沽取，则一勺之水，索一元之金。是以人尽难堪，皆不乐往。亚桥供云：为亲属诱以替作厨工，讵料即晚船遂启行。我来落船时，虽曾签名于合同，然吾侪小民，目不认丁，实不知其中所言何若也。其余各有供称，多不及录。但承审官问尔等仍欲回船否，期时众口一词，皆曰难民得蒙大宪俯悯，若拨云雾而睹青天，喜出万死之中，以求一线之路，伏恳仁慈判释，早令生还，则感戴鸿恩，奚啻再造。如必遣返原船，听其带往，难民惟有一死，誓不苟活以从。几番供词，均无稍异。日本官宪备得真情，忖思愚民无辜，安忍置之死地。由是八月中旬，再命两造到堂，连鞫数日。我中华会馆、同善党各乡友，仗义捐金，延请英国讼师名爹庇臣[1]，代为出堂质审。幸其词雄理直，剖别是非，使该船主语塞智穷，不复能施其奸暴。至廿四日，日本官宪即遵万国公法之条，断令工人一概放释，假馆授餐，怜寒惜苦，给以医药，赠以洋毡。又以先为照会，请于我华人官长。至是两江总督通商大臣何公璟，委陈司马[2] 专为此事

① 英国律师姓名为 Johu N. Dnvidson.

② 陈司马，指江苏省同知陈福勋。

而来，今将二百余人尽由火轮船载往上海，待再询其里居，然后分发回籍。夫他邦远适，误蹈危机，我中国大宪，轸念民艰，明照万里，其仁怀实惠，已不待言。但日本官宪以异国羁人，远同风马，独能拯于水火之中，措诸衽席之上，足见其任民社者保民若赤，视民如伤，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痛痒在抱，畛域无分，道路哀鸣，犹蒙矜恤。宜其云霄之高谊，行将传颂乎遐邦矣。余时偶客于滨，身亲目击，故不揣愚陋，志而录之，将以俟有心者之垂鉴。乃荷同人，共敛蚨资，速命付梓，欲使贤愚共识，远近咸知，则此乐善之真诚，与其扶危之义举，自堪并存不朽，以垂无穷。若夫多购而广送之，是更望于诸君子之美意也。

谭警迷子并识

同治十一年岁在壬申仲秋下浣书于日本横滨之如不及轩

谨将喜认芳名列左：

番禺陈玉池刊送叁千本
香山缪辉堂刊送叁千本
番禺胡达朝刊送贰千本
香山郑怡堂刊送壹千本
香山张熙堂刊送壹千本
南海何雁宾刊送壹千本
香山陈奇伟刊送壹千本
三水谭应锡刊送壹千本
南海阮月湖刊送壹千本
番禺冯佐亭刊送壹千本
新安盛幹臣刊送伍百本
香山鲍彦卿刊送伍百本
香山吴海珊刊送伍百本
香山李鉴沂刊送伍百本

香山陈光远堂刊送伍百本
南海罗谦益堂刊送伍百本
南海杨春卿刊送伍百本
顺德何筠如刊送叁百本
香山韦香圃刊送叁百本
南海黎云生刊送贰百本
横滨广利和刊送贰百本
横滨东同泰刊送贰百本
新安盛凤生刊送伍百本
福建黄如云刊送伍百本
香山余崇德堂刊送伍百本
新安梁缙堂刊送伍百本
香山张永善堂刊送伍百本
香山陈省三堂刊送伍百本
警迷子谭禹刊送贰百本
横滨广裕兴刊送贰百本
横滨东兴号刊送贰百本
南海石璧垣刊送贰百本
香山李景刊送贰百本
横滨福记庄刊送壹百本
横滨德大庄刊送壹百本
开平黄春富刊送壹百本

板藏横滨中华会馆，有欲印送者到取无不应命。

梅贻琦日记选（下）

（1941年7月—12月）

黄延复　整理

7月1日　T.　昨夜床上尚不太热，早七点余起，则炎日已逼人矣。约十点出门，因陶先生之约再往石岩湾，由李庄行二三里即到。座中余等三人外有凌、芮二君（将远行者），董、李方桂、梁思成、汤象龙、梁方仲及主人，菜又是李庄饭店所备，有馒头尚好。饭后群坐堂中（敦本堂）闲谈甚久。既热且倦，汤君约余至其堂左住室小睡，室中布置甚整洁安适。汤夫人亦湖南人，尚系新妇。睡起，汤夫人出“冰子”食之，颇清凉可口。

五点返板栗坳，有一时许，汗湿遍体，非只一次矣。

晚六点半北大同学在史语所者设便餐饯余等，主人十位：董作宾、丁声树、劳榦、高志寻、刘念和、邓广铭、张政烺、傅乐焕、王崇武、李孝定。

饭后在厅前闲谈，十点作第二次洗澡后睡。

7月2日　W.　天气更热，室中达九十度以上。

日间无计避暑，只在花厅与郑、罗看书，写日记。余所住李家一室为其楼上下四间中较为最阴凉，以余之故，彼夫妇大小更无安睡之处，尤为歉然。

晚梁时逢、凌、芮诸君八人约食烙饼。

饭后合坐厅下望月，有歌唱者，有讲笑话者，颇为快畅，几忘热气之苦人也。十点归室，帐中尤闷热，赤膊卧床上，久久始睡去。

7月3日 Th. 天热较昨又甚矣。

晚，萧会计约晚餐，座中有张官洲君，为李庄张氏族人，现在史语所任事务职。

饭后闷热，无计可施，乃各归房，去外衣打赤膊，并不更凉爽，只汗流较方便耳。帐中忽发现蚊子，起坐捕打，打死后又有来者，打四五个后已疲乏，只作不闻，渐渐入睡。

7月4日 F. 七点醒来，因昨夜睡不适，精神更欠佳。帐中捕得饱蚊二个，打得两手殷红。室中温度下午为九十六，他屋尚有过百度者。

午饭在李家吃凉水泡饭，晚董家备炸酱面，李太太又做凉粉一大盆，食来甚快，因天夕时有小风吹来，晚间虽风渐停息，但较昨晚爽快多矣。夜中睡亦较好。

7月5日 S. 一日有风，虽热不闷。

早六点起因与郑、罗商定清早下山，下午往叙府。早餐时闻方桂夫妇言昨夜邻村有枪声颇多，时余已入睡乡矣。

七点半辞别所中诸君下山往上坝，方桂夫妇等送出里许，至一山坡，经再辞谢始折回。乱离之世会聚为难，惜别之意，彼此共之也。

八点半至上坝营造学社，再看梁夫人病。大家坐廊下，颇风凉。徽音卧一行床，云前日因起床过劳，又有微烧，诸人劝勿多说话，乃稍久坐，临别伊再提及愿返昆明之意，但余深虑其不能速愈也。

午饭在李济之家食凉面，为湖北吃法，但无卤无汤，似不及平津之麻酱黄瓜加蒜汁为更有味。饭后江边一茶楼饮茶，藉等船来，楼上甚风凉快意，送行者董、芮、杨、王、陶、李诸君皆来伴饮，李老太即亦缓步参加，临别握手曰："江千一别"。意外之意，不禁凄然。

三点，长丰轮自下流开到，仍以趸船登轮，思成亦送至轮边，

余对此小夫妇更为系念也。

五点，船入泯江口，即泊码头。下船时适遇东华公司一老伕役来接，由老头代雇车出城，至两路桥唐君等住处，车未出城忽有警报，幸一时余后即解除矣。唐邻岳因事往威远，晤其夫人及饶辅民、邓廷法二君。

晚饭后在室外纳凉，月色甚好。十点擦澡后睡。余等住一室，床帐则主人已代备好矣。

7月6日 Sun. 晴热无云，无下雨希望。唐家之屋偏向西北，尤感炽热。

午饭【后】小睡，未久因热而咳而醒矣。与饶、邓至屋后江边（金沙江）乘凉，邓游泳颇快意，余等皆未入水。天夕又至马路旁附近一茶馆闲坐，此处名为“青年服务站”，而娱乐设备居然麻将公开，此日麻将竟有五桌之多。须臾牌罢入席吃饭，则有三桌系某“社”员聚餐，当场收费十元为临时费，五十元为永久费。饭罢更有七八人围桌掷骰子，一掷出入每至数十元，则社员必皆富商小官也。

饭后在户外闲坐，西北有黑云一片，升进甚缓，不知可能成雨否。九点余擦澡上床，帐中闷热，仅着单裤。

7月7日 M. 昨夜半闻雷声，乃竟无雨，今早晴热更甚矣。

午前与诸人看竹，谓纪念“七七”，实以藉消炎日也。十点余有警报，未几解除。卢家驹来，现在资委会机器厂服务，其夫人亦新自校毕业者，现患膀胱炎，不能行动。

夏鼐自李庄来。民教轮明早有上开讯，但须设法购票。下午更热，继续竹战。

晚六点至青年服务站，饶、邓设宴款客，座中有唐 太太及其令弟王君、夏鼐、卢家驹。七点饭方罢，有预报，返唐家未久，警报鸣矣，十一点一刻始解除。乃起行往城内，拟暂住旅馆，待天明上轮。步行已过大观楼，忽又有警号，急雇洋车返唐家，索价

四元矣。

一点余再解除，由饶、邓、王让出床铺，使吾三人暂息。三点半再出发，唐役担行李，路上人寂，趁月夜小风，颇觉爽快。在码头待三刻许，天大明船始开。上船时虽客不多，仍甚拥挤，乘客之习惯如是也。

7月8日 T. 在民教轮上——天气晴热，夜中有雨。

买机工睡铺三个，各出35元，否则须上船面，风吹日晒，将更难堪矣。

天夕到河口镇停泊，下船至街上食豆浆稀饭。在河边沙地上坐谈望月，九点回船睡下。

7月9日 W. 天气晴好。途中过滩数次，未及详记。

11：30到竹根滩，因水浅船不上行矣。

下船运行李至街上，未及午饭，雇洋车往嘉定，每乘20元，行约四小时到篦子街渡江，中间在牛华溪打尖，住嘉林公寓，在县街，房间尚好，颇新，余住楼上，晴天则甚热。

晚饭在街上小馆食豆浆稀饭。饭后吴其昌、高翰、方重来，谈至十点散，后就寝。

7月10日 Th. 七点起。早点食汤面后出至一乐也理发。方重与陆夙书君来，陪至文庙武汉大学文法学院及总办公处，晤王抚五校长、朱谟实（光潜）教务长、陈通白诸君。

午饭朱、陈、高诸君约在全家福，甚热，酒尚好。饭后有警报，乃至南门内桂质廷家稍坐。解除后与桂、陆两院长参观理、工两院。理院在城边，系借用教会学校址自行添盖者，惟生物系则在城外（晤张君及钟心煊），工院亦在城外小山上，设备似并不完备。

四点半再至桂家饮茶，与桂太太稍谈，五点余回寓，匆匆洗脸擦身，稍觉清爽。

六点王、朱二君约在中西餐馆，西餐殊不佳，店中更闷热。晤

王兆荣（前川大校长）。

八点余回寓，楼邦彦夫妇、王铁崖来谈。

7月11日 F. 早七点起，仍是晴热，八点至朱谟实寓早点。十点余吴其昌、缪思钊、普斯泽、谢文炳来陪往乌尤寺游览。在萧公嘴下船过江，水势颇急。寺之历史似颇古，山门内有“离堆”碑，寺中可观者为罗汉堂、尔雅台及马夷甫创办之复性书院。张君某约在方丈内茶点。

下此山渡过小河，再上一山，乃至大佛寺，即凌云寺。大佛刻于寺外崖边，头与崖齐，两脚伸至水边，其高约在十丈以上，庙内似无多可观者。清华同学在经楼下设宴欢迎，共有三桌：桂、陆、缪、高、方、谢、普、吴、楼、王之外，则有方壮猷、顾如、李家光、孟昭彝、夏鼐诸君。饭罢成立嘉定校友会，推桂为会长。后余为报告母校近况，约四点始下山过江回寓。罗饭后醉吐，余亦微有酒意，盖大曲之故也。

7月12日 S. 夜雨转凉，清早起时小雨仍未止。

八点余雇妥人力车三辆起行往峨嵋，每人行李二三件各置座前或捆车后，车夫不以为过重，盖此地惯行长路者也。楼、王、谢、吴来旅店相送。中午前到苏稽，附近路颇坏，须于雨中步行，过桥在小饭馆打尖，雨势更大。

午饭后洋车“打对”后前行。雨渐小，阴云仍重，途中过高山铺镇子场，雨已止，道旁稻田万顷，益见川南之富。四点三刻抵峨嵋东门外稍停，五点半到报国寺，住庙西客室，名曰待月山房。弗斋在蓉办招考未归，沈太太来照料。饶余威、徐中舒、张洪沅先后来谈。方丈果玲颇示优待，惟此人终觉俗气太重，善谈能作诗，盖以结交要人之具耳。彼有“五十以前不宜出家，因内心冲动之故”亦为其自身三外家作一辩护者。此处蚊大且多，室中燃土产蚊香，烟气颇重，蚊数则稍减，夜间必须用蚊帐。自重庆西行，同人携Quinine丸二百枚，日食二枚，两周后停服，再两

周再续服，琳弟告以此法，冀可防虐也。

7月13日 Sun. 上午阴雨，下午晴。

早点在果玲处食豆浆稀饭。

午前至沈太太处谈茀斋离川大问题，洪沅来询以川大毕业生统考前经程校长约给予便利情形，洪沅详告后，使人讶异，而吾以为茀斋必不可留矣。留沈宅午饭。

午后小睡，院中小亭上小和尚二三人磨墨伸纸更番来请，谓系果玲嘱请题字，坚辞拒之。

下午四点至后殿访程稍坐，未多谈。

六点罗念生约余等至其家食水饺，甚好，盖其夫人生长北平，颇能烹饪也。

晚程校长来访，坐颇久始去。十点睡下。

7月14日 M. 上午阴雨，下午天晴，一如昨日者。

早六点余起，雨势犹未止，但仍作登山准备。

八点余方壮猷自峨城来，欲与我等同行者。

8：45 出发，滑竿上罩以油布，不便外望。

9：10 过解脱桥到雷音寺（因雨由大道上山）。

9：10 华严寺，瀑布颇好。

10：10 纯阳殿，后殿有吕洞宾睡像。

11：05 圣水阁，“零陵大妙之天”（万历刻石，每字高三尺）。殿后客室三间，极整洁。和尚名普智，尚不俗气，进清茶、藕粉。

左行上小坡，到大峨寺（康乾二次重建），有藏经楼、普贤殿，中左边有古松，殿之筑起者。

12：30 中峰古刹，菩萨殿左边张一林将军淡然大土像，林系六朝人，来峨嵋开山立寺者。黄山谷曾住此寺中。午饭布施廿元。

2：10 前行半时后上一长坡，名龙开岗。

3：15 清音阁。双飞桥下牛心石，二流冲激沫花扬飞声如雷吼。此水即符文水之上游，丹砂洞据云系唐孙思邈修炼处。

惠民图书馆稍留饮茶，莘田为题字。

4：10 白龙洞，无可观处，轿夫欲稍休息耳。

4：30 上石磴甚陡，到极乐寺，方太太求签。

5：00 万年寺昆卢殿，此处高1043M。

大殿前有雕刻铜炉，明嘉靖年造，径约四尺，旁院有静室，云为李白听僧濬弹瑟处。

晤能观法师，系程绍迥之父，名昌祺，字子轩，曾任华西国文教授多年，于五年前出家，今已六十三矣。

晚饭后看禅宗和尚四五十人在院中绕行后至前殿礼佛，密宗则于后殿持咒，僧众亦四五十人，盖庙中正举行金刚法会（七七）。

晚宿于室堂东屋，三人一室，燃蚊香作驱蚊计。

7月15日 T. 早起雨落颇大，食豆浆稀饭。

午前至殿前随喜，知客某问愿打牌否！

大殿旁室悬一大钟，谓系铁钟铜钮。砖殿看普贤大士骑象之铜像，佛牙长约十三四寸，宽约一尺，云重十三斤半。

万年正顶有贝页经写华严经，为巴利文，共256页；又有舍利子装一牙粉瓶，如米粒大小，共三白一红。殿前有大厚朴树二株。山门内过海罗汉十八尊。后院“白水清风”一殿上楼上供神，前后六座，如下：陈皇后、观音太子、地藏菩萨、财神、关圣帝君、玄坛大帝。

1：15 午饭后雨止，起行，即于寺后登山。

1：50 观心禅院。

2：25 息心所，甚破陋。此段路行山脊上，如鱼背。

3：20 长老坪。

3：55 开山初殿，有蚕桑所。

4：35　华严中顶。

5：05　莲花石。以上每至一处，休息约十余分。

6：00　由钻天坡上至洗象池住下，房间不甚好，彼之二等房也。此处高 2110M。

晚饭后象池夜月景色甚好，日落亦甚美。

8：20　看山下佛灯，共见十余点，莫名其妙。

天冷风大，室中生火，九点睡下。

7 月 16 日　W.　4：30　起看日出约一小时后，云海颇为可观。

7：20　早餐后起行，给庙中六十元（四人）。

8：00　大乘寺，有铁碑，明嘉间造。

8：55　上阎王坡，至白云寺，白云祖师像谓系汉张良。

9：20　横过二岑至雷洞坪，庙曾被火，旧铁像尚存十余，系明历时铸。庙前一茶馆，之后有怪石一堆，登临俯视，深涧万丈，未能见底。

10：00　接引殿，颇整齐，此处高 2500M。前殿供大佛，丈六，金身，手托金台。大殿上只供普贤菩萨一位。两壁挂十八罗汉拓片，系天童山竹禅所绘。

11：15　步行上“七里坡”，甚陡，至坡上回首，看山下云起沸腾，俨如鼎沸。坡半有大石，刻“第一山”，右有老松，盘拏，颇可留连。太子坪为明万历帝弟定禅、定乐出家处。

12：00　经“天门石”至普贤塔，谓有肉身。普贤实为一和尚迎建文上山者。

12：30　步行上山，坡已渐平。至卧云庵投止焉。余住客房楼下“明月室”，室外月台为瞭望佳地。午饭颇丰美，有火锅，室中亦已生火。

午后天空云气颇重，日色朦胧。

祖殿一有玉佛，高约 15 寸。

铜殿—正在重修，铁像十余，火后遗物，铜碑成化造。

金顶—普贤大士铜像前有二玉佛，一坐一骑，各高约十五寸。殿后有舍身崖，铜塔二，万历壬辰【铸】。

下殿—正中供弥陀佛、观世音、大势至，两壁挂十六尊者拓片，亦天童竹禅绘。民廿年金顶上下殿皆遭火，近始重修者。

锡瓦殿—顶之中部尚有锡瓦，藏经楼谓有龙藏，未得看。

二时左右日光稍明，但“佛光”仍不能见，三点以后，认为无希望矣，卧床稍休息，方太太等来室中围炉闲谈，和尚送糖果盒来。

晚饭仍甚可口。饭后在月台上看佛灯约刻许，因太冷即各归房就寝。

7月17日 Th. 夜半忽醒，见窗外月色正明，光辉入室，未起视，仍复睡去。4：50起床，天色微明，少顷见日出，于灰紫雾海中忽吐红光一线，数分钟后已露四分之一，如一火轮立浮此雾海中，以后轮光渐大，立处渐远，至全轮现出，则光色由红而黄而白，而雾气消散，浮云隐现于山间天际，此时霞光犹为动人，独立户外，注视久之，惜无他人来与领略此美景也 。

5：30 四人会齐，早餐吃面。和尚领看雪山，因云多不甚明显，就其指处以意会之而已。

6：05 起行下山，和尚送茶包未受，施120元。

8：30 下山到洗象池，雾气甚重，猴子仍未见。

9：20 下曲坡到遇仙洞。

10：20 龙桥沟、仙峰桥，桥右一瀑布不大，但两旁山崖甚耸奇。前行上坡，见一大石，上题“仙圭”。

10：45 九老洞，距金顶已55里矣。打尖。此一段道上见娑罗树、珙桐、冷杉颇多，皆峨嵋特产也。

大殿上陈一大水晶，长约$2\frac{1}{2}$尺，宽1尺。

12：50　至寿星桥，已下99道拐矣。

7月18日　F.　1：45　洪椿坪，门前一老椿树，甚大。庙名千佛寺。此处距九老洞30里。

前殿供文殊、释迦、大势至。

后殿供普贤，两旁为药师、地、初祖达摩。楼上则供玉皇、真武、火神。噫！亦杂矣。

康熙题“忘尘虑”一碑。

乾隆题有一联，果亲王书“发弘四愿”匾。西偏院有林主席息游之所，门扁未得入。

3：50　清音阁。未至前须渡黑龙江，水深颇险，轿夫迤逦行水溪石头上，东西往来涉水七八次，最后过一木桥，曲折颇多。

4：10　过江上坡，沿江右岸行至清风桥，又北折，见江边一铁锁桥，未停。

5：20　龙门茶叶公司，稍坐饮茶，俯看江水冲荡。前行不远至龙门洞，未停，但溪涧极可受。

5：45　至盆路，方太太别去，为往城内者。

6：10　到报国寺，稍休息，洗面换衣。

7：00　程校长约晚饭。座中晤向院长、刘总务长、柯训导组主任（德发），外有张洪沅、饶余威、柯召、张敷荣。

7月19日　S.　仍阴小雨。

早餐图书馆孙君约食豆浆稀饭。晤Mrs. Day（?）及孙之二女，皆正毕业而另就业者。

9：00　收拾行李运往峨嵋旅行社去后，往万行庄（距报国寺约三四里）参观理学院实验室，后至永宁寺宿舍及理学院办公处。图书尚不少，杂志不多，仪器不太多，地方则甚潮湿。在洪沅室饮茶稍坐。

后雇车至旅行社安顿行李，稍休息。此处似甚整洁，为川人某所办，亦颇获利，而游人亦甚便矣。

12：30 雇洋车进县城至水西门街徐中静家午饭，方壮猷亦尚住此。主人除外叫数菜外，又自做三四样，盖昨晚即准备吾等来食者，闻之益为不安。

午后与郑、罗、方太太、徐及其男孩二三人步出东门绕行新旧两桥后，至公园、大佛寺（未得入殿看，因有中研院器物为队兵防护）。

7：00 张洪沅家晚饭。房舍自修理颇好，其夫人为秦大钧令妹。其住处为圣积寺废院，中二榕树甚大，径各一丈左右。大殿上有铜佛、铜塔，皆万历时造。饭后在郑涵清处饮咖啡。

7月20日 Sun. 9：00 早点食汤面，后徐及方太太来社稍坐。

9：30 四人再往嘉定。洋车上尚舒适，一路再经镇子场、高山铺，至苏稽打尖。

12：30 再前行，抵徐灏渡船，水急，两岸有冲毁处。

2：30 抵嘉定公路站，因洋车无入城捐照，雇一车拉行李，三人随车步行（方太太已从另路归去），不意竟行五东［里］左右方至城内，旅馆颇拥挤，在嘉定饭店觅得三小屋住焉。

晚饭在旅馆对门之“北平饭店”食水饺。饭后往西城饭店浴室洗澡。

川大王校长派田某来谓，明日可有汽车往蓉。

7月21日 M. 昨夜大雨，住房颇陋小，幸无雨漏，清早仍未晴。

4：30 坐起，不耐再睡。出外呼郑及罗起。

5：30 收拾行李，付店账，雇车往公路站。在站中食鸡蛋、油条当早点。半时后田某来代托司机购票，各出80元（实则此地至成都为162里，票价应为48.90元），不如此不能得也。

8：30 经一番上车检查、拴行李等麻烦后，木炭车开矣。其速率约为30M，车中虽挤，尚无大不适者。

9：20　到“滩渡”，距成为143M。公路渡船在河对面。船户谓水急，不肯开过，几度商量无效，届中午又有一大车来，上坐有“舵把子”及其喽啰数人，过河以威胁利诱，船始肯开来。所谓利诱，吾等各出5元为犒赏之费也。公路车上船时前轮滑下跳板，历久不能托起，时由中午已近平西矣。

4：00　决计往前村投宿，雇一老者及一小孩挑行李，行十余里至“甘江铺”（132M），住小店，名明记客栈，住房为一院后草房，三床之外，别无他物，而尿臭潮湿之气则与他处小店相同。

晚饭仅于街上食稀饭二大碗，鸡蛋两个，虽一日未得饱食，此外更无所得矣。

饭后至村中闲步，街道皆石砌，颇清洁。在一处望见一河，名蒹葭河，颇可观。店中尚住有同车遇阻者五六人，盖此店尚系村中之最有名者。

10：00　初意因畏室中蚊、虱、臭虫，拟不入睡，但在店中茶肆久坐后殊不能支持，遂仍归室，打开铺盖倒头便睡，顾不得许多矣。

7月22日　T.　夜中大雨，早起雨止。

4：30　睡醒坐起，待天大明，出店前洗漱。

6：30　洋车来，为昨晚定雇者，乃起行往夹江。

8：15　到夹江城外“大安旅店”，盖公路站在附近，而洋车亦麇集于此者。在店中早餐后雨又落矣。郑向店觅住处，得一房，有二床，其一为一病客睡下，乃将行李置床上，坐堂前观雨闲话，殊不知何以为计也。雨大，历一时许渐止。店客有雇车往眉山者，乃仿之起行。

10：30　出发，行四五里又遇大雨，在一腰店子稍避。

12：00　过螺丝圈，须步行，此处距成122M。

12：50　土门乡稍停打尖，实无可食者，饮茶而已。

2：25　过一河，忘其名。3：00上长坡。

5：00 思濛铺，因途中罗车两次耽搁共约一小时，遂赶不上过水。住成康旅馆，100M。晚饭在街上一小馆食炸酱面、鸡蛋。

饭后至街上一茶馆闲坐，听唱川戏，一唱小生者嗓音甚好，所唱为彩楼配，惟帮腔殊不可耐。

九点余回旅馆就寝，厕所阴湿，地上泥滑难行，出入颇有戒心。

7月23日 W. 夜间又大雨，早起雨势稍小，云层尚厚。

6：30 草草洗面后再前行，车则仍昨日所雇者。

7：30 大雨又至，小山坡上店家四五，暂作避雨之所，购得上酒及糖糕权充早点兼以御寒。

10：45 雨稍小，再前行，行未久，雨止天晴。

12：00 到“县滩”，又因水大不能渡过。郑设法觅一村童，购米升许（十元），在其家煮熟，乃与车夫勉强各得一饱，车中带有榨菜一罐，为唯一之下饭物。饭后坐江边晒太阳，久之有一着军官装束偕一帮友至江边，以手枪指对岸叫骂后，对岸始有动作。

3：30 第二批上渡船，每车出资五元，有数洋车因乘客已先过河无人付钱，僵持许久竟弃之开船过河去，而此渡船实即公路局所备也。

4：30 过河后未停即前行。

6：00 眉山县城，住北道旅馆，仍甚简陋。行城中街上时见有岱宗祠、眉山公园。晚饭在旅馆对面一饭馆食川菜，眉酒尚好。与郑、罗分住二室，床上草垫，地上一桌一椅，雨大时漏痕犹可见，夜间烧蚊香，既以驱蚊，兼以遮臭也。

7月24日 Th. 夜间大雨二阵，早起已晴。

5：00 起行，洋车为昨晚另雇者，60元至成都。

5：30 车夫在北门内早点，乃亦各食水蛋二枚。

8：00 彭山县，食早餐。城中见有南华宫、禹帝宫、万寿宫等，盖一大县也。夏鼐已于前数日来此，但其研究处所在乡下，未

往寻访。

1：30　磨县，新津渡过河，灌县以下各河至此汇流，诚一洋洋大观也。新都城山上有楼台点缀风景，应甚佳绝，惜不得停留一览。过江后行沙滩颇长。

2：30　在旧县再换车前行，此处距成 40M。

5：00　双流县，又换车，其换价仅为五元。路上见道旁所见飞机小库房甚多。

8：00　到成都南门公路站，天已大黑，小雨又来，换洋车往城内骡马市投成都招待所，幸得二大房间，虽在三楼，较路所有旅馆已甚整洁舒适多多矣。（每间 10 元）

晚饭因天已晚，仅得汤面，各食二碗以当午晚二餐，实则久饿之后，亦不能骤多食也。

十点余睡下，夜雨颇凉。

7 月 25 日　F.　上午仍阴雨，下午渐晴。

9：30　出门，往邮局晤璠弟，适宋益清亦在座。午饭因与罗、郑即在招待所便餐（五元一位）。饭后小睡。罗仲和（统计处）、唐庆永（上海银行）、沈弗斋、郭子杰、李景清、胡次威先后来访。

6：30　至南打金街 99 号赴邓敬康、王孟甫饭约，在彼晤佩弦[1]、李幼椿、魏□、李秘书长等。酒颇好，为主人及朱、李、宋等强饮约廿杯，微有醉意矣。

9：00　回寓，苏永煊来谈清华中学事。留弗斋住寓中，在房中加设一床。

7 月 26 日　S.　天晴不热。

10：00　与弗斋访张岳军[2]于其私邸，谈约二时，所涉及者：教育，学而优则仕；川省政治背景；川南之袍哥（成都一市有八

---

[1] 即朱自清，时在成都休假。

[2] 即张群，时任四川省府主席。

百堂口)。

12：00 佩弦夫妇约在吴抄手食混沌等面食。

4：30 与沈、罗、郑至华西坝四校拜访陈景唐、张凌高、吴贻芳、刘世传。

晚饭在郭家，晤黄督学（教部)、吴金鼎、蒙馆长、刘校长及佩弦。饭后邀佩弦同回寓下榻，藉谈国文系问题。

7月27日 Sun. 7：30 至华西坝郭处食早点，面包、牛油、鸡蛋、咖啡。食后郭以汽车陪往游览：1. 武侯祠、昭烈陵。2. 草堂寺，草堂内供杜工部及黄山谷、陆放翁、浣花精舍，黄云鹄题字甚多。

10：00 闻有预报，乃至四家村李幼椿家暂避，约十一点有警报，十一点三刻紧急，后来十分钟而头上飞机声越来越多，旋闻炸弹声，乃分入室中卧地上，炸声连续至三分左右，最后声益近，其弹落下之嗯嗯亦甚清楚。

1：30 解除，入城，则全城之西半几无不遭波及。往东往北各路多不通，乃回郭家稍息，食西瓜汤面。

3：00 以后始由新南门进城往昭忠祠42号十弟家午饭，酒菜皆甚好。绍曾及祖成、祖武仅匆匆一见，未得话谈。

6：00 返招待所，幸未被炸，但四周落弹不少。

7：00 至焦家巷36号张怡荪家晚饭，饭酒皆不好，盖炸后临时沽来者。张自办一西陲文化院，曾编藏语会话及藏文字典。

10：00 归，一路及旅馆皆无电灯，以洋烛代之。

7月28日 M. 7：30 食稀饭未罢有预报，雍克昌君约往其乡下庄院，出西门由巷子西行入小道，男女老幼甚为拥挤，道旁尽是稻田，无可疏散，偶有竹堆已为先至者占满。前行一时许汗湿透衣衫，过九里桥又入田间小道里许，始达雍君处。此日无机来。雍留午饭。

3：00 步行由原路回寓，在招待所洗澡甚便。

5：30　至总府街明湖春。清中陈、苏、刘安义、王载之约，姜春华亦来，伊在航委会政治部。

7：00　至励志社，张主席之约。座中有郭、胡二厅长，张凌高、朱佩弦、李景清，共十四五人，菜尚清新，但无酒，因张近来已屏绝烟酒也。

9：00　回寓后十弟来，宋益清来。晤郭亮才（警局秘书）。接蒋电，谓廿五日去渝。光旦7·17信。

7月31日　Th.　阴雨一日，清早雨尤大。

4：30　起床，暗中摸索，唤醒罗、郑，打点行李。

5：45　十弟命洋车来，又另雇二车赴邮局，因昨晚决计同乘局车赴渝也。十弟及吴股长已均在站，吴食豆浆油条。

7：10　开车，此卡车系燃酒精者。车前坐者司机之外为余及杨宪益夫人（J. B. Tageor之女），后坐者郑、罗之外为杨及一局员林某。一邮差押车者。

8：30　过龙泉驿，雨仍未止。山道尚不滑。

10：45　简阳县城打尖，雨仍重。

11：30　五里碑，水大，公里［路］为水没，深至二尺许，车不能开过。退至一茅店中避雨吃花生，一间小屋挤至廿人，亦只好随遇而安已。

4：30　雨渐小，水渐落，车试前开，不意司机眼迷斜行，前左轮陷路旁沟中，登时泥水奔入车中，急离车下水，返回路头。后探知前方二里许始有旅客［店］，乃再涉水至对面，行李由车上运下，幸无失落者。雇乡下人担行李前行，抵新市铺投住来安旅馆，得二房，与杨等分住，不暇计其他矣。罗一箱全湿，余衣箱湿一角。

晚饭前洗脚，各饮烧酒少许，八点余睡下。

8月1日　F.　昨夜复大雨二阵，幸早起已晴。

10：00　早饭后在店前茶室闲坐，忽报车已拉入村中，不久

可开行。盖昨夜以140元雇人拉上者。

12：00 车开矣。行未久，过一桥，泥坑很深，几又停陷。

1：10 资阳城西长寿桥为水冲坏，桥头公路亦冲去一二丈，又不得开过矣！

3：00 决计携行李入县城再作打算，步行二三里，遇李旭初局长出西门来接，承其代觅紫东旅馆。

5：00 李约在一饭馆晚饭，酒菜颇丰，俨然筵席也。饭后卧床竟睡去。月色颇好，惜未曾领略。

8月2日 S. 5：30 起，天空尚有浮云，日光不明。

8：00 李局长复约至其家早饭，盛意若此，殊为不安。

10：30 托李代雇木船往内江，盖公路二三日内似难通行。船价订妥200元，乘客余等三人，外有杨夫妇、林、及其他女客二人，共八人。

船行水道颇纡折，时有浅滩，尤费时费力。

中午暴雨一阵，船蓬漏处甚多，须打伞遮避，幸半时后雨止，与罗各扯绳晾湿衣。

5：00 过文家渡，天色渐暗，风云集合，大雨随至，船掉头泊岸，约停三刻许，雨稍小再前行。

7：30 到资中西门码头，摸黑上岸，泥水没胫。城内石道颇平整，雨中寻得一清川旅馆投宿焉。房二间，而住者四男二女，只好令杨夫妇分开矣。

9：00 行李安顿后始出外求食，花生、白酒、汤面颇甘之。

10：30 归床睡。

8月3日 Sun. 夜间雨声未停，早起渐止。

清早方起，同船曾小姐别去，竟已代付房帐矣。

9：00 早饭后，朱局长偕李女士来稍坐，送余等下船。船开时又落雨，尚不大。

11：20 大雨又来，泊岸避雨，至12：40，雨稍小始再前行。

1：10　过苏家湾，雨有止意。

4：30　到内江西门外码头，勉强凑合清付船资，运行李至街上，雇一洋车拉行李十余件，至南门外觅旅馆，得蜀天别墅，虽房价稍贵（三人一大间15元），较一路所住清洁多矣。未久韩德章、周金台来访。

7：00　周约在联谊社晚饭，酒肴皆甚满意。

9：00　出外早餐，遇李国干（1932级，现任补训总处特别党部书记长），请在一馆食汤面。

午前郑再往邮局打听，仍无车位希望。

中午困倦，未出午饭，欲睡未成。孙祖瑞来访。决计换房间，与郑、罗分住两间，后窗向南，明朗多矣。因房内通风，再取湿衣吹晾。

6：00　孙夫妇在中国银行约晚饭，五人同往，外有周金台、李国干、王铮如及袁襄理，刘季陶夫妇未能到。菜不甚佳，酒尚好。

饭后至孙寓饮咖啡，月下闲谈，颇为快意。但时感有所失，未令他人知之耳。

8月6日　W.　昨夜时有雨声，天明已晴。

上午郑再往邮局，仍无确息，但杨等决于下午往候。午饭在京山饭店食馒首鲤鱼，为杨等送行。

3：00　送杨等去登车。

4：30　往刘家看季陶，兼看德章伤势，已大痊耳。

6：00　与郑、罗往孙家晚饭，看竹，系借邻家太太处，八圈结果，主人大胜，罗负最多。

11：00　回旅馆见杨在室，始知仅其夫人先行，而明有车，余等皆可同乘。

8月7日　Th.　3：30　起后唤醒郑、罗，赶即收拾行李。

4：30　到邮局门前，天犹未明。

5：30 车开，余坐车前，郑、罗在后，杨尚须待下班。

6：00 至河渡，待甚久，食稀饭当早点。

9：45 渡河后在槐木关加油（酒精）后始开行。

10：45 隆昌未停，距成 250M。途经安富镇，甚大。

11：30 荣昌，在城外小馆打尖，邀司机等同食。

12：30 开行后到永川，有旅行社食堂，司机买米。

3：30 经璧山县，然后到青木关镇，距成 394M.。因须换车，且天热，郑、罗在车后颠晒甚疲惫，遂住“第一宾馆”，甚陋隘，而每小间亦取费 4 元。

5：00 上山访教部，访顾、吴[1] 皆未在部，遇韩裕文君，甚承招待。

晚饭韩约在一北方馆食葱油饼，炒菜亦尚好。饭后郑往看蒋养春司长于其家，与罗往益庐访张充和女士，郑慧亦住同房，又晤钱某女士。

后同至民众馆空场上饮茶望月，十点半归。张女士屡称吾所写字甚好，自觉惊异，不知何以答之。

8月8日 F. 郑颖孙、杨荫浏来旅馆，约食豆浆油条。食后搬往中央旅社，房间更小，价亦不廉，但取其较为清洁耳。任东伯、洪为溥来谈。

10：00 上山访余井塘次长，陈部长留渝不常来此。晤陈泮藻参事及高等司科长。1. 吴，2. 王，3. 陈东原，4. 任东伯，稍谈别出。

11：30 蒋养春家便饭，蒋病初愈，尚未到部。其夫人蔡女士善画。饭后归来，热极。

1：30—3：30 警报，上山入教部防空洞，未久留。出洞在音乐教育委员会饮茶，闻远方有炸声。

---

① 顾即顾毓琇，吴即吴俊升，时皆为教育部次长。

6：00 郝更生来以滑竿接至其家（王家湾35号）晚饭，系与清华同学合办者。余次长来，因事先食入城去。一樵适已自城内来，外有吴、王、陈三科长及任东伯、郭舜平、洪为溥、洪宝林。郝新得一子，今已三月矣。

9：30 出，再至民众馆饮茶，张女士与郑父女已在，又晤吴研因。

10：15 移住王家湾顾家，与一樵谈至十二点始睡。

8月9日 S. 7：30 起，早点食豆浆稀饭未完，已有紧急警报，与顾太太及小孩等入附近山洞，未久一樵来，又同返家闲谈。十点解除。

11：30 第二次警报，因陈泮藻之约往中央旅社会晤，候一刻竟无一人来，仍返顾家午饭。饭后小睡约一时，出汗甚多，住滇三年，几忘盛暑之经验有如此者。起后着绸衫，坐室中挥扇而已，不思更做他事。

晚饭一樵请客：郝太太、吴太太（会计长之夫人）、葛成慧女士（医师）、王翰仙（顾太太令弟）、任东伯，待一泉[1]、景超竟未至。饭后任、罗各唱二段。

客散后在院中望月纳凉，十点余洗澡后睡。

8月10日 Sun. 7：00 起后赶食早餐方罢，即有紧急警报。至洞口坐些时，郑、罗偕郑及张女士来，十点余解除，郑等别去。

午饭后小睡，仍甚热。一樵进城。

2：00—4：00 又警报一次。

至益庐会同四人往话雨村，吴研因夫妇之约。戴应观、赵君（中大附中校长）在座。

晚饭时又有警报，未久即解除。

---

① 疑为顾毓琛，字一泉，顾毓琇之弟。

8：30 第四次警报。九点月上，皎洁可爱。听张女士与罗唱昆曲。

10：45 返顾家，张、郑及慧送余到门口，时顾家人均入洞未返，独坐院中望月。

11：30 摸黑睡下，警报犹未解除也。

8月11日 M. 天明被唤醒，谓有警报，未起又睡去，七点起。

午前郑、罗来谈，未久别去。王翰仙来约晚饭。

午饭后小睡，出汗甚多。

2：30—4：45 第二次警报。

5：15 往山上寻郑、罗未遇，发现光旦、祖彦及珊信。

5：30 至小可食馆，主人为王翰仙、郑颖孙、戴应观、邹树椿，客为余等三［四］人：杨仲子、任东伯、张女士。席间饮大曲，酒杯颇大，五杯之后苦不胜矣，临行竟呕吐，主人以滑竿送归，王君伴行，益感不安也。

8月12日 T. 早点后有紧急警报，旋闻机声，乃至洞中暂避，较为风凉。旋回室中谈话。

10：00 解除后，张、郑别去，小睡约一时。郑、罗来，因又有警报，留午饭。

5：00 北大旧生何、杨及何之夫人在桃园便饭，酒菜皆不佳，而小室尤闷热，匆匆食罢即别去。

8：00 至益庐饮茶清谈，颇为快意。

9：30 郑、罗持烛送余归顾家，洗澡后睡。

8月13日 W. 此日警报仍为三次，1. 2：30 am 被人唤醒后旋复入睡；2. 5：30—8：00；3. 8：30—3：00。

3：00 解除后即至益庐，张女士犹未归，在门外立候时遇 Hoover 及他美国男女三人，将往峨嵋者。张女士归后为做梅汤、稀饭飨客。

5：30　与张、郑步行往至关口音乐院，应陈嘉夫妇（黄友葵女士）饭约，其自做葡萄酒颇好。

9：00　借乘音乐院滑竿归顾家，一樵已归来。

8月14日　Th.　晴，热数日以来有减退。

10：45—3：00　警报一次。

午饭后未睡，与一樵闲谈。

天夕一泉与景超自北碚来，少停仍进城去。

6：00　一樵夫妇请客：余次长、张廷休（蒙藏司）夫妇、刘季洪（主任秘书）夫妇、陈义（协和医师）夫妇（BerHice Chu）及黎东方。

饮大曲数杯，尚未过量，十点余睡时仍甚热。

8月15日　F.　半阴，稍风凉。

午前有警报，未久即解除。午饭有孙女士——音乐院教员，朱继圣、张慰慈二君之表妹也。

下午阅稼轩词，未出门。

5：30　与一樵步行至袁家沟黎东方家晚饭。座中有余次长、杨仲子（黎太太为其旧生）、张听秋、王星州（社会长，东北人）。

8：30　饭罢再赶至益庐，张、钱二女士之约。入门充和出迎，若以吾来为意外之喜。吾曰："一定是来的"。饮青梅酒又五六杯。座中有王女士，张欲为郑作媒者。饭后饮清茶，试燃香数种。

十点余归。日间发与十弟信，告途中经过。

8月16日　S.　上午未出门，阅《绝妙好词笺》（查初白、厉樊榭合笺）。

午前有警报，旋即解除。

饭后毅生来信言报载八月十四日联大被炸。发二电，一与蒋校长，一与潘光旦问详情。

3：30　一樵约郑、罗、吴士选及吴会计长饮茶闲谈。

6：30　至杏花酒楼，顾荫亭及吴妍因之约。顾因病未来，吴

夫人（小因）在座。

9：00 归后与一樵谈及倪事，一樵有愤语，遂未多谈。

8月17日 Sun. 天晴更热。

清早闻有妇女哭声，后知为郝更生夫人新得其母丧电报。早餐后往吊慰，与更生稍谈兼告别。

9：10 又有警报，试为一樵写字未成。

张、郑来，留午饭，食水饺，饭后郑去，张留闲话。一点解除，收拾行李至公路邮站候车。

2：30 搭教部【车】往重庆，与余次长坐车前，顾及郑、罗等皆坐车后。金刚坡停三刻许，经过歌乐山、新开寺、山洞、老鹰岩、新桥、小龙坎、化龙桥。

6：00 至两路口中央图书馆投宿。

7：00 在七星岗一小馆吃汤面，至庐看一樵未在。至市民医院与八弟谈话时郑、罗别去，余暂留宿。八弟因事忙，犹显躁急。

8月18日 M. 天阴，无警报。

6：00 起床，恐妨及局中工作。

6：30 郑、罗来，谓已见过沈肃文。与郑往中航公司商订飞机票，廿三可行，深觉快慰。在经济部为翁留片。

12：00 至张家花园访沈未遇。“成都味”便饭。

饭后理发，后至卫生局搬行李至中央图书馆。至油市街访王雪艇[1]及雷震寰于参政会，皆未遇。

6：15 在冠生园与郑、罗作东道，实为沈肃文、金少英、卢逮曾夫妇、文藻[2]、一樵及八弟。饭价195元，酒5壶占去40元。饭后步至七星岗露天花园饮茶。10：30回馆。

---

[1] 即王世杰。

[2] 即吴文藻，清华1923级毕业生。

8月19日 T. 昨夜有雨，午前犹阴，午后放晴。

8：00 金少英约在一小馆食烧饼、油条、汤面。

一樵以破车来接，因等文藻，未即开行。

9：45 警报。10分后文藻来，赶开出城，过山洞有紧急，车行更快，颇为耽心，怕在途中抛锚。

10：00 到歌乐山吴家，午饭饮泡桔酒。

舒舍予有信来，意拟取消昆明之行，急与莘田复信敦劝，托一樵带于途中代投。

午后小睡，食咖啡。沈如瑜来。

与郑、罗往对山中央研究院办事处访傅孟真。傅太太有病未得见。杨公达、宝弟先后来。

6：00 吴家晚饭。与宝弟至工会宿舍投宿。晤杨子厚（燕大，山东人，工合会计长）。

十一点睡下，床上未挂蚊帐，蚊闻来往，久久始睡去。夜间闻有雨声。

8月20日 W. 阴雨一日，云气入室。

6：00 起。廊外湿雨连天，数丈之外不能远望。

8：00 食稀饭煎鸡蛋。杨子厚因事冒雨下山去。与宝弟详谈其由兰州来重庆加入工合之经过，及其上月辞工合事对于将来可有之计划。

12：00 郑、罗偕文藻来午饭。熊德元（燕大，任宝弟秘书有年）【在座】。饭后稍谈，吴等去。小睡未成，起阅宝弟信稿及其近作文稿。

晚饭后雨渐止，有风，山下灯光可见。十一点睡。

8月21日 Th. 天晴，无警报。

6：00 太阳由窗射入，晴明之象使人忻然起床。

7：30 吴宗生来接至吴家早点。李现林来谈。

10：00 与文藻至国库局办事处访吕著青局长。吕为前保定

高等同学，晤谈颇欢畅。约于明日午饭，并允画梅花相赠。

访闻齐未遇。

午饭在吴家，饭后小睡一时许。

4：00 回至桂花湾，坐廊上饮茶，甚为快意。

5：00 与宝弟沿山闲步，访杨公兆、薛子良（新任全国委员会委员长，住云顶寺山上）。

6：30 仍返吴家晚饭。舒舍予自石桥厂来，自午前步行四十里，黄昏始到山上。饭时与谈，再约其与罗同来昆明。

饭后看竹四周，11：30与宝弟返寓。

8月22日 F. 天晴，时有云雾。

7：30 早点后薛子良来回拜。张文伯来函约午饭。

10：30 到吴家。11：00紧急警报，先至吕家，随与著青等同往中央银行防空洞。飞机二批。

2：00 回吕家午饭，晤汪东及吕副局长、蒋仁宇。饭中间又有飞机来，在吕院后山洞暂避。炸沙坪坝，灰烟可见。

4：10 解除，吕以汽车送余与郑进城，过山洞时以天晚，张文伯处未得去。

至中航公司，知明早须三点半到机场。

晚饭八弟约在一川饭店便食，菜味颇好。

9：30 已落小雨，至中央图书馆投宿，宝弟偕来。

8月23日 S. 2：30 起床，宝弟帮同收拾行李，乘滑竿至燕居，黑暗下石磴又沿江边行半里许始上小船，渡至珊瑚坝，检验行李后雨中候机至。

5：15 飞机自香港来，停约半小时后起飞，机大颇平稳。

8：35 到昆明机场。检验行李等事未办完，忽传有预报，匆忙携行李出场，搭沈天梦汽车进城至玉龙堆25号稍停，至西仓坡见房屋被炸情形，至府甬道宿舍毕正宣处早点。

10：00 大雨一阵后，与毕出至新校南北区略看被炸各处，然

后到犁烟村午饭。

下午吴正之来谈，任之恭、赵访熊来。

晚睡大床，未得安睡。

8月24日 Sun. 上午来客颇多：姜立夫、叶楷夫妇、杨武之、赵忠尧、企孙来谈，留午饭。

下午，周荫阿来。正之同出看村北空地，将归家，遇惠老师，又同散步半时始归晚饭。

8月25日 M. 阴雨。

12：30 与郁文步行至大塘子，途中遇雨，至徐家午饭后，先令老李送郁文归，然后进城。

3：30 至新校舍临时办公室。

6：00 随蒋至冈头村晚饭。座中有缪云台、曾养甫、金龙章（中缅访问团团员）及裨德本领事、Liet games、阎某（机场检查员）。

8月26日 T. 阴有小雨。

早点后，与蒋【谈】联大数事。今甫来谈。

3：00 进城，到西仓坡。

4：00 清华校务会议，（冯因病未到）余为报告为渝接洽关于留美考试、叙永问题、研究补助费问题等事。

5：00 聘任委员会。

6：00 查、樊来，留共晚饭。9：00散后，未久便睡。

8月27日 W. 6：00 起，窗外朝阳可爱。

早点后在楼下办公室，邵循正、刘觉民、吴正之来。下午霍秉权来谈，伊昨日新自叙永来者。

5：00 出门，先至任叔永处稍坐。访李润章，谢饭约。步行入城，稍看新炸遗痕。

6：30 至才盛巷开联大常委会，新校被炸后似无修复之计议，乃有提议延期开学者，心中大不谓然。决赶快筹备，设法如

期开学。

10：00 散归。蒋等明早赴缅。

8月29日 F. 上午在西仓坡调看调卷，嫌不清楚，为之整理。

下午2：20 到联大办公，与查、樊、朱商致教部代电，报告被炸损失，并索修理费（90万元）。

5：00 访P.B于北仓坡英领馆。

晚饭一人在寓自食。饭后李谟炽[1] 来。

8月30日 S. 7：00 早点稀饭，彤来为买鸡蛋佐食。

午前今甫、一多[2] 来谈，留午饭。

4：00 至蓉园为隆言泉、朱云霞证婚，又在国泰照相。饭时菜甚多而不佳，酒亦劣。

8：30 归途访郑、罗、舒于靛花巷未遇。

归寓明月正好，坐廊上，寂对良久，为之凄然。

8月31日 Sun. 阴雨。

9：00 乘洋车往梨烟村。

吴学周来谈化学研究所拟在普吉造房事。

下午张大煜[3] 偕杨业治、吴达元来谈。

访范绪筠、杨武之，范病初愈，杨则新病者。

约任之恭谈拟约叶楷任电机系主任问题。晚饭后正之来再谈叙永分校问题。

9月1日 M. 午前有雨。

3：00 到联大，与郑、樊、查谈应赶办事项。

6：30 办事处同人十九位作东宴余及企孙于冠生园。饭后毕

---

① 李谟识，字汉正，清华1928届毕业生，时为清华及联大土木工程系教授。

② 闻一多。

③ 张大煜，清华1929届毕业生，时为清华及联大化学系教授。

约至海关俱乐部饮咖啡，在彼晤一鲍君，系企孙老同学。

9月2日 T. 4：00 pm. 在办事处开研究所委员会，各所所长报告一年来工作状况。晚饭，十点半散。

9月3日 W. 上午在联大。郑婴来谈。

4：00 与陈通夫至民政厅访李子厚商扩大调查计划，后访龚仲钧于教育厅，访熊迪之[1] 于云大。

6：30—10：00 联大校舍委员会在登华街南开办事处。

9月4日 Th. 6：00—11：00 联大常委会在才盛巷北大办事处招考用费预算审核委员会：黄、吴、陈。

9月5日 F. 天夕由联大与今甫步行进北门，一路闲谈颇有意味。杨、郑、樊、章、饶、吴、陈在冠生园宴叶、舒，余作陪，饭后在杨处饮茶、吃石榴。

9月6日 S. 午前下乡，颇感休息之乐。

9月7日 Sun. 晴热。午前同庄往马街子第一飞机场后看地，作航研所迁校准备。在陈家仁家午饭。饭后在 Mr. Zakacinko 寓饮酒及咖啡。归途在庄家稍停。

晚约企孙、吴太太、嘉炀夫妇、潘太太、全绍志便饭。

9月8日 M. 晚在厚德福请舒、叶二君，陪客为联大及研究院三所长、李润章、熊迪之，共二桌，绍酒颇受欢迎。

9月9日 T. 晚六点叶、任在化学研究所请客，主客为张西林厅长。

9月10日 W. 6：00—10：30 常委会在才盛巷审核委员会，有报告，又加推郑、樊、查继续调查。

9月11日 Th. 阴雨一日未出门，天夕郑、樊来谈。

晚，周子竞为企孙饯行，因雨未往。

饭后阅 Arnold zwelg's "The Case Of Seigeant Guischa"，室

---

① 熊时任云南大学校长。

中已有电灯矣。

9月12日 F. 阴雨。下午访郑、罗、舒于靛花巷。罗病初愈，不能出门，先余送绍酒三瓶，留饭共饮。

9月13日 S. 阴未雨。晚陈钟儒、张大煜在中国银行请客，有曾炳钧新自美归国，张昌华新来缅滇路者。

9月14日 Sun. 上午九点，赴物理学会及新中国数学会联合年会于师院附校礼堂，正之主席。演说者为赵公望。李、熊及余皆简短。余为讲学术界可以有“不合时宜”的理论及“不合时宜”的研究。

午饭在云大联合招待，宾主共四桌。

午后在冈头村，晤陈次公、薛葆康于蒋家。晚饭蒋夫妇请李希尧等。饭后搭金龙章车返寓。

9月15日 M. 晴。晚，年会会员在聚英楼聚餐。

9月16日 T. 阴雨。

下午在梨烟村请昆明县长、黄日光、惠老师、关颂声、梁衍章、吴、郑、查在家咖啡，为看查造房空地。晚沈天梦在金碧别墅请客，系宴Mr. Prescott缅甸警务处长。饭后又至沈家稍坐，饮酒二种。

9月17日 W. 晚李处长、裴市长请P. 于李处，西餐、香槟酒。

9月18日 Th. 联大常季会，在西仓坡食炮牛肉。

9月19日 F. 晚，省党部公宴曾鼎铭总司令。

9月20日 S. 午前下乡。

9月22日 M. 午前十一点进城，汽车系借自葛敬中（运成）者。

下午二点与陈雪屏至青年团部监考受训团员。应考者只四人，程度似皆不佳。

9月24日 W. 晚常委会，十点散。作信与净珊，此为回昆

后第一封，恐伊必更悬念矣。

9月25日 Th. 阴雨，午前与芝生[1]访今甫于才盛巷，谈国文系问题。午饭今甫约在燕市酒家。

9月26日 F. 下午赴联大，路甚泥泞，方青儒谈甚久。

9月27日 S. 晴明。

下午张惠远、邵可侣先后来谈。

天夕出理发。访Baker、方清儒未遇，访曾养甫稍谈。晚谭伯英请客于其新寓。

9月28日 Sun. 上午与家人同下乡。下午与郁文往高硗，先访陶、王两家、苏国桢家、张豫生家、汤飞凡家、朱友渔家，后至缪云台家，留晚饭。饭后因与黄子衡太太、梁老太太、罗太太打牌，三点散。遂宿缪家。

9月29日 M. 九点起床，天气晴好。早点后与龙章出外散步，至杨家村，在王天船家稍坐，晤王太太及郑麐。

午饭后与缪进城，至联大办公。

晚，庾晋侯约在云月春吃烧鸭，饭后至李希尧处，未久留，九点返寓。

9月30日 T. 上午李继侗来，言新丁母忧，借款寄家治丧事。下午至工学院与李、陶等谈数事，天夕归。

10月1日 W. 下午四点常委会，七点开完始晚饭。会中决设聘任委员会。接珊26号电，问“无恙否”。

10月2日 Th. 晚饭后至玉龙堆25号看继侗，适外出，与吴雨僧谈托代撰文稿，又与岱孙、循正诸人谈至十点回寓。睡前作信与珊。

10月3日 F. 上午弗斋来，渠与家人系昨晚到昆。龚祥瑞来。下午在联大查看石油廿大桶。

---

[1] 即冯友兰。

10月4日 S. 上午带沈等下乡看李司长房子，午前归。

下午四点赴圣公会，黄子坚与叶一帆结婚，证婚者为朱友渔，余与蒋任主婚人。

5：30 又至金碧别墅，缪、王、木、蒋、孙、吴、米等茶叙，晤荷印官员，名 Mulder 者。

10月5日 Sun. 中秋节。午前下乡。下午留杉、彦在梨烟村，与郁文至高硗赴缪家之约。饭后听栗成之唱滇剧，顾女士拉提琴。十二点回城内。

10月6日 M. 上午八点联大行始业礼，余为报告，下午上课。

10月7日 T. 下午至工学院视察各实验室及工厂。

10月8日 W. 联大教授会下午三点，到卅余人。审廿九年度毕业生成绩。并推举校务会议代表（12人）。

10月10日 F. 上午往冈头村，郁文乘洋车先去，与逵羽步行。午饭为蒋、杨、郑、樊、章、陈、查、朱，为沈夫妇接风。饭后与饶、章、郑、朱打牌，留住未归。

10月11日 S. 早八点余回寓，稍停，至联大办公。

晚七点罗努生[1] 夫妇约食饱牛肉。晤一吴君，谈太极拳。九点为陈次公约至南屏看电影，仍住冈头村。

10月12日 Sun. 小雨阴冷。午饭前后看竹十二圈，座中有 Mrs. K. S. Lin. 貌颇似净珊，但美不如伊，且身材亦不如伊之修直。天夕返寓。

10月13日 M. 阴雨。晚曾养甫请客在其办公处（太和坊三号），主客为俞部长，外有蒋夫妇、金夫妇及路局数君。菜味有烤乳猪、海参、鱼翅；酒有 Brandy. Whisky；烟有 State Express. 饮食之余，不禁内愧。

---

① 即罗隆基。

10月15日 W. 连日阴雨，院中因修房，烂泥满布，殊不可耐。

中午何永佶约在其寓所便饭，晤 Mr. Owen Bone 副领事、何永佶、林维英及联大同仁十余人，共二桌。饭后围长桌闲谈时事，十一点余始散。曲园菜殊不佳，而每桌价竟 260 元。

10月19日 Sun. 两星期来未下乡矣。上午舒舍予、罗莘田来谈。下午五点余舒、郑来邀同至冠生园便饭，携酒二瓶往，为查福熙作东，冼冠生来座上谈甚久。

10月21日 T. 下午四点余至工学院。与郁文在鸿兴楼食锅贴。南屏看“Intermezzo”七点场，陈蕙君请客。

10月22日 W. 下午四点朱友渔夫妇约茶叙，晤 Rer. and Mrs. Robert Baker 新婚者。暴雨一阵。

五点至青年会为熊秉信与袁孟仁证婚，来宾致词者为李石曾，引张静江夫妇不吸烟不食肉故事。晚饭在太平洋。

10月23日 Th. 中午熊迪之在太平洋酬客，菜似昨日所余者。晚六点常委会在登华街，叙永问题仍无办法。

10月24日 F. 晚李石曾、李润章在金碧别墅请客，龙、俞之外则为省府要人及银行经理，共四桌。

10月25日 S. 下午吴之椿来访，送白糖、笋干，皆川产也。晚未出门，为珊作复信。

10月26日 Sun. 早有小雨，天夕起风，甚冷。

午前出访方清儒，已赴筑。发与珊信及通夫信。

10月27日 M. 晚七点熊校长在云南大学请客，吃佛教会素菜，主客为李石曾。

八点半又至金碧别墅赴林维英之约，座中有 Lattimore. Perkins. Wellborn. Taylor. 林维英、谢保樵、缪云台、林同济。饮 Scots Dimrle 一瓶，乃定明日再聚。

10月28日 T. 下午至工学院，六点出。“清一色”理发，不

很满意。七点在才盛巷与蒋请客：李石曾、李润章、熊迪之、缪培基及昨日诸人，共二桌，饮 Whisky 二瓶，菜亦颇好。饮后与缪谈考留美生事。

10 月 29 日 W. 上午九点半至太和街曾养甫处，会同拉提摩、谢保樵及曾、邓往金殿及黑龙潭游览。因有“预行”，未来联大，午饭亦未得食，仅在复兴公司林君处饮咖啡小食。四点返城内散归。

7：00 联大常委会，叙永问题仍须再“托”。

10 月 30 日 Th. 上午 10—12 点陪拉、谢至工学院及新校舍参观。下午四点与吴、黄至余敬直处看建筑图，在鸿兴楼食水饺当晚饭。缪约未往。

10 月 31 日 F. 上午九点为一年级生（到者约 300 人）训话。下午在办公室，蒋言越北情形又紧。

11 月 1 日 S. 9：00 联大校庆纪念会，请缪云台讲演，黄子坚讲联大四年的回忆。

午后有阵雨。4：00 访郑毅生未遇，随至任家饮咖啡闲话。六点前步行归。

11 月 2 日 Sun. 一日未出门，未下乡（已三星【期】）。天夕光旦来谈，渠系前日自重庆归来者。午前朱佩弦来。

11 月 3 日 M. 上下午皆在联大，郑未复职，查病尚未愈，只好勉唱独脚戏，尚不以为苦也。

晚饭后月色甚好（九月十五），携酒一瓶至靛花巷与罗、郑、舒闲谈。十一点归来，作信致张充和女士，劝其勿留艺专，不知有效否。

11 月 4 日 T. 下午在工学院。晚黄子坚夫妇在冠生园请客，郁文因发烧未往。

11 月 5 日 W. 下午 6—9：30 常委会在才盛巷开会，蒋病未大愈，勉仲昨自医院归，今已勉强到会矣。

11月6日 Th. 上午11：30—1：00警报，未经紧急即解除。

4：00—6：00一年级课业委员会会谈各问题。

7：00—9：15清华办事处同人共宴潘、沈。

11月7日 F. 下午五点约冯、黄、杨、罗、朱、闻谈联大国文系问题。六点赴徐述先、茂先饭约于海棠春，稍坐即归。

七点约中文系六君及舒、许、袁、黄太太食炮牛肉，饮酒五瓶。饭后舒、罗、许清唱。

11月8日 S. 下午3—10：30留美考试委员会（周未到）。会散后阅De Gaulle's "The Grmy of the Future"终卷，书旨颇重要，惜法人未注意。

午饭后黄、陈序经、吴、岱孙同来谈二长[1]问题。

11月9日 Sun. 午前梨园村正之处午饭，饭后与正之、子坚夫妇及祖彦再往看地，择定造房地段。

晚七点赴裨德本总领事饭约，店中晤Gen. Denis Major Miller及副领事Bolts。

11月10日 M. 上午七时往战地服务团为第二届干部训练班讲话，黄主任仁霖主席。早点西餐颇为难得。

下午3：30—5：00偕查、毕、陈及三教官查看新校北区，与蒋谈二长问题历五分钟。

11月11日 T. 下午4：30—5：30查看工学院教职员及学生宿舍。晚饭与查、毕、严在鸿宾楼食水饺、薄饼。

饭后至蒋宅，适请客，有吴、黄两家，留至十点归。

11月12日 W. 午前至靛花巷郑毅生处稍坐。下午未出门。天夕大雨一阵，雨后更冷矣。

11月13日 Th. 下午三点联大常委会，蒋因汽车在途被阻

---

[1] 即教务长、总务长问题。参见11月13日条。

未赶到。四点联大校务会议，报告数项外无要事。

五点半再开常委会，通过改聘周枚荪为教务长，杨石先暂代；沈弗斋为总务长。

11月14日 F. 上午视察师范学院及新昆中之一年级宿舍、教室，后至温德处稍坐。下午接沈辞信，赶再函郑促仍复职。

11月15日 S. 上午视察昆中南院女生宿舍及北院文林街、天君殿教职员宿舍。晚徐行敏夫妇在聚英楼举汤饼会二桌。郁文下午自龙头村归。

11月16日 Sun. 一日未出门。接珊11.6日信，衡阳之行颇有趣。

11月17日 M. 上午石先到教务处，毅生来商须下星期复职。下午四点与裨德本、陈福田商吴可读[1]奖学金简章及本年给予人选（张苏生、李活）。

11月18日 T. 下午四点至工学院。晚无线电报告日议会通过议案，指斥美国为恶敌，冲突之期殆不远矣。

11月25日 T. 下午在工学院，见董君，新自德习电机工程归来者。

11月26日 W. 天夕往任宅，为任叔永夫人话别，将往香港去者。

晚在才盛巷开常委会，教部来电嘱组西康考察团，以作“万一准备”。

11月27日 Th. 下午四时清华校务会议，再审查研究生计划。晚六点半省政府宴党政考察团。

11月29日 S. 午前自开汽车与陈福田、吴雨僧至小普吉

---

① 吴可读，原名A. L. Pollard—llrquhart. 英籍，原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抗战时期逝于昆明。

访英领事裨德本君，看吴可读君墓碑，留午饭。

三点返西仓坡，邢寿农夫妇来访，新自缅边归来者。至云南大学参加泰戈尔追悼会。

七点请客：任志清、何季刚、张西林、龚仲钧、张中立、袁蔼耕、冯芝生、查勉仲（未到者李子厚、禄介卿、庾晋候）。

11月31日 Sun. 中午搭蒋汽车至庄前鼎家午饭，晤杜立亭军长、沈立孙局长。返家因觉不适，小睡约二小时。

12月1日 M. 早起仍觉不适，遂未赴校。曾万钟总司令在校讲演。下午因与孙、任约往大普吉参观，自驾汽车前往。在大石桥下桥，往来各步行半小时，天气尚好。

晚七点与蒋宴孙洪芬。

12月2日 T. 下午至工学院。晚饭宴工院教授二桌。

饭后至林文奎家稍坐，有任志清夫妇及蒋等在座。

12月3日 W. 中午秦大钧在庾庄请客，晤庾婿缪君。

下午三点开联大教授会，讨论生活救济问题。六点开常委会，在西仓坡食涮羊肉。

12月4日 Th. 下午四点滑翔分会在省党部开成立会，余作短讲。七点半韩慎恭（航校工程处长）在冠生园请客。

12月5日 F. 下午四点在寓与蒋请茶叙，到者孙立人（新卅八师长）、凌尚忠（第五军高级参谋）、林文奎及校务会议同仁十五六人。

晚饭后周枚荪来谈关于教务长周力推光旦继任。

12月6日 S. 下午六点滑翔分会在省部开理事会。

七点缪云台在李公馆宴Mcdonald(Hunt Eng. Corp. Shanghai)，余因在省党部，饮升酒五六大杯，席未终竟颓然醉矣，惭愧之至。孟邻送余回家。

12月7日 Sun. 午前将出门，适有预报，乃以汽车（老孙初次回校开车）送郁文及杉、芬至小屯，在袁、蔡、曾家各稍坐，

然后留郁文等在彼，再往高峣赴云台饭约。

天夕至杨家村黄子衡处稍坐。

晚饭在袁蔼耕、向耕昆仲处，酒饭甚好。

12月8日 M. 清早闻日本对英美开战消息，在家听无线电报告，未出门。下午至联大办公处，晚请客：Miss Galbraith，Mr. Grnold，仲女士、高仁偶、李宣果（未到）及徐、郑、郑、沈四校医。晚一点始睡。

12月9日 T. 早六点半起，听罗斯福在国会演词。昨夜雨颇大。下午至工学院。（昨日下午三点在天南中学讲演）

12月10日 W. 下午四点半清华校务会议。6—10点联大常委会。

12月11日 Th. 下午2—6点与光旦、世昌往普吉察看，在潘家饮咖啡。昨晚闻"Prince of Wales"及"Repulse"被击沉，甚懊丧。今晚闻日舰"Haruna"被美机炸沉，为之稍慰。希图乐与黑索利尼皆对美宣战矣。

12月12日 F. 下午二点与孟邻同车往太华寺赴龙主席为任志老饯行野餐之约，到者任、罗、张之外，高级军官八九人，皆中将阶级者。六点返城内登华街陈序经饭约，稍坐。七点在西仓坡与蒋合请：任东伯、钟道瓒、贾观仁、魏明初、徐述先、茂先、龚仲钧、郑、查。

12月14日 Sun. 午饭与家人往梨烟村小留，天夕归。

12月15日 M. 下午访任叔永，又访杨今甫、郑华炽于才盛巷，未遇。晚饭杜光亭军长在海棠春请客，晤MacNelly。

12月16日 T. 下午访蔡竟平于储金局，后至工学院。

12月17日 W. 北大周年纪念日，晚在才盛巷聚餐，宾主九桌，送酒40斤。

12月18日 警报9：30—2：30，东门处死伤百余人，联大职员高以信夫妇及小孩被炸死。晚任东伯请客在冠生园。常委会

约郑华炽报告叙校结束事。

12月19日 F. 晚在家请客：Mr Prideanx-Brune，Mr. Coates，蒋夫妇、薛葆康夫妇、沈弗斋。未到者：俞樵峰部长、曾养甫、谭伯英。菜太多，酒颇好。

12月20日 S. 警报9：30—2：30，敌机未入市空，在桂、滇边击落三架。下午4：30至金碧别墅，缪、孔、王、吴、蒋公请Mr Fox及冀朝鼎茶会。

晚，云南各界慰劳来滇将士大会在西南大戏院。

12月21日 Sun. 清早阴，午前晴。八点半下乡，天夕回。在潘家午饭。晚睡前作信与珊。

12月22日 M. 3：15—4：45预行警报。天夕晏升东与任永珍结婚，在圣公会，余被请代表晏家长。

12月23日 T. 晚，战地服务团黄仁霖、吴泽霖、陈福田请客，联大区党部执监会议，未得到会。

12月24日 W. 10：15预报，11：35警报，2：45紧急，4：00解除。

晚与蒋请宋希濂、杜聿明、侯腾（第五军参谋长），陪客有施、庄、查、曾（他人皆未到）。

12月25日 Th. 上午九点与诸孩下乡，夕五点返。

晚作致琳、璠、宝三弟一信，先寄重庆。

12月26日 F. 下午三点清华校务会议。四点联大校务会议。

七点与蒋约杨、郑及各处长、组主任聚餐。

12月28日 Sun. 阴雨，颇冷。原订与郑毅生往龙头村，因雨未果。晚，毕、全在寓备菜一桌宴吾等大小，盖预祝之意。

12月29日 M. 上午吴正之夫妇来。晚有客来拜寿者，留晚饭：吴夫妇、袁夫妇、查、章、潘、沈、毕。命祖彬作陪。

12月31日 W. 下午四点吴泽霖与马时芳在中华教会结

婚，余被邀作主婚人。七点吴在寓请客。

十点又赶至高峣，缪夫妇之约，三点始归。

总91号要目预告

李鸿章手札

衙役职事

辛亥滦州兵谏函电选

国会篇

新发现的傅斯年书札辑录

留美通讯——清华早期留外学生通信选

六枝农村汉族婚丧调查

周震鳞自序

吴之瑛夫妇致徐自华的12封信

杨守敬与日本森立之笔谈稿

张新民　整理

说明：杨守敬（1839—1915），字惺吾，晚号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人，同治元年（1862）举乡榜，但会试俱不中，遂潜心金石训诂考证之学。光绪六年（1880）赴日本，任两任驻日公使何如璋、黎庶昌随员凡四年，归国后就黄冈县学教谕，调黄州府学教授，复应湖广总督张之洞聘，主讲两湖书院及勤成、存古两学堂，充湖北通志馆编纂。辛亥革命后移居上海，应袁世凯之征任参政院参政，1915年病逝于北京。一生精力所萃，为历史地理的研究，于《水经》用力尤勤。著有《望堂金石集》、《寰宇访碑录续补》、《晦明轩稿》、《邻苏老人题跋》、《丛书举要》、《日本访书志》、《汉书地理志补校》、《隋书地理志考证》、《历代舆地沿革图》、《水经注图》、《水经注疏》等书。

在日本期间，杨守敬除协助处理外交事务外，主要活动就是与黎庶昌一起搜访中土亡佚而复见于东瀛的唐钞宋椠，精选慎择有价值的稀见版本汇刊《古逸丛书》。《杨守敬与日本森立之笔谈稿》即系“杨氏访问森立之时关于购买书籍的笔谈”。

森立之（1807－1885），字立夫，号枳园。家世医业，精于医道，又师事日本著名学者狩谷棭斋（卿云）研习汉文典籍，长于目录版本及考证训诂文学，曾与涩江抽斋等合撰《经籍访古志》，著录大量中土流入东瀛的珍本古籍，是日本

书志学上的扛鼎之作。又辑录《神农本草》，自著《本草考注》，在整理研究中国传统医学方面有重要贡献。这种医儒兼通，既是汉学家复是藏书家的身份，使杨守敬在初抵日本的次年一月，就趋门拜访。杨不通日语，森则熟悉汉文，彼此就以笔谈方式进行交流对话，留下了相互往来的片断记录。

《笔谈稿》虽主要是有关杨氏访问森立之时购买书籍的笔谈，但却反映了明治维新时期中日之间学术文化交流的概况，同时也是目录版本学上的珍贵原始资料，虽零纸只字，却吉光片羽，被日本学者视为瑰宝，装裱珍藏，合为十卷，分装十册。1949年松云堂主人野田文之助获见原装裱本，乃据以摹钞，以后复转赠诸桥辙次（止轩），最后由大东文化大学原田种成教授整理，揭载于《长泽先生古稀记念图书学论集》(1973年版)。

《笔谈稿》原本何在？原田先生认为已无从寻觅。1992年4月25日群马大学教援石田肇先生专门给笔者来信，指出原本已在庆应义塾大学斯道文库发现，他且撰有《杨守敬与森立之》一文（载《书论》1988年9月第26号），对原本做了详细介绍。今因《笔谈稿》仍鲜为国内学者所知，故仍据原田先生整理本重新标点，并将日文原序译出，一并刊布，以飨士林。书名原作《清客笔话——杨守敬与森立之笔谈》，今则径自改作《杨守敬与日本森立之笔谈稿》，并将个别错讹字加以改正。

原田种成序

明治初年杨守敬作为驻日公使黎庶昌之随员来日，《清客笔话》即杨氏访问森立之时关于购买书籍的笔谈。笔者十余年前涉猎古钞本《贞观政要》时，从松云堂主人野田文之助老处获知此

书。野田老告余，书中或有《贞观政要》之记事。

据野田老所说，原本系将有关交涉购书之笔谈，相互疾书于对开的日本纸或习字纸上，再贴付于印刷局旧格子纸背面，四、五乃至七、八张为一卷，合缀为十册。昭和二十四年（1949）发现原本，野田老亲自迻录，呈与诸桥止轩博士。此再向诸桥博士拜借，复加钞录。原本两人笔迹，一手好字，惟草书文字苦于判读，只能依其形态仿钞，往往有费解者。

野田老传钞本合装一册，卷二以后有朱书卷数，而卷一则未见。正文各条有“宀”、“丶”朱书标识，“宀”为客之略称，指杨守敬；“丶”系主之省略，指森立之。兹改为“杨”、“森”，以示清晰。“宀”、“丶”标识有遗漏者，则根据内容补入。

笔谈始于明治十四年（辛巳 1881）杨守敬访问森立之时，内容包括杨守敬对中土佚书《玉烛宝典》、《玉篇》残本求购心切；以《太平御览》钞本为中心，森拒绝卖出，杨则纠缠不舍，终于到手；对话还反映明治以来，西洋之学取代传统汉医而成为医学主潮的情况，对钞、刻善本的评判意见，宋本误字多反值得赞赏等见解，读之颇感津津有味。

篇卷大致按年月顺序排列，惟卷五以后混乱。卷一为辛巳（1881 年）一月、三月、四月；卷二为辛巳五月、六月；卷三为辛巳七月；卷四为辛巳八月；卷五为壬午（1882 年）三月；卷六为壬午八月、十月、十二月，其后复有辛巳七月及六月；卷七无干支之十月、十一月后又有壬午五月，据内容推断，此十月、十一月当属辛巳，应与卷八之辛巳十月、十一月笔谈同接卷四之末，而壬午五月应置于卷五壬午三月之后，笔话终于卷八；卷九载公使黎庶昌请柬等；卷十所记则为《经籍访古志》排印之原始。

野田老既殁，原本何在？欲知乏术。书籍史上如此珍贵之资料，竟埋没不彰，不为世人所知，曷胜怅憾！兹判读其草体字，为便于阅读，加以“训点”，公诸于世。极难判读之两、三字，则在

字后附以“?”。

卷一 明治十四年（1881）
辛巳一月廿一日，清杨守敬来访

杨：问：先生精小学，收藏古书甚富，特来拜谒。

森：今已大半沽却，珍书不多有。只九世之医业，故经史类尤少，七十五年之今日子孙共无，不得已而为贫之小官是务。赧然，赧然。

杨：问：有宋本《玉篇》、《广韵》?

森：收藏于官库，今不在家。

杨：求见。

森：不能备今日披览，他日携来，而后可以书报也。

杨：其他有《太平御览》乎?

森：曩者喜多邨栲窗，据清舶之翻宋本活字刷印。时以此本校之，标记切断者，当时之校雠也。皆在活板样（?），故此本标注为无用之者也。

旧板《左传》（按：笔谈时取出此书，以下同）

杨：此似非宋板。《玉篇》、《广韵》，可割爱否?

嘉靖版《左传》

森：嘉靖中，翻刊宋板附音本者。

旧版《左传》（朱书）

林：日本应永以前古板，全翻刊北宋板者。

杨：此必北宋板，无陆德明释文，此本不易得乎?

森：末无梓行年月，只以板式纸质字傍国字训点，定为应永以前耳。无确据。

喜多村刻本（朱书）

杨：《太平御鉴》活字板本，可得否?

森：《御览》活板，书肆或藏之，仆不架藏。他日来临，则一二书籍摆列可供披览。

森：官板《广韵》，余以宋板校合。（朱书）

杨：此《广韵》据宋本校改乎？

森：所谓宋本多误字，以误字为贵矣。

杨：此书校语，可借抄乎？

森：但试为一二校合而已。仆当今为编辑之官，《左传》、《论语》之类，或是沽却而可也。今不在于此，只经史之书及医书等，可沽却者，或有之耳。

开《万藏书目录》出而示之（朱书）

杨：目录所载，今皆在乎？

森：他日经电（?）览之后，求善价而沽之乎？呵呵！

目录栏外（朱书）

杨：有红字者在乎，无红者在乎？

森：朱字则旧书柜之名也。

森：《说文斠诠》，但抄录钱坫说耳！有写本，有不妨不卖之分。

杨：《水经注》，赵本乎？无之？

《三国志》有之，《国语》有之。

森：此类皆吾手中之推鑿也，不得卖。可卖之书目，后日可供览，今日难出。

杨：公可卖之书，别作一目。仆他日来，何日可？

森：请廿六再来。

杨守敬 顿首。今日竭诚拜谒，不遇为怅！约于明日三时再诣府，幸勿他出为祷。枳园先生阁下。

弟三月廿七日来访，不在，不接眉。寺田弘同车而来。今日不在乎？

约他日再来。问：彼何日在？

弟今日杨先生卜午后三时拜趋，生憎（?）不得拜芝，明日三时后，杨先生尊宅御贲临付左样御含可给侯。寺田弘枳园先生。

翌日三月廿八日来访

杨：去四点钟来。

顷购得《经籍访古录》，知先生为狩谷高足。敬于贵邦最服膺狩谷氏，以为第一流。观先生所著《访古录》，知于古书源流真伪辨别精审。弟近日欲刻此书，但此书中抄写颇有讹字，不敢臆定，愿先生校而后刻之。先生辛勤著录，弟为先生刻此书，想不以为妄否？

又狩谷书，弟仅见古京遗文，亦欲刻之。又贵邦古书，为我国所佚者，如《姓解》、《史略》、《玉篇》残本、《玉烛宝典》，皆欲刻之。尤烦先生为校刊，可乎？

森：《访古志》上木之事，仆之宿志也。只奈家贫而不能，且助其资者亦无有，荏苒至于今日也。若刻成则再三校正，则仆之所愿也。立之。

杨：先生著有《本草注》，可得一观乎？

《本草经考注》廿馀卷，披览之。

杨：先生所注《本草》，卷帙似甚繁，刻板不易，然先生一生心血，何可令不于生前传之。弟夙有拙稿数十帙，亦因力不能刻，近日遂以所藏金石售之，以为刻赀。先生何不以重复之书，或不甚爱惜之书而售之，弟为佑缘，则一举两得也。至《访古录》，弟决意刻之，他日请先生一校为祷。高氏《史略》，再（?）《姓解》、《史略》、《玉烛宝典》等书，如有抄本，弟愿得之。

《玉烛宝典》椒斋校本，出以示之。

杨：贵邦所有，皆缺一卷乎？

森：《宝典》之本一卷缺。余所藏本，椠斋旧藏，同人以朱笔校正者也。

杨：此似影抄，何以有误字。

森：原卷则唐人传来旧抄本也，故往往有讹字。其讹字亦一一有所原，不能容而改正。是宋版以前之抄本，可贵重，贵重。

《**太素经**》

杨：贵邦医书，仿宋本甚多，请问其目。此书《隋书·经籍志》不载，李唐遗卷也。《隋志》不录，旧、新《唐志》共载录。

森：拙著有数种，净书成则痛请正误尔。

杨：守敬学浅才疏，何敢正先生之书！唯愿从此以后，常来往求教先生耳。

森：《三国志》珍书，明摺中有元刻，时有宋刊。

杨：此书祈让我。

森：宋元明三版共有，元刊明嘉靖中所摺，有嘉靖补刊。

森：《三国志》只此一部，故不沽却，他有一部则可鬻去。

杨：汲古阁、扫叶山房，皆贱而易得。

森：此《三国志》天下无二之本，与清板交易则不可。

杨：非云交易也。先生言欲得一部而后沽之，敬言再得不难。请略问此书价耳！

森：直沽却则廿圆也，若得一本则十圆而足矣。无一本则不为用，故不廿圆则不可也。

杨：别以一本赠公。

森：可代俗本，有则可割爱。

杨：然则我为公购之，易易。我国新校本甚佳，先生言其略可。

森：见其本而后可决价耳！

杨：我购赠公，不索价也。

森：《玉烛宝典》，世上《宝典》皆以此本为原。

杨：守敬不敢夺所爱，但古书今日不刻，他日恐又失，故欲借抄刻之耳。先生不欲此书刻乎？小生亦不取此书到家何，即烦先生属写工而抄之上木可乎？

森：幸有巧手，急速可令写。

杨：所有《玉烛宝典》乎？祈属工钞之，为感！

杨：前见先生藏书目，可再见乎？

森：书目三册出以示之。

森：大观《本草》，朝鲜依元刻者。

森：《三国志》。

杨：此书诚佳，但以为有宋板则恐非。

森：就中出宋版仅存之处以示之。

杨：然则即以此上板不可乎？重为则字宜稍小，行款依原式而缩小。

森：宜奉命。

杨：先生示我数，今敬以格式来。

森；诸子考异类割爱而可者或有之，再三择之，请四日。

森：先生于古书鉴别未矣。见其字体纸质补刊。一叶中知有几行几字，则可知无深长意味也。

《经籍访古志》

森：我得一部，然有讹字。

森：《访古志》净书本，寺田弘携去，今无之。

杨：此想可借得。

古钞本魏武注《孙子》

杨：此书贵国无乎？我国有之。

森：此书只传长老所书，可以贵也。

杨：不然，我国有十家注，魏武在内，公此单魏武也。然则亦写而刻之。

森：唐前遗卷存者犹多，鸠集而欲供一览，期在后日。

杨：他日再来细阅，守敬今去。

四月十八日又来

杨：可坐谈。则嘱车去。

森：昨日枉车，仆不在，失敬，足谢。

森：今日未出书籍来。

杨：公前日云为开书单，何如？

森：先生归国闻在五月，若然则仆欲以藏书割爱，悉笔其价而陈列之。今日则不能，请廿一日来临是祈。

森：今日背约，其罪不鲜，请恕焉。

杨：前日所见之《太平御览》，可得再见是幸。

森：是书不得割爱也。

杨：《箧中集》二册，祈再见。

森：是亦在局中，今无之。

杨；前日所已见者，抄本二册也。

森：有可比较之书，故携去在局中耳。

杨：弟将归，百事纷集，故不能常来。廿一日恐又来无单，而先生又云他日，是常空往返道路也，此日必有单乎？

森：廿一日则为登盟，必不食言，谨启。

杨：且先生如必不能割爱，仆亦不强，勿妨直言，免致径返。

杨：此《隶释》，如果从宋板出，仆愿以重价购之。但心借一本，与汪本较之，而后知其可矣。先生如不借，仆亦不知其果从宋板否也。

森：汪本吾未也，一见则可知也。

杨：又有大本二册，书名忘之。

森：《祕府略》也。此则不割爱之部也。此则属写之，此书椟翁旧藏，故不出门也。他有以此书写本藏之者，〇沽却否问之。若沽却则可采出也。

杨：然则廿一日再来，但公价单必开，不再空往返。前日之书，先生一一开其价，勿略为幸。

森：先生名字别号，其他何地产等，委曲请报知，且不论诗文，一扫是祈。万在廿一日，顿首。

杨：仆姓杨，名守敬，字惺吾，湖北荆州府宜都县举人。拙著有书数种，他日赠先生一二种可也。

四月廿一日来

杨：前日所见书甚多，今日仅及此。前日所见，有《玉台新咏》、《战国策》、《拾遗记》、汗简、《广雅疏证》、《集韵》等之书，皆未开单乎？

森：皆难割爱，故不备览。此中只《广雅疏证》一书可沽却，但一册缺。《孟子》日本传来活字板有三种，是其一，而二百年前所抄写也，其原宋版也。

杨：我国有仿宋二本，此未知异同若何？

森：贵国之仿宋本，吾未见之，在此国则以此种本为上等。

杨：此似原于活字板。

森：然矣。

卷二　辛巳五月十七日，杨守敬来话（朱书）

杨：先生有《神农本草》。

森：本文而已。已刻本三册，考注，未上木。

杨：此书公少年作乎？甚佳。板今存何处？

森：昨年春于玉池罹炎，本宅在神田元岩井。

杨：先生于医道用功甚深。近日未闻为人诊病，何耶？

森：明治以来洋说盛行，国政已洋，官报亦然，在医业亦然，不洋则非医。汉医者老生则一生为限，其子则必不学洋不得为

医家，如此一布告之后，仆废医业为学徒，不公执刀圭。若有亲族同肠友人，或为一诊耳。

多纪桂、同苣庭（朱书）

杨：此人父子兄弟皆精术，且博洽多闻，贵邦文人似不及之，何耶？

森：元坚号苣庭，桂山之次子也。兄号柳沂，早死。苣庭六十二而殁，丹波氏父子之内，以苣庭为第一之寿。噫！

杨：仆不知医，然见其父子所著书，甚有家法。我国近日医家，如此人者恐少恐少。贵邦闻有栗园者，近日老医手也。其学何如？

森：俗名浅田宗伯，少年游历国内诸所，所闻见甚博，医学亦在今日当在第一位。但汲汲世事，其务不堪，故刀圭馀暇，举一大白，豪谈自得。今日在忧道之上，则先生唯一人耳！

多纪（朱书）

森：如丹波家，但是桂山父子不凡耳。其家学亦善则善，美则美，在学者则可，在医家则未也。夫医者，读过万卷书而不为蠹鱼。治病之际，不著意于书，非活泼泼地了解者则不可。丹波，学者也，在医术吾未心服者有焉，故其门人数辈，皆是同举白旗、同著白衣之徒耳。亦是一禅宗也。

杨：丹波父子刻书不少。

森：其著书已入刻者数十部。其他如《医籍考》八十卷，未刊。

杨：此书仿我国朱竹垞《经义考》之例乎？其稿今存何处？

森：吾所知两三家有亦藏之者。

杨：此书可刻也。丹波一身为古人刻书不少，此书何以不刻之？

森：柳沂拙笔，草稿甚拙劣，故在近年脱稿，未暇入刻也。

杨：今其家能有力刻之乎？

森：今家无一书册，悉皆沽却，只给衣食耳。

杨：可叹，可叹！

杨：公书费一生精力，宜及公在而刻之。此书约刻工费若干？

森：在今日则如此书，见之读之而解其意者，日本国中无多有，刻之亦画饼耳！

森：西洋无此二字，则乞食于人间，亦夷齐之徒耳。

杨：我国今尚然。如公医学，在我国不难大得名利。

森：一身犹健，若得闲则往于贵邦周旋是祈。

杨：可叹！我见贵邦近人作诗文者不少，然能如公多读书者或未有。彼诗文亦非西洋，何以贵邦犹重之，如公之学反不重之，何耶？

森：是乃时世之不得已者，不可不然而自然者。在位之人，洋之非而汉之是，无不知之者。然治寒之法，皆使洋人主之；工匠之学，皆使洋人主之；开矿之学、医学、算学、诸学然。故不得已而为之也，似非心淫于西洋学矣。

杨：我言非此之谓也。贵邦诗文，较之我国似不及，而医道则过之。而贵邦今日攻诗文者尚不少，而医如公者反无闻焉。所以深怪之也。

森：吾今非医，然日日以讲医书为业。只疗医者而不疗病人，不肯犯国法故如此。实可叹也！

《玉篇》、《广韵》，古宋版

森：已沽却了，在两三年前。

杨：犹在此，已有约。然未携金来，故暂在于此，但坚约不沽于他人，故不得已如此。

《玉篇》、《广韵》，二部百圆

森：君若有此边经过，则午后四时每在家。

杨：仆他日银到则可幸来。公未与仆深知，故一切书仆未敢携去，其实不妨也。仆所有珍物，日下部、岩谷修等皆常借之，至今存彼处者，不下数十种，公他日到我家见之。前日《隶释》，仆甚爱之，借此书缺二册，贵邦抄本或原本，必再有存

者，能为补全否？

森：不知官库书目中有之否，若有之则宜得写乎？

杨：此书《访古志》不载，何耶？

森：《访古志》不载者不啻此，《访古志》之义在于此：其不论古今，无复有无复见之书，随见闻录之尔。在于今日，则又作一《访古志》而补足则可尔。

杨：昨日接读手书，故今日来谒。但我银尚未寄到，约数日之后必寄来。我银是由广东兑寄，闻其人有小病，故又缓数日。

森：银子非急欲之，信至之后而可，但君之归期在近，故呈一书耳。不知本月下旬与君分手耶否？

杨：仆与广东黄君约以二千两银来在此买书买板，所关甚大。彼银一日不来，仆一日不去。大约数日之后必有信来。

七月廿一日

森：《玉烛宝典》书写半成，本月内可全成也。

杨：此即椠斋所倩书手抄之者乎？我将刻之。

森：逸于彼存于我之一书也，不可不刻也。

杨：又有《史略》、《姓解》，弟皆属人影抄之，皆欲刻之。此《玉烛宝典》想是犹原书影抄而出，可以上木。此新抄则不可上木。

森：原本椠翁所校，然其写手不精工，故翁以朱傍书。今以其朱书写之，则新写本为最正，不及校于原本也。且吾又一校欲以正之也，何如？

杨：是诚然。然此抄手似不如椠斋本。

森：再与原本为君一校则可矣。

森：《访古志》“医家部”已写成，过日有不用之告，然则在拙家亦可，不冀入君架中也。

杨：弟前日求之甚急，已得二部，故未知公已属人抄之也。彼既

不冀入我架中，则可他人藏之。

森：未全卒业，故其价未闻，后日可语也。

杨：前日所议之书，不日尽可以金来取。盖黄君已有信来，不日可兑金来也。前日所见《易经》单疏本，是《访古志》中何种？

森：予所藏《易正义》三部，一为椹旧藏，一为天隐禅师书，一为增岛行阴所藏本，非全本。

杨：公所有抄本，可以相让否？不可让可以借否？

森：宜借，不宜让。

杨：既可借则借我一校之，此书再增补一次，我必为公刻之。公可增补否？如此之类。

森：增补为之容易，所云玉石混合者、虽残缺刻之而可也。不须增而全之也。曩者在贵邦所刻《五行大义》（高山寺抄本）即其例也。

杨：我所云《经籍访古志》也。此书以公所见有多漏者，故欲公补之。

森：补正之则可，吾亦有此意，无等暇故不果。在今日则吾不作之，则何人能为。将勉之。

杨：此不必广搜也，但以公所见补之足矣。

杨：弟好书成癖，颇以公诸世为藏书。在《穀梁传》本向山珍祕物，彼闻我欲刻之，即欣然相让。盖刻之非徒，弟附以不朽即向山亦不朽也。先生藏古书，宜刻者甚多，弟望以向山为怀，且先生老矣，此书若刻，先生名亦不朽。且弟非为利也，如《穀梁传》刻之，明知无还本之之日，盖好之少也。

森：日本小岛，且在今日则学者扫地无一人，只汲汲为浮云之贵者皆是。虽然同好者流亦唯有四五辈耳。噫！在贵邦则如《穀梁传》读之者不知几千人，我邦无一人读《穀梁》者，况其善本与否？谁分泾渭是为耶！

杨：我邦读《穀梁传》者，万人中不一人，三传束高阁，古今同概［概］。唯《左传》颇有习之者。

杨：《孟子》赵注及古文《孝经》、《灵枢》、《太素经》，前日已有成议，限之日必来清楚，今日已携五圆也。

森：是则不可，已有前日约定，不可改也。

杨：公误会我意，我仍守前约也。仍守前约，我今日已携有五圆，公先收之否？

森：可也。

杨：《易正义》前日云八圆，弟欲必六圆得之，何如？

森：不必以善本为是，以大活眼看之，则为是而非，皆历历可知也（不以善本校正为必也）。

卷三　辛巳七月五日，杨守敬来访

刀品一册、布品一册拓本携来

杨：钱册，公不欲留乎？

森：三四日熟览是祈。定是诸家藏品，此为谁藏，彼为谁氏藏，逐一可知乎？

杨：仆所藏有十品，其他可一一注明也。

杨：公喜真钱乎？仆有之，可换书，公致欲否？

森：一览之后可拜答也。

杨：公藏有古钱乎？

森：正用品日本钱仅备数耳。先年少有，皆为乌有。今携于此邦者刀布，其他孔方亦有之乎？

杨：仆金石是夙好，书则近日始好。近日好书甚，故欲以金石换之。仆藏刀布约二十品，公欲得数品亦可，公能以书割爱乎？

刀布二品拓本　公爱此，可以书换也。

森：不可也，此拓本一览惊目，实为入仙家之想。然如美人之肖

像，未拜真颜则不可也。

杨：公疑为伪乎？

森：钱币类，每见真物，而后拓本以为藏也。只见拓本未足，且如此数品只愕然耳！非真伪之论也。

杨：此集诸家之大成，故能如此。其钱仆亦略藏二三十品。至于求备，则非一人所能也。

森：真然矣，实希世之珍也。

森：款识类鼎彝拓本，则以书体为专学，若此物则以书代亦可也。

杨：此种钟鼎拓本仆亦有之，公好钟鼎不好此乎？

森：布品文字已知之，至钟鼎则款识所载未十分，得拓本益佳。

杨：此中亦多古文。

杨：钟鼎拓本，他日可呈览。

森：明后日七日午前若可，则朝来可拜踵也。

杨：前日之《三国志》，许我十圆购之，今可如约否？

森；过日已言虽恶本，一本有代之者则足矣。《史》、《汉》、《三国》、《隋》、《唐》之书若无，则大有困迫之患，故云尔。

杨：有汲古阁前、后《汉》，其他未有。

森：《三国志》若有别本则割爱，《史》、《汉》则不可也。与汲本非，与日本是，活本有大异同，皆彼非此是也。

《淮南子》（朱书）

杨：今《淮南子》注题高诱注，其实有数卷是许慎注。盖因高注已残，而以许注补之。仆别有考。

森：高考请一阅，君许否？

《书录解题》

杨：此衢本乎？恐仍袁本也。

森：《书录解题》君有藏本，予书一卷缺，欲补抄，君夫容此。

森：寻常一般书，携千金上市，则十车可得。吾辈所好皆是上世遗篇，有一而无二者许多，故与世上一般之书，其论不同也。

卷四　辛巳八月二日，杨守敬来访

杨：《文字蒙求》一书，其论说何如？

森：以六书分类，篆楷一目了然，故将翻刊。若有副本，请购求之。

杨：公若爱此书，以公所藏书换之可也。

森：《楷声图》椒斋徒所作。

杨：此书非细观不能知其精粗也。仆别藏江慎修《古韵标准》，又《四声表》，皆希见之书，公如喜则以书换之可也。前日所借陈氏刻《仪礼》，此书较阅览，毛注疏未为胜，而不及宋严州本及明人徐氏翻宋本，亦不及钟人烋本，凡闽监刻所脱经史数处皆存。

《说文新附字考》　狩谷望之著，出以示之

杨：《说文新附考》，我邦有数人为之，此书未知与之如何？

森：吾贵邦未闻《新附考》，定是考证精密。此书椒斋青年所撰，自云未可，在今日则《新附字考》无亦可。余谓《说文》多有俗篆，今将作《说文新减字》，以示于世。

杨：《说文》中从汉时俗体字不少，即如甘字，本古文，加艹作其，已为后来文饰。双加竹作箕，则非俗字而何？

杨：段文《说文》，虽有武断处，然博大精深，不易能通之，如能为段氏说解，未可轻视也。

森：旧幕以戴氏丛书金七十五圆购之，椒斋《段氏说文》一部以二十五圆得之，尔后频频来舶，如余以七圆二方得之，未得之前，就椒斋抄录其注文，至四五册。后得全书，不复写。尊崇段说固然，如礼说别有发明，所人不能言者往往而有。但天下言语皆在此书中，然至于名物则不及郝氏，至通音通字则不及王氏者不复少，于是其所不足，小小吐拙言耳。

杨：王氏之《广雅疏证》诚为空前绝后之作，故王氏之后，无人议其失。段氏则有议之者，然《说文》广大，非一人之力所能尽其蕴，故段氏终为说文家巨擘。

杨：郝氏《尔雅》，公所见非全本。其全本近日始刻之，较原本几加一倍。

森：郝氏亦有《荀子补注》初刻本，是沔阳陆氏《皇清经解》删本。

杨：《皇清经解》已是翻本，多误，已不如陆本。至其全本近日始出。

森：此邦《经解》本外无见，故以千计令写之。

杨氏以椒斋宋板《荀子》影抄本见示焉。云今日于琳瑯阁购得之（朱书）

森：椒斋本宋板《荀子》，将翻刻之，令杉本庸三写之本也。签题《荀子》云云，沚江道纯书也。此时已不写了也。（签题《荀子》云云七字朱书。头注云：文云“庸三”二字，“要造”之误也。）

杨：有此书不翻刻是恨事，今日已不知原本何在。

森：散逸以后，频为搜索，未知在处。

杨：此《孝经直解》，刘炫之作乎？

森：此本余亦藏之，因以古文诸古抄本标记补抄，故过日入藏之卷子本，近日少间拜借而抄之是祈！

森：问过日之书价何日入我，决非催之也。

杨：今日本拟以前日金呈【上】，因到琳瑯阁，见此抄本，又爱不释手，故以金先与彼。然不数日以金假清断。不久延也。

杨：此《荀子》可借抄乎（世德本以宋板校正者也）（注：朱书）。

森：谨诺矣，但不在今日而在后日。

杨：《玉烛宝典》误字甚多，椒斋所校十之二三耳。若以《太平御览》及《礼·月令》郑注、蔡氏《月令》等书校之，其误字

尚有五六也。仆仅校三四页，已改其误字数十。

森：我辈以有误字本为贵，若其误字一目而可知，知而后说立，说立而有校注成，别作无一误之定本则可，不得以古本为误本也。是我家之读法也。

森：年来所撰录书有数种，就中关系古籍书论，凡小学家者节录以备览，请先生痛加砭针正之。闻明后四日于今户有支那人诗会，君定在社中否？

杨：仆戒作诗文已六七年，今未入其会，且仆最服贵邦论学，能与我邦先哲抗衡。若诗文仆未见有卓然成一家者，生平不惯作媚语，公以为然否？

森：日本今只诗文世界，其诗文轻薄如纸币。如经学考证，拂地而无。噫！

杨：仆以前专心金石文字，于经史未用功，近日始颇有察学之，然年已四十有三，两鬓已白，恐终无成耳！然贵邦可与谈学问者，公之外尚有几人，当访之。公髦而好学，我辈愧耳！仆若得留此，当常往来求教，公以为孺子可教否？

森：唯命是奉。若崑山白玉与日本清玉，相磨而锵锵有声，则不复一大美观乎？近日上尊堂，拓碑类、古钱类一览是祈。

杨：仆拓有古刀布四册，最为博收。公好之，则愿以书换，可乎？如诺，则明后日当持来，且其中多古文，可以证小学不少。

卷五　壬午（1882年）三月

杨：公珍本皆不肯沽，是以我深叹息！若肯沽，我之大幸也。

森：近日事仓库建筑，而金货乏少，因欲割爱卖之念起。不日检点以定价，而后可告之，暂待焉。

杨：公若喜此则以书换。

森：刀布吾所好，虽然若以书换之，则自检点先生藏品而请之耳。

森：归乡在近乎？

杨：公不以所爱之书让我，故尤未定期。然欲作《日本访书志》，凡公之古本皆欲借而作跋。

森：君以吾所爱书恳求，其心志卓然，窃迎其德。然吾亦同好事，故不许出门，各不得已之，至遂如此尔。

杨：公不让我，他日我不能豪夺，我将巧偷，公其善防之。

宋版《玉篇》、宋版《广韵》

森：二书已不可追，其他虽稍小册子，若应其所好则可沽却也，不只此也。

杨：《广韵》、《玉篇》二部，共价若何？

森：右二部已沽却了，今不在家，其人则高木寿款也。

杨：此人云公与约而未定，何日出此言乎？

森：右二书高木已献于书籍馆，君言未知为何也？

杨：我前日在公处尤见之。

森：其后卖于彼，彼已献于上也。

杨：然则此近日事乎？

森：二书从去年有约，定为五十圆，一旦约之，故自诸方虽有请之者不许，而卖于彼也。

杨：前日二书尤在公处，今云已卖于寿款，恐托辞也。

森：吾常不食言，先生屡以此二书责吾，吾辞以前言已久矣。先生可知焉。有前约者不让于他，是为义也，君夫察之。

杨：然则此书竟不得再见乎？或高木有献书之意，而尚未决之乎？

森：昨日吾逢高木，有既献之言，若先生疑之，则就高木而问之，可决疑也。吾不食言也。

杨：公之书以此二书为第一，我屡向公言之，公云不卖，孰知仅以五十圆沽却。此实虽百圆我亦购之。

森：吾非论价高下也，先时已与高木约之，故不卖也。高木者旧知己也，已以一册《见在书目》百圆买之，我书跋文以付之，

凡一旦定约则无违变者，吾徒之法则也。故然，非珍事也。

杨：《玉篇》原本已售，无可言者。但公有翻本《玉篇》，以原本校其异同否？

森：《玉篇》、《广韵》共以原本为贵，但原宋本误字甚多，故以可贵，其误字中可以取考者，往往而有之。清翻刻本一一正误字，吾今以清本为据，不复以宋版为贵，其误字正字，是可从是不可从者，其见皆在于我，不可以善本为善也。是事所立一见也。

杨：固然，然公有校其异同之本否？

森：无全本也。

卷六　壬午八月己未（朱书）

启者。本月二十日为中历重九之期，
星使黎公欲邀名士数人为登高之会，属弟转致
阁下，请于是日午后两点钟径赴上野公园
　内精养轩为盼，来否？希即示复。
　光绪八年八月廿九日　　杨守敬拜启
森　　立夫阁下

杨：借《皇疏》二册，限三四日返却。惺吾以“皇疏”题为“圆珠”，此是何义？或者其疏序中有此二字，因此名乎？

森：在道藏中名曰《圆珠经》，或云佛家所名。故在缁徒则皆曰《圆珠经》也。其二字亦光璘所书也。

杨：昨日从枫山官库借出古钞卷子本《左传》二十卷，吾意欲属写生钞之。但此书浩繁，非十人写之不能成，吾近处有五人，先生有知者数人否？前日写字镜之写生，可到我家写之否？

森：此书不宜出于堂也，就尊堂而写则可也。今吾所知有三人，宜

试笔也。

杨：卷首“春秋”字作“眷秋”，眷者人间未见之字体。是唐时未省篆体之字，“春”时作“眷”，隶法谓也。篆作𡗗，宜在隶亦上可作“𡗗”，不可作“𡗗”也。

杨：《王充论衡校异》，一册；

《淮南子纂评》，一册；

《荀子遗秉》，一册。

共三册拜借　　杨守敬

借《五行大义》　　五册

十月八日　　惺吾记

森：《记事本末》百圆。

杨：何叶数，此书近日我邦新刻板有。

杨：余已购多纪医书板，故力不及此。

十五品　　四百圆也

若医心方板可售，则购之。

森：不可速成，少俟时而可也。

证

借《稗雅》一部；

《夏小正坿解》；

《经子考证》；

《周易音训》；

《兵车考》。

十二月十九日　杨惺吾

杨：《皇疏》五册，五、六、七、八、九。

此五册祈借校，今日午后余着车夫到公家取之何如？

森：十二月廿七日以右五册付于使者，立之。

杨：立夫先生阁下，前约三十日午后三时，在弟家等候，昨晚罔千仞约弟于三十日四时到其家赴燕，义不能辞。伏祈于是日

午前枉顾为妙，若午后则望二时并妙，若二时不能来，则改期于五月二日或三日并可。此敢［致］，即请道安。弟杨守敬顿首。

杨：借《玉烛宝典》、《仪礼注》抄本，辛巳七月初四日，杨守敬。

杨：今日携小儿同拜访不遇，但彼已知公住所，他日彼自能诣公也。守敬顿首。

借《弘决外典钞》

六、廿六

杨：今日携金来不遇为怅，定于明日再来，前见先生天平抄《孙子》，祈检书一见为感。千万勿忘。

立夫先生　　惺吾具

杨：　　记

《篋中集》

《中兴间气集》

立夫先生　　惺悟借

杨：立夫先生阁下：仆定于明午前出横滨，前约带钩欲赠先生，但仆欲得冯氏《玉台新咏》。又：先生前借杨泉《物理论》，祈赐还即付豚儿。连日匆匆忙，未能走辞。此致，即语道安。不庄。弟杨守敬顿首。

杨：立夫先生阁下：明日午后三时，别有约，不在家。伏祈于四日午后，弟当往访，公幸勿他出为感。所有可交易之书，祈于是日罗列是祷。此致，即请道安。不庄。弟守敬顿首。初二日

杨：再先生所注《素问》及《本草》，如有副本，祈以一本让我。如无副本，则祈属写生钞之，为祷！

杨：吾书已入箱，公许赠《汉书》及《北齐书》，未知今晚可赐否？如今晚可赐，则尤便也。

森：明朝出之。

杨：森枳园先生阁下：启者，前传上运四史纸望送，计算可印。又前存纸二本可一并付工人，则有馀矣。《医心方》六部，伏祈速属工人印之，限十五日必成。若十五日不成，则不印也。此恳，即请道安。不庄。弟杨守敬顿首。廿六日

补印第一卷　　四一枚　十二　一枚

又此前所印书欠叶，伏祈饬工人补之。守敬再上。

杨守敬　恭贺 立夫先生新禧

杨：仆近日得黄丕烈仿宋本高诱《战国策》，公欲之否？

森：仆老衰，无研究珍书之努力，只无其书则无为其用而已。

杨：如欲之，则以公所藏吴师道本换之，何如？

森：黄氏校本，善则善；然吴本多误字，亦于我则足矣。故不顾交易也。

杨：然则以公本借我一校何如，或以价让我。

森：《国策》黄氏本实为善本，然仆所藏明板最珍书，一一比校而后可知其是非也。

卷七　十月某日

杨：《太平御览》抄本，原是黄君所欲购。彼有信来，但愿以六十元购之，先生允否？如允，则明日以六十元来取书也。

森：右书断然以不卖决之，虽千金不卖。板本非而抄本是，每叶皆然，故不得卖也。

杨：板本从此本出，亦有非者乎？

森：非悉非是也。但加校而改字，故吾辈以为非，世上则不然。

杨：黄君不知此。彼见世上刻本价甚廉，故以先日之约百元为贵，今闻先生言，乃知刻本多臆改。然则仍从先日之约，以百元为

定，仆将担当之，公勿以仆为反复而怒之，盖中间人作事难也。

森：今决云不卖，则虽千金不卖也。过日若卖却则已耳，至于今日则不可。是非违约也，君请察焉。

杨：此本黄君所欲得之物，非仆所欲得。且彼寄银来，购书皆唯弟是问，彼云其价六十元者，彼未见其书，以寻常待之故耳。今闻先生，仆固释然，然先生遂因彼有六十元之语，遂怒之而不诺，然则仆更难处矣。盖彼因仆言而寄银来，今因又不得书，仆将以何言答之？

森：决非如此也。日本人一旦得金之后，则无违约，不然则从心所欲而可也。且此书不复有，一旦决为不卖之书，则非以价之高下言之也。君请恕焉！

十一月十四日（朱书）

杨：《太平御览》仍以百元之约，我数日内持金来。

森：过日已决不卖，纵令以千金不可。前会已如此，至于今日，不可变。

杨：仆以极珍古刀布钱赠公，公勿辞。《御览》之约，总期公曲从，不然仆无以回复友朋黄君也。乞怜之！

森：珍书日亡月失，与日本国内失金银同日谈也。金银以纸代之亦可，珍书一失，不复反哉。噫！

杨：贵邦原本未刻尚有二部存，不第此一部也。公好古之情，与仆同然。仆得之欲再校之也，非为谋利也，公谅之。且仆非有力也，仆他人之力而购之，以校之也。

森：此论自始知之，虽然至今日决不卖之，复断然如石，是吾之一癖也。先生幸恕之。且宋板原本二部，虽有日本非吾有也，犹邻家之货，无益于我耳。

壬午五月

杨：《御览》必百元，数日内筹金以来取书。

森：至来月则不沽，百元约定，则三十元本二十元，月内半额，来月某日半额亦可也。

卷八　辛巳十月某日

杨：今日拜访，据侍语云，先生今日归最晚，故不及候，约以明日再见。顷见藏书目，其中有仆所绝爱者，谨加圈其上，明日祈检出为荷，至其价稍贵不妨。守敬写。

森：昨日书目上之白圈，亦今日难摆出，请俟他日，是祈！

十一月十四日（朱书）

杨：仆勤勤恳恳求先生售书，而先生又不诺，何耶？

森：非不诺也。可诺者是诺，不能者是不诺也。先生缓缓谋之。

杨：此《三国志》即如尊约十五元，仆可携去否？

森：十五元今日被报否？不今日则不可，已有事数往之例，再三催之，今日尤未送来。故在后日亦然，约定一失则不可。

杨：今日所携得五元。

森：《三国志》君有意则后日携金而来，今日勿携去。

杨：《三国志》欲仍前约，愿公谅之。

森：不十五元则不出架中，至今日则珍书日亡，爱玩十倍于前日矣。

杨：《三国志》公必欲，仆不敢违；但携归一校，若果佳则十五圆不辞也。

森：果不佳之书也，故吾爱之，得而读之。书而无误字者，吾不爱之。《三国志》十五元之外，则先以不卖为决着也。

森：《三国志》公似误此皆同，明三十卷本为正，六十五卷本则为俗本，交易不可当。

杨：非交易也，当补金。

森：六十五卷本者，略删却颇多，不足据也。虽补金断然辞之。

杨：公误矣。此六十五卷，据北宋本也。其注无删略，此金陵据汲古板式，又兼板各善本而刻者。

森：不论宋元板，传中无传，以是为不可据也。

杨：仆此本且留于公所，缓缓以二本对之，若果是俗本，则不换可。

森：过日来访不在，失敬。汲古本最佳，宜交易，然不十五元则不可。仆非以欲心言之，以不卖为可也。不忍先生之渴望，而不得已出此语也。先生夫察之！

杨：非不十五元也，近日只得十元耳。他日再补五元，何如？

森：岁月渐迫，他日五元何日入手？请问。

杨：只廿五日以后必可渡。

森：云廿五日以后，则不确然也。若然则宜携一帙去，后收五圆之后可为全帙，如何？仆非言不理，今日之制度如此，故如此耳。

杨：公过小心矣。仆言廿六日必渡，必不食言也。然今如携二帙去一校为快。

卷九　壬午（卷九二字朱书）

森：当今公使为黎氏乎？名字别号本县等，委曲请闻。

杨：黎庶昌，号莼斋，贵州遵义人。

黎　庶　昌　（按：此为黎庶昌自书名刺）

森：每日四时以后在宅，先生若有暇而光临，则幸甚。

杨：新斋已成，有暇敬当奉访可也。

杨：足下博雅多闻，恐不足以对高问耳。

杨：老人咄咄能谈，惜公使不解其语耳。此真可惜。此老殊有风趣。

尊处前假去之《礼记·月令》一册，谅已看完，仆现需用，请检付去人携回是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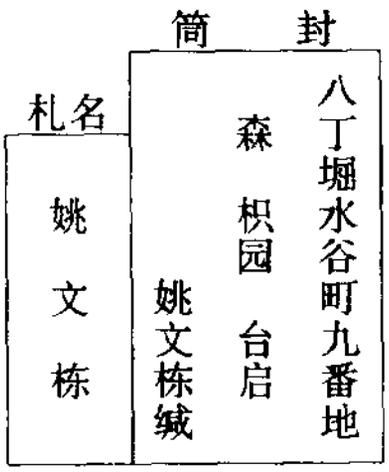
森积园先生执事　　黎庶昌再拜　六月廿五日

明日午后二时仆当访尊斋，特以奉报。

森立之先生足下　　黎庶昌顿首　闰月十七日贵历七月九日

启者：敝历九月重阳，即贵历十月九月午后三时，请台驾至本署，作萸酒之会，务希惠临弗却，并候玉音。光绪九年八月廿八日。黎庶昌再拜森枳园先生足下

卷十　乙酉《经籍访古志》排印之原始



（按：封筒、名札为朱书）

弟之交中多好古博通之士，贻书来属代钞此书者，不胜其夥。弟故创意排印之，以应好事者之求，公使之令弟徐承礼亦爱此书，相与怂恿，徐公使因举以付梓，是此书排印之原始也。

徐孙麒星使　名承祖

姚子梁通才　名文栋

徐乳恙大令　名承礼

《访古志》跋，望日十日交下，因全书将蔵事也。天晴之日，杖履随意可顾谈，弟必在楼（此楼名曰读海外奇书楼）中，扫榻以俟。惟日曜则不在家耳。此复，即颂道安。不宣。

森立之先生　姚文栋拜启

《访古志》蔵事在远（?），高制跋语，望早为邮寄。

森立夫先生讲席：弟文栋顿首。

尊著印成后，统计机器印工纸张等，所费不赀，每部装为八册，定价二元。惟印书部数不多，而索者纷纷，难于徧给，贵友应需若干部，望早为示，知当先留起也。其价于取书时随行付，请为祷

立夫先生文坛。印书所干事　籾山逸也

仆始接芝眉，将欣意尽情，特奈稠人密坐，杯盘狼藉，失礼于君子，又敬多罪多罪（头注：十八年一月十一日温知发会席上清客来至，中有姚文栋在，其所书贴于下）

浅田常

他日更相过［过］从，以倾胸臆可也。

今日闻祭神农，来瞻盛议，不谓祭事已毕，甚惜。

姚文栋（曾至高斋、又上野西楼同席）

弟暇日欲趋访请问贵邦古籍

姚子梁名文栋

善后大借款俄国外交文件选译（下）

朱宗震 译

第254号 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电
第1234号[1] 1912年6月19日［7月2日］

本电兼致驻伦敦、巴黎和东京使节。

据英国政府的通报，北京内阁已拒绝接受关于财政代理人制度和改革盐税的善后借款条件，并请求支付垫款，由将来在条件较经的基础上缔结的1000万英镑贷款中结算。

英国驻北京的代表受到委托，如果他的同事得到相似的指示，就向中国人答复：列强不允许银行按照与5月10日财团电报中阐明的普遍的条件不同的方式发放贷款[2]。但是，英国不坚持财政代理所制度，而只希望建立对贷款用途的实际的监督[3]。

请电告您对本问题的结论，以及您所掌握的在北京进行的关于贷款谈判的情报，和您的同事对这件事的态度[4]。

---

1. 载《法俄关系史料》，莫斯科，1922年版，第569页。
2. 财团5月10日电报没有找到，大概是指5月2日［15日］电报（见本书第98号文件注③）
3. 为此，英国驻彼得堡大使馆于6月17日［30日］向沙查诺夫递交了备忘录，关于沙查诺夫对备忘录的答复见本书第268号文件注⑤
4. 伊兹沃尔斯基在6月21日［7月4日］第124号电报（载《法俄关系史料》第569页）中通报说："这里的英国大使向普恩加赛通报了伦敦内阁最新的勒索中国的态度的情报。普恩加赛回答说：法国政府完全同意英国的观点，同样坚持必须建立积极的监督。此外，普恩加赛对大使说，按照他的意见，应该停止支付垫款，因为继续垫款只能使缔结最后协议更加困难，并使北京政府更为固执。"

沙查诺夫

第268号 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电
第568号 1912年6月24［7月4日］

为中国贷款事

第1234号电收到①。

英国政府的通报应以公历6月24日和28日银行团的联合电报为唯一基础②，因为英国公使就贷款事务没有任何电报发往伦敦，也完全没有就这个问题举行过成员会议。据我推断，很显然，上述电报没有被通报。我请求陛下内阁给予指示，我继续坚持我在第424号电报中拟定的方式呢③，还是应该与拍发银行团电报同时，直接地就谈判的全部过程通报阁下。法国、美国和日本的代表收到了给予英国公使的指示相似的训令。到目前为止，德国公使还没有收到任何训令。我们坚持如下的见解，即中国政府不

① 本书第254号文件。

② 在英国外交部文件中，上述电报副本未找到。郭业尔在6月15日［28日］写给华俄道胜银行的信中说："您从我的电报中已经知道，6月24日（公历）是我们同熊希龄和陆征祥的第一次会议，我们根据从伦敦发出的5月15日［本书第98号文件注③］和6月20日（公历）的训令，提出了我们的条件，而熊希龄和陆征祥对原来的计划也作了某些改变。这里所指的主要是为期5年的财政代理所和在外国人的管理下，按照中国海关的例子，作为独立机关建立的盐政。我们的建议遭到中国的断然拒绝，而且，熊希龄甚至声明，无论什么时候都不敢提请参议院审核。类似的草案在各省会毫不迟疑地被拒绝并激起愤慨。他没有提出无论什么样的反提案，只是说，在那样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只得请求在5个月的期间内，向他支付6000000两垫款，包括6月份，并且请求大约在10月份发行10000000英镑新贷款，从中偿还总额42000000两的全部垫款，积欠的债务和向外国人赔偿损失。"

③ 在4月24日［5月7日］第424号电报中，库朋斯齐通报了银行家为了节约而采用的打电报的次序：银行团驻北京的代表打一个普通电报到伦敦，从伦敦转往相关的首都。与此同时，从伦敦用一个普通电报往北京传送训令。

可能接受所提的善后借款的条件，而其结果将以破裂而结束谈判。但是，我的所有的同事都没有表示准备向中国人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而仅仅考虑不坚持为中国人所抱怨的“财政代理所”的术语的可能性。现在，公使们只是等待着我和德国公使收到同他们已经收到的同样的指示，以便确定向中国人通报列强观点的方法。银行家们昨天已经打算答复中国的反提案，根据从伦敦以银行团全体的名义通报的决定，表示彻底拒绝，美国人尤其主张这样。但是，由于郭业尔和小田切借口他们的电报在政府之间和在银行之间正在交换意见，而表示异议。银行家们决定，对再次坚持向他们征询答复的财政总长，用口头通知转告，他们要再过两天，等候收到补充指示。我个人认为，从我们的利益看来，中国和银行团之间的破裂，不会引起特别的危险。因为，中国财政的改组，不可能是我们所希望的，而由于中国政府缺乏经费导致的可能出现的进一步混乱无序，主要是有损英国和法国的利益，而对我们却是非常有利。因为将使中国人在我们的势力范围内放弃更为果断的措施。虽然，按照法国代办的意见，中国人已留意从其他来源获得资金，但那样谋得的款额将是无足轻重的，想必他们最终还是不得不重新转向银行团①。另一方面，我不认为我们必须反对实现目前中国人请求的包括到目前为止支付的每月 600 万两垫款的 1000 万英镑贷款，因为，这笔贷款一开始就几乎整个地抵偿了全部银行团垫款，以及支付比利时贷款和所有的旧时的欠债。这样一来，中国政府在财政改组方面也就留不下什么钱，而全部业务在于使中国政府到 11 月份之前，依赖每月的垫款的周转而有松动的机会，而且，很自然，对于后者的用途，理应有可能

① 在 6 月 21 日［7 月 4 日］第 569 号电报中，库朋斯齐通报说：“在同银行团破裂的情况下，中国大概可以向毛瑟枪的代表捷键里赫桑商号和较小的奥地利、法国和比利时银行那里得到几百万。”

建立更大的监督。但是，在其他的公使方面，中国人在减轻条件的基础上请求1000万英镑的贷款没有得到无论什么样的同情[1]。

库朋斯齐

第321号 临时代理外交大臣致财政大臣科科弗采夫密函
第656号 1912年7月5日［18日］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先生阁下：

我们驻北京公使从维尔斯特拉特致郭业尔7月2日［15日］电报中发现（外交部尚未收到），在这方面支持法国、英国和德国的意愿的俄国财团，有意在中国人面前表现一定的让步，并且赞成减少贷款总额到2000万英镑，在外国专家的参与下，改革盐政作为担保[2]。关于这点，四等文官库朋斯齐表明放弃原先的条件是不适宜的，并且申述意见说，我们的利益，本来就是防止贷款的实现，因为中国建立起秩序，仅仅有利于法国、英国和德国，而对于我们的前景是不适宜的。

我不能够完全同意对问题那样极端的提法：我们参加银行团，

---

① 6月23日［7月6日］第1255号尼拉托夫的电报［载《法俄关系史料》第569页］回答说："可以联合您的同事，以便通知中国政府各国银行团拟定的关于改变贷款条件的答复。"6月25日［7月8日］沙查诺夫以第626号备忘录回答英国大使馆向他提交的备忘录［本书第254号文件注③］：已由外交部向库朋斯齐作出指示。同列强驻北京代表约定，按伦敦内阁建议的意思，共同向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

② 这是指库朋斯齐7月4日［17日］第614号电报，它的内容（和维尔斯特拉特致郭业尔7月2日［15日］电报一样），在第一段里所阐述的是公布的文件。库朋斯齐以如下的话结束了这份电报："因此，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尽快地站在日本人和美国人方面。如果我们认识到，以与法国和英国集团的愿望相抵触的精神行动，那是不方便的，那末，按照我们的利益，应该使贷款不超过1000万英镑，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会给中国留下什么来整理中国的财政。正如我在第568号电报［本书第268号文件］中所阐述的那样。同时，据我所知，正因为这个理由，英国人希望达成为数2000万英镑的贷款。"

考虑到为自己保障把资金运用在与我们的利益不相冲突的目标上，但是，我们同其他财团进行金融合作这一事实本身，就给我们担负起相当的责任——至少要放弃搅黄贷款的明显行动。另一方面，如果削弱中国是我们所希望的，那末，还有更大的问题，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控制那里的完全无秩序的状态，这种无秩序状态的后果难以预料，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导致我们必须采取各种措施，这些措施耗费巨大。

再说值得注意的贷款规模问题，我以为，坚持贷款的数额或者是6000万英镑，或者是1000万英镑，未必是方便的，因为，无论在什么样的逻辑基础上向中国人证明那样要求是正当的都很困难。反正，我注意着贷款的监督和担保问题。从阁下6月28日[7月11日]第694号来信中①，我得出结论，赞成把贷款数目定在2000万英镑，由外国专家帮助改革盐政的条件下，以中国的盐税作担保，您不放弃必须监督进款用途和消费的思想，因为，您表示，我们未必应该在银行团的其他成员面前主张减轻给中国人财政帮助的条件。因此，我认为，自己有权就中国政府请求不要坚持监督的新的呼吁，向法国和英国政府声明，我们奉行在这方面我们原先的观点②（这个电报副本在7月5日[18日]第655号便函中附送给了您）。

有鉴于此，我诚挚地请求阁下，不要推辞通知我，是维尔斯特拉特在这个问题上，正确地理解您的指示呢，还是也许他的电报校阅不充分，而给了库朋斯齐一个口实，以为我们准备放弃我

① 所述科科弗采夫的信，在外交部文件中没有找到。在7月4日[17日]科科弗采夫写给尼拉托夫的第708号信中，正如科科弗采夫在6月28日[7月11日]第694号信中通知尼拉托夫按照他的意见，“中国应表示同意这样的条件：达到建立起对贷款款项的用途的有效监督，在此之前，银行团不应该向中国提供任何进一步的垫款。”

② 本书第314号文件。

们关于财政监督的要求。

致诚挚的敬意！

［尼拉托夫］

第355号 驻北京公使致临时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紧急情报 第58号 1912年7月10日［23］

阿纳托利·阿纳托利耶维奇先生阁下：

我在6月26日［7月9日］以第584号密电谨向阁下报告，银行团六大国公使约见中国外交总长和财政总长，以便向他们声明，六国公使按照从自己的政府获得的训令，除非按照六国财团代表通知中国总长们的那些条件作为基础，六国政府不赞成由他们的臣民为中国政府安排的任何贷款①。

从那时起，贷款问题，一步也没有向前推进。但是，无论是我的所有的同事，或者是我自己，都继续坚持那样的见解：中国人绝对不愿意同银行团决裂，顽固地拒绝把无论是各国公使还是银行家向他们作出的声明，作为最终的和不可改变的决定，并将力求一有可能就恢复同六国银行团代表的谈判。银行团代表收到的中国财政总长6月26日［7月9日］的信的英译本，我谨附呈，

---

① 本书第280号文件注②。

所指的库朋斯齐6月25日［7月8日］第581（No2）号电报内称："我们从我国政府获得指示，通知你们，他们不能够赞成他们的臣民向中国政府提供任何的贷款，除非是在据我们所知的已由六国集团代表通知阁下的基本原则之上。"

根据库朋斯齐6月26日［7月9日］第584号电报，这个通知是由六国公使向中国财政总长发出的。中国财政总长表示："这样条件的贷款是不能接受的。"库朋斯齐通报说："就英国公使的问题，我们应该不应该认为，这是对我们向他作出的声明的中国政府的最终答复？财政总长回答说，他只是说了自己个人的意见。我们普遍的印象是，中国人不希望同银行团破裂，并将力求继续同银行家谈判。"

作为这个观点的一份证据①。这封信写得十分灵巧，预先说明了中国为了满足自己的财政需要，有权动用各省地方贷款或者任何其他的来源。与此同时，为在将来同银行团继续谈判，仔细地保留着开放的门户。同时，从财政总长向各省的呼吁中可以看出双重的目的：一方面，期望他们自己去关注并寻找他们所必需的资金，另一方面，以此间接地让他们明白，他们必须放弃对外国贷款和与外国贷款相关联的财政监督的顽强抵抗。

在当前，中国政府专注于处理内阁危机，并且，在调整好内阁危机之前，关于贷款问题未必能够挂得上号。但是，根据接任空缺的内阁职务，其中包括财政总长的职位，能够期望恢复同中国政府的谈判，尤其是以它的努力，不顾及银行团来获得稍微大一点的数额的资金，看来都没有成功的机会。

我有把握地说，无论是袁世凯还是领导政府的其他人，充分理解国外贷款对中国的必要性，并准备为缔结那样的贷款而同意建立外国的监督，但是没有敢于公开表示这一点，这是由于顾虑到将会激起参议院和中国知识界的愤怒，特别是在南方，在政府缺乏足够巩固的威信和强有力的政权的条件下，将导致它的垮台。据法国代办获得的消息，即使是领导反对外国贷款的人，例如黄兴，很清楚地了解外国财政监督的不可避免性，而且，内心里对此也并不反对，那是针对袁世凯的。他们从党的政策考虑，继续

① 在所指的信中，中国财政总长提醒六国财团在北京的代表，从公历6月24日的会议上，他们允诺提请银行团审核它的1000万英镑贷款的建议时起，已经过了两个星期，一直没有得到答复。另一方面，他的提供几十万两垫款的请求，也被拒绝了。在信中表明，由于这点，中央政府不可能满足急迫需要经费的各省提出的要求。由于这个原故，如果不能够提供垫款，中央政府将不得不建议各省自己为自己寻找资金，而中央政府自己，为了寻找资金，也当转向别的来源，以清偿目前的开销。财政总长写道："但是，鉴于中央政府和财团之间的关系具有一贯友好的性质，我希望当您从银行团得到答复的时候，也就完全有可能就未来贷款恢复谈判。"

坚持自己顽固的对贷款的立场，不愿意让总统获得自己支配的巨额资金，从而使总统能够巩固自己的地位。与此相反，他们力求利用这个问题，以便给袁世凯和他的政府造成困难，并在人民面前把他们说成是些准备把中国出卖给外国剥削者的人。

本月4日［17日］，在第614号密电中①，我已经向阁下陈述了我的意见，无论是在稳固的基础上的普遍改组，还是一般地赋予中国政府足以巩固它在国内的权力和威信的大笔资金，都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我深信，只要目前的政府一旦自我感觉到了有更强固的基础和拥有必要的资金，它马上会开始在中国的全部边疆采取更积极的政策，并且，这个政策，毫无疑问，将追求与我们极重要的利益绝对相反的目的。按照我的意见，我们应该使中国尽可能久地处于目前的软弱无力状态，为此，最好的手段，则是那样解决贷款问题：或者完全不给贷款，中国政府就久久地不能摆脱各种财政困难，或者缔结尽量少的贷款，不给中国足够的合理改组的资金，并以财政监督那样的条件予以安排，这种监督，将在人民中激起愤怒，中央政府接受它将导致各省的纷乱，而且，可能导致中国南方的起义，以此使本地的政府搁置对我们利益范围内的有毅力的主张。

如果我从帝国部长那里没有得到相反的指示的话，我打算遵循上述见解，同我的同事讨论与善后借款相关的问题。在这方面，由三国协约列强政府初步讨论提到的问题，对我们是十分有利的。关于三国协约的愿望，沙查诺夫先生已经在6月13日［26日］致我们驻巴黎和伦敦大使的第590号② 和591号③ 密信中作了陈述。我绝不忘记，根据阁下在7月7日［20］第1347号

① 本书第321号文件注①。

② 本书第231号文件。

③ 本书第232号文件。

密电[1]中给予我的指示，为了就贷款相关的所有问题，在可能的范围内，确立共同的观点，坚持同我的法国和英国同事直接交换意见。到目前为止，我力求保持那样的活动方式。可惜，在目前时刻，由于朱尔典爵士常常离去，他常常避开北京的酷暑，时而去海边，时而去山间的庙宇，因而同这里的英国公使交换意见十分困难。德国公使同自己使馆的所有成员一起，同样地动身去别墅。美国公使不久也打算这样做。这样，我的同事中某些人希望的更经常的六人会议，看来在夏末之前，将不会举行。

致诚挚的敬意！

库朋斯齐

第369号 财政大臣致临时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密函
第734号 1912年7月13日〔26日〕

阿纳托利·阿纳托利耶维奇阁下[2]：

阁下在7月5日〔18日〕的第656号信中通知我，我们驻北京公使从维尔斯特拉特致郭业尔的电报中得出结论，已成为国际银行团成员的俄国财团，对于中国政府打算求助银行团缔结的贷款，似乎准备放弃关于监督贷款进项用途的要求。同时指出，放弃这样的要求，是和我同您通信中主张的观点是相反的，您要我阐明，维尔斯特拉特在本问题上是否正确地理解了我的指示。

对此，谨向阁下奉告如下：

正如您从我附送给您的维尔斯特拉特最近的通报中看到，其中有他于7月5日〔18日〕写给我的信和附在他的信里的他给西蒙的信的副本，俄国财团继续坚持在当前的问题上同我的见解一致的观点，即认为，中国缔结贷款的必要条件之一，无论是巨额

---

[1] 所指的是注明7月6日〔19日〕的电报（本书第331号文件）。

[2] 本书第321号文件。

的还是比较少的，都要建立对这笔贷款用途的外国监督[1]。

至于维尔斯特拉特的7月2日［15日］的那份电报[2]，那是我们公使上述担心的理由，而维尔斯特拉特是用这封电报通知郭业尔，俄、英、法和德国财团认为，从最初向中国提出的条件上作出某些让步是可能的，缩减贷款总额和变更作为贷款担保的盐务改革计划，但是，在其他一切方面，银行团仍将力求实现自己在公历5月15日致它的驻北京代表的电报中拟订的纲领[3]。这样的电报，正如阁下所知，无论是垫款还是未来的贷款，都包括有关于对用途监督的设想。

虽然，如上所述，在维尔斯特拉特7月2日［15日］给郭业尔的电报中的指示，显然是足够明白的，但是，为了避免误会，将再次向郭业尔核实关于必须达成对中国政府消费的贷款进项进行监督的训令[4]。

致诚挚的敬意！

科科弗采夫

---

① 在给科科弗采夫7月5日［18日］的信中，维尔斯特拉特通知说，鉴于阿狄斯转给银行代表的通知，阿狄斯向他表示，赞成俄国财团加入阿狄斯显然同意的决定：认为2000万英镑贷款，是必须对贷款的用途进行担保和监督的独立业务。

在7月4日［17日］致西蒙的信中，维尔斯特拉特同样地确认，建立对贷款用途的外国监督是付款的必要条件。

② 这个电报的文本附于此件（本件是原文）（本书第321号文件注①）。

③ 本书第98号文件注③。

④ 在7月14日［27日］第654号电报中，库朋斯齐通报说，从郭业尔的话中，根据收到的维尔斯特拉特新的电报，各国财团之间交换了维尔斯特拉特在7月2日［15日］电报中所提的意见："在关于监督的问题上，完全谈不上无论作什么样的让步。"稍后，库朋斯齐指出："但是，这不会改变我的意见，要合乎我们特殊权益观点的愿望，即使贷款在小范围内，也要尽可能安排对中国人更严酷的条件。"

第387号 驻北京公使致临时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电
第662号 1912年7月16日［29］

第1409号[1] 和1410号电[2] 已经收到。

美国公使告诉我，美国政府的主张，不是由来自北京的报告引起的，他本人也只是作为既成事实才知道政府的主张。嘉乐恒推断政府的主张，是由于总统选举的临近，而来解释外交政策的理由。我觉得，除此之外，美国政府的主张完全符合美国对中华民国在它一开始存在的时候起所表现出来的良好态度。同时，很自然，美国大使向阁下阐述的理由起着作用，即通过正式承认中国政府来促进它的巩固，毫无疑义，既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其他贸易大国的利益。至于我们，这个见解本身并非没有公道的成份，但按我的意见，应表明反对承认目前的北京政府，因为，巩固这个政府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同时能够基于那些无可争辩的事实，即在近期内中国的实际局势没有发生任何显著的改善，作为证据说明，任何一个大国都不打算撤去自己保护的秩序。此外，结束临时政府职权的期限已经临近，看起来召集新的国会和进行总统选举之前，不要引起承认的问题是最好的。日本公使对于从

---

① 在7月14日［27日］第1409号电报（载《黑皮书·有关战前外交的俄国档案文件汇编》，巴黎劳动书店，1923年版，第2卷，第523页）中，尼拉托夫向伦敦、巴黎、柏林、东京和北京转发了公布的文件的内容，通报说："我答复了美国大使，应该搁置正式回答中国政府的询问。但是，不能不指出，不必去看事实证明，目前的北京政府，现在比以往多少巩固一些。"尼拉托夫要求通报，其他政府打算给予怎样的答复。

② 在7月4日［27日］第1410号电报中，尼拉托夫通知马列夫斯基，日本大使已经打听俄国政府对于美国询问的答复，并且他已向大使介绍了给美国大使的初步答复。在同一天，在同样号码的电报中，尼拉托夫请库朋斯齐就承认目前的北京政府的适当时机，以及什么样的地区环境能够阐明美国目前的主张，电复他的见解。

东京来的询问，表示了现在承认中国政府不合时机的意思，但还不知道日本政府在这个事务上是否给了美国政府最后的答复[1]。

第431号 临时代理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密函 第744号[2] 1912年7月26日［8月8日］

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先生阁下：

我荣幸地获得7月10日［23日］第58号紧急情报[3]，其中，您叙述了关于善后借款问题同中国政府谈判的情况，您说出了共同的意思，无论是中国财政的巩固的基础上的广泛的改革，还是给予中国政府相当数额的资金，都不可能符合我们的利益。因为给上述政府以资金，其目的就是在这个国家的北部边境上反对我们的政策。

其实，我完全赞成您的这个思路。近几年的经验表明，中国政府力求国家统一和力求剥夺外国人由于条约而属于他们的特权地位方面，企图在俄国方面找到阻力最小的路线。因此，它的活动的目标，在前述意向方面，首先是俄国的利益。指望中国政策的这种趋势，在中国建立新的国家制度的时候发生变化是没有根据的。也许，在共和制之下更让人担心，如此满足人民群众感情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趋势，会表现更加显明的色彩。

但是，我应该请阁下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其他方面，即西方列

---

① 已公布的库朋斯齐的电报，从“即在近期内”起，到“选举总统”的部分，由尼拉托夫在7月17日［30日］第1432号电报中转给巴黎和伦敦。［载《黑皮书·有关战前外交的俄国档案文件汇编》，第2卷，第524页］。尼拉托夫补充说，按照在莫斯科得到的消息，“日本政府对于美国承认目前的中国政府的建议，不表示同情。”在这封电报上，尼古拉二世批注，注明日期——《军旗》游艇，7月20日［8月2日］：“我们为什么着急？”

② 载西伯特：《本肯多夫伯爵外交往来文书》，柏林、来比锡，华尔特·格吕特尔出版公司，1928年版，第2卷，第429页，第663号文件。

③ 本书第355号文件。

强对它的关系方面，首先是其中在世界政治问题上我们同他们大体上一致行动的大国，即英国和法国。毫无疑问，这两个国家，特别是英国，认为不让中国解体对自己有利，并认为在那里要有足够有力的政府，以便维持国家秩序并对秩序的破坏承担责任。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力求向中国供给它所必须的资金并整理财政经济。在头等重要的政治问题上，一系列协议把我们同英国、法国联系在一起，明显地反对我们的盟国的上述意图，当我们在巩固中国关外的优势地位时，就将意味着失去他们对我们的支持①。而很可能，在远东不同时期发展的事变中，我们十分需要这种重要的支持。因为，正如您自己认识到的，中国的边疆地区较之中国的内地对我们无比地重要，以我们在中国事务中的这个总方针，在中国内地的问题上，向对我们友好的大国的利益作出可能的让步，显然是应该的，以交换他们对我们最感兴趣的中国边疆问题上的支持。这样的让步，我并不觉得对我们有什么危险。因为，列强综合的努力，未必能够导致建立一个真正强有力的中国政府，如果中国本身没有开始真正的复兴，显然，一直不存在复兴的征候。而如果那样的复兴开始了，那末，中国将会在没有西方支持的情况下来设法对付。

另一方面，中国的完全无政府状态，对我们也是不利的。因为，它影响到给我们带来足够重要利益的茶叶贸易。确实，在中国没有我们能够同它谈判有关我们感到兴趣的问题的无论什么样的政府，我们也将是难以设法对付的。

我以为，从上述观点出发，处理中国善后借款，我们没有必要抵制这项贷款的举办。尽管同原来的声明比较，多少减轻了条

① 在原文中删去了下面的话："没有这些支持，我们不可能设法对付。因为在后者的事务中，我们不能够指望除日本外的其他大国，而他们中的某些国家，在这方面无疑是与我们敌对的。"

件，它只是建立在中国的外国财政监督的开始，如果这项贷款落空了，也没有什么忧伤的理由。当然，中国政府马上获得了受自己支配的巨额资金，我们会感到不方便，因为，这笔资金会使它感到自己有可能采取反对我们的新的积极行动的基础。但是，未必能够谈得上这一点。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向外国银行请求的6000万英镑，不待按欧洲或日本的模式建立善后的中国，就会在几年内被分配和消耗殆尽。在任何情况下力求这样的结局，应该是我们的任务。

我有义务提到，根据外交部情报，巴黎的银行家，以里昂信贷银行为首，开始怀疑实实在在地向中国提供巨额贷款的可能性。里昂信贷银行经理之一的蓬松前往北京，是这些怀疑的结果。您也许有机会同蓬松见面和交谈。

致诚挚的敬意！

［尼拉托夫］

第448号　驻北京公使致临时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电
第689号[1]　1912年7月28日［8月10日］

为中国贷款事。

鉴于有关中国地方当局缔结——主要是同德国商号——的各种数额不大的贷款的传闻，今天，根据法国代办的提议，举行了六国银行团代表会议。英国公使通报说，在中国外交部的正式通知中，关于中央政府赞成一项由地方当局向一家英国商号举办的贷款，以南京城内的铁路作担保品，他答复说，这笔贷款不能够举办，因为，这笔贷款同六国公使于6月26日［7月9日］向中国所作的声明是抵触的[2]。这个答复得到英国政府的赞成。英国公

---

[1] 打字副本。

[2] 本书第355号文件。

使询问，如果事情由他们的臣民进行，所有的同事是否准备采取同样的方式？因为，不然的话，他不能够继续制止英国人为中国人安排贷款。德国、日本公使承认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并表示，需要预先请示本国政府的训令。请阁下指示，在类似的情况下，我可以和英国公使一样地行事吗？

所有我的5位同事说了同样的意见，银行团的银行向中国人声明，无论什么样的贷款不可能不按银行团解释的条件并由银行团作出，因而暂时放弃了在辛迪加文件第2条款中赋予他们的缔结单独契约的自由①。我意识到那样的解释不符合我们的银行业务方面的观点，发表了我的意见，缔结在第2条款中规定的单独契约的权利仍旧属于银行，尽管在目前时刻，它的实现，在一定情况下将可能被认为同协议的精神相敌对。请阁下指示，帝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②。

库朋斯齐

第551号 驻北京公使致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密函
第929号 1912年8月11日［24日］

阿纳托利·阿纳托利耶维奇先生阁下：

我荣幸地收到阁下上月即7月26日［8月8日］的第774号

① 本书第196号文件注③。

② 在7月31日［8月13日］第693号公布的文件的附录中，库朋斯齐通报说："如果我们声明，承认在我们势力范围内属于地方需要的小额借款在原则上是允许的［本书第443号文件］，那末，毫无疑问，法国人将在南方各省赋予自己那样的自由，在那里，到目前为止，他们已阻止法国商号缔结某些贷款。那样的情况，在其他列强的势力范围内同样会发生。在对提供的资金的用途难以监督的条件下，中国将获得缔结地方贷款的完全自由。"

译者按：尼拉托夫在复电中，同意库朋斯齐的观点，并表示他可以拒绝批准俄国商号缔结地方贷款。见本书第514号文件，译文从略。

密函[1]，从中我满心高兴地得到通知，您完全赞成我在7月10日[23日]第58号报告中所述的见解[2]，无论是广泛的中国财政善后，还是向中国政府提供大笔资金，都不可能符合我们的利益。

同时，阁下吩咐我注意这个问题的其他方面，也即西方列强对它的态度，首先是英国和法国。英、法的支持，在邻近中国的对我们最重要的问题上，也许是极其必要的。所以，在中国事务中，我们的政策的总方针是，在供应中国政府所必要的资金和整顿它的财政经济方面，我们应该在中国的内部问题上，对利害相关的上述两个大国的愿望，尽可能作出让步。

我充分理解阁下所述的观点的全部正确性，我认为应该说明，我任何时候都不会无视问题的这些方面，并且，无论在电报中还是在自己的不止一次的报告中，都指出了在这个关系方面我们的利益与英国和法国以及同德国、美国的对立性，同时，我明白，对我们来说，明显地反对与我们友好的法国和英国的意图是不可能的。一系列头等重要的政治问题把我们同他们联系起来，且不说我们在长城以北的中国，确立优势地位的事务中，来自他们方面的支持。我不仅任何时候也不在我的同事面前公开谈起上述我的第58号报告的见解，而且，经常仔细地避免同我的法国和英国同事的意见相左，并回避暴露我所追求的任务。与阁下的指示一致，我认为这个任务是阻止按照欧洲和日本的模式建立善后的中国。

从地方情况和中国人的极端缺乏诚意和虚伪中获得的论据作为凭借，我经常利用我们之间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努力在我们的私下谈话中，怂恿朱尔典爵士和璞科第先生接受符合我们的利

① 本书第431号文件。

② 本书第355号文件。

益的观点。到目前为止，在这方面的环境极为顺利地成熟起来了。但是，我当然不能自我陶醉，以便今后随时继续进行，并充分明白，涉及贷款的问题上，从我们方面，向与我们友好的两个大国的利益作出让步的必要性。

致诚挚的敬意！

库朋斯齐

第635号 外交大臣致驻巴黎代办塞瓦斯托波尔电
第1731号[1] 1912年8月24日〔9月6日〕

驻北京公使来电，那里的法国代办建议本国政府，不要把全面改革中国的盐务同正在筹划的中国贷款联系起来，而应满足于仅仅在某些省份改革它。由于对外国人来说，掌握中国国内盐税征收权的困难，由于中国人毫无疑义的极端的抵抗，其余的公使也趋向这种想法。到达北京的里昂信贷银行的经理蓬松，恰恰相反地认为，把全中国的盐务进行改造并委托外国人领导是适当的，并就以严苛的条件给中国人安排贷款的必要性发表了总的意见[2]。在就此问题给库朋斯齐指示以前，我们希望探明法国政府对此的看法。我们觉得，不管全中国范围内由外国人管理、改造盐务的实际可行性问题，这种改造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逐渐地进行。给蓬松以支持，就会促进建立法国银行在六国银行团事务中的指导作用，符合法国金融市场的作用。并且，无论是对俄国还是法

---

① 载《法俄关系史料》，第574页。

② 沙查诺夫所指的是库朋斯齐8月22日〔9月4日〕第737号电报，在电报中，库朋斯齐通报了法国代办和蓬松之间的意见分歧。他写道："把全中国的盐务转交给外国人的要求，使缔结贷款困难到极点，符合我们的利益。如果中国政府接受它，在履行这个措施时，将造成国内严重困难的危险。但是，另一方面，改革盐务将给中国继续贷款的担保提供来源。蓬松毫无疑义地考虑到，继续供应中国资金对我们未必有利。"

国的利益都是有利的[1]。

请透彻地同法国外交部长谈一谈，并请复电。

沙查诺夫

第664号 驻伦敦代办致外交大臣函
1912年8月29日［9月11日］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先生阁下：

昨天，我荣幸地向阁下发出了第227号电报[2]，我有责任向外交部询问，在《泰晤士报》上出现的从北京来的关于伦敦安排中国贷款的电讯，其正确性到怎样的程度。

远东司临时负责人克罗爵士向我指出，格雷爵士极为遗憾，消息是符合事实的，著名的鲁意特银行承担推销贷款达1000万英镑。

鲁意特银行与中国财政部举行会谈的第一批传闻，三天前就传到英国内阁，但是，鲁意特银行的负责人回到伦敦（竟然是从彼得堡来）[3]，只是前天晚上。第二天早晨，也就是昨天，他毫不迟疑地应邀去了外交部。他承认，由银行组成的金融家们的辛迪加实际上已同由个人发起并由个人负责而起作用的中国部长达成

---

① 8月24日［9月6日］第743号电报，库朋斯齐补充报告如下："日本公使同意在全中国范围内，在外国人管理下改革盐务是必要的意见。我的英国同事昨天也向我声明，认为这完全没有意义，因为，那样的要求将使缔结贷款变得不可能，而假如万一这个要求为中国政府所接受，那末，中国政府将处于无力保障它在国内的实行。"按库朋斯齐的说法，这些见解，在"坚决坚持改造全中国盐务的方向上，加强了他希望与法国和日本共同行动的意见。"

② 埃捷尔的这封8月28日［9月10日］第227号电报的内容，收入了公布的文书中。这封电报由外交大臣于8月30日［9月12日］以第1793号文件寄给了巴黎和北京。［载弗里德里希·施梯夫：《伊兹沃尔斯基外交往来文书》，柏林，德国政治历史出版社，1925年，第2卷，第252页，第430号文件。］

③ 本书第676号文件。

了最有意义的协议。克罗爵士当场警告银行的代表，同未被承认的民国政府的未被授权的部长缔约的危险性。他对我说，伦敦内阁反对鲁意特公司，作为对它以所拥有的资金缔约的预防和劝告。但是，他同时补充说，由于英国银行是完全独立的，并不附属于政府，要对他们产生良好的结果，不大可能有把握。我的对话人对我不隐瞒，格雷爵士对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极其关心。

另一方面，驻北京公使奉命报告谈判的详情，并且向中国内阁证实，同六国银行团善后借款的责任相关联的英国政府，完全不参与此事。

我暂且没有可能向阁下报告所出现的问题的更为详尽的消息。我只敢于补充，按克罗爵士的话来说，外交国务大臣总是以焦急的心情，对待涉及到中国善后借款的问题的继续发展①。

中国人目前向鲁意特银行的请求不是他们第一次试图向私人金融机构请求了。

按照他的意见，事情本身已经在柏林和巴黎的金融市场上进行了，从某个时候起，在伦敦的西梯的金融家中间，表示的不满，没有预兆能得到无论什么安慰。他们显然开始苦于政府方面来的

---

① 8月27日［9月9日］第746号电报，库朋斯齐报告说："财政总长向小田切承认，这里最近关于中国政府向伦敦一家银行缔结1000万英镑贷款的谣传完全属实。他附带说，当自己向银行团请求恢复谈判的时候，关于这事还什么也不知道。在伦敦进行的贷款谈判是由前财政总长熊希龄领导的。他在几天以前，致电伦敦的中国公使签署贷款契约，显然袁世凯是知道的。现在的财政部过了两天才知道这件事，并立刻致电公使无论什么都不要签订。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回答，也还不知道契约究竟签署了没有。

8月29日［9月11日］，库朋斯齐第755号电报说："财政总长通知银行代表，预定的伦敦银行家的贷款契约已经签署了。"

埃捷尔在8月30日［9月12日］第229号电报中报告沙查诺夫："这里确信，熊希龄进行的活动，中国政府是知道的。由朱尔典发起，昨天在北京举行了银行团列强代表的会议，以寻找破坏契约的方法。"

压力，而格雷爵士也好象觉得未必能对他们实现得了长时间的影响。同时，大臣表示怀疑，中国政府会很快决定转向银行团提出的援助①。

致诚挚的敬意！

埃捷尔

第696号 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电
第780号 1912年9月4日［17日］

为贷款事。

我援引自己的第760号电报②。

英国公使以英国政府的名义，向袁世凯申述了反对向鲁意特银行借款的意见。袁回答说，这件事是遵从他的授权的，当时财政总长通知了银行团，中国人将不得不到别的地方缔结贷款③。现在中国政府极为需要资金，由于银行团提出的条件，中国政府不能从银行团那里提到资金，它准备接受任何方面愿意提供的金钱。据这里今天获得的消息，受注目的鲁意特银行贷款已遭到失败——间接证实财政总长借助小田切的帮助，向银行团作了新的私

① 在8月20日［9月2日］的电报中，郭业尔报告说，中国的财政总长和内务总长8月18日［8月31日］向小田切声明，表示中国政府希望同银行团恢复2000万英镑贷款的谈判。银行团各财团代表们决定请小田切用口头通知中国人，银行团准备按早先向中国政府通报的条件恢复谈判。

② 8月30日［9月12日］的第760号电报，库朋斯齐报告说："可以断定，在美国和法国资本家的参与下，在伦敦缔结的鲁意特银行贷款的担保是盐务收入的可以自由动用的余额和契税（财产转移税——当系验契费，译者注）。英国公使从伦敦获得训令，向中国人声明，英国政府不赞成这笔贷款。并对它的缔结表示抗议。它破坏了中国接受的向银行团承担的义务。但是，英国公使难以这样简明地提出自己的抗议，他不认为伦敦指出的理由符合客观事实。"

③ 本书第355号文件注②。

人呼吁[1] ——似乎还有举办的充分可能性[2]。

库朋斯齐

第700号 外交大臣致财政大臣科科弗采夫密函
第913号 1912年9月5日［18日］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先生阁下：

北京公使作为副本附加的第737号机密电报[3]，报告了法国驻北京代办和到达那里的里昂信贷银行经理蓬松之间发生的某些意见分歧。法国代办认为，就筹划中的中国善后借款，不主张把中国的全部盐务管理委托给外国人经理，而满足于只对沿海各省征收盐税建立外国人的监督是可行的。蓬松则相反，他是把中国置于最严重的借款条件下的拥护者，其中包括委托外国人改革全中国的盐务。

我有责任就此事询问法国政府的意见。从我们驻巴黎大使上月，即8月30日［9月12日］第189号电报[4]附加的答复中，可以明白看出，法国政府的意见是，从一开始就在中国建立充分的监督盐务的原则是必要的。

最近传来的消息表明，中国政府向鲁意特银行1000万英镑的贷款并未举办，中国政府已恢复了同六国银行团的谈判[5]。据此，决定我们对改革中国盐务的态度是合乎愿望的。我想象到普遍的愿望，是给予法国银行组成的银行团中的这个法国财团以我们的

---

① 9月1日［14日］郭业尔致电彼得堡的华俄道胜银行理事会："财政总长通知小田切，他已致电伦敦，命令取消同鲁意特银行的契约。他希望同银行团恢复谈判。［本书第664号文件注④。］

② 载《伊兹沃尔斯基外交往来文书》，第2卷，第254页，第431号文件。

③ 本书第635号文件注②。

④ 本书第671号文件。

⑤ 本书第696号文件注③。

援助，这个财团联合在里昂信贷银行的周围，蓬松先生是它的意见的表达者。尽可假设，银行团若没有这些银行参加，将失去自己现在的作用。这些银行，将为我们去同远非总是与我们利益一致的银行团中的其他民族集团和对我们表同情的东方汇理银行的意图相抗衡。总之，我觉得促进建立法国人在银行团中的领导作用是适当的。因为，这将给我们更多的影响银行团活动方针的可能。而如果由此在银行团队伍中引起纠纷，结果将导致银行团的解体，事情这样的周折，对我们是更为有利的。

我向阁下转述了上述的见解，敬请您通知我您的结论，即四等文官库朋斯齐在他的上述的第737号电报中提出的，在阐明改革中国的盐务关于外国监督的问题时，他应坚持的方针①。

致诚挚的敬意！

沙查诺夫

第767号　驻北京公使致临时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的紧急报告第83号　1912年9月11日［24日］

阿纳托利·阿纳托利耶维奇先生阁下：

在北京获得的中国政府签署1000万英镑贷款契约的消息②，同中国的财政总长非正式恢复与这里的六国银行团代表们的贷款谈判几乎是同时得到的③，这在银行团代表中引起了特别强烈的

---

① 在9月12-13日［25—26日］科科弗采去致尼拉托夫的信中说，他完全赞成沙查诺夫在发表的信中阐明的观点。

9月15日［28日］尼拉托夫在给库朋斯齐的第1948号电报中说，他赞成库朋斯齐给予蓬松的支持，并认为必须“力求加强法国在银行团中的影响，因为这给我们更多地影响银行团活动的可能性”。尼拉托夫通知说：“提到盐务，我们认为，坚持在全中国进行改革和服从外国人的领导是最可取的。”

② 本书第664号文件。

③ 本书第696号文件注②。

印象。

尽管伦敦贷款看来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尽管中国人继续向银行团呼吁，但明显地表明，他们终究不再需要银行团。他们只是力求从中达到更多的优惠条件，怎样享用在伦敦事实上强迫缔结的贷款资金——很可惜，除了郭业尔和美国人麦克纳塔之外，开始表现得极为焦躁不安，特别是汇丰银行经理熙礼尔，由于担心中国人停止已经恢复的他们同六国财团的谈判，准备向中国人作出实质性的让步。继熙礼尔之后，就是德国财团的代表柯达士先生，他在银行团的会议上，几乎总是支持熙礼尔，其特点是，他以最大的倾向，对中国人持让步态度。法国银行的代表贾斯纳先生，从银行团最初成立时起，他的作用是如此地平淡，引起了普遍的惊奇，在他的同事中，无论谁都不能确切地指望他的支持。尽管总的说来，他同样准备尽快地就有利于中国人的意向发表意见。需要指望他的后任皮埃尔先生尽快到达这里，并使法国在银行团中的作用具有更大的应有的地位，同法俄关系的性质更符合的地位。最后，日本财团的代表小田切先生一直是同中国谈判的强硬政策的拥护者，但自最近中国财政总长借助他开始同银行团进行非正式谈判之后，相当突然地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并如此明白地主张让步。这样的改变，无意中引起了猜疑，难道不是他和财政总长之间某些秘密协议的结果吗？

我觉得，如果中国人缔结的预定的伦敦贷款最终举办的话，事件本身不应该特别地使我们感到不安。中国人没有从中得到大笔资金，而只是在一定时间内，满足其最紧迫的国家需要，一天挨一天地延长其生存的可能性。但是，我担心，伦敦贷款不能想象是唯一的机会，这样一来，银行团的虚弱的一面就显露出来了，甚至可能导致它的完全的崩溃。问题在于，其实象法国、德国和美国财团真正具有代议制的性质，他们包括了本民族的最主要的银行，因此，可以不担心来自其他法国、德国和美国资本家的竞争。

英国财团仅仅只有一家汇丰银行组成，它希望无论如何也要起来保护自己在中国的金融业务的垄断地位，并且不赞成同其他英国银行分享这些从中国的贷款中可指望得到的利润。因此，依旧在一边的所有其余的英国大银行是银行团的抵制者和竞争者，在这方面需要经常注意他们。因此，可以预料，同现在的伦敦贷款类似的事件，在将来可能容易重复。如果这一次英国政府给予在伦敦缔结的贷款以公开的、有力的抵制，那末，往后它未必就没有能力遵循同样的活动方式。英国社会舆论，对于把最大的英国银行都排除出去的银行团，都声声反对赋予它同中国缔结财政契约的垄断权。在著名的莫理循博士的积极参与下，现在报刊上传出了关于这点的反对汇丰银行的抨击，自然在议会中也为自己找到了反映，伦敦内阁对此未必能够依然装聋作哑。

在那样的情况下，汇丰银行对将来怀抱着忧虑，以及它准备对中国人让步都是完全合理的。但是，任何类似的从银行团方面来的虚弱的表现，都对中国政府起到最大的振作精神的作用。这里中国政府凝神注视着六国财团代表情绪的最微小的反映，对欧洲发生的一切极为灵通，并促使它坚持抵制银行团向它提出的对贷款用途的监督条件。据我看来，类似的情景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我觉得，倒是所有的银行团的其余参加者，希望迫使汇丰银行同其余的关心向中国供给资金的英国银行中最主要的银行达成协议，允许银行团在同中国的谈判中表现出更大的坚定性，并借助于六国政府，要不是向它提出限制条件就不允许中国缔结对它如此必须的贷款。

我向郭业尔解释了我现在的报告，他完全赞同其中阐明的观点。据我所知，这里的法国代办同样在向本国政府表示类似的意向。

致诚挚的敬意！

库朋斯齐

第805号 英国驻彼得堡大使馆致临时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紧急备忘录[1]

1912年9月16日［29日］

据英国驻北京公使获得的消息，中国政府中断了与发放中国贷款而组织的银行团的谈判。接着这个消息，一家伦敦银行立刻发布了贷款1000万英镑的通告，并且，这个总额的一半已经公开认购。

英国政府在北京使用了一切可能的外交手段，以便迫使中国政府首先否认这笔贷款，如果这不可能，那末，或者就取消它[2]。同时，英国政府在伦敦采取了它所拥有的一切压力形式，目的是阻止这笔贷款的发放[3]。虽然作出了自己的一切努力，英国政府仍处在现在的既成事实面前。不言而喻，阻碍本国臣民中的某些人向外国政府提供债权人所接受的条件的贷款，英国政府不认为是可能的，但是，英国政府希望，公开英国政府的立场，对于阻止愿意认购这种公债的人是足够的。

中国政府断然地以银行团的不可调和的立场来为它的活动方式辩护，仿佛银行团的这些成员绝对地拒绝讨论怎样地改变中国政府不可能接受的这些最初的条件。在那样的条件下，无论怎样决定问题都是不可能的。

鉴于这样的情况，英国政府推测，六国银行团进行名为善后借款的谈判破裂，应该认为是最终的，如果这些财团仍然没有显露出大的通情达理，并且没有商定节制他们提出的条件，以便中国政府除了银行团之外，能够缔结另外的贷款之前，同中国政府作出毫不

---

① 原文为法文，据本书所附的俄文译文翻译——译者。

② 在9月13日［26日］第797号电报中，库朋斯齐报告说：英国驻北京公使向袁世凯发出了反对向伦敦银行缔结贷款的新的呈请，袁世凯回答说："他迫切需要资金，只要那里有可能，就不能不接受。"

③ 本书第664号文件。

迟疑的协议成为可能。按英国政府的见解，银行团这样的立场自然是正当的：第一，毫无疑义地会改善在中国的地位。第二，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抵制由外国人管理预定作为贷款担保的进款的公开的决心。第三，这样的事实：较小规模的贷款来代替6000万英镑贷款，这样的贷款能够对不那末严格的监督方法感到满足。

直到进行谈判的整个时间内，英国政府承担责任，仅仅支持银行团。但是，当这些谈判彻底失败的时候起，情况就完全改变了。在那样的变化了的情况下，如果被指定作为这笔贷款的担保品仅有的进款，没有证明是足够的，以及如果关于开支项目没有给予相应担保，那末无疑，列强将拒绝支持由他们的臣民发放的无论什么样的贷款。此外，他们将主张，他们赞成那样的贷款，是以向银行团交还从他们那里已经获得的垫款为先决条件的。但是，既然同六国银行团达成协议的任何可能性已经被排除，那末，禁止中国缔结银行团以外的无论什么样条件的贷款，那是根本谈不上的。甚至如果那样的禁止，按照政治性原则，在理论上论证是可能的——英国政府也难以允许——实际上那样的禁止是不可能有效的。本次贷款不顺利的经验也可见及此。

因此，应该进行磋商，银行团难道就不能作出最后的尝试，以便中国政府达成协议吗？伦敦的英国财团不认为中国最近的建议是轻率的，并且极为可惜，这些建议在北京被如此刺眼地摒弃了①。现

① 郭业尔在9月10日〔23日〕写给华俄道胜银行的信中说：中国政府归根结底拒绝银行团提出的所有条件，并建议新的条件，归结为应由中国政府自己来从事改革盐务，开支项目应由参议院确定，而银行团代表只是同中国代表一起副署领受资金的支票，而监督总额支出，应该委任给由中国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郭业尔随后报告说：银行团的代表们拒绝在那样的条件上谈判并主张，在恢复正式谈判之前，中国政府应取消向伦敦银行家的贷款并原则上同意银行团的所有条件。中国的财政总长于9月9日〔22日〕在答复中声明，不可能取消伦敦契约，并对列强代表没有能够采纳中国政府的条件表示遗憾。

在英国财团紧急地敦劝别的财团同意毫不迟疑地在中国建议的基础上于北京恢复谈判。

英国政府赞成这个建议，并表示希望，帝国政府同样地不要推辞尽可能快地对此表示赞成。因为，如果没有可能不再继续犹豫地达成协议的话，那末，只好承认，谈判最终将会停止——这将引起前面阐明的后果。

第837号 驻北京公使致临时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电
第805号 1912年9月17日［30日］

为贷款事。

郭业尔写信给我，其中就必要性来说，他主张：(1) 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把盐税作为新的伦敦贷款的担保①。(2) 向中国人声明，帝国政府打算要求在将到期的12月31日，支付欠缴的庚子赔款，并以盐税来承担既到期的和将来的支付款项。(3) 向中国政府指出下述的必要性：从伦敦贷款总额中偿还无论是从前的华俄道胜银行给各地方机关的贷款，还是由于无秩序而造成的帝国政府的损失，并且从伦敦贷款的总额中储存到期必须交还银行团垫款的款项。

所有的六国列强在这方面共同活动的条件下，所有的这些措施，在我看来是完全适当的和合理的。除了已经列入要求交还的某些款项之外，关于无秩序造成的银行损失已确定另外的活动方式。但是，由于英国就银行团问题向五强通告的呼吁书②，此刻，公使们没有任何共同活动的可能。关于呼吁书，英国公使今天通知了我，显然这是有危险的，或者将导致六国政府和财团在中国的不能接受的要求面前完全投降，或者导致银行团的瓦解以及各

① 本书第696号文件注①。

② 本书第805号文件。

银行争相建议在没有任何监督条件下，自己向中国政府效劳。我的英国同事从本国政府得到新的训令之前，就贷款问题完全拒绝采取任何行动。法国还有日本公使虽承认郭业尔和其他银行所指明的方面采取措施都是合理的，他们也同意我在9月15日［28日］第799号电报中所说的意见①，即必须继续果断地遵循从前的政策并以那样的精神齐心协力地继续活动，但他们同样认为，我们现在首先应该等待由英国引起的政府之间交换意见的结果。

库朋斯齐

第838号　临时代理外交大臣致驻巴黎公使伊兹沃尔斯基电
第1982号　1912年9月18日［10月1日］

第2号

敬请您在外交大臣到达巴黎之后，把转达给您的库朋斯齐的第1号电报通知他②。英国公使刚刚向我们通报，他的政府证实，希望减轻六国银行团同意的向中国政府发放贷款的条件③。英国政府认为，既然银行团的谈判将被停止，它理应支持所有的英国银行家，他们愿意贷款给中国，而列强没有理由妨碍中国在他愿意的地方借钱。因此，英国政府认为，银行团无论如何，同中国商谈贷款的条件是必要的，即使低于中国政府的最新建议，以减轻这些条件，而中国政府的最新建议，在北京的银行团的银行代表公认这是不能接受的。

---

① 9月15日［28日］第799号电报，部分内容已在公布的文件中阐明了，在该电中，库朋斯齐指出："很可惜，从英国财团方面表现出的任何让步倾向，在这里都是被解释为承认虚弱，并且只能造成损害。"这封电报是尼拉托夫发往巴黎的9月18日［10月1日］第1983号（No1）电。［载《伊兹沃尔斯基外交往来文书》，第2卷，第265页，第457号］。

② 本书第837号文件注③。

③ 本书第805号文件。

财政大臣认为，向中国政府放松贷款条件是不合理的，并且推断，向鲁意特银行贷款不会解决中国的资金需求，他将不得不请求银行团继续贷款。如果银行团解体，那末，在法国资本家退出银行团的条件下，当然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

因此，我们对于英国现在的建议，看来应该以下述情况为转移：普恩加赉向我们表示的观点，即必须强硬地抱定银行团提出的条件，其中包括欧洲对全中国盐务的监督[1]，法国人还将坚持吗？再者，能够指望法国在同英国人意见分歧的情况下退出银行团吗？并且，组织以法国人为首的银行家的那个财团，他们在发放中国贷款时，将重视我们在中国的特殊权益吗？

同时，必须指出，银行团的挫折，主要是英国政府的过错，它希望为汇丰银行在英国建立对华贷款的垄断权，因而遭到其他英国银行家的抵制，他们希望缔结对华金融契约，并且不承认所说的垄断权。在参加银行团的法国和其他国家，恰恰相反，所有利害攸关的大银行都被吸收为银行团的成员。

尼拉托夫

第938号　驻北京公使致临时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电
第816号　1912年9月24日［10月7日］

为贷款事。

法国公使通知我，总统通过受托人向他转告自己恢复同银行团的贷款谈判的愿望。但是，为难的是，银行团提出的条件是不能接受的，中国人不愿意作出有损自尊心的第一步。因此，总统请法国公使出面调停，以便调解这个问题。公使向巴黎报告了上述的一切，以请示训令。

---

[1] 本书第671号文件。这是俄国驻巴黎大使致外交大臣的电报，报告了法国外交部长普恩加赉的观点。译文从略——译者。

总统的这一步毫无疑义地表明，中国政府自己承认，它不能没有银行团，我继续考虑，认为银行团在它所要求的所有重要的项目上应该表现出坚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库朋斯齐

第965号 驻北京公使致临时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电
第826号 1912年9月26日［10月9日］

为贷款事。

中国外交部今天向英国公使发送了在伦敦缔结的1000万英镑贷款契约的文本，其中，应该指出的利益攸关的条款是，盐税盈余作为贷款担保，盐税收入被确定为4700多万两，其中2400万两已被抵押，因此，可以动用的盈余被确定为2300多万两，并且，中国政府声明，这笔盈余完全不能再用作任何其他担保的对象。在积欠贷款的情况下，英国辛迪加可以要求把盐务转交海关管理。契约条款中有一条，在这项贷款完全发放之前，中国承担不缔结对债权人条件更优惠的任何其他贷款的义务。在有意作出同目前的条件一样或对中国条件更好的贷款时，伦敦辛迪加享有承销债券的优先权①。

库朋斯齐

第1069号 外交部致英国驻彼得堡大使布肯能的备忘录②
第1066号 1912年10月4日［17日］③

俄罗斯帝国政府不会耽搁值得全力注意研究的英国政府的下

---

① 库朋斯齐在9月29日［10月12日］第833号电报中引证了公布的电报，通报说："在昨天向中国外交部发出的答复中，英国公使说，由于伦敦贷款契约同六国公使于公历7月9日向中国政府所作声明中阐明的条件相抵触（本书第355号文件），他不能同意外交部的请求对上述文件查照备案，特予奉还。"

② 原文为法文，据本书所附俄文译文翻译——译者。

③ 本书所收资料到1912年10月4日［17日］为止——译者。

述建议：中国政府正在同六国银行团进行谈判的贷款，考虑到中国政府无论如何都抵制由外国人来管理作为贷款担保的收入，有鉴于此，变更银行团提出的条件是必要的。①

可惜，俄国政府不能不表示反对那样的变更，这种变更实质上等于是六大国和银行团的六国财团在中国的要求面前投降。中国在伦敦缔结的贷款，看来只够用于归还银行团支付的垫款，并清偿中国政府应该支付的各种利息以及庚子赔款和这个政府在国外缔结的各种贷款的到期债务。因此，明显地表明，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不得不请求新的贷款，想必更要为此而向银行团提出请求。因为，根据鲁意特银行贷款在伦敦市场上成绩不大判断，俄国政府不怀疑，英国政府能够找到切实的手段，对于不顾银行团而在英国发行新的贷款予以抵制。所以，按俄国政府的意见，银行团能够等待中国政府方面的新建议，并对于坚持接受自己的最初条件，理应更好地维护其可能性。这些条件规定了对将来的中国贷款的用途和担保品建立外国临督，它既完全符合中国债权人的利益，也符合这个国家本身的利益②。

译者附言：本译稿注文中关于文件编号，如“见本书第268号文件注⑤”，系按该文件注释次序排列，由于版式的变动，原次序被打乱，技术上未能对此一一修正，请读者按原次序及内容检索。疏误之处，请读者谅解。

① 本书第805号文件。

② 在发布的文件上，有注解：“副本附于四等文官哥萨柯夫第1063号私人信件里于1912年10月3日［16日］通知了日本大使。

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筹委会记录正本》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记录本》

尚明轩 整理

说明：1948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的建立，标志着国民党内民主派和反动派的公开决裂，是中国民主革命进入最后决战时期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从此不仅使国民党反动派更加分崩离析，加速了其灭亡的进程；同时也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增加了一支劲旅，扩大和加强了人民革命战线的力量。

这件1947至1948年间的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筹委会记录正本》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记录本》，是一份筹备、成立“民革”的原始记录。它为我们研究“民革”的筹建等课题，提供了全面而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记录本共有两册，均是使用普通的三十二开练习本，内中记载有历次各种会议的时间、地点、参加会议者的名单（多为个人亲笔签名）、会议主席和记录人及有关报告事项、讨论事项、讲演摘要和会议决议等情况。每次会议的记录，多经会议主席亲自审阅，并在会议记录之末亲笔签字认可。记录内容全面系统，又颇详尽，弥足珍贵。它原存于“民革”的一位创建者手中，基于研究工作的需要，他在六十年代初转给了我。

目前出版的有关“民革”方面的专书、论著和发表的回忆录等为数颇多（仅成书已有10余种），重要的如《我与民革四十年》（朱学范著，团结出版社1990年出版）、《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张军民著，华夏出版社1989年出版）、《中国民主党派历史·政纲·人

物》(秦国生、冯治安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和在报刊上署名刊载的《民革成立前后的片断回忆》等等。它们在论述“民革”筹建经过时，虽然基本描绘出一些主要会议的梗概，但是内容殊欠完全，且多语焉不详，特别是一些重要内容以及时间、参加会议人数等方面，都出现了不少缺漏和讹误失实。例如，有的书中所述1947年10月31日在第一次筹委会上“讨论通过了上书孙夫人”之事、同年11月12日在联合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着重讨论了民革的指导思想问题”之事以及同年12月柳亚子辞去秘书长职务后，“推举李章达继承主任秘书，李未出席，由梅龚彬代理”等诸事，均不见于会议记录记载，且有个别内容竟是纯属子虚乌有；至于参加会议人数，则是人人言殊，无一准确者。究其造成如此情况的原因，有的是根据个人回忆或某些笔记而描绘，限于年代久远和一人局限所出现的失实；有的则是辗转照录他书，竟至以讹传讹。

有鉴于此，特将这两册原始档案资料予以整理并公诸于世，以供研究者从中详其全貌，且可据之对时人记述中的讹误之处进行订谬纠错。

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筹委会记录正本》

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第一次筹备委员会议

时间：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出席者：柳亚子、蔡廷锴、张文、王葆真、邓初民、李济深、梅龚彬、朱蕴山、朱学范、陈此生

主席：李济深

记录：梅龚彬

甲 报告事项

(一) 主席报告发起召集联合代表大会及成立筹备会经过。

（二）柳亚子同志报告［十月］二十八日谈话会决议及以前历届谈话会经过。

（三）朱蕴山同志补充报告。

（四）邓初民同志报告上海情形。

乙 讨论事项

（一）二十八日筹委谈话会商定：筹委会下设秘书处，并推柳亚子同志为秘书长，请通过案。

决议：通过。

（二）柳亚子同志提议秘书处增设副秘书长二人、秘书若干人，并推李章达、郭春涛两同志为副秘书长，邓初民、宋云彬、陈此生、梅龚彬、黄鸣一、萧隽英等同志为秘书案。

决议：通过。

（三）秘书处应否制定组织规程案。

决议：由秘书长起草提交下次筹委会议通过。

（四）二十八日筹委谈话会商定：筹委会下设财务委员会，并定委员会人数为十五人，请通过案。

决议：通过。

（五）财务委员人选应如何决定案。

决议：先推举陈维周、廖夫人、李任潮、蔡贤初、李民欣、张香池、朱蕴山、邓瑞人等八人为委员，廖夫人为召集人，梅龚彬为秘书。余后补推。

（六）本会经费应如何筹措案。

决议：由财务委员会全权办理，尽速召开第一次财委会。

（七）应否设立大会文件起草委员会，并推定委员十五人案。

决议：应即设立。定委员会十五人。先推出谭平山、王卓山、邓初民、朱蕴山、何公敢、陈此生、梅龚彬、易礼容、李民欣、陈邵先等九［十］人为委员，由秘书长负责召集。

（八）出席代表大会人选应如何决定案。

决议：除秘书处提出之名单外，请各委会提名，统交第二次筹委会通过。

（九）应否加请彭泽民、易礼容两同志为本会筹备委员案。

决议：通过。

李济深（签字）　　十月三十一日

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第二次筹备委员会议

时间：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八日

出席者：张文、冯裕芳、陈其瑗、柳亚子、王葆真、刘遐翚、李济深、朱蕴山、梅龚彬、彭泽民、陈此生（梅代）、陈汝棠、何香凝（柳亚子代）、黄鸣一、朱学范

主席：李济深

记录：刘遐翚

甲　报告事项

（一）宣读上次会议记录，及报告经费筹措与开支情形。

（二）筹委会人事变动，请追认。

（1）筹委员委员、秘书处秘书及文件起草委员会委员宋云彬呈请辞职，补推刘遐翚继任，请追认。

（2）补推陈其瑗、冯裕芳、陈汝棠等同志为筹委会委员，请追认。

（3）秘书处组织法请通过（附件）。

秘书处人选名单：

秘书长：柳亚子

副秘书长：郭春涛、李南溟

文书组长：邓初民。副组长：刘遐翚

庶务组长：陈此生。副组长：黄鸣一

出纳组长：梅龚彬。副组长：萧隽英

（4）秘书处房间分配办法，请通过（附件）。

a. 不住眷属。

b. 尊重年长，并权衡事务之繁简。

决议：照修正通过。

乙 讨论事项

（一）代表大会应否如期开幕案（秘书处提）。

议决：开幕决定十一月十二日，正式会议视各地重要代表到达情形而定，但必要时得召开预备会议或座谈会。

（二）大会日期应如何决定案（秘书处提）。

议决：暂定三天。

（三）秘书处拟代表大会组织大纲，请公决案。

议决：照修正通过。

（四）拟邀请民主党派代表出席，增加革命力量案（廖夫人提）。

（五）简请各民主党派派代表组织党派联席会议，共商革命进行之纲领及实现之步骤案（廖夫人提）。

（六）公开征求民主人士入党案（廖夫人提）。

议决：以上三案，因提案人未到，保留下会讨论。

（七）修改秘书处简则，增设外交组案（彭泽民提）。

议决：简则毋须修改。推朱学范同志负责。

（八）柳亚子、邓初民、朱蕴山三同志所提开除蒋中正党籍草案。

议决：保留下会讨论。

（九）周颖、郑坤廉参加筹委员案（秘书处提）。

议决：周颖同志通过。郑坤廉同志，推陈其瑗、张香池同志洽谈后再议。

散会：下午三时十五分。

李济深（签字）

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筹备委员第三次会议

日期：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时。

出席者：柳亚子、彭泽民（柳代）、陈汝棠（柳代）、何香凝、朱蕴山、蔡廷锴、何公敢、王葆真、黄鸣一、蒋中庸、陈此生、郑芝、刘遐翚、李济深、张文、周颖、陈其瑗、郑坤廉、朱学范

甲 报告事项

（一）宣读上次会议记录。

（二）秘书处报告人事变动，请追认。

（1）增聘何公敢、郑芝、郑坤廉、蒋中庸为筹备委员。

（2）增推陈其瑗、张文、李重毅、陈劭先、谭平山、郭春涛、李南溟、何公敢、郑芝、蒋中庸、郑坤廉、周颖、曹天钦、张克明、冯伯恒等同志为文委会委员。

（3）增聘郑佩宜、周颖、郑坤廉、林淳弟、同志为秘书处秘书。

（三）秘书处报告蔡贤初同志认捐五千元，刘遐翚同志认捐一百元。

乙 讨论事项

（一）柳亚子、朱蕴山、邓初民三同志提案送请大会讨论。柳亚子附带说明，同志如有意见请于五日内以书面送秘书处。

（二）廖夫人提案。

决议：照秘书处修正案送请大会讨论。

（三）秘书处草拟代表名单。

决议：通过。

（四）秘书处拟大会主席团组织规程及人选。

决议：照修正通过。

（五）秘书处拟开会秩序。

决议：通过。

（六）秘书处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组织法草案。

决议：照修正以筹委员名义提请大会讨论。

（七）文委会提大会宣言案。

决议：提请大会讨论。

柳亚子（代李主席签字）

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开幕纪录

日期：〔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上午十时。

出席者：李济深、王葆真、朱蕴山、蔡廷锴、余勉群、盛此君、何公敢、蒋中庸、梅龚彬、黄精一、彭泽民、邓瑞人、柳亚子、陈其瑗、朱学范、张文、陈树棠、章导、司马文森、李子诵、黄建清、周颖、何香凝、刘遐翠、李卓贤、郑坤廉、吴信达、萧隽英、曹天释、潘君勉、张克明、黄鸣一、李镇靖、阮亮、冯伯恒、罗加正、陈此生、郑芝

司仪：周颖

纪录：刘遐翠

（一）选举主席团及总主席、副总主席。

总主席：孙夫人

副总主席：李任潮

〔主席团〕：廖夫人（主席）、彭泽民、王葆真、张文、何公敢、陈其瑗、蔡贤初、朱蕴山、柳亚子、谭平山、李章达、李任仁、陈邵先、冯裕芳、陈汝棠、邓初民、郭春涛、朱学范、陈真如、冯玉祥

（二）副总主席李任潮同志致开会辞。

要点：

（1）蒋中正窃党卖国破坏和平。

（2）本党前有邓演达、孙夫人、彭泽民等组织本党革命行动委员会，后有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及民主促进会等组织，均为本党中兴之机构。

（3）现因事实需要，故召开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

（4）三民主义为最适合中国环境之主义，现蒋中正所领导之国民党完全与总理遗教背道而驰。

（5）共产党之新民主主义即三民主义，任何政党的党纲均不能超出三民主义的范围。

（6）三民主义之忠实信徒，现应确实负起责任。今天适好是总理诞辰。我们来开会，就是象征本党再生之意义。

（三）廖夫人讲演。

要点：

（1）总理遗嘱中有致苏联者，谓中苏两国应永久联合，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尚有一遗嘱与孙夫人者。惜此两者均为本党法西斯分子所抹杀。

（2）孙夫人为本会最适当之领袖人物。

（3）宁汉分裂后，本人虽辞去党内各项职务，但对总理遗教之奉行，始终不懈。

（4）现在复兴本党的时候到了。我们要真正的三民主义，我们要实行三大政策。各位同志应当奋起努力。

（四）彭泽民同志讲演。

要点：

（1）三民主义为最好之种子，三大政策为最好之园地。没有园地，种子也无由下种。

（2）〔民国〕十五年第二次中央会议，蒋中正想在党内设立主席，本人与廖夫人、柳亚老三人反对，以为既有总理，不能再有主席。当时反对极烈，报纸传为会场之怪。

（3）现蒋中正自称总裁，实乃表现其独裁，且对总理的不敬。

（4）北伐时成立四个集团军：一为蒋自负责，二为唐生智，三为冯玉祥，四为阎锡山，统归军委会指挥。蒋以为如此则不能遂其独揽大权之野心，遂起而反对武汉中央。蒋中正篡党以后，二十年来，国民党变为个人之党，而非总理三民主义三大政策之政党。

（5）现在，我们同志要努力争取本党的复兴。

（五）王卓山同志讲演。

要点：

今天在总理诞辰开会，正象征本党之新生。

国父圣灵兮再诞，吾党命运更新生。

本人以将近七十之年，在蒋政权严厉的监视下来到此地，即为与各位同志共同参加本党新生的工作。

同志首应认识主义，才能抛弃富贵利禄。以往同盟会之发起，亦仅少数人，当时所以能够成功，即因为有主义在。所以现在要复兴本党，首先复兴主义。

国民党始终为民主政治而奋斗，现在各政党都以民主为目标，足见民权之正确。民生主义之耕者有其田，即今日共产党土地政策。

三大政策如早日实行，即不会有日本之侵略，且能进而缓和美苏冲突，领导世界和平。

同志能团结努力，一定可以打倒独裁者，完成革命的事业。

（六）蔡贤初同志讲演。

要点：

本会组织酝酿已久，今日得获实现，本人感觉无限欣快。

本会的革命意识，早在福建的人民政府时代即已产生。

蒋中正攫取政权二十年来，未曾一次实行总理遗教。

本人过去为革命而努力，今后仍当如此。

（七）陈其瑗同志讲演。

要点：

本人进入国民党，即因国民党改组后始加入。因为中国政党多为个人，而当时的国民党才是革命的政党。总理之信徒，应承继其志，三民主义为求全世界人民解放大志之表现。

站在人民利益的党是永远不能消灭的。

（八）朱蕴山同志讲演。

要点：

武汉政府以后，本人从未参加纪念周仪式，因本党为蒋贼篡权，党内已无革命意识，而今天开会，重新宣读总理遗嘱，心中无限感慨。

各地尚有多数同志要来参加，大都有信来。今天的会，人数虽少，但代表意义非常重大。今天即为中国国民党中兴的纪念日。国民党民主派之活动，在抗战时桂林时代即已开始。

在未正式开会前，希望同志多准备。提出公平、需要的提案。

（九）张文同志讲演。

要点：

本党之所以为少数人攫取，即因大多数同志不注重主义。我们要前进，要勇敢，敢革命，敢实行主义。

现在共产党已走在我们的前头，我们敢在革命的路上大踏步前进。

（十）何公敢同志讲演。

要点：

革命要唤起民众。

我们要继承总理伟大的遗志，不但为党、为国并且为世界。

报告福建龙岩之模范区情形。为了按照总理遗教做的，至今仍然健在。

三大政策之实行，仍为目前革命与适应环境之目标。

民主资本主义可能和平转入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可以和共产党以及其他民主派合作。

（十一）柳亚子同志报告筹备经过。

要点：

民主派奋斗已有二十余年，自蒋中正篡党篡国以来，民主派即有活动。〔民国〕三十四年冬在重庆成立“民联”，在华南成立“民促”。在民主派中，“民促”、“民族”为两大集团。今年自任公离沪来港，即筹备联合大会。

今天的代表，有个人参加，如元老耆宿、进步分子；有代表团体的，如“民促”、“民联”之代表；还有福建党务革新会的代表等。本会负有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责任。

（十二）摄影。

（十三）散会。

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 主席团第一次会议

时间：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出席者：王葆真、张文、蔡廷锴、（蒋中庸代）、陈其瑗、郑坤廉、何公敢、李济深、柳亚子、朱蕴山

列席者：全体秘书处人员

主席：李任潮

纪录：刘遐翚

甲 报告事项

（一）报告主席团名单。

（二）朱蕴山同志报告：

（1）谭平山同志定本月二十日以内来。郭春涛同志因事未了，缓期来。

（2）“民促”华中支部派梁弼群、王夷东二同志前来参加。

（3）萧隽英来函报告在星情形。

决议：以廖夫人、任公及蔡贤初同志名义电催宋守愚、李西浪早日来港开会。

乙 讨论事项

（一）决定秘书处全体人选问题。

秘书处人选：

秘书长：柳亚子

副秘书长：郭春涛、李南溟

文书组组长：邓初民；副组长：刘遐翚、张克明、冯伯恒

庶务组组长：陈此生：副组长：黄鸣一、周颖、郑芝

出纳组组长：梅龚彬；副组长：萧隽英、郑坤廉、曹天铎

（二）第二次主席团会议，定星期一（十七日）下午二时。

（三）第一次大会日期，由下次主席团会议决定。

（四）张文同志提请章导、李任潮同志提黄鸣一同志参加文委会。

（五）内地参加名单应开列。

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
秘书处第一次会议

时间：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午十时

出席者：周颖、廖天羽、曹天铎、冯伯恒、蒋中庸、郑佩宜、柳亚子、刘遐翚、郑坤廉、黄鸣一

报告事项

（一）本处成立经过及现况。

（二）募捐情况。

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
文委会第二次会议

时间：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时

出席者：柳亚子、郑坤廉、冯伯恒、黄鸣一、蒋中庸、张文、周颖、梅龚彬（柳亚子代）、章导、刘遐翚

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
主席团第二次会议

时间：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下午三时

出席者：柳亚子、彭泽民（柳亚子代）、何公敢、何香凝、陈汝棠（柳亚子代）、王葆真、蔡廷锴

因副主席不到，流会。

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秘书处第二次会议

时间：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时

出席者：周颖、郑芝、何抗、曹天铎、郑佩宜、柳亚子、郑坤廉、刘遐翚

主席：秘书长柳亚子

司仪：周　颖

纪录：刘遐翚

（一）行礼如仪。

（二）宣布工作人员名单：

秘书长：柳亚子

副秘书长：李南溟、郭春涛

文书组组长：林淳夷；副组长：冯伯恒、张克明

庶务组组长：盛此君；副组长：郑　芝、廖天羽

出纳组组长：秦德君；副组长：周　颖、郑坤廉

干事：郑佩宜、刘遐翚、萧隽英、曹天铎、黄鸣一

（三）草拟秘书处办事细则。

（四）欢迎节目（李副秘长、王顾问、何顾问、梅顾问、陈顾问）因各员均未出席，由秘书长唱《打倒军阀》，唱〔歌〕表示欢迎。

（五）散会。

记 录 本

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纪录（一）[1]

时间：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时

地点：〔香港〕坚尼地道

出席者：李济深、蔡廷锴、谭因（蔡廷锴代）、李卓贤、林原、叶泉（林原代）、王葆真、谭平山、黄精一、傅无闷（黄精一代）、周流、崔建伟（周流代）、李西浪、胡玖（李西浪代）、林灏、袁步云（林灏代）、何锦、叶义、黄建清、胡浪漫、冯祝万、邓初民、张文、张灼、骆中明、王伯彦、何公敢、刘康鑑、王平山、霍谭（王平山代）、林中、徐瑞昌、黄忠、江正明、杜寄萍（王怡山代）、洪一炉（阮亮代）、廖寿标、一正、杨焕辉、李民欣、傅维新、黄国寓、罗镇寰、王国强、林锦汉、朱蕴山、曹天铎、卢麟书、许上先、蔡良（李镇静代）、梅龚彬、潘震亚（王夷东代）、王夷东、蒋中庸、黄鸣一、阮亮、邱秉炽、余群、秦邦、李伦、蔡肇、何香凝、邓瑞人、林翼民（黄以炽代）、何佳、张亦豪（何佳代）、李白引、王雪桥（李白引代）、李典、黄標（李典代）、吕集义、邓志强、劳侠、李子诵、梁荣（李子诵代）、郑坤廉、周颖、吴漫白、梁弼群（蒋中庸代）、谭月召、陈此生、李镇静、叶祥源、徐云翔、胡守愚、黄澜（叶肇代）、罗加正、林伦彦、田竺僧、程一新、容景芳（程一新代）、周公理、陈子展（周公理代）

主席团：李济深、何香凝、王葆真、张文、何公敢、蔡廷锴、朱蕴山、谭平山、邓初民

---

① 此一记录有两份，系由两个纪录者分别所记。另一记录的标题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大会记录》。此系根据二者对照整理而成。

副总主席：李济深

记录：刘遐翠、李镇静、李子诵

甲、行礼如仪后，由会议主席致词、主要领导人讲演或报告

（一）副总主席致开会词①

一

今天国民党同志，有在海外，有在华北，热烈来此开会。诸位均会感到国家今日之危境，与我党奋斗之必要。凡是国民，尤其党员，均应奋发图存。今天弄成如此地步，实在对不起国家、人民，对不起自己。总理〔民国〕十三年改组本党，革命力量日趋扩大，不图总理逝世以后，党为蒋中正篡夺，致弄到国家如此地步，我们身为国民党员实在感到惭愧。

本党同志虽不断反对独裁，如邓演达组织革命行动委员会及人民政府的发动，但到抗战期间，为了合作抗日，对蒋本与人为善之者。抗战幸告成功，本可建设强大的民主国家，乃蒋中正及其反动集团排除异己，摧残民权。本来抗战期间，嫡系部队均在后方，杂牌军队驱之前线，以致此一期间即以〔已〕团结不坚。虽然抗战期间，蒋氏仍多倒行逆施，但各民党派与全国人民仍忍隐团结，一切为了抗战。抗战后所谓国民〔共〕和谈与政协会议，均为蒋氏缓兵之计，毫无实现民主共和诚意。现在全国战火蔓延，征兵征粮，民不聊生。在经济上，通货不断膨胀；在政治上，不断实施屠杀恐怖；军事费两亿四千万【元】，除了发钞票借外债之外，毫无办法。滥发钞票，无异抢劫，即原有四万元之家财者，亦仅值一元而已。

生在此一时代之中国人民，尤其是国民党党员，应如何救国

① 李济深的开幕词有两个记录，一为直记，一为要点。为便于对照，二者并收。

救民，都应有不能懈怠的努力。这在党的忠实同志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隐忍已告绝望。因为自政协决议破坏，民盟解散，所有实现和平民主的愿望都已不能，这是於南京政府，而且国家弄到……①

蒋区内有大多数……②而不得意之同志，故吾人在此开会，实际上得到大多数之共鸣。

二

要点：

（1）本党有光荣的革命历史，不幸总理逝世后，党为蒋中正篡取，以致形成今天之局面，思之令人痛心。

（2）蒋中正篡党后，本党革命同志曾不断作反蒋氏独裁之斗争，如邓演达组织之革命行动委员会与人民政府。

（3）抗战期间，因大敌当前，对蒋遂本“与人为善”之心，致获胜利果实。

（4）胜利后，蒋中正及其反动集团排除异己，摧残民权，破坏民主和平。

（5）蒋氏在抗战期中保存“嫡系”部队，胜利后就驱使杂牌军进行内战。

（6）以政协会议与和谈为缓兵之计，以后遂彻底破坏政协路线。

（7）本党革命同志在此时代中之任务，为恢复总理革命路线，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瓦解蒋中正之伪党及伪政权。

（8）今天不但我们有此感觉，就在蒋区内的大多数同志也有同样的感觉，所以我们的革命前途是光明的。

---

① 原文如此。

② 此处字迹不清，无从辩认。

（二）何香凝同志讲演

要点：

蒋中正违反总理遗教三大政策，勾结美国，出卖中国主权。昨天之事譬如昨天死，今日之事有如今日生，大家要承继革命的传统，发挥革命力量来救国救党救民，恢复总理的革命路线。

三大政策中，“容共”应改为“联共”，“扶助工农”应改为“耕者有其田”。中国为一农业国家，我们尊重农民。

我们要本总理的临终嘱託，才能打倒独裁。

（三）谭平山同志报告《组织法》

《组织法》是整个党的组织，与第一次大会所通过者相同。

特点是：

（1）革命委员会的革命目标是恢复中心先生革命路线，恢复本党，取消南京伪党。

（2）会员仍在党内奋斗，并非党外组织，一切国民党员都可以参加本会的革命行动。

（3）能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者才能为本会会员，加入特务小组者，不能为本会会员。本党自总理逝世后而采委员制，本会仍以此为重；本会虽有主席，但仅对外。

（4）关于纪律问题。蒋介石党之纪律虽严，但仅造成其个人之独裁。本会纪律乃注重民主集中，以党内民主精神代替南京党部之独裁。

（四）何公敢同志（大会秘书长）报告

要点：

（1）本会已在总理诞辰开幕。

（2）报到发起人 139 人。主干为“民联”与“民促”，“民联”32 人，“民促”36 人，委记代表 26 人。

（3）已起草者有：A.《组织法》；B.《宣言纲领》；C.《告同志书》。

(4) 主席团决定组织三种委员会：A. 组织法审查委员会；B. 宣言纲领审查委员会；C. 提案审查委员会。

(五) 梅龚彬同志报告宣言纲领起草要点

(1) 宣言基本精神，根据总理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内容系经起草委员会讨论决定。

(2) 第一段，根据第一次大会宣言，指出我们革命的目标与行动，并指出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不可分性。

(3) 第二段，说明目前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情况，证明三民主义之尚未实现，而情况则每况愈下。

(4) 第三段，说明目前情况之恶劣不应由革命的三民主义信徒负责，而应由蒋中正负责。并叙述国民党民主分子奋斗经过。

(5) 第四段，指明蒋中正破坏和平民主及出卖国家主权。

(6) 第五段，说明目前革命之任务，首先应打倒蒋介石并清算其集团，同时并说明国内外情况对我们有利，民主力量之扩大，蒋中正党内之分离与动摇。

(7) 第六段，说明三大政策在今天的意义，今天世界上除苏联外，尚有新兴之新民主主义国家，可作为吾人反帝之同盟。

(8) 最后，指出“反蒋反共”与“反蒋亲美”的错误观念。

(六) 吕集义同志报告《告同志书》

要点：

(1) 内容大多根据以前所拟之草稿。

(2) 第一段，叙述总理创造国民党之目的。

(3) 第二段，说明蒋中正把持党及其独裁行为，及各方面情况，特别强调特务行为。

(4) 第三段，对国民党同志说话，其作用有二：一为感动；二为激动。

(5) 最后，提出南京伪党之不合法，并提出革命委员会之组织，并与各党各派共同合作完成革命任务。

乙、讨论事项

（一）宣言纲领起草委员会提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之宣言纲领草案，请通过案。

议决：推王葆真、谭平山、邓初民、陈劭先、陈此生、梅龚彬、李济深、朱蕴山、何公敢、吴凌白、郑坤廉、李西浪、林中、李白引、王斗山、杜寄萍、阮亮、冯伯恒、陈树渠、胡守愚、李典、王夷东、黄文、田竺僧、黄澜、罗加正、周公理、司马文森、吕集义、张文、陈其瑗、蒋中庸、曹天铎、蔡廷锴、何香凝、章导、梁正一组织宣言纲领审查委员会，提付审查后再议。并推王葆真为召集人。

（二）组织法起草委员会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临时组织总章草案，请通过案。

议决：推谭平山、蒋中庸、何公敢、李民欣、王葆真、李镇静、李子诵、程一新、黄精一、易礼容、彭晓帆、粟济生、周钊、周颖、方秉维、刘秉锴、徐岸英、林惠如、孙爱菲、余淑仪、谭月召、蔡肇、林泉、余群为组织法审查委员会委员，提付审议后再议。并推谭平山为召集人。

（三）宣言纲领起草委员会提《告同志书》，请通过案。

议决：交宣言提纲审查委员会审查后再议。

（四）大会推张文、陈劭先、李章达、陈其瑗、朱蕴山、黄文、郑坤廉、谭平山、蒋中庸、王卓山、李镇静、程一新、张灼、黄精一为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陈邵先为召集人，朱蕴山代。

（五）主席团决定二十九日下午二时，在李公馆开会。

（六）组织法审查委员会决定于二十八日下午二时在本会召开。

（七）宣言纲领审查委员会决定于二十七日下午二时在本会召开。

（八）提案审查委员会决定于二十八日上午十时在本会召开。

（九）下次大会日期由主席团决定后通知。

（十）散会：下午二时三十分。

李济深（签字）

宣言纲领及告同志书审查委员会会议纪录

时间：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二时

地址：坚尼地道

出席者：王葆真、曹天铎、王斗山、阮亮、黄建清、李西浪、李白引、李典、郑坤廉、蔡廷锴、蒋中庸、王夷东、田竺僧、黄精一、何公敢、罗加正(假)、胡守愚(假)、章导、梅龚彬、黄文、吕集义、陈劭先、李济深、张克明、谭平山、陈树渠、冯伯恒

主席：王葆真

记录：黄文

讨论事项

1.《告同志书》案。

决议：交起草人依照各同志提出之意见改正。

2. 大会宣言案。

决议：交起草人依照各同志提出之意见修正。

3. 行动纲领案。

决议：推谭平山、黄文、何公敢、冯伯恒四同志审查。开会时间定二十九日上午十时。

王葆真（签字）

提案审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

时间：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时

地址：本会

出席人：朱蕴山、黄精一、李西浪、蒋中庸、孙幼璋、李镇靖、陈邵先、程一新、王葆真、黄文

主席：陈邵先

记录：蒋中庸

（1）主席报告：收到提案共十二件。

（2）原定二十五号截止收件，但自今日以后，若有提案，即提交代表大会主席团。

讨论事项

（1）何香凝同志等八人“联络民主党派扩大革命势力”提案。

决议：交革命委员会常会酌办。

（2）柳亚子同志提出组织法草案。

决议：交组织法审查委员会参考。

（3）柳亚子同志提出代表大会宣言草案。

决议：交宣言审查委员会参考。

（4）柳亚子同志提惩办战犯案。

决议：交执行委员会核办。

（5）柳亚子同志提文化工作案。

决议：交革命委员会常委会商拟办法进行。

（6）邓初民、胡守愚同志提加强对外宣传案。

决议：交革命委员会常委会商拟办法执行。

（7）柳亚子同志提国际宣传案。

决议：交革命委员会中常会参考。

(8) 柳亚子同志提土地改革案。

(9) 王葆真、蔡廷锴等同志十三人提制定土地法及施行细则案。

决议：以上（8)、(9）两案合并审查。王葆真等同志十三人所提案，交中常会从速研讨拟定法规草案。柳亚子同志所提土地改革案，一并送交中常会参考。

(10) 田竺僧、黄精一同志提建议电加工人致敬案。

决议：交主席团核办。

(11) 廖寿标同志提：一、设立侨务委员会，派遣人员在海外各地宣慰华侨并推进党务案。二、确定秘密推进内地组织宣传及策反工作案。

决议：交中常会核办。

阅　邵先（签字）

组织法审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

时间：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时

地点：[1]

出席者：谭平山、何公敢、李镇靖、黄精一、李民欣、谭月召、蒋中庸、李子诵、林原、程一新、蔡肇、李西浪

主席：谭平山

记录：李镇靖

(一) 主席报告，并对起草组织法的说明。

(二) 何秘书长报告并说明。

(三) 主席宣读本组织法题名《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临时组织总章》，请表决案。

---

① 原记录未书。

议决：将原名内“临时”两字删除，通过。

（四）主席宣读草案“前文”，请付表决案。

决议：照原文通过。

（五）主席宣读草案“第一条”，请付表决案。

决议：

（1）第一条第一、第二两项照原意通过；

（2）第三项丙目修改如下：

“丙、曾加入党内外非民主党派或有反动之言论、行为者，虽有事实证明已脱离组织，但非确有表现悔过之事实及赞助民主运动者。”

（3）第二项乙目修改如下：

“乙、对于国内外政治有正确认识者。”

（4）第一条标题，加入本会会员之标准改为资格（“标准”两字改为“资格”）。

上四项照通过。

（六）主席宣读“第二条”，请付表决案。

决议：将“第二条第三节”改为独立“第三条”，通过。

（七）主席宣读“第三条”，请付表决案。

决议：“第三条”改为“第四条”，通过。

（八）主席宣读“第四条”，请付表决案。

决议：

（1）“第四条”改“第五条”；

（2）第二节增加“如有必要时召集临时会议”。

（3）由全体大会或代表大会选举主席一人，改为“由全体大会或代表大会选举主席兼中央执行委员一人”。执行委员“三十七人”改为“三十六人”。

上三项，通过。

（九）主席宣读第五条，请付表决案。

决议：

(1)“第五条”改为“第六条”；

(2)“本会之主席，必须为中央执行委员”两句删除。

上两项，通过。

（十）主席宣读第六条，请付表决案。

决议：“第六条”改为“第七条”，通过。

（十一）主席宣读第七条，请付表决案。

决议：“第七条”改为“第八条”，照原文通过。

（十二）主席宣读第八条，请付表决案。

决议：

(1)“第八条”改“第九条”。以后顺序推改。

(2) 秘书处修改为下：

“设主任、副主任各一人，由中央执行委员任之，受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常务委员会之指导，并设秘书干事一人；……”

(3) 增加政治委员会，办理政治设计事宜。

上三项，通过。

（十三）主席宣读第九条，请付表决案。

决议：照原文通过。

（十四）主席宣读第十条、第十一条，请付表决案。

决议：第十一条“简章”改为“总章”；成立各地临时分会，“临时”两字删改，通过。

（十五）主席宣读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请付表决案。

决议：第十三条“成立”两字改为“改组”两字，两〔三〕条均通过。

（十六）主席宣读第十五条，请付表决案。

决议：照原文通过。

（十七）主席宣读原文第十六条，请表决案。

决议：照原文通过

（十八）主席宣读柳亚子先生提案，请表决案。

决议：其意见，本审查会经已分别采纳。

（十九）主席宣读第十七条，请表决案。

决议：照原文通过。

（二十）主席宣读第十八条，请表决案。

决议：修改为："本会会员非经本会认可，不得参加其他政党。"

（二十一）主席宣读第十九条，请表决案。

决议：

（1）第四项改为第五项；

（2）增加第四项如下：

"会员有向本会各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建议及意见，各级组织须负责完全转达，会员并有在组织内批评各级工作人员之权。"

上两项，通过。

（二十二）主席宣读第二十条、二十一条、二十二条、二十三条、二十四条，请表决案。

决议：照原文通过。惟本会全体会员大会之下加——（或代表大会）附注。

散会。

谭平山（签字）

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记录（二）[1]

时间：民国三十七年元月元日

地点：坚尼地道

出席者：周颖、李卓贤、曹大明、吕集义、王伯彦、邱秉炽、

① 此次会议即"民革"正式成立大会。

张灼、李济深、骆中明、陈秋波、邓瑞人、张文、谢豊、卢方可、舒宗鎏、李子诵、林伦彦、谭平山、王葆真、何公敢、黄文、邓初民、司马文森、蒋中庸、林原、李镇静、李西浪、李白引、刘遐翚、傅慧初、王夷东、程度、余群、田豊、冯祝万、蔡廷锴、谭月召、蔡良、蔡肇、朱蕴山、彭晓帆、周流、林锦汉、吴淡白、陈其瑗、卢麟书、李致中、张克明、方逸、陈汝棠、陈此生、陈劭先、叶义、梅龚彬、王斗山、黄忠、许先、杜寄萍、江正明、林中、王国强、郑坤廉、黄国寓、廖天羽、章导、黄建清、王怡山、邓志强、黄精一、黄森、周公理、霍谭、黄以炽、张作康、罗镇寰、林灏、徐瑞昌、王国强、黄伟、周钊、张亦豪、林惠如、傅守亮、林翼民、何香凝、阮伦、李民欣、阮亮、冯伯恒、胡守愚

主席：李济深

纪录：刘遐翚、李镇静

（一）组织法审查委员会报告，并请通过组织法案。

议决：照修正通过。

（二）宣言、纲领、告同志书审查委员会报告，并请通过以上三文件案。

议决：照修正通过。

（三）提案审查委员会报告并拟定办法，请通过案。

议决：通过。

（四）决定执监委人数案。

议决：

执行委员43名，候补执委18名。监委13名，候补〔监委〕5名。

（五）请大会授权中执委决定未能公开之执监委名单案。

议决：通过。

（王葆真同志提请中执委于决名〔定〕未能公开名单时，多注意华北各省革命耆宿与民主进步分子。）

（六）选举革命委员会主席兼执委案。

议决：推李济深同志担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兼执委。

（七）请公推宋庆龄同志为本会名誉主席案。

议决：通过。

（八）选举执监委案。

议决：照主席团所介绍名单通过（附名单）。

（九）何香凝同志提：今后本会同志应诚心诚意遵守大会宣言、行动纲领，继续贯彻努力，有始有终，如或渝此，严重处分。

议决：一致通过。

（十）本会宣言，告同志书，行动纲领，何日发表案。

议决：定〔民国〕三十七年元月二日发表。

（十一）第一届中执委应于何日召开案。

议决：定元月二日下午二时在坚尼地道先行召开执监〔委〕联席会议，及执委会全体会议。

李济深（签字）

抗日战争期间《大公报》社评、星期论文篇目索引（一）

刘　丽　　编

说明：《大公报》于1902年创刊于天津，创办人为英敛之。它是中国近代史上民办报纸中历史最久、在海内外有着广泛影响的报纸。1926年9月，该报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主持的新记公司接手主办，自诩奉行“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本报国人之志趣》，载1926年9月1日天津版《大公报》）。

抗战期间，《大公报》也象当时中国其他各项事业一样，饱尝了战争的创痛，“颠沛流离，随倒随迁，随起随建，亘逾八年”（《大公报八年来的社难》，载1946年7月7日上海版《大公报》），先后发行有天津、上海、武汉、香港、重庆、桂林等版。本目录索引只选取了《大公报》在抗战八年期间的出版主线，即津、汉、渝版，编辑了它在这八年间所刊发的社评①、星期论文的目录，按年、月、日、总期号的顺序排列。这些社评、星期论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社会等诸多方面的情况，同时对当时世界风云的变化、国际斗争的激荡也多有反映。本刊编发此目录索引，意在为研究者减少一些翻检之苦，提供一个参考利用的工具。

1937年（天津版）

7　月

1日　本报科学奖金征文揭晓②

2日　川康整军之前途

3日　彻查投机之发展

4日　我们能行的宪政与宪法　胡适

---

① 凡篇目后注有作者姓名者，皆为社评。

② 该奖共设数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气象学5类，6名获奖者均是30岁以下的青年科学家，此次评奖为首届。

5日 彻查投机之重要性
6日 美国工潮
7日 法国财政经济之危机与国际政局
8日 诉诸全国各级公务员
9日 芦沟桥事件
10日 芦沟桥案善后问题
11日 从“国防经济学”观察中国“人”的问题——庐山讲演之片断 蒋方震
12日 危机一发的东亚大局
13日 希望日本政府持重
14日 殖民地和原料品的争夺
15日 我军复员以后
16日 日本诚意何在?
17日 时局真相的解释
18日 芦沟桥之位置 张其昀
19日 时局到最紧关头
20日 我们的坚决立场
21日 国民应有之觉悟
22日 严重时局的新阶段
23日 我们未曾期待外援
24日 国家的重大时机
25日 力① 黄炎培
28日 和平绝望的前一秒钟

8 月

2日 关于时局的几点说明
5日 关于外交立场的剖析

1937年（汉口版）

9 月

18日 本报在汉出版的声明
19日 感谢卫国军人
20日 论美国政策
21日 世界大势与中国
22日 勉全国公务员工
23日 论北部战局
24日 不干涉还待何时?
25日 读蒋委员长谈话
26日 非常时期的认识 顾毓琇
27日 暴日自掘坟墓
28日 中美关系的过去未来
29日 希望促成太平洋会议
30日 勉出川抗敌各部队

10 月

1日 几张必须兑现的支票②

① 此文提出:“训练以加强人力,生产以加厚物力。此训练和生产,须努力到大战前一分钟为止。”

② 对“作战军队、战区人民”的牺牲者,应给予抚恤,希望能兑现这些支票。

2日　几个紧急请求
3日　如何推销救国公债　黄卓
4日　日本就要进攻苏联
5日　趁战时建设西北西南
6日　对战事前途应有的认识
7日　国联决议援助中国
8日　美国声明日本违反两公约
9日　论北线战事
10日　国庆之辞
11日　天空轰炸平民问题
——从国际法上观察天空轰炸平民之非法　陶樾
12日　抗战与民众
13日　新远东会议的展望
14日　关于宣传工作的建议
15日　怎样担当更大的艰苦？
16日　比京会议与中国①
17日　严明战时赏罚大权　张君劢
18日　从南开复兴说到一般教育
19日　中国与“调解”
20日　中国的外交态度
21日　购买救国公债！
22日　特别对英美政府一言
23日　中国与德义②
24日　勉空军将士
25日　沪战形势的说明
26日　全国更需要切实团结
27日　勉北战场各军
28日　沪局与国民的觉悟
29日　日本拒绝后的比京会议
30日　战时的军事建设
31日　本年的棉花究竟有过剩吗？　冯泽芳

11　月

1日　闸北孤军奉令退出
2日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宣告解散感言
3日　比京会议今日开始
4日　比京会议之前途
5日　比京会议与调解中日问题
6日　东京传来之对我宣战消息
7日　西战场之形势　张其昀
8日　劝从军
9日　战时工业的分散与集中
10日　我们的认识③
11日　中国民族的严重试验
12日　美英法与虎谋皮
13日　谨防几点
14日　当今大学生的责任　竺可桢
15日　现阶段的军事外交
16日　抗战前途再检讨

① 指在比利时召开的九国公约签字国的会议。
② 义，指意大利，下同。
③ 从“七七”芦沟桥事件算起，业已四个多月，对日抗战的认识。

17日 比京会议宣言以后
18日 怎样才对得起卫国将士?
19日 根本原则之争
20日 英德义外交的新动向
21日 恭读国府宣言
22日 英美商约谈判基础的成立
23日 紧要关头的共同觉悟
24日 全国智识青年的责任
25日 最大决心与最低打算
26日 比京会议延会
27日 眼前的几个要点
28日 学生与军事
29日 美国舆论的动向
30日 视国府在重庆开始办公

12 月

1日 义大利竟承认伪国
2日 对于战局现阶段的认识
3日 现在亟需做几件事
4日 从沪局说到国际问题
5日 国难所奠定的复兴基石 陈衡哲
6日 国家主权与国际信义
7日 军事第一
8日 最低调的和战论
9日 怎样加强自卫力量?
10日 巩固武汉中心
11日 置之死地而后生
12日 敬慰问蒋委员长及全军将士
13日 对于一切爱国者的警告
14日 敌机轰炸英美军舰
15日 打倒北平伪组织!
16日 诉诸全国军民各界
17日 英美人要明确觉悟
18日 中国军人的进步
19日 抗战中之平民教育 秉志
20日 世界大势与英美
21日 长期抗战与鼓舞民心
22日 英美海军示威说的检讨
23日 对于学生问题的具体建议
24日 对于今后军事的正确认识
25日 敬谢全世界同情中国的宗教家
26日 论利用游资
27日 巴纳号案①
28日 为匹夫匹妇复仇
29日 杭州济南之失陷
30日 辟敌方宣传
31日 送民国二十六年

① 1937年12月12日下午，日机故意对在南京江面向上游行驶的美舰进行轰炸，炸沉炮舰“巴纳号”。

1938年（汉口版）

1 月

1日 岁首之辞
2日 眼前的国际形势
3日 北平伪组织之解剖
4日 国际形势与中国
5日 国际形势的变与不变 陶希圣
6日 对全军将领的希望
7日 末次谈话与英美
8日 致敌军中的东北同胞
9日 远东现局与英美
10日 加紧航空化
11日 欧洲大陆英雄之覆辙（英雄跳·我们笑！）蒋百里
12日 现阶段的军事
13日 论东京御前会议
14日 国家战时军治化
15日 今后的国家教育
16日 建国与卫国 吴其昌
17日 新加坡军港与英美联合
18日 东京的强暴宣言
19日 抗战的基本观念 蒋百里
20日 读国民政府宣言
21日 许大使归国①
22日 实业家眼前应有之准备
23日 日本经济上危机之解剖 陈博生
24日 今后的四川
25日 日本议会的狂妄空气
26日 绝对的爱国主义 张君劢
27日 看“抗战特辑”
28日 再论川事
29日 对国际的一点希望
30日 论政治教育 陈之迈
31日 春节念受难同胞

2 月

1日 知彼知己
2日 新加坡的会操
3日 保护难民的迫切问题
4日 悲愧 奋力②
5日 三论川事
6日 论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侯树彤
7日 反侵略运动
8日 中国青年
9日 英美日海军问题
10日 难民伤兵
11日 敌军纪律问题之本质观

① 指国民政府驻日大使许世英。
② 面对日军的暴行，大家在悲愤之余，要对暴敌真发怒，为国家真奋力。

12日 祝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
13日 速决与持久 蒋百里
14日 日本的海军覆牒
15日 感谢伦敦反侵略大会
16日 现阶段的军事
17日 战时工业问题
18日 敌我的军事大势
19日 空战大捷与重庆受袭
20日 国难与教育 陈序经
21日 中德关系大变化
22日 英国艾登外相辞职
23日 雪耻复仇
24日 “文化”及“人道”
25日 敬悼陈铎士先生
26日 英国外交的演变
27日 失业问题应统筹救济办法 曾昭抡
28日 广田的日苏关系论

3 月

1日 朝鲜独立运动纪念日感言
2日 目前的战局
3日 今后的四川
4日 苏联阴谋案
5日 建军与整军
6日 抗战期中农村工作的途径 吴世昌
7日 日本政治的没落
8日 中国国民应有的自信
9日 妇女与抗战
10日 救救孩子!
11日 津浦战局转好以后
12日 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纪念
13日 敌人政局之动向 陈博生
14日 论德奥问题
15日 知耻!
16日 贡献给武汉抗敌运动大会
17日 建国与锄奸
18日 限制外汇
19日 欧局趋势如何
20日 美国的远东政策 张忠绂
21日 临沂之战
22日 粉碎日本的侥幸!
23日 现阶段的英国外交
24日 注意人的问题
25日 勉中国学生界
26日 中华战士们注意!
27日 文艺与宣传
——为庆祝“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 郭沫若
28日 闻鹿地亘氏讲演感言
29日 闻津浦捷报
30日 汉贼不两立!
31日 中国抗战与世界和平

4 月

1日 关于救护负伤将士之紧急呼吁
2日 北方健儿吐气!

3日 议会闭会后敌方情势 陈博生
4日 全代会之决议及宣言
5日 中英关系与东亚前途
6日 美国的海军声明
7日 尊敬受伤的将士！
8日 台儿庄胜利以后
9日 日本竟欲称霸太平洋
10日 统制外汇ABC 侯树彤
11日 论保护战俘
12日 拥护实行抗战建国纲领
13日 长期抗战与振兴小工艺
14日 日阀或将扩大冒险
15日 论国民参政会
16日 英义协定
17日 日本对华作战兵力之推算 张君劢
18日 中国与国联主义
19日 抗战与经济
20日 计划教育
21日 敌国政局的烦闷
22日 应以前线军人为模范
23日 鲁南二次会战的认识
24日 如何准备实行计划经济 黄卓
25日 对抗战前途之一般考察
26日 这一战
27日 团结的增进
28日 四川军政机构调整以后
29日 振济委员会的使命
30日 敌情的认识与判断

5 月

1日 要竭力抵御日本在占领区内的经济侵略 陈豹隐
2日 驳荒木
3日 欧局概观
4日 致意菲律宾记者团诸君
5日 五月纪念
6日 东亚历史上的醜剧
7日 北平近郊的战事
8日 战时的农业 董时进
9日 唤起国联行政院的注意
10日 我们必胜！
11日 新的“百年战争”之觉悟
12日 欢迎慕兴亚
13日 戏剧与抗战建国
14日 敌人的色厉内荏
15日 鲁南战场 张其昀
16日 国联行政院的新决议案
17日 欢迎世界学生代表团
18日 发行振济公债一万万元
19日 徐州一带的会战
20日 敌人没收我公私产业
21日 空军夜袭日本九州
22日 归国 程沧波
23日 欧局紧张
24日 再论欧局
25日 一个建议
26日 德政府召顾问团回国
27日 徐州撤退之经验

28日 敌阁改组
29日 实施计划经济建设基本民族企业 黄卓
30日 中国需要的不仅是同情
31日 今后的抗战大计

6 月

1日 调整金融发展生产
2日 各国不应旁观日机暴行
3日 四川今后的抗战工作
4日 今后的战局
5日 敌阁改组与内部摩擦 陈博生
6日 我们的把握
7日 论工业问题
8日 送鹿主席赴任
9日 对爱国妇女贡献几句话
10日 制裁暴日!
11日 难童献金感言
12日 抗战即革命! 王芃生
13日 法国与远东
14日 几点简单希望
15日 巩固西北
16日 为救护伤兵演剧事致谢并声明
17日 我们的感奋!
18日 国民参政会的诞生
19日 论教育与政治 陈之迈
20日 敬致谢意!
21日 正告宇垣!
22日 我们的准备
23日 英法应作严正表示
24日 社会节约
25日 怎样给民众一个表率
26日 江西省之生命线 张其昀
27日 今后的出口贸易
28日 世界病根在东方
29日 贺苏联选举成功
30日 英国的远东政策

7 月

1日 再论社会节约
2日 最近的敌情
3日 外交烟幕与宣传者自己中毒 蒋百里
4日 论晋战
5日 献金
6日 祝国民参政会开幕
7日 抗战建国一周年
8日 抗战第二年开始
9日 今天的两点感想
10日 告逃资国外者 侯树彤
11日 对国际同情的感谢与希望
12日 敌我经济上之比较观
13日 给敌人一个答覆!
14日 三论社会节约
15日 建设地方参政机关
16日 国民参政会休会
17日 宇垣也是毫无办法! ——对

于最近敌国外交之一看法 邵毓麟
18日 对英国援华委员会一言
19日 英王访法
20日 日本对苏联的恫吓
21日 读“沦京五月记”
22日 再论苏日关系
23日 献给国际反轰炸大会
24日 民族战争与历史的教训 萧一山
25日 张高峰事件的意义
26日 慰问前线将士
27日 抗战的回顾与前瞻
28日 南澳精神
29日 救黄灾！
30日 平津沦陷一年
31日 从国际上观察各国外交之风格 蒋百里

8 月

1日 张高峰事件的扩大
2日 英国舆论以为如何？
3日 四论社会节约
4日 苏日问题的前途
5日 世界爱好和平人士注意
6日 张高峰事件的重大意义
7日 料敌的不易（其一）——揭破日本金融机构的欺瞒 王芃生
8日 揭穿后壁的苏日关系观
9日 中日间的距离
10日 强弱易势
11日 宁死不投降
12日 暴日屈膝了！
13日 全面抗战一周年
14日 中国之胜利在开战前即已决定 龚德柏
15日 祝世界青年大会
16日 寄前线战士——三十万封慰问信之一
17日 从上海问题说到远东大局
19日 欧局如何？
20日 动起潜伏的力量！
21日 日本革命的现阶段 青山和夫
22日 美国在进步中
23日 关于民众团体问题
24日 读“第三百零三个”
25日 日机袭击中航飞机
26日 再论中航机被袭事
27日 敌阀侵华失败之必然性
28日 抗战一年之前因与后果 蒋百里
29日 非战公约十周纪念感言
30日 评泰晤士报

9 月

1 日 捷克问题
2 日 卫国健儿们，努力干罢！
3 日 中国与本届国联会
4 日 抗战一年的前因与后果 蒋百里
5 日 送徐靖远君还豫北军中
6 日 中苏友好的前途
7 日 关于国联的两点质问
8 日 暴日反英更积极
9 日 我们对本届国联会的共鸣
——全国报界共同宣言
10 日 西南几省的特别责任
11 日 图们江畔之风云 张其昀
12 日 纵论欧亚全局告国联大会
13 日 欧局与苏联
14 日 战略上的欧局观
15 日 医药救护与棉衣
16 日 欧局一转
17 日 英美外交之动向 张忠纲
18 日 “九一八”七周年纪念
19 日 世界和平与美国
20 日 报答战士！援助战士！
21 日 国联发动第十七条
22 日 敌阀侮辱中国的又一幕
23 日 捷克接受英法提案
24 日 日本拒绝国联邀请之后
25 日 抗战一年之前因与后果 蒋百里
26 日 抗战前途的基本问题
27 日 欧洲的和战问题
28 日 欧局与美国
29 日 国联决议适用第十六条
30 日 欧局与日本

10 月

2 日 料敌之不易（其二）
——敌军已成强弩之末 龚次筠
3 日 宇垣的辞职
4 日 论国联报告书
5 日 四强妥协与苏联
6 日 美副国务卿的三原则
7 日 欧洲问题的教训
8 日 胡大使抵美
9 日 吾人目前应有的认识，决心和努力！ 王芃生
10 日 民国二十七年国庆之辞
11 日 国庆报捷
12 日 武汉的进步
13 日 新疆省的新气象
14 日 敌寇侵粤
15 日 分析敌人亡华毒谋
16 日 民族革命的三阶段 萧一山
17 日 本报移渝出版

1938年（重庆版）

12 月

1日 本报在渝出版
2日 抗战大局
3日 国际大势
4日 大学生当前之任务 张其昀
5日 充实西北
6日 与敌人争沦陷区的建设
7日 美国制裁暴日的可能
8日 是时候了！①
9日 吃苦抗战
10日 九国公约能修改吗？
11日 再论民族革命的三阶级 萧一山
12日 灭亡的“平和”与奴隶的“平和”
13日 美国与远东
14日 论工业合作
15日 中德关系
16日 远东问题的核心
17日 中美信用借款成立感言
18日 四川的建设与抗战建国的前途 陈豹隐
19日 再论吃苦抗战
20日 暴日往何处去？
21日 英美借款对暴日的打击
22日 今后的战局
23日 抗战中的经济斗争——三论吃苦抗战
24日 辟近卫之谰言
25日 敌人的苦恼 · 陈博生
26日 苏日渔约纠纷的前途
27日 军事第一
28日 敬聆蒋委员长的报告
29日 泛美大会的新教训
30日 盐的问题
31日 送民国二十七年

1939年（重庆版）

1 月

1日 抗战第三年元旦献辞——更要坚定我们的信念
2日 汪兆铭违法乱纪案
3日 抗战第三年代
4日 望英美联合行动
5日 近卫内阁之谍词

① 1938年12月6日，英国上院辨论远东局势，主张对日经济报复，并谓英国政府考虑援华计划是时候了。

6日 美对日外交硬化的趋势
7日 实现罗斯福总统的主张
8日 日本支配阶级的动摇与民众的反战运动
1938年12月28日
青山和夫寄稿 王芃生润补
9日 敌情与战局
10日 敌阀特性的分析
11日 英义谈话的前瞻
12日 论建军
13日 论提倡正当娱乐
14日 国联行政院将开会
15日 利用外资与自我努力 吴景超
16日 英美与国联
17日 英国照会
18日 抗战中智识妇女的任务
19日 暴敌之又一谬论
20日 兵役问题
21日 国民参政会新议长
22日 辟和议谬论 张其昀
23日 碎敌阴谋，打仗第一！
24日 关岛设防的意义
25日 论党
26日 西班牙
27日 读蒋委员长全会训词
28日 “一二八”与反侵略
29日 后方中小学教科书的供给问题 邱椿
30日 再论兵役
31日 五中全会闭幕

2 月

1日 苏联的坚强发展
2日 欧局的演进
3日 暴敌对我的侮辱与毒谋
4日 宣传战与“正名”
5日 中国的国际环境 张忠绂
6日 抗战中的回教同胞
7日 暴日的悲惨面容
8日 战士保健
9日 对日本人民说几句话
10日 苏义商约与苏日冲突
11日 持久抗战与加强游击
12日 揭开所谓日本文化的大谎（上） 王芃生
13日 暴日进攻海南岛的意义
14日 再论海南岛事
15日 游击战区的文化教育
16日 暴日又向苏联挑衅
17日 国民教育之临时补救
18日 再论暴日对苏联之挑衅
19日 建立新的民族哲学 萧一山
20日 新春的大势
21日 除奸！
22日 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
23日 中美文化协会成立
苏联建军纪念
24日 轰炸港边与威胁上海
25日 祝川省校长会谈

26日 后方都市宜即开征地价税 李庆麟
27日 巴勒斯坦与近东和平
28日 西班牙与欧局

3 月

1日 贡献于全国教育会议
2日 远视日本
3日 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4日 政治与军事
5日 平沼内阁的动向 陈博生
6日 欢迎戈斯默大使
7日 揭开所谓“日本文化”的大谎（中） 王芃生
8日 纪念“三八”与妇女动员
9日 知彼知己
10日 中英金融借款成立
11日 节约献金
12日 孙中山先生逝世十四周年纪念
13日 抗战过程应有的基本认识 王芃生
14日 读史达林报告
15日 从预算案看暴日财政
16日 以报复代替抗议！
17日 吊捷克
——并论中东欧今后的局势
18日 革除旧染开拓新生
——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基本途径
19日 文化与战争 郭沫若
20日 拨乱反治之道
21日 地方行政机构改善问题
22日 好男儿要当兵
23日 战时财政与生产
24日 敌人在后方做些什么？
25日 中苏通航感言
26日 暴日的世界野心
——“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世界”!? 邵毓麟
27日 西安敌俘参加献金感言
28日 从渔约问题说到苏日前途
29日 黄花节怀先烈
30日 评美国新中立法案
——并敬告毕德门氏及美国朋友
31日 战时财政与债信

4 月

1日 南昌撤守与今后战局
2日 美国中立与远东问题 张道行
3日 英国宣言与波兰
4日 庆祝儿童节
——展望新中国
5日 汪精卫的大阴谋
6日 反侵略大团结！
——望外交当局注意进行两事
7日 “世界和平不可分”

——拥护史汀生先生的主张
8日 侵略者的良心谴责
9日 纪念碑性的建国史诗之期待
——庆祝文艺界抗敌协会周年纪念 郭沫若
10日 全国军民的觉悟
11日 公务员服务规程
12日 从阿尔巴尼亚被并说到应付集体侵略
13日 暴日新国防计划检讨
14日 打胜仗，彰国法！
——献两点意见给第二次宣传周
15日 报人宣誓
16日 揭破所谓"日本文化"的大谎（下） 王芃生
17日 论建设与军需两公债
18日 罗斯福通电与世界大局
19日 从军事上论敌我前途
20日 罗斯福第二步如何？
21日 扩大反侵略阵线
22日 各线捷报
23日 革命进展中之土地政策
——为中国地政学会年会作 陈立夫
24日 物价问题
25日 反侵略国际会议
26日 日本军阀能不能觉悟？
27日 德义日军事同盟？
28日 严防官僚主义的倾向
29日 论西南经济建设
30日 变更省区制度私议 钱穆

5 月

1日 赣北鄂南战局
2日 正确认识远东
3日 中日战争开始之日
4日 血火中奋斗

8 月

13日 全面抗战两周年
——本报复刊献词
14日 战就是胜 主和者奸
15日 外交大势
16日 德义谈话与欧局
17日 士绅所负之责任
18日 论黎查斯夫人被辱案
19日 程案嫌疑犯的引渡问题
20日 汪精卫极易消灭
——但得有办法而严格执行 王芃生
21日 致泰国当局
22日 英国外交与东京谈判
23日 晋城之捷与北方大局
24日 暴日的外交破产了！
25日 弃妇怨
——暴日应作"重大之抉择"
26日 致意尼赫鲁先生
27日 陷在死角上的敌人外交 陈博生
28日 欧局变化与中国

29日 平沼内阁倒了！
30日 以不变应万变
31日 速救北方灾民

9 月

1日 祝九一节
——报人自勉
2日 欧洲战局与远东
3日 苏德协定与欧洲局势 张道行
4日 从苏联大使的颂词看远东大局的归趋
5日 大战之势已成
6日 苏日妥协的不可能
7日 抢救“丰灾”！
8日 为暴日的对欧态度向英法美讲几句话
9日 美国在远东的责任
10日 东蒙形势谈 张其昀
11日 欧战爆发之后我们的抗战国策
12日 从英国立场看暴日
13日 暴日设所谓“中国派遣军”
14日 烽火中的国际形态
15日 阿部的服毒政策
16日 论战时交通
17日 论大学生的选择 陈云屏
18日 “九一八”八周年
——更要坚定我们的信念
19日 苏联·波兰·欧局与远东
20日 实行宪政之时
21日 美国与远东现局
22日 苏联的东西邻
23日 暴日对美之心劳日拙
24日 论恶性膨胀 章乃器
25日 以战辟谣！
26日 评巩固战时金融两办法
27日 暴日外交的动向
28日 从英法立场看苏联
29日 后方的经济建设
30日 如何实行宪政？

10 月

1日 吸收游资提倡生产 谷春帆
2日 救济暹罗侨胞
3日 苏德联合公报后之欧局
4日 欧洲外交战的新舞台
5日 从西尾狂言论中日战事
6日 湘北大捷之意义
7日 川康建设案之探讨
8日 敌人是没有出路的 陈博生
9日 湘北胜利的因素
10日 民国二十八年国庆献词
11日 一年来之广东战场
12日 敌外务省风潮的内幕
13日 美中立法与中日战事
14日 战弛和渺的欧局
15日 敌人出扰之史的教训徐淑希
16日 由暴日之民族性 知我必战

胜久安
17日 一等战绩
18日 揭破汉奸理论的罪恶
19日 暴日最近几点动向
20日 敌公债额超过二百亿
21日 太平洋的光明时代
——读格鲁大使演说感言
22日 日本无产阶级斗争的革命化与帝国主义支配阶级统治的破绽 青山和夫
23日 美国制裁暴日之步骤
24日 由土耳其证明苏联政策
——兼斥暴日的无耻谣言
25日 土耳其外交的重要性
26日 欧洲“神风”吹落“日”
27日 暴日之黑暗与饥馑
28日 再论战时交通
29日 四川精神 张其昀
30日 四川的负担与幸运
31日 敌粮食问题益严重

11 月

1日 美国修正中立法的估价
2日 暴日对美心劳日拙
3日 物价与生活
4日 暴日何来“大批外汇”?
5日 中国战时财政的特质 章乃器
6日 美日交涉的前途
7日 祝十月革命二十二周年
8日 宪政运动与地方自治
9日 美国极易制裁暴日
10日 苏日关系
11日 暴日人力的枯竭
12日 国联的缄默 崔书琴
13日 读蒋委员长全会开幕词
14日 论政府举办外币储蓄
15日 敌国的反战潮流
16日 欧局演变中的义国动向
17日 说明敌国穷困两件事
18日 苏日交涉与暴日兵力
19日 苏日关系的前途 张忠绂
20日 欧战与我国贸易趋向
21日 六中全会闭幕
22日 汪逆的评价
23日 敌国如何解决米荒?
24日 广阿部之言
25日 论根绝仇货
26日 广西是一整个要塞 陈豹隐
27日 阿部内阁的末日已近
28日 暴日不能以苏代美
29日 敌国的物价
30日 阿部口中的三难题

12 月

1日 继续打胜仗!
2日 欧洲封锁战的扩大化
3日 论远东新形势 张道行

4日 由暹罗蚁案论侨界前途①
5日 敌国物资动员的窘状
6日 悼吴佩孚将军
7日 揭穿汪逆精卫的阴谋
8日 美国应该监视着太平洋 苏联也不要忘记了远东的敌人
9日 暴日的“公债亡国”——并略评敌国的预算
10日 首都的吼声 张其昀
11日 国民大会进行之商榷
12日 欢迎缅甸访华团
13日 由南京沦陷到长期制胜
14日 关于宪政实施问题
15日 敌国的通货膨胀
16日 敌国的劳工缺乏
17日 归自西北 老舍
18日 美国不会对日妥协
19日 山阳丸放行了！
20日 不值一顾的外交姿态
21日 日本抢米风潮的严重性
22日 欢迎第一任土耳其公使
23日 再评日本的预算
24日 学术奖励问题 程其保
25日 希望于美国政治家者
26日 敌国的冬景
27日 为美国的利益设想
28日 由阿部内阁的颠荡看日本军阀之没落
29日 宇垣的寓言
30日 岁暮直感
31日 国营企业的前途 高叔康

① 指暹罗商会主席蚁光炎遇害一事。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 90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JINDAISHI ZILIAO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史资料　总 90 号/《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

ISBN 7-5004-2008-0

Ⅰ．近…　Ⅱ．近…　Ⅲ．中国-近代史-史料　Ⅳ．K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4082 号

Z00/3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2 月第 1 版　199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625

字数：209 千字　印数 1—1500 册

ISBN 7-5004-2008-0/K・327

定价：13.00 元